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张宪文 主编

日本侵华图志

第 21 卷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齐春风 严海建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张宪文 主编

日本侵华图志

第 21 卷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齐春风 严海建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侵华图志. 21,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 张宪文主编; 齐春风, 严海建编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74-1476-7

I. ①日… II. ①张… ②齐… ③严… III. ①日本—侵华—史料—图集
②日本—侵华事件—经济扩张—史料—图集 IV. ①K265.6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039718 号

日本侵华图志 张宪文 主编

第21卷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齐春风 严海建 编著

责任编辑 赵祥斌
装帧设计 王 芳
封底篆刻 管树强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210毫米×285毫米
21印张 937幅图 116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日本侵华图志》编纂、出版工作人员名单

编纂委员会

主 编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荣誉资深教授

副主编

关 捷 大连民族学院教授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沈 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
井晓光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曹必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希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赵继敏 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执行副主编

曹大臣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齐春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洪小夏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委 员

- | | | | |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杨克林 | 香港新大陆出版社编审 |
| 郭铁椿 |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 吴先斌 |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研究员 |
| 杨惠萍 | 大连大学教授 | 曹 艺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馆员 |
| 张 瑾 | 重庆大学教授 | 唐润明 | 重庆市档案局研究馆员 |
| 陈丽菲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 夏 蓓 | 南京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武 菁 | 安徽大学教授 | 戚厚杰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高晓燕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严海建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何天义 | 河北省社科院抗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 关 伟 | 大连民族学院副教授 |
| 田苏苏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柳 宾 |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 邓 平 |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李 鑫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
| 任银睦 |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研究员 | 陆 军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齐红深 |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员 | 潘 涛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审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荣誉资深教授

委 员

- | | | | |
|-----|------------------|-----|---------------------|
| 史全生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 李继锋 |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
| 臧运祜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曹大臣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
| 江 沛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 姜良芹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 廖大伟 |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 赵兴胜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 齐春风 |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
| 徐 畅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洪小夏 |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

各卷主要编著者、审校者名单

- | | | | |
|-----|------------------------|--------------|----------|
| 第1卷 | 《战争动员》 | 曹大臣 / 编著 | 洪小夏 / 审校 |
| 第2卷 |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 | 关 捷 关 伟 / 编著 | 史全生 / 审校 |
| 第3卷 | 《侵占台湾五十年》(1895—1945) | 洪小夏 殷占堂 / 编著 | 傅光中 / 审校 |

- 第4卷 《侵占大连四十年》（1905—1945） 郭铁椿 关伟等/编著 王卫星/审校
- 第5卷 《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1914—1929） 任银睦 柳宾等/编著 徐畅/审校
- 第6卷 《九一八事变与侵占东北》（1928—1932） 刘长江/编著 曹大臣/审校
- 第7卷 《建立伪满洲国与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32—1945） 赵继敏/编著 曹大臣/审校
- 第8卷 《侵占华北地区》（1932—1945） 罗存康 曹艺 李鑫/编著 赵兴胜/审校
- 第9卷 《侵占华东地区》（1932—1945） 王卫星/编著 赵兴胜/审校
- 第10卷 《侵占华中地区》（1938—1945） 马振犊 陆军 潘涛/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1卷 《侵占华南地区》（1938—1945） 马振犊等/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2卷 《上海租界、香港的占领与统治》（1941—1945） 杨克林/编著 廖大伟/审校
- 第13卷 《情报与间谍活动》 马振犊 戚厚杰等/编著 张宪文/审校
- 第14卷 《无差别轰炸》 张瑾 唐润明 邓平/编著 臧运祜/审校
- 第15卷 《化学战与细菌战》 高晓燕 王希亮/编著 徐畅/审校
- 第16卷 《南京大屠杀》 曹必宏等/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7卷 《“三光作战”与“无人区”》 田苏苏/编著 江沛/审校
- 第18卷 《毁坏城镇》 夏蓓/编著 齐春风/审校
- 第19卷 《“慰安妇”与性暴行》 苏智良 陈丽菲/编著 王卫星/审校
- 第20卷 《虐杀战俘与奴役劳工》 何天义等/编著 江沛/审校
- 第21卷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齐春风 严海建/编著 史全生/审校
- 第22卷 《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 齐红深/编著 郭铁椿/审校
- 第23卷 《扶植伪政权》 经盛鸿等/编著 臧运祜/审校
- 第24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武菁/编著 廖大伟/审校
- 第25卷 《投降与受审》 姜良芹/编著 臧运祜/审校

部分图片提供者

殷占堂 杨克林 吴先斌 杨莲福 姜良芹 邱明轩 刘启安 李晓方 张蓉 刘新勇

项目策划 殷占堂 尹奎友 傅光中
项目统筹 傅光中 赵祥斌
设计统筹 王芳
编印统筹 李新宇 许诺
印务专员 甄西苏 刘奎山

发行统筹 王莹伟 祝东江
营销专员 张桐欣
编 务 郑丽慧 桑葆琳 李忠秋
方言 付坤 莫超
于东 张广成

总序

张宪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其间，无论是日本遣唐使来华，或者是中国鉴真和尚等东渡日本，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都十分密切，对两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政治变革，这在日本历史上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它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大发展的道路。由此，日本从幕府制封建王朝迈向天皇制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

可是，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临海，领土狭小，资源贫乏。日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前首相山县有朋等人，于19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系列向外扩张的“侵略有理”的理论，抛出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政治主张，将周边各国视为其利益所在，必须加以控制。以此理论为指导，日本逐步形成了其吞并朝鲜、侵占满蒙、独霸中国，进而将侵略势力扩展至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1928年，由田中义一首相主导召开的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与此同时，日本在国内也形成了以军部为代表的军事政治体制，组成了包括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后来的关东军司令部、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等军事机构在内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政局。自19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军事力量迅速向朝鲜、中国展开侵略行动。

日本不仅在中国土地上挑起了瓜分中国的日俄战争，参与了由西方国家发动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且独自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从1931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日本摧毁了清王朝新兴的海军力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历时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日本以战争手段，侵占了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的大片国土，毁坏了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破坏了大面积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从东北到中原内地，大量的矿产资源和工农业产品被日本掠夺，占为己有。战争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导致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被迫走上逃亡之路，形成了非正常的人口流动。许

多沿海工厂企业和大中专院校，被迫迁往内地，在艰苦的条件下维持着基本的生产和教学研究工作的。而在中国沦陷区，日本占领者则以种种手段加强压迫和控制，致使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在苦难之中。

日本在以军事行动占领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人民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譬如，在各地制造了大量的屠杀惨案和“万人坑”。它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实施化学战和细菌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在中国各地实施无差别的狂轰滥炸。尤其残忍的是，日军在南京制造了屠杀 30 万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人间悲剧。上述惨案或行为，均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义原则。

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面前，中国人民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各民族、各政党、各阶级，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终于在 1945 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严格依照国际法规，坚持维护人类的基本道义原则，在大量事实基础上，对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作出了公正合理的判决。

可是，战争已经结束 70 年，日本在美国政府的长期包庇、纵容下，不仅战争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而且拒绝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甚至美化其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坚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由于历史问题的争论不断升级，加之钓鱼岛领土问题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众多的日本民众在右翼势力的欺骗和蒙蔽下，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模糊、是非不清，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解。因此，历史学者有责任向广大人民包括日本民众揭示历史真相，帮助他们认清历史事实，辨明是非，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维护并加强中日友好。

以图像展现和解说历史，是历史研究最为有效的方法。图像的直观性，能使人们对历史产生最直接、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因而当今中外历史学者都开始重视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山东画报出版社和有关学者采集并掌握了日本侵华历史图片约 25000 幅。这些十分珍贵的原始图片，来自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博机构，以及中外私人收藏。我们按照“重要性、稀缺性、高清晰”的原则，强调图片的来源出处和准确解读，努力向读者或研究者提供可靠而且有价值的图片史料。为此，我们按照日本侵华历史的时间顺序和相关专题，整理编辑为《日本侵华图志》共计 25 卷。

可以说，这套 25 卷本《日本侵华图志》的内容，客观、全面、直接地揭示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日本自 1894 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到 1945 年战败投降为止的侵华历史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各种暴行。它们是日本侵华历史的铁证。有了上述大量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图像“立此存照”，日本右翼势力任何否认侵华历史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罪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参加这套大型图志编著工作的，有南京、上海、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

济南、青岛、石家庄、合肥、重庆、香港等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史志研究机构、历史档案馆、抗战纪念馆、博物院以及其他学术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历史学、中日关系、抗日战争史，有深入的专业研究和学术造诣。本书编委会对他们为书稿编纂工作付出的巨大艰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尤其是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出版集团的领导，十分关心、支持本《图志》的编辑出版。在此，我谨代表《图志》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山东画报出版社承担了本图志的全部编辑、出版工作，有关社领导、编辑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编委会向出版社有关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4年12月16日

凡 例

《日本侵华图志》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多卷本图书出版工程。全书共 25 卷，每卷平均约 8 万字、1000 幅图，共计约 200 万字、25000 幅图。该项目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4 年度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为了充分体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编纂过程中，各卷遵循了如下体例及规范。

一、关于书名。本书总名为《日本侵华图志》，按照时间顺序和不同专题分为 25 卷，每卷 1 册，各卷序号列入卷名，如《日本侵华图志（1）·战争动员》《日本侵华图志（2）·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日本侵华图志（16）·南京大屠杀》等。

二、各卷内容构成。本书各卷由以下内容构成：总序、凡例、目录、综述、正文、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三、正文层次结构。多数分卷正文分为两个层次，少数分卷分为三个层次；与之相适应，正文设置两级或三级标题。每级标题以序号加题名的形式呈现：一级标题形式为“第一章 XXXXXX”“第二章 XXXXXX”，二级标题形式为“一、XXXXXX”“二、XXXXXX”，三级标题形式为“（一）XXXXXX”“（二）XXXXXX”。一二两级标题进目录，三级标题不进目录。章题下有 1000 字左右的概述，节题下有 200 字左右的简述，每幅图片附带包括图片出处在内的 100 字左右的图片说明文字。因特殊情况，有的分卷如《情报与间谍活动》《“慰安妇”与性暴行》等，编纂体例有所不同。

四、图片辑录原则。作为图志，本书各卷图片资料的辑录，遵循“重要性、稀缺性和高清晰”三原则，力争以清晰的画质呈现历史现场和事实真相。

五、图片编排顺序。本书按不同专题分卷编纂，所选图片资料，一般以历史事件为线索进行串联，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件的内在联系排列组合。每页图片及其文字说明均重新编码。

六、语言文字规范。书中语言文字表述，坚持事实第一、理性至上之原则，淡化主观感情色彩，尽量使用中性词汇，不用蔑称或溢美之词。如涉及侵华日军，一般不用“日本鬼子”“日寇”“强盗”“恶魔”等字眼。日文史料中日方对其侵华行为的自我标榜和溢美之词，以及对中方的污蔑不敬文字，引用时加注说明或用引号处理。历史地名一般使用当时称谓，其后加括号注明现在名称，如“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涉及台港澳、西藏、新疆、蒙古的用语，以及伪政权的国号、年号、官职等称谓，一律遵从我国的有关规定。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称谓，一律使用全称，比如“朝鲜族”“蒙古族”，不能简称为“鲜族”“蒙族”等。涉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用语，避免出现“满清”“蒙元”等称呼，而应直接表述为“清朝”“元朝”。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不能用“中华民国”纪年。

七、引文注释规则。行文中的引文需要注释的，一律采用页下注，注释序号用六角括号加阿拉伯数字的形式（如〔1〕〔2〕〔3〕），每页重新编码。引文注释规则与本“凡例”第十条“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相同，其中为出版物的，要在末尾加注引文所在页码。

八、图片说明及出处著录规则。图片说明文字，以交代图片包含的历史信息为主，主要说明五个“W”：What（何事），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说明文字之后，在六角括号“〔〕”之内，注明图片来源或出处。凡是作者具名的照片、绘画或图表，一律载明作者姓名；无法查明作者姓名的，视情况注明提供者或收藏者。未刊档案，注明馆藏地及案宗号；已刊登或出版的，注明著作权人和书刊名称、出版年月、页码。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所选图片资料中人名、地名的错字、别字以及不规范用词，均按原样直录，然后加括号注明正字。出处采用外文（主要是日文）的，按原外文书刊著录完整规范的外文，著作权人前不加国别，如“〔《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3）・日中戦争（1）》，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六月二十五日版，第16頁〕”“〔千葉光則：《秘蔵写真で知る近代日本の戦歴（3）・満州事変》，フットワーク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12月6日版，第78頁〕”；外文中译本著作，以现代汉语著录，原著作权人前加小括号“（）”注明国别，如“〔（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本书翻译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90頁〕”。图片出处文字句末不带句号。

九、“大事记”格式。以时系事，或一日一事，或一日几事，每事一条，每条一记。年份单独占一行，日期及事件另起行。日期后空一字格。行文追求要言不烦、言简意赅。

十、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各卷参考使用的历史文献或其他图文资料，均在书后以“主要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重要的相关信息。参考文献分类编纂，各类中又按时间先后排序。著录规则主要有：

著作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版别。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保留。引用翻译著作时，原责任者前以六角括号“〔〕”加注国别，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出版者名称容易造成混淆或

产生歧义以及有必要的，出版者名称前加小括号“（）”标注地名。如：“高添强等编著：《香港日占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7月版。”“〔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孙连璧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

著作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析出文献题名 / 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集题名 / 版别。如：“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期刊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期刊名及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如：“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60年第10期。”

报纸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篇名 / 报纸名称与出版年月日 / 版次。如“万居：《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申报》1938年12月15日，第4版。”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的，可标志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

手稿、档案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标题 / 文献形成时间 / 藏所 / 卷宗号或其他编号。如：“支那研究会编：《山東の富源：附・膠州湾の価値》，（東京）活人社大正三年（1914）版，青岛市档案馆藏，A10180。”

电子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 / 电子文献题名 / 获取和访问路径 / 引用日期。如：“Robin Waldman. AGAS.8. <http://blogs.archives.gov/TextMessage/2012/05/21/Identification-in-world-war-ii-china-friend-or-foe/agas-8/>, 2014年12月22日。”“韩练成捐赠：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长官、海军中将佐贺启次郎投降时交出的海军军刀，http://www.jb.mil.cn/cp/wwjs/yjww/201007/t20100709_13917_17.html, 2014年12月22日。”

本书各卷所引日文文献较多，所引文献没有中文译本的，原则上按原文献用日文进行完整规范的著录；为便于阅读和查找，也可以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著录，但不得混用中日两种文字著录同一文献。

十一、数字用法。本书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 15835—2011）之规定。特别注意事项如下：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特别是当所表示的数目比较准确时，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在进行时间记数时，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使用阿拉伯数字，如“20世纪30年代”“1937年12月13日”“15时40分（下午3时40分）”；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1949年以前的历史纪年、日本的非公历纪年，使用汉字数字，并采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如“丙寅年十月十五日”“八月十五中秋节”“民国二十六年（1937）”“昭和十三年（1938）”。

军队序列、部队番号，按照中日历史文献的习惯用法，一律采用汉字数字：一位数的用一个汉字，如“第六师团”；两位数的带“十”字，如“第二十四军”；三位数（含三位数）以上的，用汉字数字排列表示，如“第八八九团”“第一一六连”。

目 录

综述	1
第一章 战前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11
一、从事经济调查	13
二、组建兴中公司	21
三、进行资本渗透	23
四、实行武装走私	61
五、从事毒品贸易	70
第二章 战时日本对关内的物资掠夺与贸易统制	75
一、疯狂的抢掠行为	77
二、掠夺农业资源	91
三、掠夺矿产资源	125
四、经济封锁与贸易统制	146
第三章 战时日本对关内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161
一、经济掠夺机构	165
二、成立“国策会社”	171
三、对冶金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176
四、对水泥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180
五、对纺织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186
六、对电力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191
七、对其他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194

第四章 战时日本的金融统制与掠夺	205
一、发行军票	207
二、控制中外银行	216
三、成立伪银行	220
四、破坏法币	232
五、发行公债	234
第五章 战时日本对关内交通的统制	239
一、成立统制机构	243
二、控制铁路交通	247
三、强占公路交通	281
四、垄断航空业	286
五、控制水运事业	289
六、统制海运业	301
大事记	307
主要参考文献	311
索引	317
后记	320

综 述

(一)

本卷是《日本侵华图志》的《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卷，内容仅限于关内，东北部分请见相关的伪满各卷。

为了支持 1937 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实行了统制占领区经济及封锁中国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在中国占领区，日军竭尽全力统制物资、交通和金融。

华北盛产小麦、棉花、盐、羊毛等农产品，并蕴藏丰富的煤、铁等矿产资源。华北五省煤储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山西的储量即占半数，相当于 120 个抚顺煤矿的储量。铁矿储量约 2 亿吨。晋冀鲁察 4 省小麦年产 1.1 亿担，棉花 330 万担，大豆 5 000 万担。对如此丰富的资源，日本早已垂涎三尺，故极力向华北渗透，为此在 1935 年 12 月，成立了由“满铁”投资的兴中公司，以加强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侵占中国大片土地后，日军对中国占领区内的煤铁矿山、盐产区实行“军管理”。但是，军队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担负起具体掠夺经营工矿企业的任务，因此“军管理”企业主要委托给兴中公司“开发”经营。中国占领区内的纺织、面粉等民需企业，则委托给钟纺、东洋纺、上海纺、日东、日清等日本私人资本经营。日军在华北、华中占领区实行军管的工厂有 208 家，其中委托给兴中公司经营的有 61 家，以煤、铁、盐等矿业为中心。三井、三菱、大仓三大财阀也来协助兴中公司等经营军管企业，其中，三井受托经营的军管工厂主要有纤维、煤矿、水泥、化学、盐、制粉等产业，成为日本战时掠夺中国资源的最大财阀。作为兴中公司的协作公司，贝岛、安川、松本等煤业财阀也参与了对中国占领区煤炭资源的掠夺。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决定暂停大规模军事进攻，把重心转向巩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12 月 15 日，设置“兴亚院”。1939 年 3 月 10 日，兴亚院在北平、张家口、上海、厦门、青岛分设了华北、“蒙疆”、华中、厦门联络部和华北联络部青岛办事处，作为兴亚院在中国占领区各所在地的联络机关。

1938年11月7日,日本酝酿已久的对华北经济进行大规模“开发”和掠夺的“国策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成立,总部设在东京,北平设分社,法定资本金3.5亿日元。该公司对以下事业进行投资或融资,并统一调整其经营内容:一、交通、运输及港湾事业;二、通信事业;三、发送电事业;四、矿业;五、盐的生产销售及利用工业;六、上述事业之外,为促进华北经济开发需特别统一调整的事业。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并不直接经营产业,而是由兴亚院及华北联络部对各业派遣监理官,并在其监督下,通过对各业子公司的投资或融资来实现其统制权。战争初期,“满铁”、兴中公司及日本各大财阀承担了受托经营军管工厂的“重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设立后即着手把这些公司编为自己的子公司。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规定其“开发”以强化日本战时体制所必需的重要资源为重点,以煤、铁、液体燃料、矾土页岩、盐为中心。

为掠夺煤炭,设立七大集团。“满铁”组成大同集团,经营大同煤田一带矿区;山东矿业组成胶济集团,经营山东省内以淄川、博山矿区为中心的胶东、鲁北一带矿区;三井矿山组成中兴集团,经营山东省内以中兴煤矿为中心的矿区;三菱矿业组成大汶口集团,经营山东省大汶口附近矿区;明治矿业组成京汉集团,经营京汉铁路沿线包括河北磁县中和、怡立诸矿区;贝岛煤矿组成井陘集团,经营河北省井陘、正丰以及包括河南下河沟在内的诸煤矿;大仓矿业组成太原集团,经营山西省阳泉、寿阳、西山、东山、轩岗镇、富家滩、孝义、洪洞、介休诸矿所在矿区。为掠夺铁矿石,重点建设3个子公司: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制铁所、山西制铁所。

1939年12月,日本设立华北电业公司,接管了实行军管的16家中国电厂、兴中公司控制的4家“中日合办”企业(天津电业公司、胶澳电气公司、冀东电业公司、芝罘电业公司)以及由兴中公司与日本东亚电力兴业株式会社共同控制的3家“中日合办”企业(蒙疆电业公司、北平电业公司、齐鲁电业公司)。

早在1936年,兴中公司即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签订了统制长芦盐场的协议。1939年8月,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从兴中公司手中接管了长芦盐场,设立华北盐业公司。1939年8月,华北盐业公司接管了原属兴中公司经营的天津塘沽永利化学工厂,到1941年底,又扩建了永利化工第二厂。1941年4月,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全部收买接管了山东盐业公司,统制了山东盐的生产及销售。

1938年7月,兴中公司设立华北矾土矿业所。1939年12月,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接管了兴中公司的所有资本及权利义务,设立华北矾土公司。1940年5月,山东电化公司与德盛窑厂合设东亚窑厂,制造耐火砖瓦,产品多数输往日本。1941年10月31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全额出资设立了华北重石矿业公司,开采日本奇缺的炼钢用钨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1月1日,日本设立大东亚省。在中国关内占领区,将原兴亚院联络部及领事馆合并,设立日本大使馆办事处,作为大东亚省的派驻机关,分别组成日本驻张家口、北平、上海大使馆办事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处于日本驻北平公使和驻张家口公使监督之下,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处于驻上海公使管辖之下。

在经济方面,实行“超重点主义”掠夺政策,即在中国占领区内,以提高优质

煤的产量为目标,集中人、财、物力,重点增加炼铁用焦炭煤的生产。日军在中途岛、瓜岛惨败后,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在中国关内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方针,将单纯发展重化工原料产业和对日“满”出口,变为发展一些重化工原料的就地加工工业,如制铁、制铝、提纯金属、镁、炼焦、液化煤、制耐火砖和制碱工业等,变出口原料为出口半成品或成品。

在华北煤矿中,出产炼焦煤的开滦、井陘、中兴、新泰等煤矿,被作为“开发”重点,强黏结煤即炼铁用焦炭煤一直占华北总生产量的一半以上。日本改变在中国占领区只偏重掠夺铁矿石的方针,决定在当地扩大生产钢铁。1942年12月25日设立华北制铁公司,以石景山制铁所为基础,计划从日本、华中地区移来3座高炉,设立利用龙烟铁矿和开滦、井陘、中兴等矿产煤的制铁所。12月24日,又决定移设内地熔矿炉、迅速新建小型熔矿炉。1945年,华北占领区制铁炼钢业发展到3个较大的钢铁公司——华北制铁公司、青岛制铁公司(利用山东利国铁矿和中兴铁矿)、山西制铁公司(包括太原、阳泉等钢铁厂)和5个制铁所——龙烟、宣化、唐山、开滦和山东金岭镇等制铁所。

1944年,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将永利化学工厂扩建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从华北盐业公司中独立出来,直接由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经营。1943年9月以后,华北开发公司将东洋化学工业公司置于总公司直接经营之下,其业务是专从盐卤苦汁中提取化工原料。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从兴中公司手中接办华北棉花公司后,继续统制对华北棉花的收购与出口,到1942年华北年产皮棉平均达360余万担,大部分由日本统制收购与输出。1943年8月16日,日本将原“华北棉业振兴会”、“华北棉花协会”、“华北棉花公司”及“华北纤维协会棉花输入组合”等合并为华北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设在北平,处于“华北纤维统制总会”的直接控制之下,从事棉花的统一收购、管理、分配及进出口等。

到1945年8月,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资产膨胀到783亿元,对国防产业的投融资总额由1942年的10.9亿元增加到690.7亿元,子公司由1942年的33个增加到70余个。

在八年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共从华北开采和掠走煤炭1.2亿吨以上,铁矿石450万吨以上,海盐1200万吨左右,棉花2000余万担(皮棉),铝矾土矿300万吨左右,钨锰精矿石近22万吨,以及大量金、云母、石英等矿石,还在华北残酷地劫掠奴役劳工700余万与其家属200余万人。^[1]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开始觊觎华北路权。1935年11月,“满铁”设立冀东汽车公司。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满铁”派员迅速配合日军控制华北各主要交通干线。1938年6月20日,“满铁”设置华北事务局。1939年4月17日,日伪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本部设在北平市长安街17号,另在东京设分社。该公司对铁路、汽车运输、内河水运及上述附属事业进行投资,继承了“满铁”华北事务局的一切业务。华北铁路所运货物中,军需品、公司用品、矿产品占有绝大

[1] 居之芬:《日本对华北经济的统制和掠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106页。

多数的份额。

战前，1935年6月，“满铁”设立山海关汽车班。1936年4月1日，设立华北汽车公司。卢沟桥事变后，1938年9月，“满铁”华北事务局在事务局运输部内设汽车事务所，下辖华北汽车公司。华北汽车公司与大连城市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设立青岛、天津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内交通，专设济南办事处经营。到1944年4月1日，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辖汽车营业所达43个，营业分所达40个。从卢沟桥事变后到1942年9月，日本在华北地区整修和新筑“国道”26条、“省道”52条。到1944年，主要汽车营业路线达37条，里程达到17953公里。该公司的汽车运输以货运为主，占60%，客运占40%。

华北内河中宜于水运的有蓟运河、北运河、金钟河、白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包括卫河）、黄河下游及小清河等。伪临时政府设立中国内河航运公会，统制指导航行在内河的船舶及水运业。1940年4月1日，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接管中国内河航运公会，一切水运业务，都置于该公司的统制之下。

1938年7月，日军提出《华北交通修整要领》，根据重要资源“开发计划”及铁路的修整计划，以铁路终点所在地秦皇岛、天津、青岛、连云港及计划修筑的塘沽新港为“华北主要港”口，加强修整。

战前，1936年11月，伪冀东自治防共政府成立伪冀东银行，总行设于天津。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23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伪蒙疆银行。1938年2月11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创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3月10日在北平开业，发行“联银券”，并宣布与日元等值。3月11日，伪临时政府公布《旧通货整理办法》，原来流通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券面上印有天津、青岛又山东等字样者）、河北省银行及冀东银行发行的纸币从1939年3月10日起，禁止流通。未载有前述地名的原中国、交通两行所发纸币与中央、中国农民两银行券及其他杂券共11种货币券自1938年6月10日起禁止流通。

（二）

华中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棉花、蚕桑、茶叶的种植也极为普遍。矿藏也比较丰富，有著名的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淮南煤矿、贾汪煤矿等。江西、湖南还有钨、锑、锡等有色金属。上海是中国工业中心，1933年上海的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民族工业资本的40%。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曾梦想3个月灭亡中国，气势汹汹的日军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以极大摧残。淞沪战争期间，上海仅工业方面的直接损失就达8亿元，被毁工厂达2270家。上海以外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工业设备损失达战前的50%。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将有生产能力的“敌产”实行“军管理”。日军在上海实行“军管理”的工厂共有82家，在苏、浙、皖三省被挂上“日军军管理工厂”牌子的有200多家。日本还采用“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

等形式占有、操纵华商工厂企业。

1938年11月7日，日本掠夺华中的“国策会社”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成立，原华中矿业、华中水电、上海内河轮船、华中电气通讯、上海恒产、华中城市巴士等6家公司成为其子公司。到1940年，又设立了华中水产、铁道、瓦斯、蚕丝、煤矿、盐业、航运等公司，子公司增加到13家。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主要业务是对各子公司进行投资和融资。

1938年4月8日，日本设立华中铁矿公司。12月16日决定合并经营各种矿产，改名为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长江沿岸的各铁矿山、铜矿、浙东地区的萤石进行开采。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接管大冶铁矿，日本制铁公司设立大冶矿业所。日本对华中最大煤矿淮南煤矿实行军管，并委托给三井矿山及三菱矿业负责经营。1939年6月15日，将淮南煤矿与该矿附近的大通煤矿合组成“中日合办”的淮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日军占领之初，对华中的电气及自来水事业实施“军管理”。从1938年4月起，大部分由兴中公司受托经营。6月30日，创立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到1940年3月，南京、常州、安庆、芜湖、杭州的电气业与南京、杭州、镇江的自来水业也归其统制。

1938年1月，日本在上海组织华中电信公司，着手恢复华中的电气通信事业。7月31日，设立华中电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接管了华中电信公司的一切设施。主要统制经营日华间及华中各城市及地方的有线无线电信、恢复与欧美及南洋方面的无线电联络、与华北的海底联络等。

1938年4月，日本蚕丝业者组成华中蚕丝组合。8月10日，设立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7月，成为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子公司，统制经营业务范围包括缫丝、出售蚕种及买卖生丝。

1939年4月，日伪出资各半设立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子公司。公司设立之初，主要经营海州盐场贮盐的运销，并对当地制盐业进行融资及技术指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大力“推进重点主义施策”，重点统制、控制、掠买粮食、棉花等日军和日本国内所必需、急需的物资，开发、掠夺煤炭、铁等最急需的矿产品。中国关内占领区的优质铁矿，特别是华中铁矿及华北的庞家堡铁矿成为其掠夺重点。

1943年11月30日，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全部业务移交给中华盐业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6月1日，中华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央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的子公司。

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加速对中国关内占领区萤石、铜、硫化铁矿的统制性“开发”。1942年6月，浙江省象山县萤石矿开始出矿，产量为53 923吨，1943年仅上半年产量就达50 244吨，下半年猛增至59 589吨。到1944年上半年，又增至67 136吨。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从1941年上半年开始，先后发现、开采了江苏省江宁、下玉山、龙口山、栖霞山的锰矿、安徽省当涂硫化铁矿和铜陵铜官山的铜矿，所采矿石大部分运往日本。

自华中振兴株式会社设立至1944年9月，它从华中的铁矿石开采量5 733 481吨，

运日本 5 049 639 吨（开采量的 88%）；萤石开采量 243 295 吨，运日本 127 085 吨（开采量的约 52%）；锰矿开采量 47 338 吨，运日本 27 140 吨（开采量的 57.3%）；硫化铁矿开采量 30 980 吨；铜矿开采量 2 784 吨，运日本 200 吨。产煤 3 161 042 吨，销煤 2 921 690 吨。仅自 1940 年 10 月至 1943 年 3 月，即由华中盐业公司向日本输出工业盐和食盐 146 330 吨。^{〔1〕}海南石碌铁矿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共采掘铁矿 695 274 吨，被掠走 694 945 吨。田独铁矿从 1939 年至 1944 年采矿共 2 691 623 吨，被掠走 2 687 689 吨。^{〔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生丝海外销路断绝。华中蚕丝公司所属各厂不得不减产或停工。1943 年，该公司宣告解散。1944 年 5 月，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与片仓、钟渊等日资公司和汪伪政权各投资 300 万元，收买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绝大部分（1944 年上半年约为 80%）被指定为日本陆海军军需。

在实行经济统制的同时，日本试图以“发还”“军管理”工厂为诱饵，笼络中国工业资本家，但进程缓慢，从 1940 年 3 月 18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发表声明宣布“发还”华商工厂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仅解除了 59 家华商工厂的“军管理”。从 1942 年 5 月到 1943 年 7 月，又先后 7 次“发还”“军管理”工厂 79 家。解除“军管理”的工厂，凡有生产能力的，日方仍以种种形式继续霸占。凡“发还”的工厂，都是不能正常运营的工厂，在发还之前机器设备大多被拆运，日方还要向华方厂主索要一笔“管理费”。

1938 年 5 到 6 月间，日军攻占徐州之后，京沪线全线、沪杭甬铁路钱塘江以北路段、苏嘉路全线、江南线全线、长江以北淮南铁路全线，完全被日军控制。因交战激烈，交通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日军从华北调入铁道第一联队，着力恢复铁路运输。10 月，日军攻占武汉后，日军铁道第一联队又被调往武汉地区，恢复遭战火破坏的交通设施。

1939 年 4 月 30 日，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该公司主要统制经营以一般运输为目的的华中铁路建设及长途汽车（公路）运输事业。设立之初，其基本运营方针为“恢复原状”，暂不新建铁路。从 1943 年到 1944 年，还以“开发”重要资源萤石为目的，着手修建浙赣线的一部分。1944 年 4 月，开始修建连接淮南线水家湖与津浦线蚌埠之间的运煤新线，9 月 1 日开通。华中铁道公司另设华中城市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单独负责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镇江、无锡六大城市内交通运营，它本身则专门从事辅助铁路运输的长途公路运营。

1938 年 3 月中旬，日本在华中占领区暂定以日清汽船公司为主体，设立江浙轮船公司，专营华中内河航运。7 月 28 日，日伪合办上海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主要经营华中主要内河航路旅客货物运输、船舶借贷、仓库、码头及其附属业务。1940 年 2 月 25 日专设中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长江与中国沿海岸线地方性航

〔1〕曹霖华：《抗战时期日本政府所设华中振兴会社述评》，《档案与史学》2003 年第 1 期，第 50 页。

〔2〕黎雄峰等：《海南经济史》，（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版，第 277、278 页。

运业、有关码头、仓库等附属业务及有关事业的投资和融资。1939年8月，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成立，负责华中各开放港口与日本内地的海运联络。

日军占领华中初期，在华北以朝鲜银行券作为支付军费手段，在华中以日本银行券来支付军费。日本政府严格限制把日银券带回日本，日银券充斥于上海周围地区，日银券对法币及对美元、英镑比价与日本国内的比价相比，产生了价值差异，犹太侨民大量收罗日金，私运回日换取英美货币。1937年10月，日本内阁决定在华军队改发军用票。11月5日，日军柳川兵团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后，即开始使用军票。1938年6月以后，在汉口开始使用军票。1938年7月起，日军在广东省登陆后也开始使用军票。在广州、武汉沦陷，战争进入持久阶段以后，日本进而决定从11月1日起，在除上海以外的整个华中、华南日军占领区，禁止使用非军票日系货币。1939年12月，在上海也全面回收日银券，促使军票流通。

1939年5月1日，伪维新政府在上海成立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伪华兴券。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周佛海任总裁，钱大魁为副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不断打击法币币值，1942年3月23日，法币每百元兑换伪中储券77元；5月20—23日分别改为74、71、66、60元；26日改为50元，并在次日禁止法币流通，法币以2：1的比价兑换伪中储券。自1942年5月22日起，以18：100实施军票对伪中储券的兑换。1943年3月24日，日伪宣布从4月1日起，废止军票发行。

日军占领了广东沿海地区后，日本财阀控制了广州的重要行业。如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经营自来水、采煤、五金、船舶修造，福大公司经营交通、造船、铁工厂，台湾电力经营电气，日本水产公司经营鲜鱼、制冰，杉原产业专营矿产及废铁，南方开发糖业组合专营制糖业，三菱公司经营采矿、蚕丝。民营企业为日军及由日军支持的日商以“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方式劫夺。1940年5月，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华南日军组成“省市营工厂还付善后处理委员会”，将部分工厂发还中方。

日军授权日本大商社垄断经营重要物资。如铁、钨、锰、锑等金属贸易指定由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杉原产业株式会社专营，煤油由光火水公司专营，蚕丝贸易由三井物产、日本棉花、三菱商事等经营。1939年4月，日本七家渔业产品公司组成广东鱼市场组合，垄断经营广州鱼类批发及鱼类制品贸易。1940年4月，将广州市内进口、销售和修理收音机及零件的专利权授予福大公司等五家日本商号。

粤汉、广九、广三铁路被日军占据后，由日本华南派遣军直接管辖。1939年2月，日军宣布封锁珠江，除日本船只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船只禁止通行，直到1940年4月。广东的内河航运也由日军授权的日本航运公司垄断。广州与其他日占区的公路运输主要由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的子公司福大公司垄断经营。

日军占领广州后，在华南实行以军用票代替银行纸币流通。1942年7月，伪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在广州成立，伪中储券开始在广州沦陷区流通使用。

日军除以武力直接抢掠粮食外，还在广州市内设立米粮收集所，利用奸商大量

收购沦陷区内的粮食。1940年8月伪省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民食调节委员会，设谷米管理处，1942年3月改为粮食管理局，主管各县谷物征购。广东一向为缺粮省份，日伪的掠夺加剧了广州的粮荒。

日本的掠夺给占领区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华北本为缺粮地区，战前每年须从国外和国内其他地区进口或调入价值约1亿元的粮食。在日伪竭泽而渔的掠夺下，市民的配给粮被压到难以糊口的程度。由于米面被规定为军用粮，中国市民只能吃杂粮、麸皮掺上树皮、草根等磨制而成的“混合面”。华中的粮食首先被用来满足日军的消费，1944年度，计划在华中掠夺粮食254700吨，仅完成原计划的46%，首先保证日本陆军20万吨，日本海军2万吨的军粮供应。

(三)

1937年8月25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与外务省声明，封锁自吴淞淡水起，经杭州湾、温州、厦门，到汕头为止的中国沿海。9月5日，发表第二次声明，“遮断”中国船舶在北自秦皇岛、南至北海为止的中国沿海的航行。1939年5月26日，日本海军部发言人公然宣称，第三国在中国沿海的航行，一律实行封锁。在中国内陆，日本开始沿占领区与大后方交界地带布建封锁线，界限大致为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及宁波附近。

1940年8月，日军大本营向侵华日军下达大陆命第529号：“鉴于重庆物质方面的战力下降，应重视对敌封锁，同时大力获取敌方之重要物资。”^{〔1〕}1941年1月，日本制定《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规定日军生活必需品及埋藏资源，要全部在中国沦陷区取得。对沦陷区内不足的必需物资，则“用各种方法由非占领区取得”，而且规定，“即使为了从非占领区取得物资，为了交换而需流出交换物资时，也应严格选择，不使重庆方面因此增强抗战力量”^{〔2〕}。2月，日本华北派遣军下达《长期战现地战略指导》，规定“在经济对策上要加强对敌经济封锁，制止有利于敌方的经济活动，破坏敌方的经济力量”。6月1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命令日军要“加强对敌封锁，力图消耗敌战斗力”^{〔3〕}。

在华北，日军配合所谓“治安肃正战”，通过华北《昭和十六年度经济封锁并确保资源要领》，规定：“调整经济封锁机构，发挥日华军队之综合力量，封锁境内山岳地带之匪区，防遏一切利敌物资之流出，以消灭敌人战斗力。”并规定了套购物资的原则，“努力套购非占领区域之重要国防资源，但如由购买而获得时，则

〔1〕《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6页。

〔2〕（日）掘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545页。

〔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47页。

向敌区流出之交换物资务须不致减低封锁效力。……交换物资尽量利用鸦片、化妆品、果子酒、人（造）绢织物等不能增加敌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1〕。在都市和平原地带，日军禁止武器弹药、硫磺、印刷机、金属及其制品、医药品及其他有关军需物资流出。在山区，除上述物品外，电池、棉花、棉纱、米、麦、杂粮、织布、制丝等机器及印刷颜料也在禁止之列。日军还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在天津，对面粉、大米、小麦、大豆、玉米、香油、花生油、白糖、红糖、咸菜头、煤球、硬煤、烟煤、木炭、劈柴、煤油、火柴、蜡烛、布匹、棉花、鞋袜、肥皂、碱、毛巾、食盐、茶叶等27种日用品实行配给。每人每天配给面粉1斤（儿童减半）、食盐每月14两，煤油每户每日4两。1943年起，日本陆续建立起华北交易配给统制总会、蒙古交易公社等对华北物资实行全面统制的机构，下设上百个地区和行业的分支统制机构。1944年6月，又设立华北食粮公社、华北生活必需物资配给协议会、蒙古生活必需品输入公社等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强制统制和配给的机构。

在华中及东南地区，1938年10月，日本制定《华中方面军占领地域内一般商品出入境取缔规定》，严禁沦陷区物资流向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也限制占领区内部的物资流动。1939年8月，日本设立了由其驻华中的军、政、财三方参加的“军配组合”，控制华中地区的物资及流通，其分支机构遍布华中十多个城市，涉及行业有棉花及棉纱、棉布、人造丝、毛丝及毛丝制品、工业药品、染料、纸张、谷肥、砂糖等，直接控制这些行业的原料和产品。1940年9月，建立人造丝、食用油、燃料油、卷烟、糖类、火柴、棉制品、肥皂、五金等各种“运销协会”，除了运销协会外，其他任何人不准运销商品。1940年11月，又成立“输配联合会”，对“军配组合”控制之外的物品进行统制。日军严格限制粮食和棉花的运销，通过各种组织、机构和商社，低价收购粮食和棉花及其他农副产品。

1941年3月24日，日伪组织“清乡委员会”，负责经济封锁。日伪确定的禁运物资包括矿苗及金属材料制品、机械、棉、麻、茧、皮毛、漆、空瓶、蛋品、猪只、羽毛、肠衣、桐油、茶、煤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借用汪伪政府的力量，强化对物资的统制。1943年3月15日，“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在上海成立，由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任理事长，上海棉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闻兰亭任监事长。随后汪伪通过《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规定苏、皖、浙三省及宁、沪二特别市，一切物品禁止运往“匪区”。下列物品的移动，需征得伪商统会的许可：各种汽车及其零件、汽车用汽油及石油类、各种机械类、通信器具材料及电池、金属、医药品、橡皮及其制品、棉纱、布及其制品、蜡烛、火柴、糖。3月19日，日汪联合组建了“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物审会”为物资统制的决策机构，“商统会”则成为物资统制的执行者。“商统会”下设“米粮统制委员会”、“棉花统制委员会”、“粉麦统制委员会”、“油粮统制委员会”和“日用品统制委员会”。各统制委员会按照日伪的旨意、“物审会”的具体要求，分别对各种物资进行“统制”，

〔1〕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第1049、1053页。

是以满足日军的需要。日军对米、棉的统制最为严厉，一侵入华中地区，就立即动手强掠、抢购粮棉。汪伪政权成立后，日伪划定各自的筹米区域，分别强购、筹集米粮。“米统会”成立后，汪伪粮食部不再收购米粮，随后日军也不再直接收购米粮，米粮的收购全部交由“米统会”负责，但要求必须首先满足日军军需的供给，然后保证汪伪政权的需要，最后才考虑沦陷区人民的“配售”问题。9月18日，日汪通过《扬子江下流清乡地域米粮封锁暂行办法》，规定供给“敌方”米粮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日伪的封锁给中国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的生活困难，但没有达到使抗日地区经济崩溃的目标。

第一章

战前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源于甲午战后，根据《马关条约》所定条款，日本不仅获得大量赔款，以扩充军备、设立基金完成国内社会经济改革，同时获得一系列经济特权，为其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打下基础。特别是在华投资设厂以及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使日本与列强一样，进入了对华经济侵略的新阶段。

随着列强在华势力的彼此消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已经成为与英美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国家。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为摆脱危机，1931年3月，日本实行《重要产业统制法》，加强国家统制的经济体制，同时加紧对外扩张。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日本试图独占中国东北的经济资源，摆脱对英美资本的依赖，提出所谓的“日满华经济合作”，企图使中国附属于日本的经济势力圈。全面侵华发生前，与东北相邻的华北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

战前，日本的经济侵略主要表现在对华的经济调查、资本扩张、破坏中国币制改革、从事走私活动等方面，这些活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经济主权及相关利益，是日本对华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在战前通过“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在华商工会议所等机构对中国经济资源及经济建设等信息开展了细致的调查工作，为其经济侵略作准备工作，暴露了其侵略中国的野心。战前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满铁”及财阀势力开始进入关内，加强资本输出，控制中国市场。以天津纺织业为例，到1936年，天津原有的纺织厂，有5家归日资所有，其中3家被“收买”，1家与日资企业“合办”，1家由日资经营；中资纺织厂只剩3家，且该3家亦因经济束缚而失去独立性。^[1]到1936年，日资纺织业已占到整个中国纺织业纱锭和织机的一半以上，成为在华纺织业资本的“王者”。

除了经济调查与资本输出，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走私活动，破坏中国币制改革，从事华北分离运动。日本对华走私不仅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而且妄图利用走私日货的高额利润，瓦解中国抗日的意志，制造“亲日派”。在日本对华走私中，除一般经济物资外，还包括中国币制改革所涉及到的贵金属白银以及残害中国人的毒品，猖狂的白银和毒品走私，严重侵害了中国的经济主权，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毒害中国民众。

[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版，第296—297页

一、从事经济调查

战前日本通过“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开展对华经济调查，对于中国的经济资源及经济建设情况作了细致的调查，为其经济侵略铺平了道路。



图为“满铁”调查部大楼。〔沈克尼：《“满铁”兵要地志调查内幕》，《世界军事》2012年第7期，第62页〕



图为“满铁”调查课办公室。〔旅顺博物馆编：《“满铁”旧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9页〕

1 “满铁”1936年对天津至石家庄铁路沿线的经济调查报告书。〔《天津—石家庄間新設予定鐵道線經濟調查報告要旨》，滿鐵乙嘱托クラス鐵道1936年版。封面〕

(一) “满铁”调查部对华经济调查

2 “满铁”调查课对中国公债的调查报告书。〔中濱義久：《支那内国公債事情》，(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昭和五年(1930)四月十五日發行。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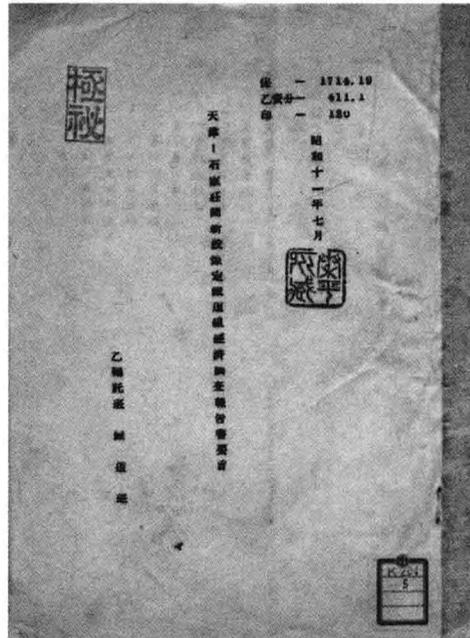
“满铁”调查部成立于1907年4月，主要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搜集。之后曾先后改称调查科、情报科、资料科，1939年4月恢复调查部原名。“满铁”调查部的调查对象不仅是东北，还包括中国关内各地。

“满铁”调查以经济为主，主要包括“满铁调查资料”、“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刊行资料”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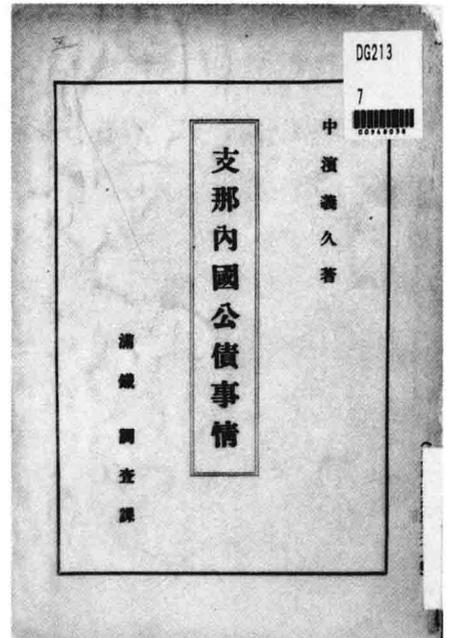
3 “满铁”调查课翻译的中国国民政府的财政报告。〔《国民政府の財政報告：自民国十七年七月至民国十八年六月》，(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昭和五年(1930)四月十五日發行。封面〕

4 “满铁”调查课1917年对中国贸易状况的调查年报。〔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調查課編：《北支那貿易年報(大正六年)》，(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大正八年(1919)三月三十一日發行。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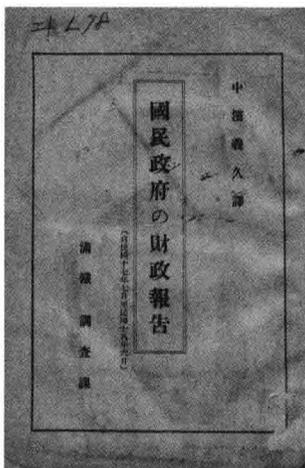
5 在“满铁”调查课对中国贸易状况的调查报告，对青岛港出入船舶国籍别贸易额累年比较做了细致的统计分析。〔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調查課編：《北支那貿易年報(大正六年)》，第188—189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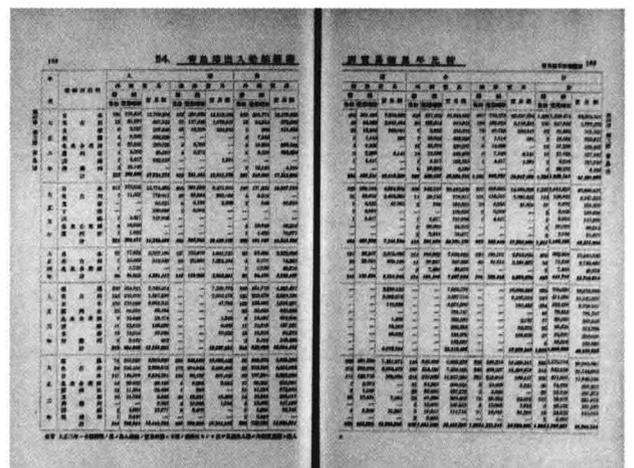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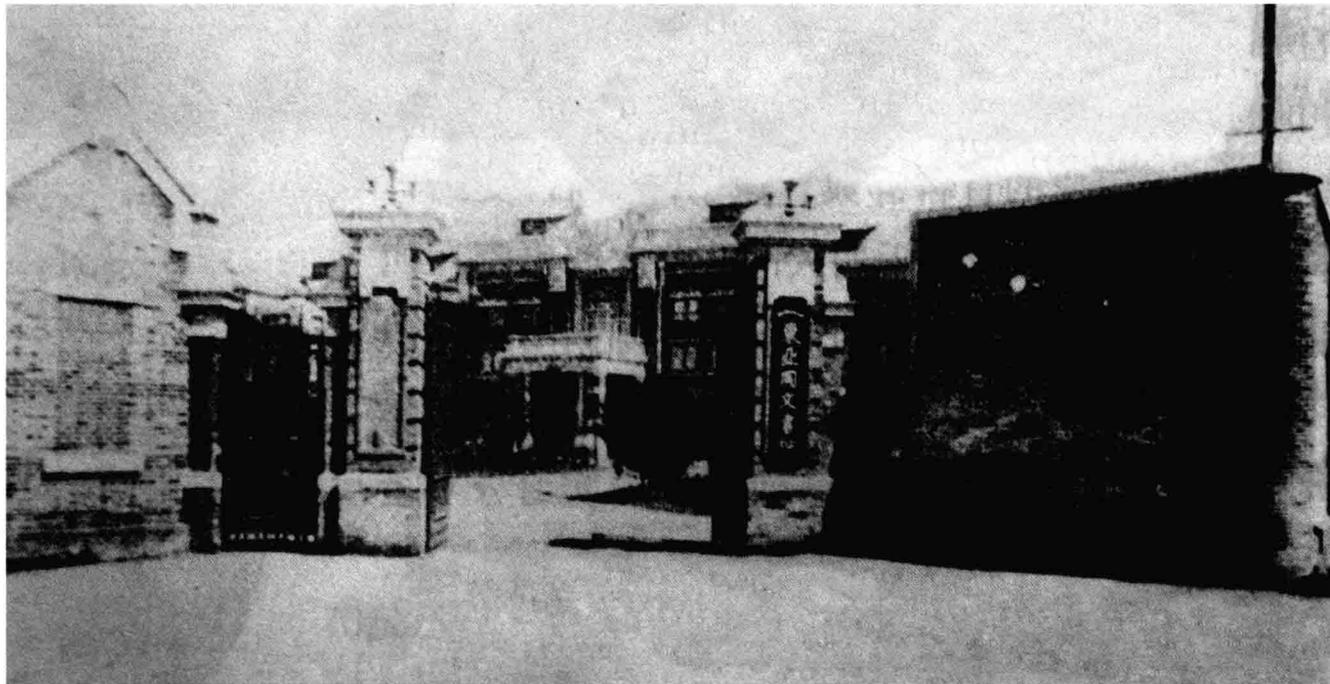
4



5

（二）东亚同文书院的对华调查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为了实地培养服务于对华扩张的人才，于甲午战争前后在中国创办的以传授中文及与对华贸易相关知识为主的教育机构。该机构将在中国搜集的有关商业贸易及社会状况的资料编纂成书。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所涉时间范围为 19、20 世纪之交至 20 世纪 40 年代初，内容包括中国各地的山川形势、交通线路、社会民生、经济金融、政治情形等方面，从中可见 20 世纪前半叶日本是如何不遗余力、处心积虑地对中国开展情报工作的。



东亚同文书院正门。〔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第 212 页〕

1 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办者荒尾精。〔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民》，第 210 页〕

2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根津一。〔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民》，第 21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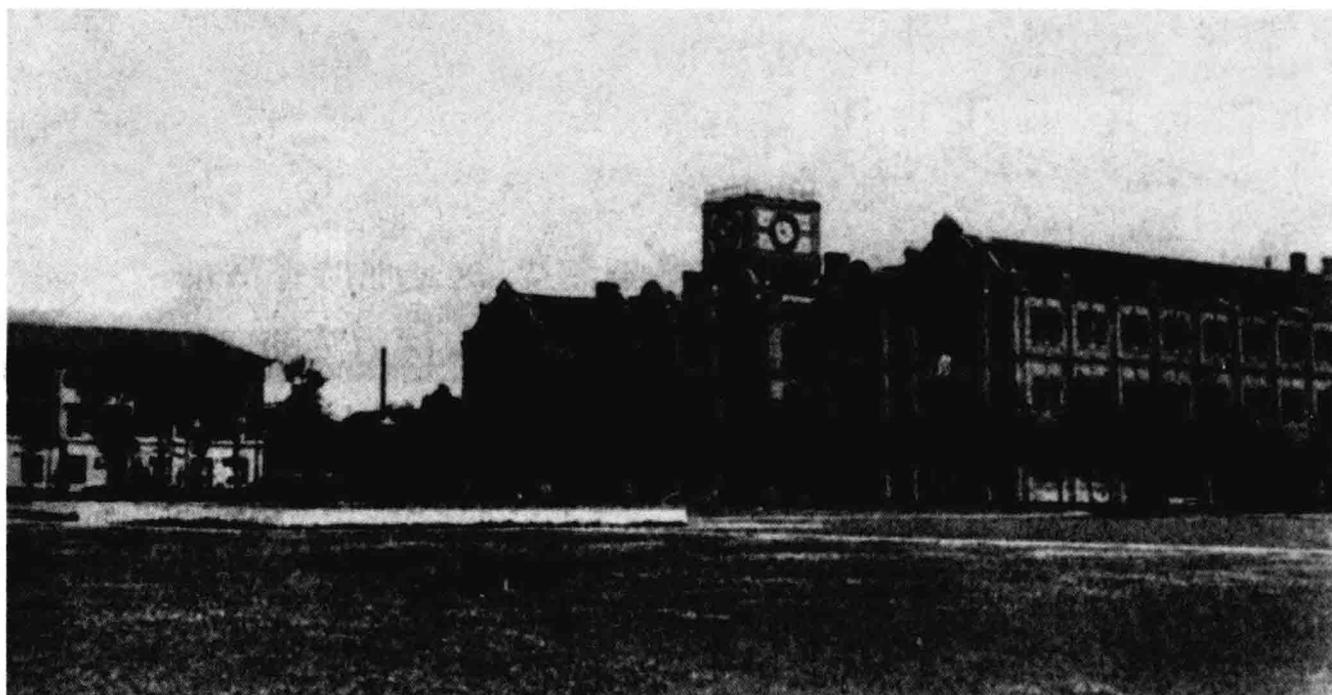
3 1939 年，升格为大学的东亚同文书院。〔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民》，第 217 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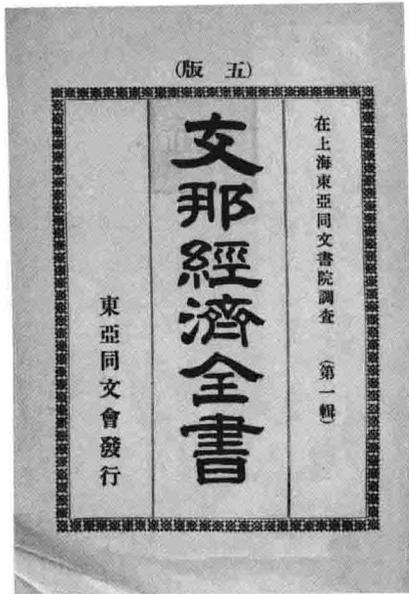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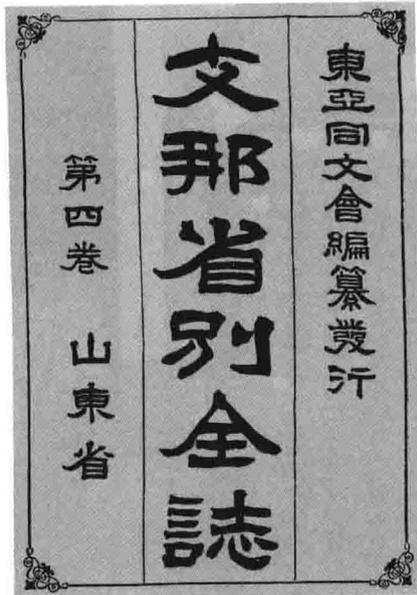
1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到中国从事调查活动的“大旅行”所持护照。〔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214页〕

2 到云南、四川调查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第214页〕

3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大旅行”调查的路线图。〔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日本居留民》，第215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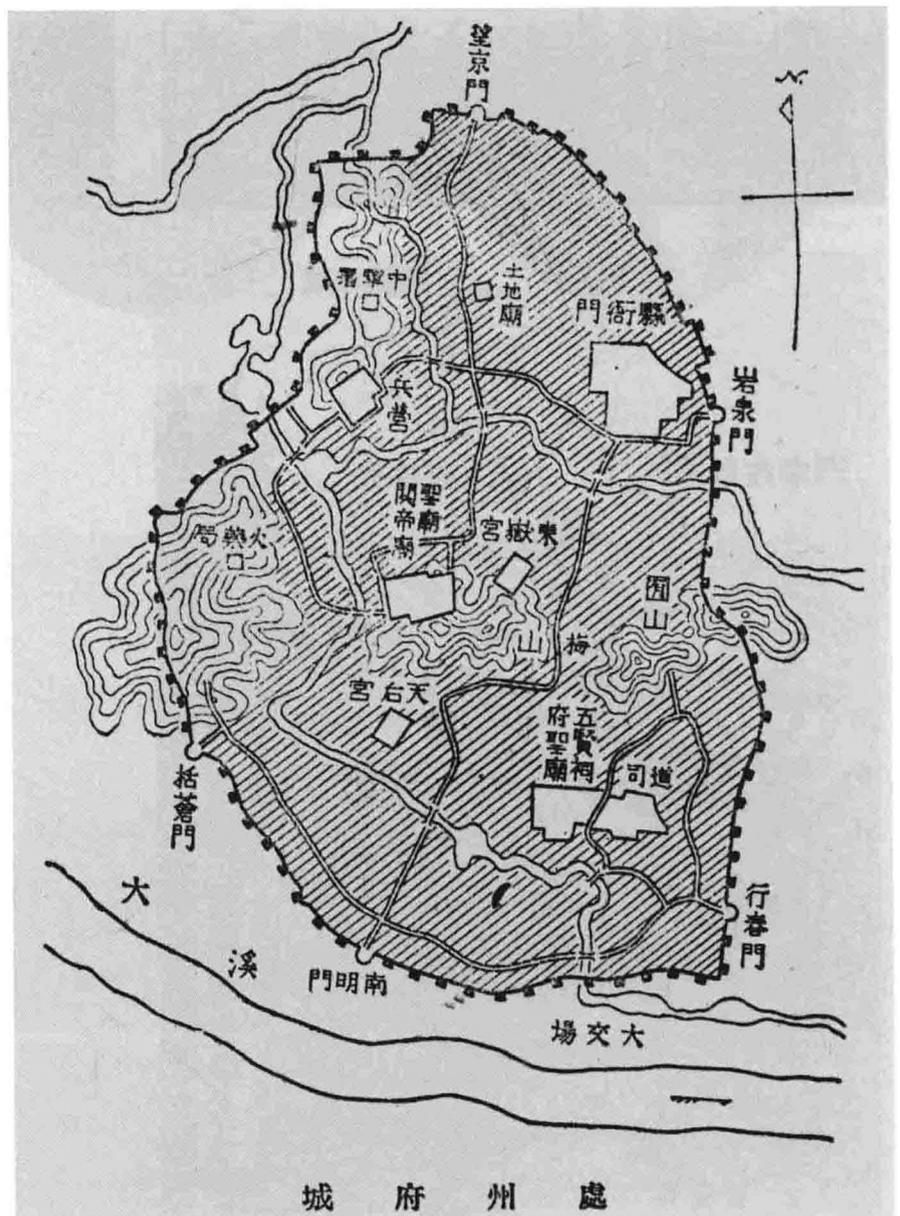
3

1 《支那经济全书》，1907年由东亚同文会发行，全书共12辑，内容包括财政制度、市场经济、工商惯例、企业组织、国内外贸易等。〔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经济全书》，（东京）东亚同文会明治四十年（1908）四月三十日发行。封面〕

2 根津一主持编辑的《支那省别全志·山东省》。〔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四卷·山东省》，（东京）东亚同文会大正六年（1917）九月三十日发行。封面〕

3 《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由东亚同文会于大正八年（1919）在东京付梓印行。该书着重在经济特产、交通运输、工商企业方面的调查整理。浙江省卷分20编88章67节264目。〔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三卷·浙江省》，（东京）东亚同文会大正八年（1919）五月十五日发行。封面〕

4 《支那省别全志·第十三卷·浙江省》一书中配的处州地图（主要是丽水、缙云、青田三县）。概述中对丽水、缙云、青田三个县城的主要街道、建筑、交通道路、米、面价格等，瓯江的交通及船只、处州各地的物产、矿产、金融银行、钱庄数量及利率等都有涉及。〔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三卷·浙江省》，第1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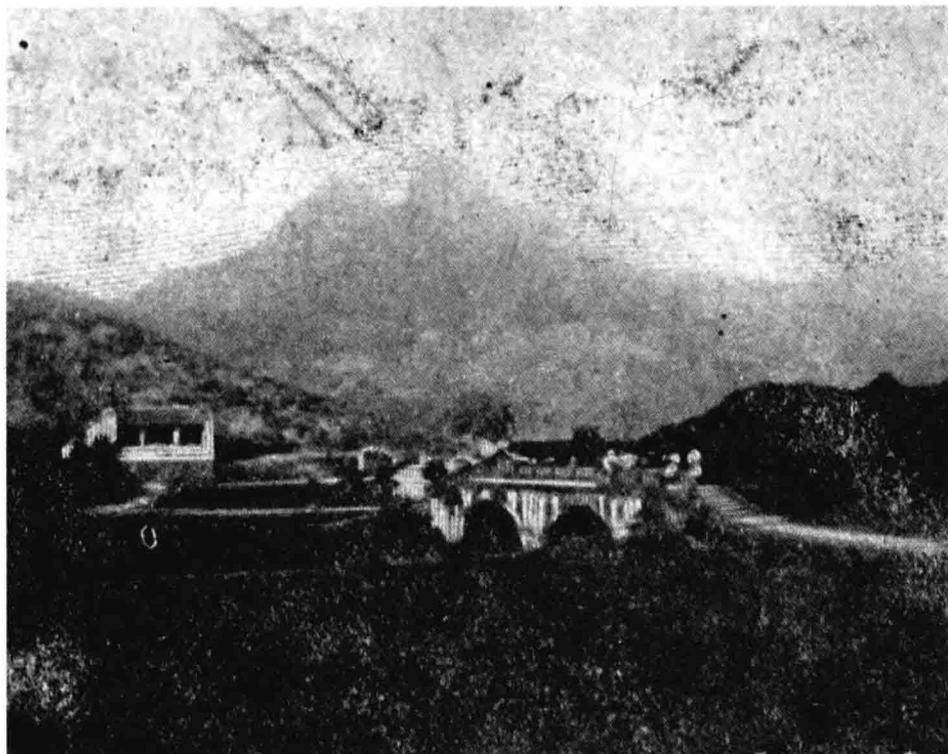
4



1

1 《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一书中配图，缙云县城入口。〔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三卷·浙江省》，第174页〕

2 《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一书中配图，缙云县郊外景色。〔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三卷·浙江省》，第175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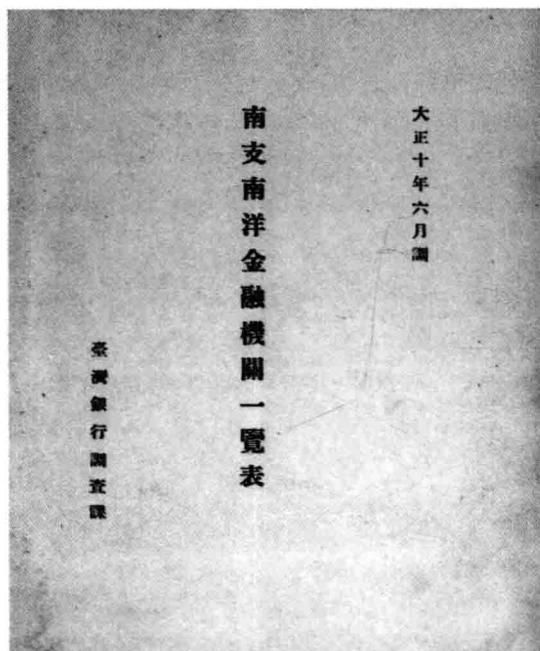
1 “台湾银行”对中国南方金融机关的调查报告。
〔臺灣銀行調查課編：《南支南洋金融機關一覽表》，臺灣銀行調查課大正十年（1921）版。封面〕

2 “台湾总督府”对中国南方的关税和国内税的调查报告之一。与“满铁”在北部中国的调查相呼应，“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的相关调查，其调查资料的汇编，最著名的就是“南支那及南洋调查”。〔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編：《南支南洋の関税と内国税》，昭和十年（1935）十月二十日發行。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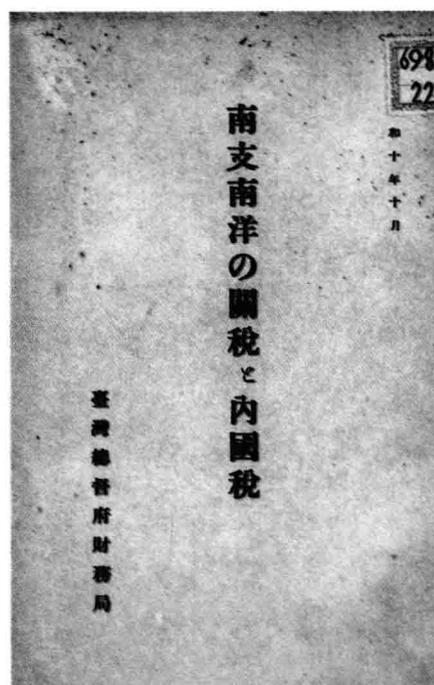
3 战前，汉口日本商工会议所搜集的汉口经济情报的封面。〔《漢口經濟事情》第1輯，漢口日本商工會議所昭和十一年（1936）四月十五發行。封面〕

（三）其他调查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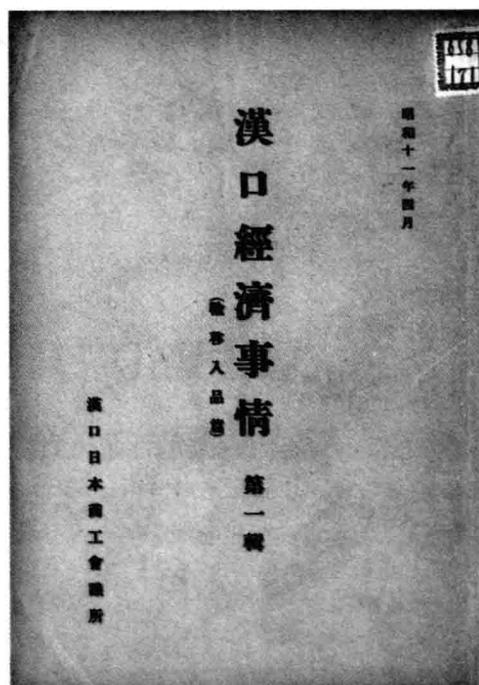
除了上述“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的调查外，台湾总督府、在华的日本商工会议所及其他民间经济组织也有各类对华经济调查。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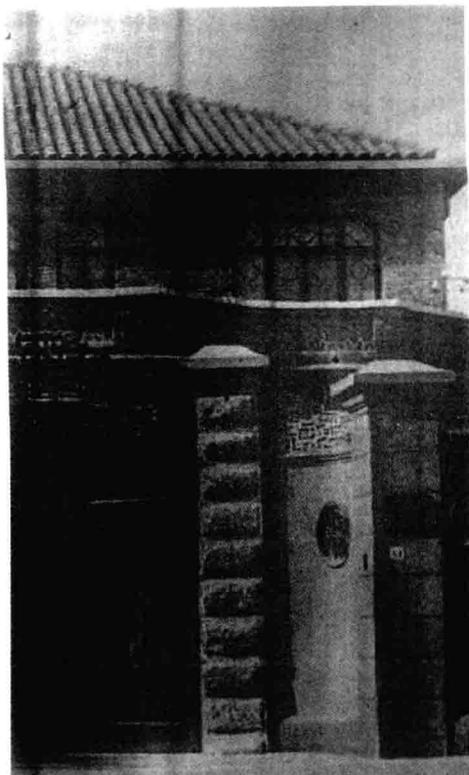
3

二、组建兴中公司

兴中公司成立于1935年12月，是“满铁”的直系会社，主要以华北“开发”为主体，作为日本在华北进行经济扩张的桥头堡。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配合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掌握华北的重要资源和经济命脉，兴中公司已控制了华北主要的工矿企业，是日本在华北最重要的经济机关，为日本在华北的经济势力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担任兴中公司社长的十河信二，此前是“满铁”的理事。〔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近代日本人の肖像》，<http://www.ndl.go.jp/portrait/datas/404.html?cat=110>，2014年7月20日〕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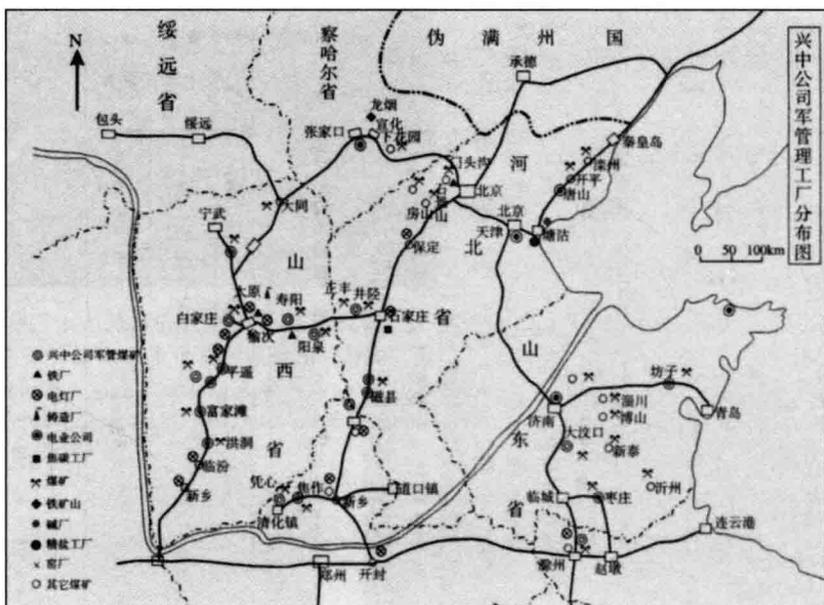
3

1 经济侵略华北之大本营兴中公司。〔《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21期，第11页〕

2 兴中公司门牌。〔《申报每周增刊》1937年第7期，封四页〕

3 被日本兴中公司吞并的龙烟炼铁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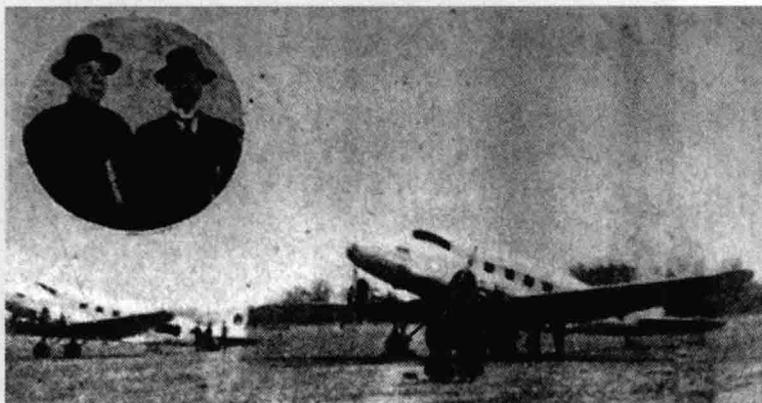
4 《兴中公司军管理工厂分布图》。〔解学诗：《满铁与华北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01页〕



4

三、进行资本渗透

战前日本在华资本急剧扩张，不仅资本总量大幅增加，而且投资的区域范围扩展到中国内地和农村，投资的产业也更为广泛。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就已快速增长，到1931年以后，日本资本逐渐上升到帝国主义国家中对华资本输出的主角地位。由于战前日本在华资本的急剧扩张，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中国获取了高额利润和大量资源，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



北平南苑机场上停放的惠通公司飞机。左上为惠通公司的正副董事长张允荣（左）、儿玉秀雄。〔李惠兰、薛凤：《“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三条“贸易”渠道》，《人民政协报》（北京）2014年5月23日，第6版〕

姓名	住 所	承认股数
张 允 荣	北平航空署街四号	壹千叁佰贰拾股
李 思 浩	北平小牌坊胡同十号	壹拾股
钮 傅 善	北平遂安伯胡同五三号	壹拾股
姚 作 宾	北平惜薪司十八号	壹拾股
儿玉常雄	天津特别区一号路七四号	壹千叁百贰拾股
后藤广三	奉天浅间町四番地	壹拾股
岩崎安美	奉天蔡町十八番地	壹拾股
安 边 浩	东京市世田个谷区玉川奥 泽壹丁目三一六番地	壹拾股

惠通航空公司主要发起人及其认购股本数。〔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选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第81页〕

1 儿玉秀雄，1934年10月任冈田启介内阁的拓务大臣；1937年2月，林銑十郎内阁的通信大臣；1936年11月，任惠通航空公司副董事长。〔《儿玉秀雄递相(特写)》，《文摘杂志》1937年第3期〕

(一) 惠通航空公司

为控制华北地区的航空业，1936年10月17日，日本逼迫华北地方当局签订《中日通航协定》。1936年11月7日，由张允荣出面筹办，中方提供土地建设机场，日方提供飞机、飞行员及技术人员，名义上资本中日各出一半，实际上是由日本独资。惠通航空公司的成立使得日本取得对华北地区的制空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为日本分裂中国、侵占华北提供了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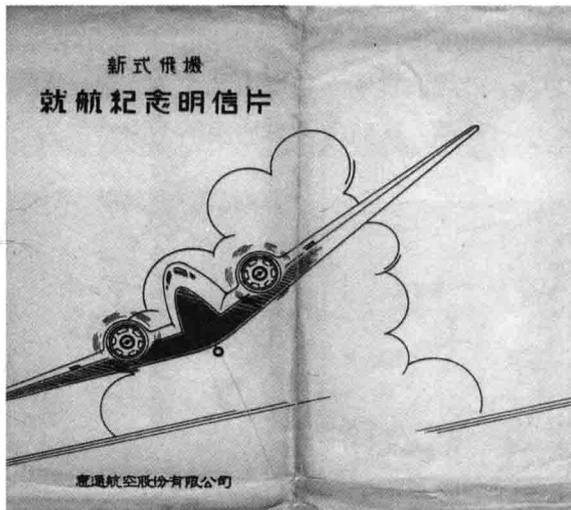
2 惠通航空公司发行的“新式飞机就航纪念明信片”。〔钱塘人：日伪的航空公司发行的明信片，<http://bbs.memoryofchina.org/thread-81709-1-1.html>，2014年5月18日〕

3 惠通航空公司发行的“爱国航空纪念周”明信片。〔钱塘人：日伪的航空公司发行的明信片，<http://bbs.memoryofchina.org/thread-81709-1-1.html>，2014年5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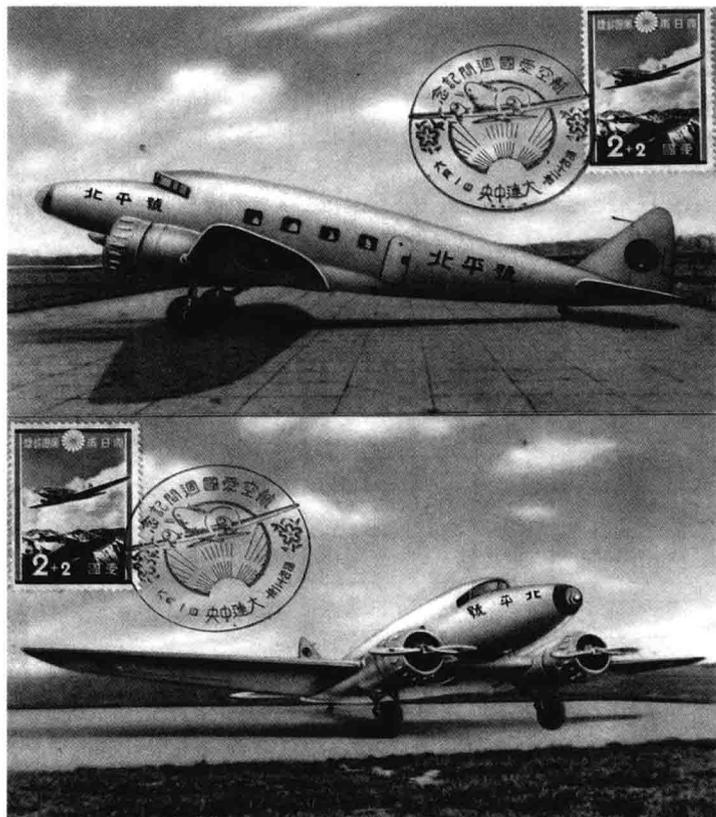
4 惠通航空公司发行的纪念“爱国航空纪念周”又一明信片。〔钱塘人：日伪的航空公司发行的明信片，<http://bbs.memoryofchina.org/thread-81709-1-1.html>，2014年5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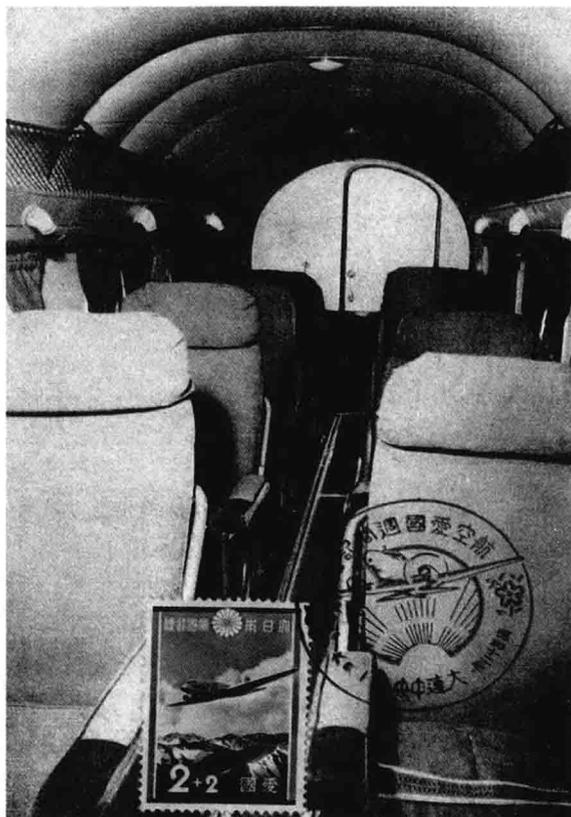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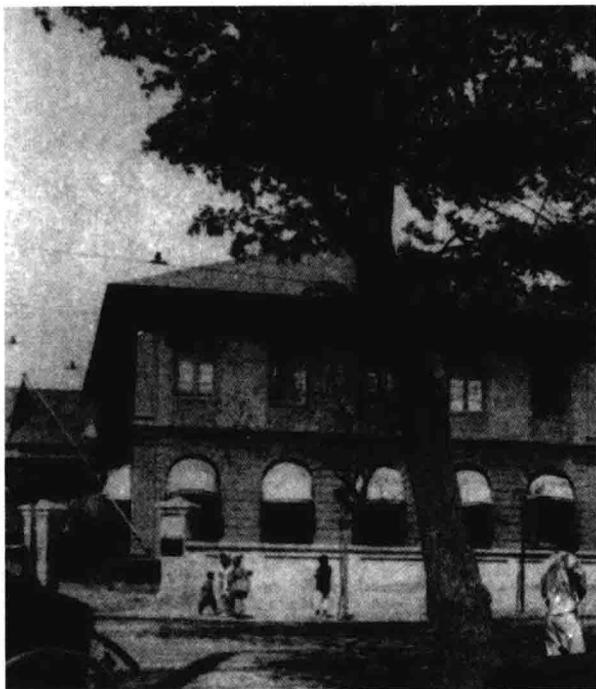
3



4

（二）日清汽船株式会社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成立于1907年3月，由大阪商船、日本邮船、大东轮船和湖南轮船等长江流域日资航运企业合组成立，日本政府每年均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以扩展其在中国长江的航运势力。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总部设于东京，在中国上海和汉口分别设立分社，在苏州、杭州、清江浦、镇江、南京、芜湖、九江、长沙、常德、沙市、宜昌、重庆和香港等地设立出張所和代理处。1939年，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并入东亚海运株式会社。二战结束后，其在华船舶为轮船招商局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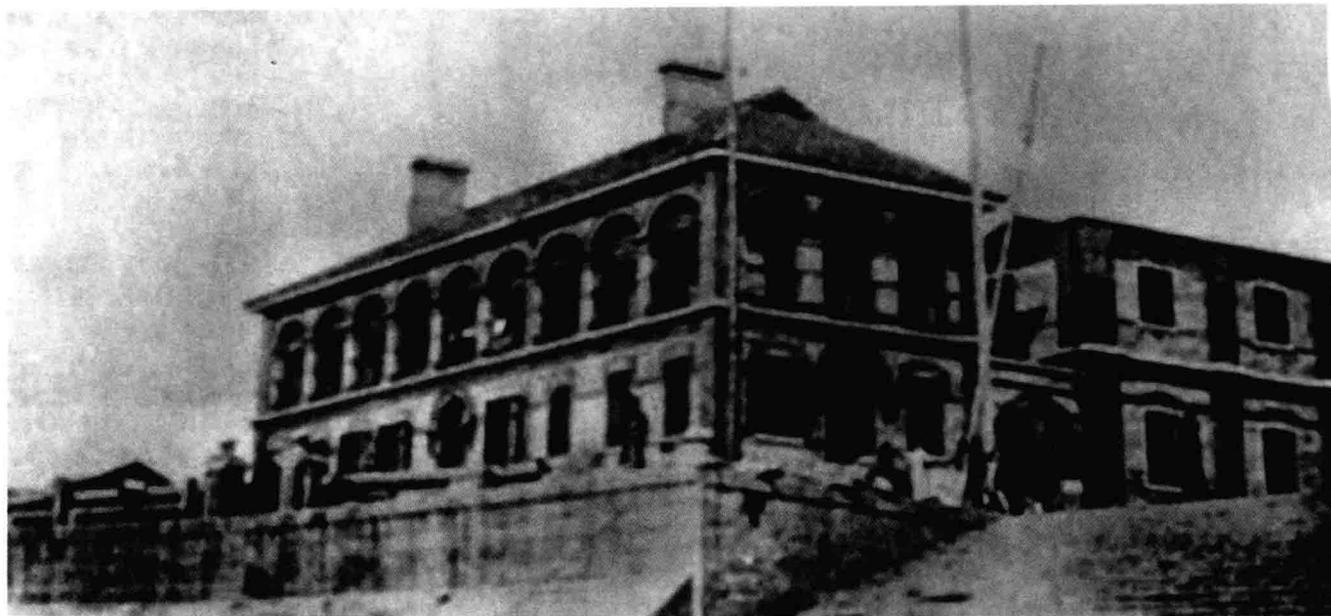
1



2

1 早期的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4页〕

2 图为1921年新建的上海日清大楼旧址。1907年日清成立上海分公司，主要经营长江航运业务。公司到上海发展后资本在10年间翻了一倍，所以1918年有财力在外滩买地造楼。〔《新民晚报》2003年2月20日，B05版〕



1



2

1 长沙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谢建辉主编：《长沙老建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82页〕

2 日清轮船公司控制的浦东码头。〔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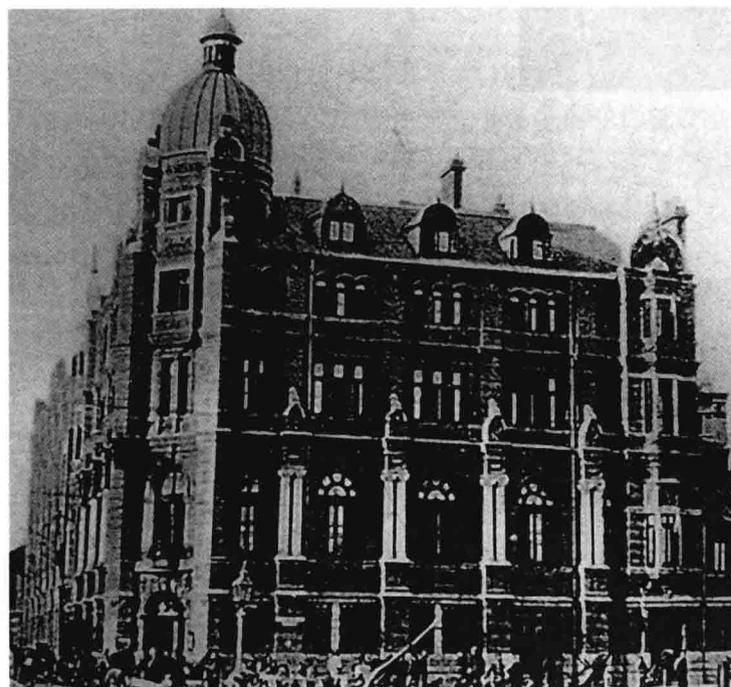
3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创立时，各公司分摊股份及出资额比率表。〔松浦章：《日清汽船会社与中国》，《国家航海》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123页〕

公司名	分摊股份	比率	出资额	比率
大阪商船株式会社	74350 股	46.3%	3717500 元	46.3%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65950 股	41.1%	3297500 元	41.1%
湖南汽船株式会社	16200 股	10.1%	810000 元	10.1%
大东汽船株式会社	4000 股	2.5%	200000 元	2.5%
合计	160500 股	100%	8025000 元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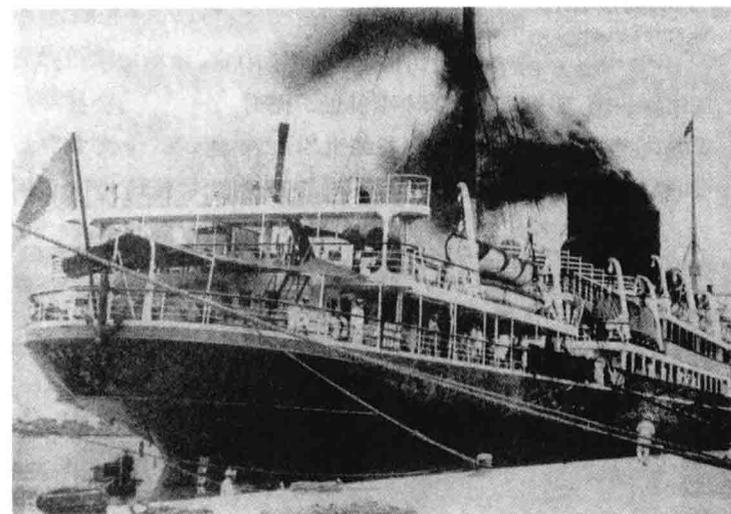
3



1



2



3



4

1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1907年后并入日清汽船株式会社。〔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3页〕

2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大楼正面。〔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84页〕

3 日本邮船会的“长崎丸”轮船。〔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5页〕

4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青岛分社。〔青岛市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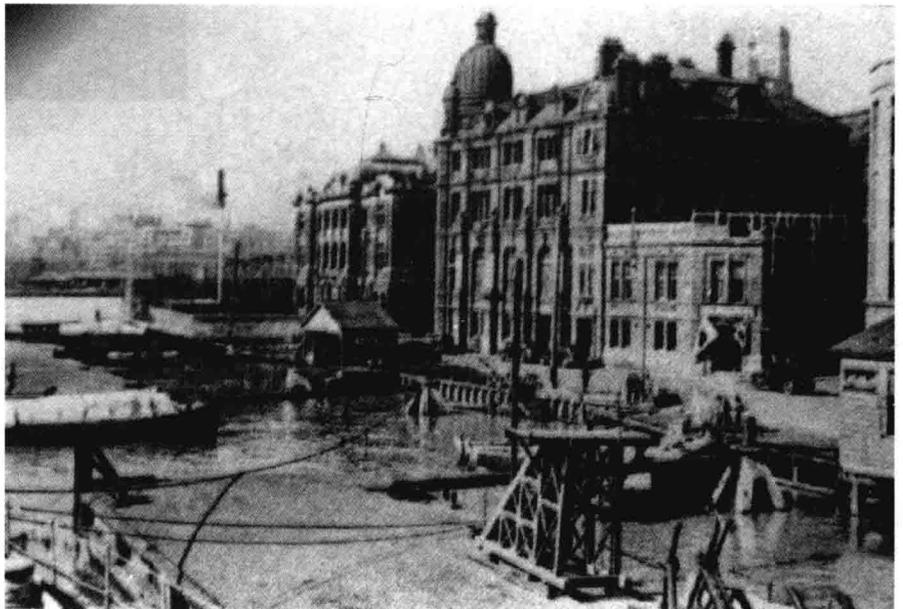
1 驶入上海汇山码头的日本邮船会社“上海丸”轮船。
〔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民》，第14页〕

2 日本邮船公司大楼前的虹口码头，上海至横滨航线的船舶即在此停泊。码头前方有一个640平方英尺的场地，还有两个浮码头相连接。
〔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84页〕

3 日商大东轮船公司控制的大东码头，该码头是上海至南京、杭州、苏州等地的内河航运码头。
〔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85页〕



1



2



3

(三) 日资纺织业资本

日本纺织业起源于1883年设立的大阪纺织会社，随着纺织技术的机械化，至1899年，日本的纺织工厂数量激增，产量成倍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纺织业大举进入中国投资设厂，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重要部分。至1925年，日本纺织资本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中国纺织业的霸主，并对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正常发展形成威胁。

1. 丰田纺织株式会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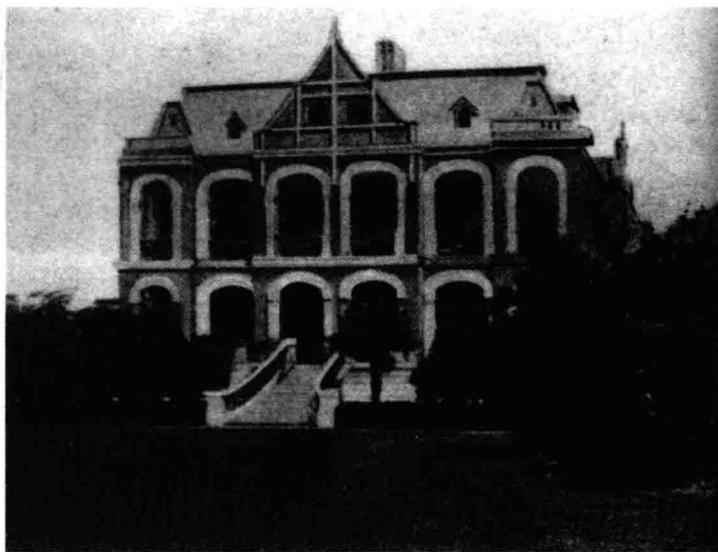
丰田纱厂是丰田纺织株式会社于1919年创办于上海，创办人是丰田织机的发明人丰田佐吉。1921年由于三井系统的东洋棉花会社以及丰田家族的补充投资，扩大了生产规模。此后，陆续创办上海第二厂和青岛分厂。随着业务的逐渐发展，到1937年，丰田纱厂达到鼎盛时期，纱锭增至10.2万枚，织机2150台，成为当时在中国规模较大的纺织厂。^[1]

■1 丰田纺织的创办者丰田佐吉。〔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42页〕

■2 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丰田佐吉别墅。〔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第42页〕



1



2

[1]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

1 1923年，丰田佐吉在别墅招待各国政府驻沪代表、商界名流。后排右四为丰田佐吉。〔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第43页〕

2 1921年，创建丰田纺织上海工厂时的西川秋次(中)。西川秋次是丰田纺织的常务取缔役，具体负责工厂经营，著名的纺织技术专家。〔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3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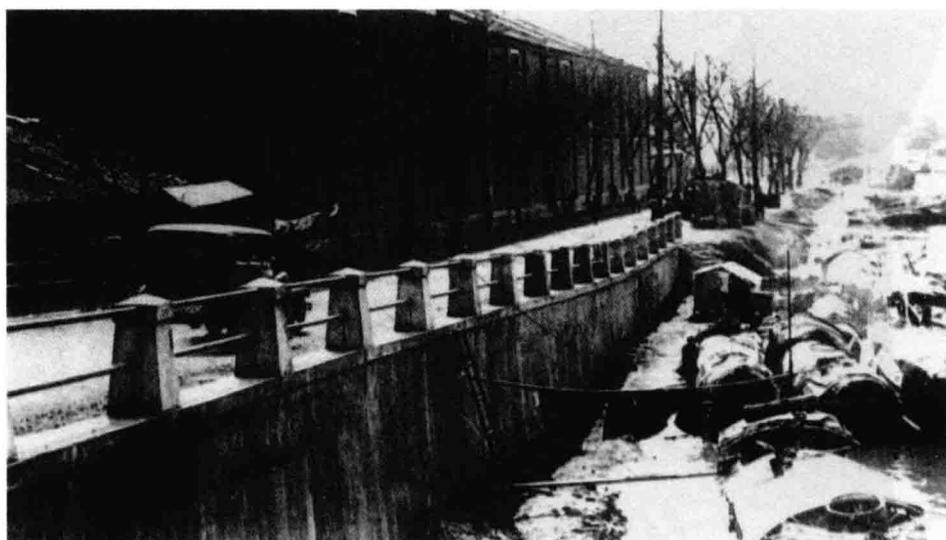
3 图为1919年日商丰田纺织株式会在极斯菲尔路上建的丰田第一纱厂。〔郑祖安：《上海历史上的苏州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13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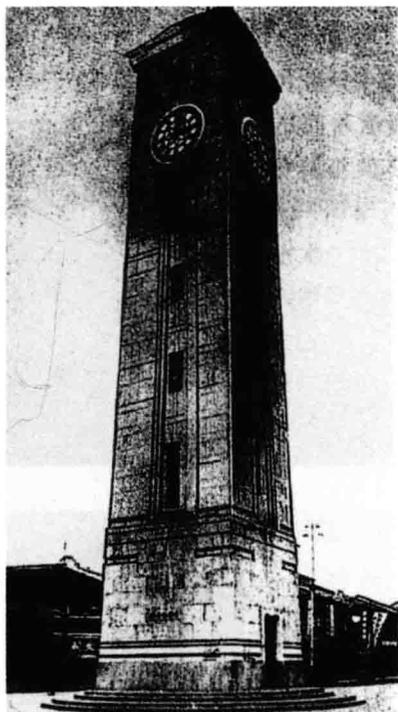
3

2. 内外棉纺织集团

内外棉纱厂于1887年在大阪创立。早期主要经营棉花买卖、棉花押汇和轧花厂等。1889年在上海设办事处，次年曾一度与筹办中的上海华新纺织新局订立协议，包销该局销往日本横滨、神户两地的棉花；1891年又与印度棉商合作，进口印棉美棉，为当时日本的三大棉商之一。1903年在大阪设内外棉第一棉纺厂，开始经营棉纺织业。1909年在上海筹设分厂，1911年建成，为日本棉纺界来华设厂的始作俑者。截至1937年，内外棉在中国境内已设立纺织厂15家，加工印染厂2家，共有纱锭46万枚、线锭12.4万枚、布机4800台。内外棉占日本在华纱厂的比重为纱锭19%、线锭34%、布机16%，为外国在华纱厂中规模最大的企业。^{〔1〕}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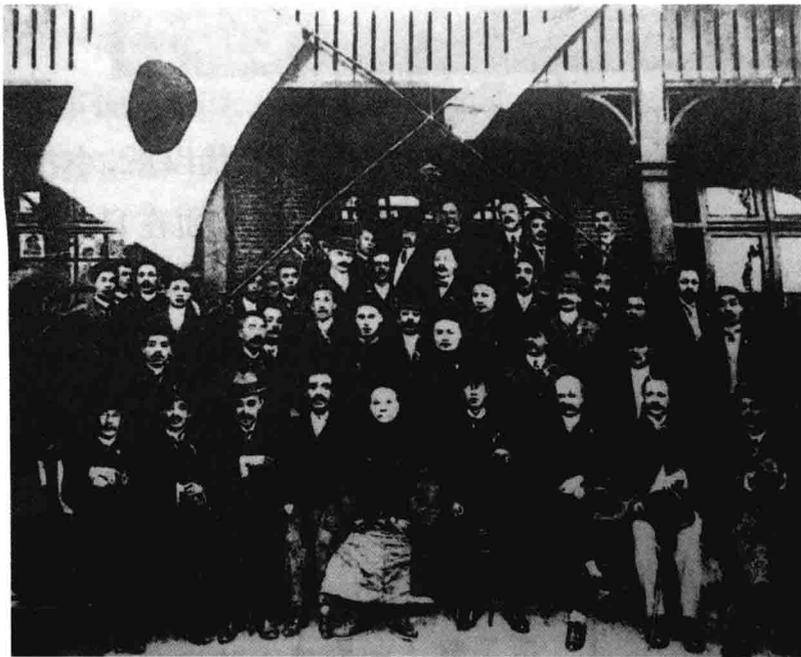
■ 1 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创办人川村利兵卫。〔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3页〕

■ 2 20世纪20年代，上海沪西的川村计时塔，是为纪念内外棉纺织会社创办者川村利兵卫而建立的。〔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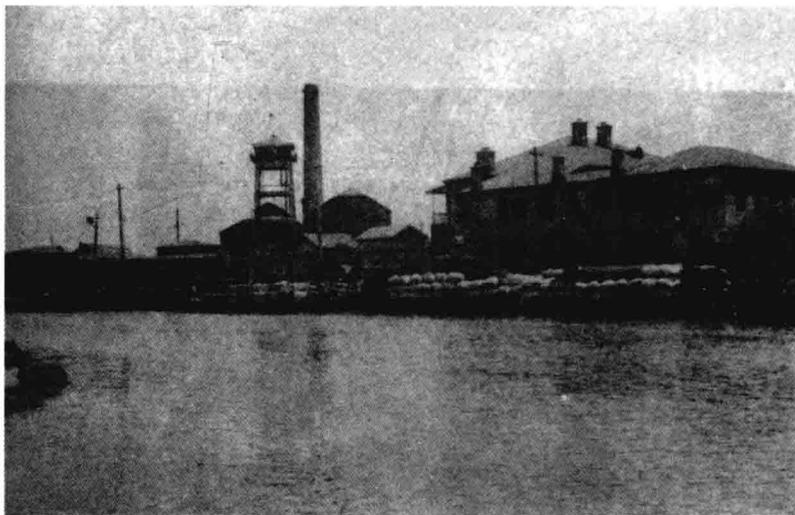
〔1〕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89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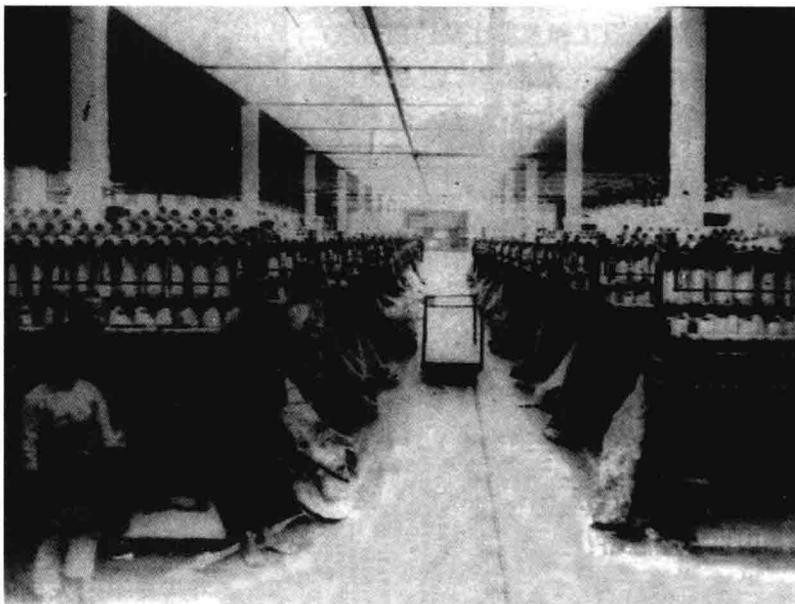
3

1 内外棉纱厂的“水月”商标。〔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4页〕

2 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创立纪念合影（1909）。〔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3页〕

3 内外棉纱厂上海纱厂。〔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5页〕

4 日本纺织工厂雇用的大量童工。〔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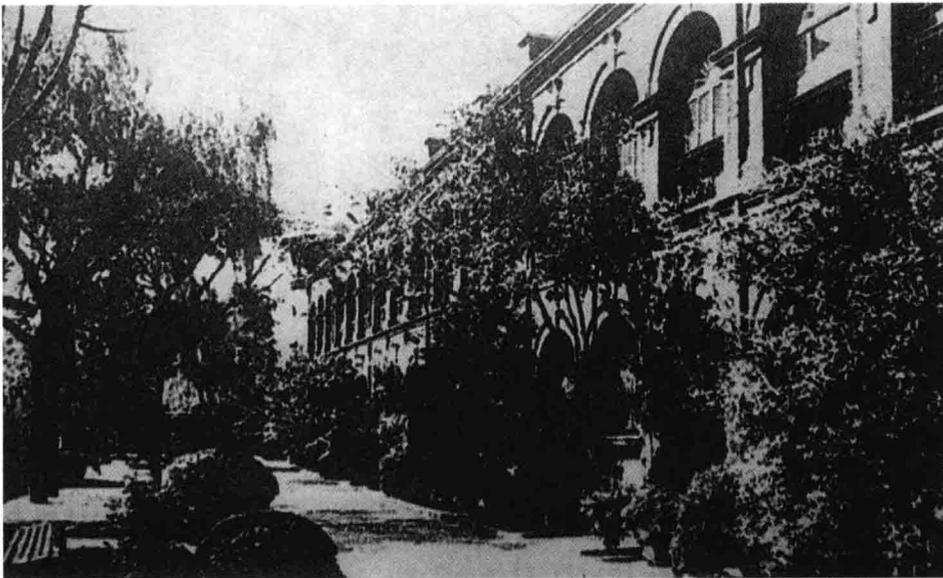
4

■1 内外棉纱厂在上海的职工宿舍（三角形建筑物）。〔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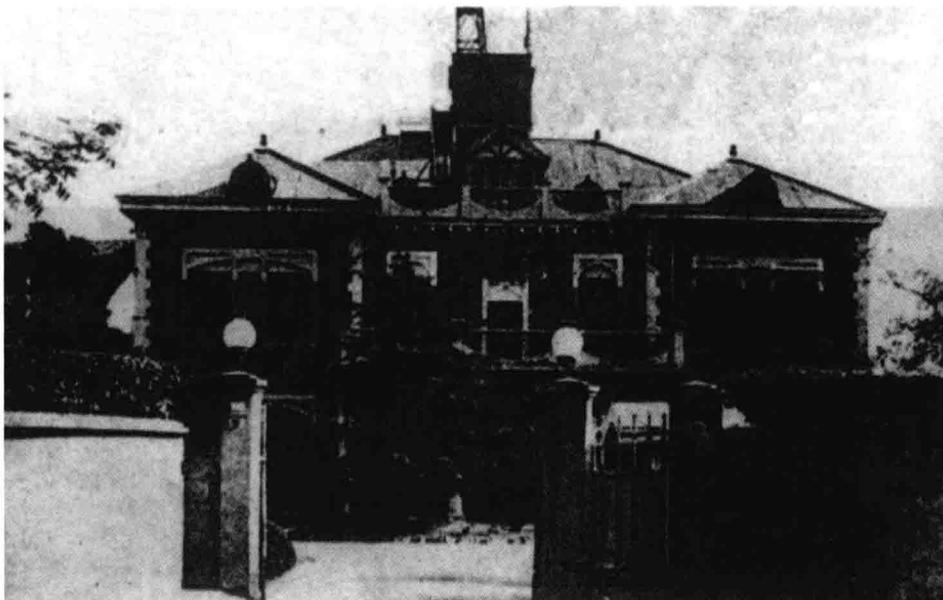
1

■2 内外棉纱厂的职工宿舍。〔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7页〕



2

■3 内外棉纱厂的水月俱乐部。〔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8页〕



3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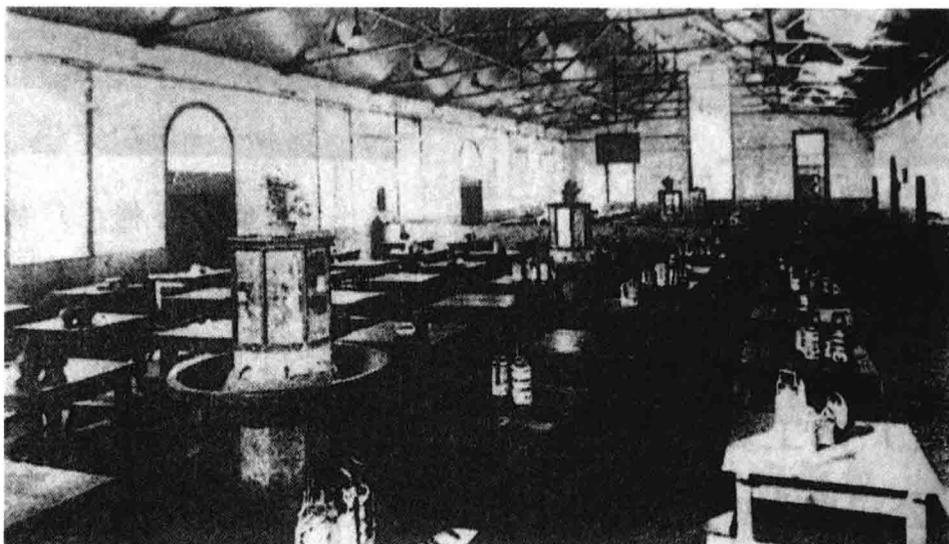


3

1 内外棉纱厂的水月学堂。〔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8页〕

2 内外棉纱厂的华童学校。〔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79页〕

3 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职员。〔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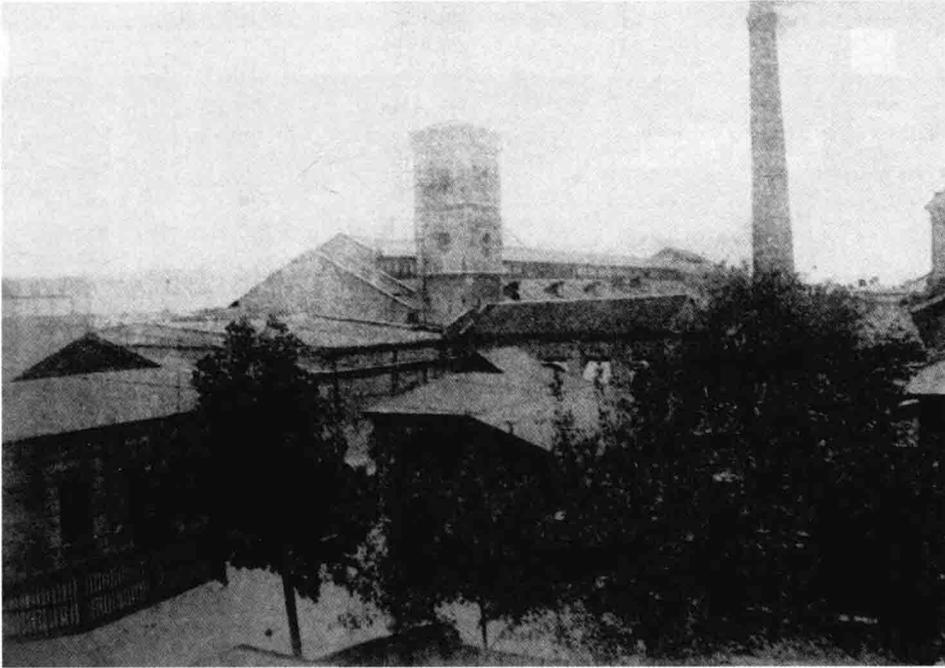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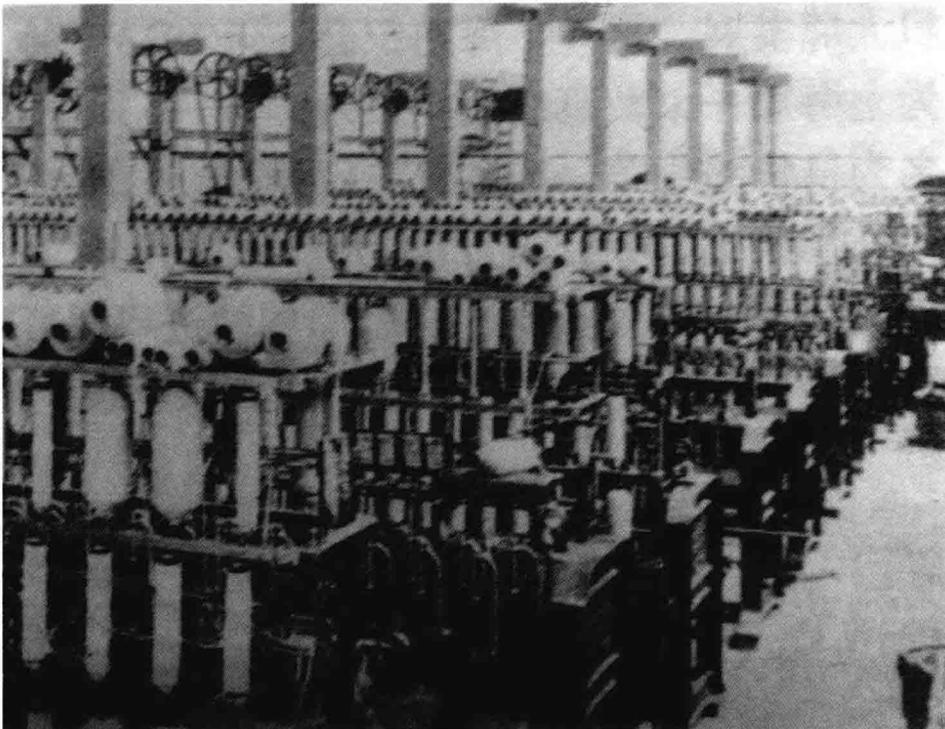
4 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上海支店华工食堂。〔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80页〕

3.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是日本在华纺织业投资最早的企业，1902年底就在上海收买并经营兴泰纱厂，1908年将兴泰（后来的上海纺第一厂）和三泰（后来的上海纺第二厂）合并，正式成立上海纺织株式会社。1919年又添设第三厂。1925年后，由于受“五卅”运动冲击，日人在华设厂势头减弱，主要致力于原有厂的扩建和技术更新。但上海纺却例外，不断增设新厂，1927年设第四厂，1930年设第五厂，1931年又在第五厂内增设织布分厂，1936年在青岛设厂。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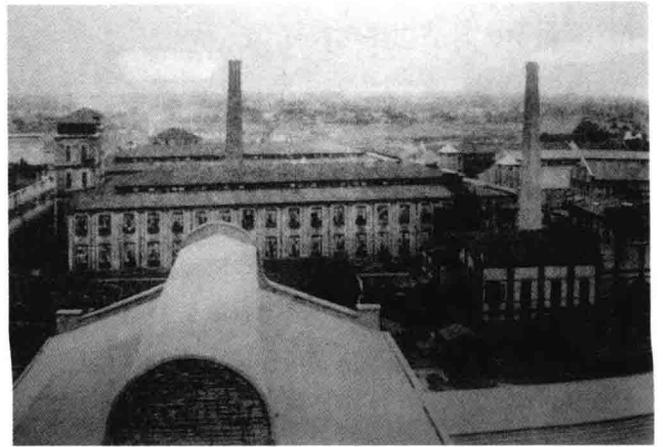
2

■ 1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一工厂厂房。〔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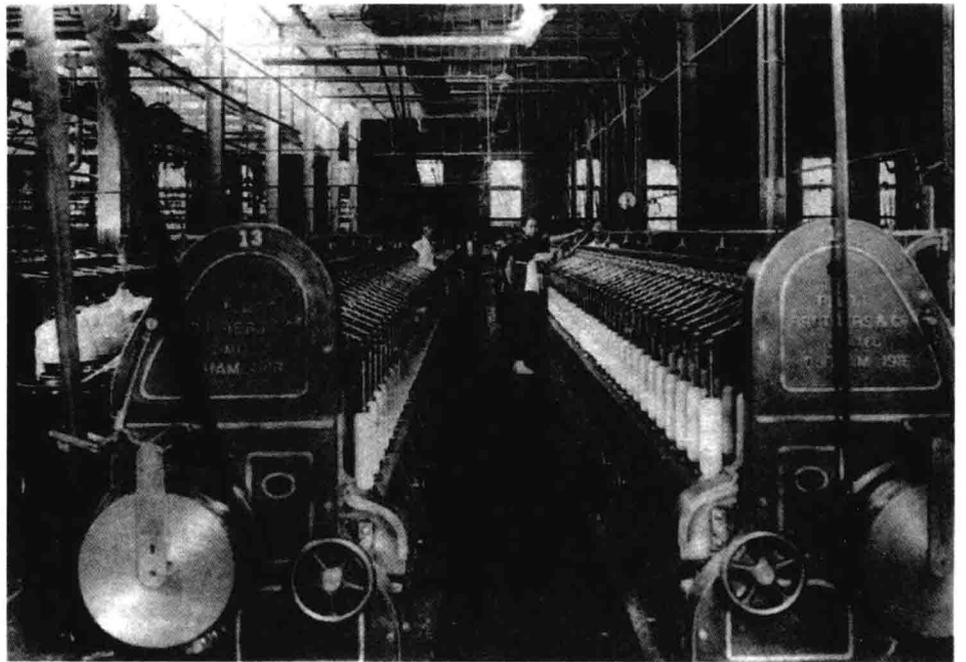
■ 2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一厂车间。〔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269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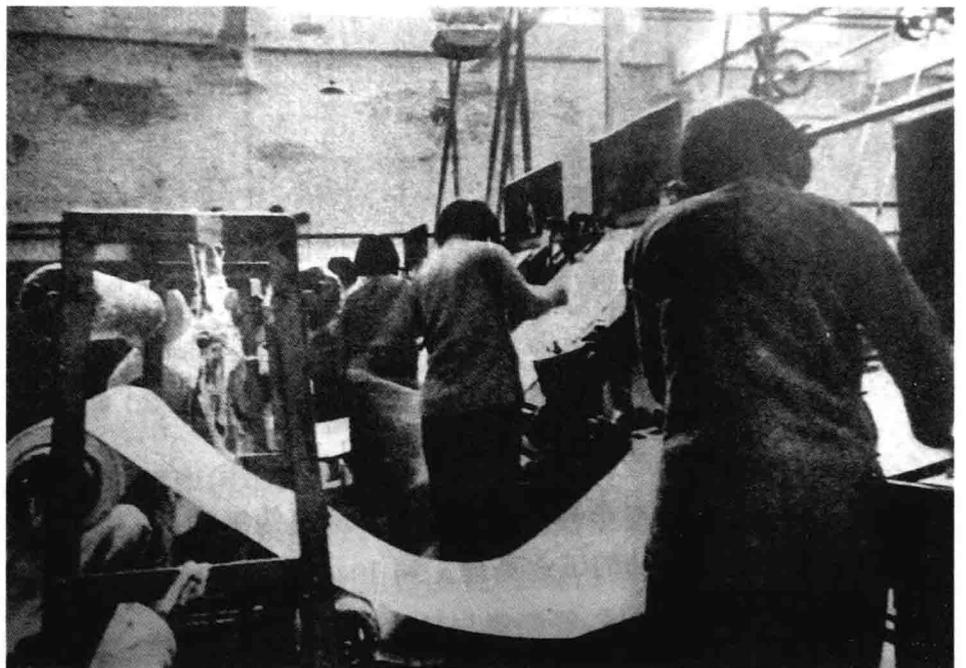
3

1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工厂生产车间。〔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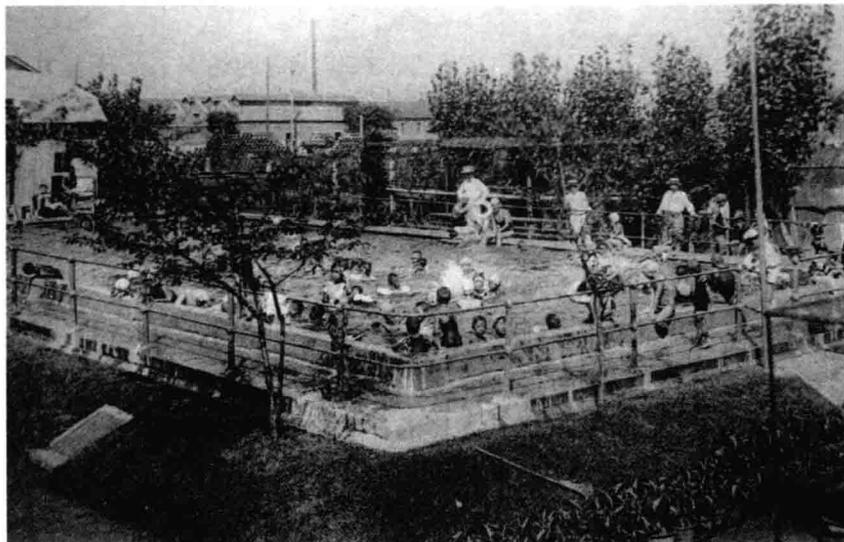
2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二工厂。〔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84页〕

3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第三工厂粗纺车间。〔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90页〕

4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工厂的中国女工。〔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85页〕



4



1



2



3



4

1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日本职员住宅区的游泳池。
〔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 187 页〕

2 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日本职员家庭合影。〔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 186 页〕

3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上海日商纺织厂第一厂日本职员欢迎日军的情形一。〔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 189 页〕

4 上海日商纺织厂第一厂日本职员欢送日军的情形二。〔杨莲福提供〕

4. 其他

除丰田纺织、内外棉、上海纺以外，日本在华投资的纺织工厂还有大康纱厂、公大纱厂、同兴纱厂、裕丰纱厂、东华纱厂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纺织业在华投资的数量和规模逐步超过英美和华商资本。

1 1922—1928年英、日在沪纱厂情况统计表。〔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第271页〕

2 日本在华纺织厂一览表之一（1933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970页〕

3 日本在华纺织厂一览表之二（1933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1）》，第971页〕

1922~1928年英、日在沪纱厂情况统计表

年份	纱厂数		锭数(枚)		织机数	
	英国	日本	英国	日本	英国	日本
1922	5	13	255 284	352 180	2 153	1 986
1925	4	32	205 320	998 172	2 348	5 836
1927	4	30	205 320	948 268	2 348	11 494
1928	3	32	153 320	1 010 000	1 900	8 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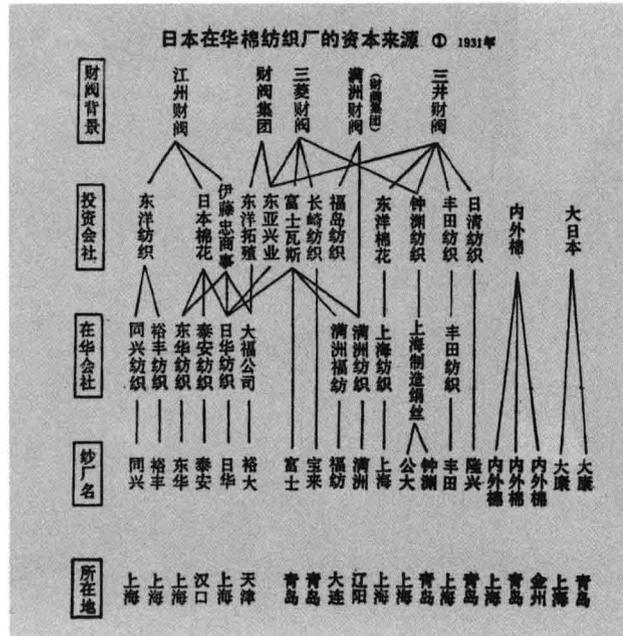
1

名称	资本金	代表者	原棉消费量	生产量	商标
大康商场(大日本纺织上海工厂)	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野本茂吉 村卓尔	一〇三,六二二(担年)	纱 二九,二七五包	立马、瑞马、大宝
同兴纱厂(同兴纺织株式会社)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立川国三	七三,八一三(担年)	纱布 七,六九二包 五〇七,三五〇四	阳鹤、阳鹤、猪人
公大公司(上海制造铜丝株式会社)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两)	仓知四郎	一二〇,〇〇〇(担年)	纱布 四,八五〇包 一,一五九,五〇〇四	宝光、飞鱼、双鱼、福喜
内外棉纱厂(内外棉株式会社上海支店)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藤田后治	三〇五,四八三(担年)	纱布 四七,九五八包 一,五八八,五〇〇四	彩球、水月、彩球、水月、孔雀
日华纱厂(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田边辉雄、 越智盛三郎	一七四,九八九(担年)	纱布 五三,九一〇包 一三四,一四三包	凤、蓝、蓝、吉祥、全家乐
上海纺织有限公司(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六,〇〇〇,〇〇〇(两)	权野健三、 黑田庆太郎、 井上治一	二九六,八〇四(担年)	纱布 三五,六七二包 一,二六一,八五〇四	日光、双虎、三元宝、三元宝、五元宝、五马头
东华纱厂(东华纺织株式会社)	二,四〇〇,〇〇〇(日元)	石田秀二	三六,五二〇(担年)	纱 一〇,七二〇包	鸿根、大福
丰田纱厂(株式会社丰田纺织厂)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两)	西川秋次 石里昌明	一八五,〇〇〇(担年)	纱布 三二,七〇〇包 七五一,〇〇〇四	丰年、跳蚤、跳美人
裕丰纱厂(裕丰纺织株式会社)	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菱田逸次	一一五,八七八(担年)	纱布 二九,九一〇包 五四,〇〇〇四	仙、桃、龙头、双鹿

2

名称	资本金	代表者	原棉消费量	生产量	商标
富士纱厂(富士瓦斯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工场)	四五,五〇〇,〇〇〇(日元)	古门富太	九七,六九三(担年)	纱 二八,五一二包	纱五彩星布、五星
公大公司公大第五厂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长泽董	二二〇,〇〇〇(担)	纱布 一四,〇〇〇包 一,八五一,〇〇〇四	花、蝶、双飞龙
隆兴纱厂(日清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工厂)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绵贯明水	九一,六二六(担)	纱 二二六,八八〇包	宝、船
内外棉纱厂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永江全之助	二五四,五六五(担)	纱 七三,一四六包	银、月
宝采纱厂(长崎纺织株式会社青岛支店)	五,三八〇,〇〇〇(日元)	汉城猷一	七九,四四九(担)	二二,九〇九包	宝、采
青岛大康纱厂	五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荒田米一	一八一,四二六(担)	纱布 二二,五一八包 一,〇四三,九六〇四	章鱼、金货、喜文、五福、吉祥、花鸟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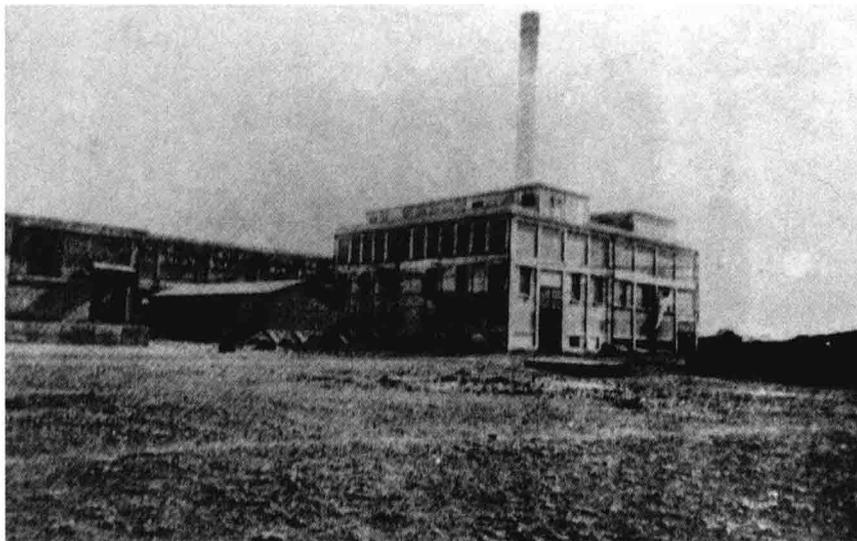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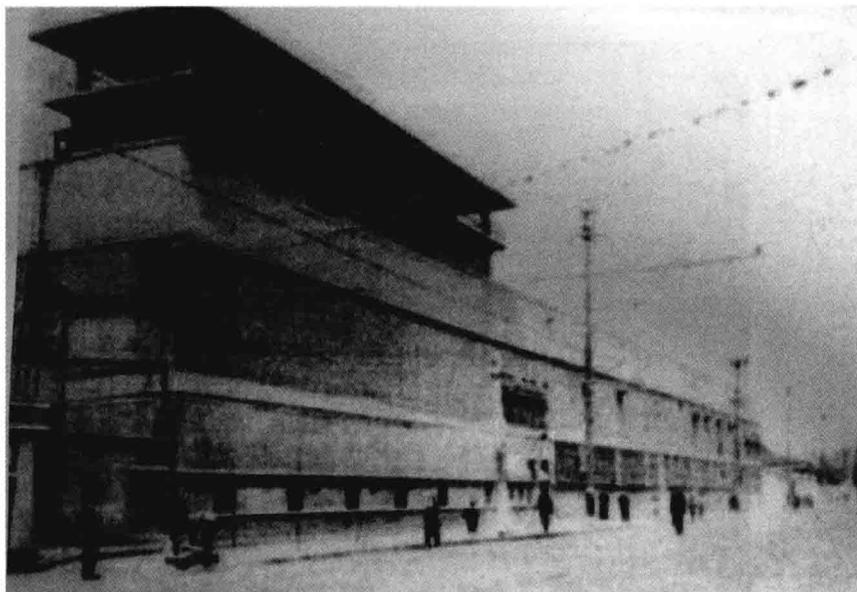
■1 日商在华棉纺织厂的资本来源（193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版，第224页〕

■2 宝成纱厂外景，战前即被日本资本收购。〔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图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84页〕

■3 1935年建成的日商裕丰纱厂的封闭式厂房。1921年筹建的日商裕丰纱厂，至1935年共设有6家分厂，以生产著名的“龙头细布”为主。〔《杨浦时报》2012年9月18日〕



2



3



1

■1 日华纺织专务董事长田边辉雄。日华纱厂创办于1918年7月，到1937年3月，该厂厂房总面积776.44亩，纱锭256896，工人7200人。田边辉雄是上海日侨企业界的头面人物，曾任上海日本工商联合会会长和日华纺织专务董事长。〔时影编著：《民国商业》，（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8页〕

■2 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负责人的合影。〔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57页〕

■3 建于1928—1932年之间的日商同兴纱厂职员住宅旧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工业遗产实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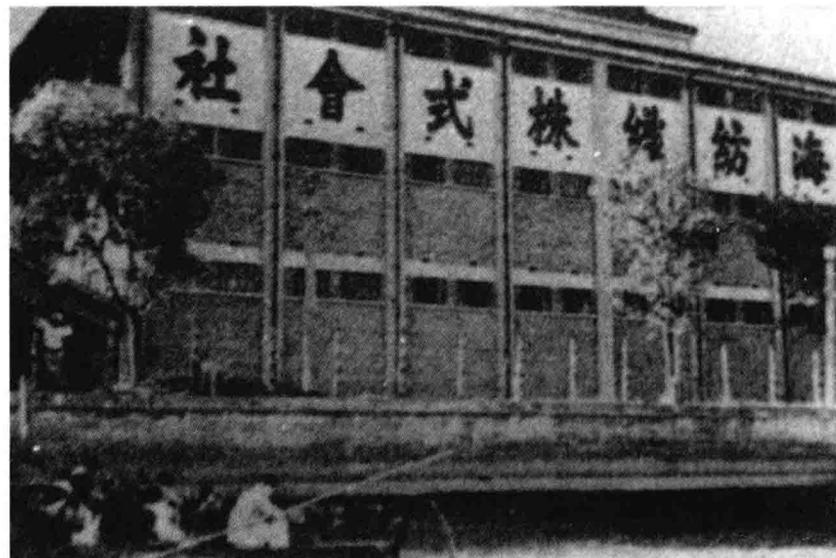
■4 1920年成立的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厂房。〔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9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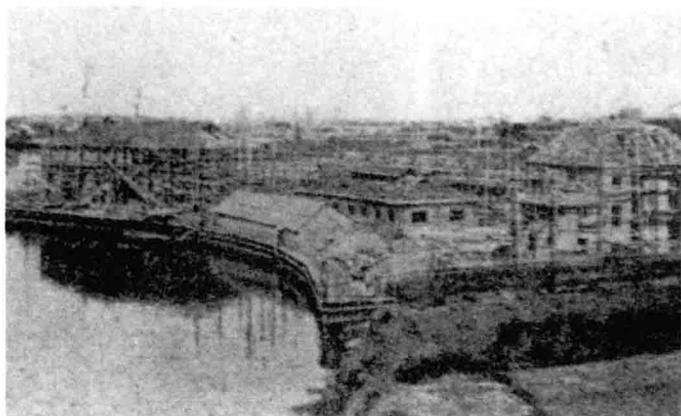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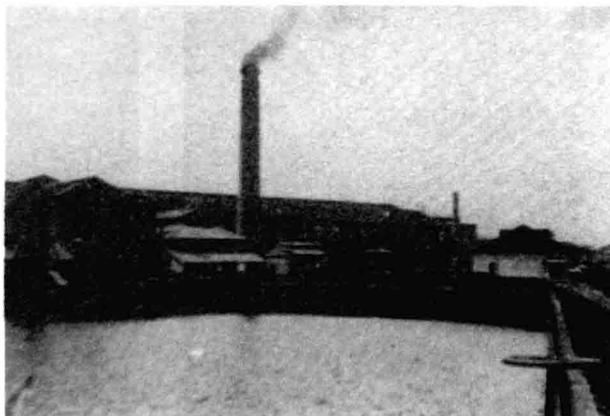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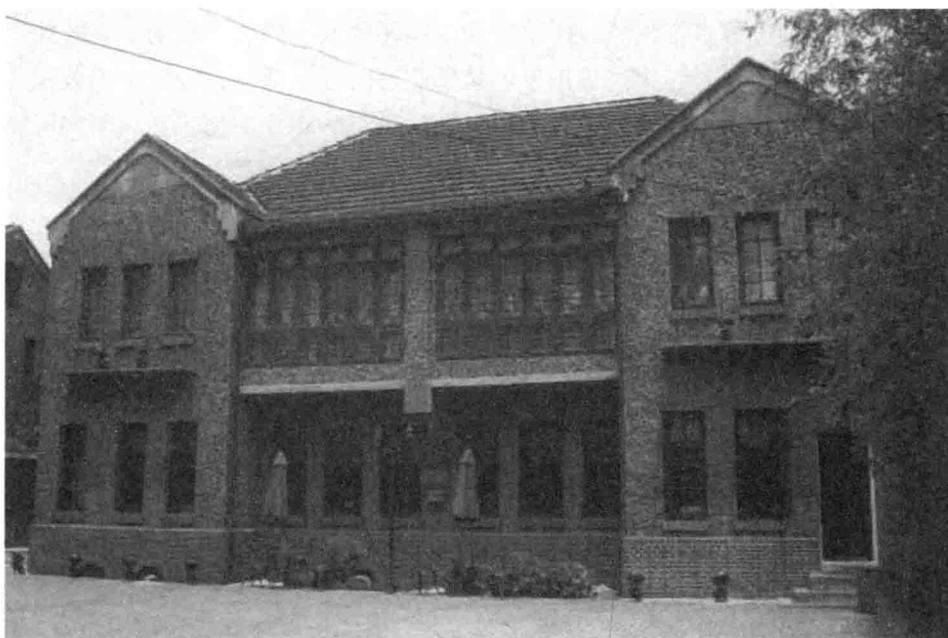
4



1



2



3



4

1 创建于1916年的日商东亚制麻股份有限公司的厂房。〔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93页〕

2 1906年创建的日商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又称公大公司，下辖五个分厂。图为设于极斯菲尔路的公大三厂。〔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93页〕

3 建于1920年的日商东华纱厂旧址。1918年，日商买进永和机器染织公司，更名为东华纱厂。〔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工业遗产实录》，第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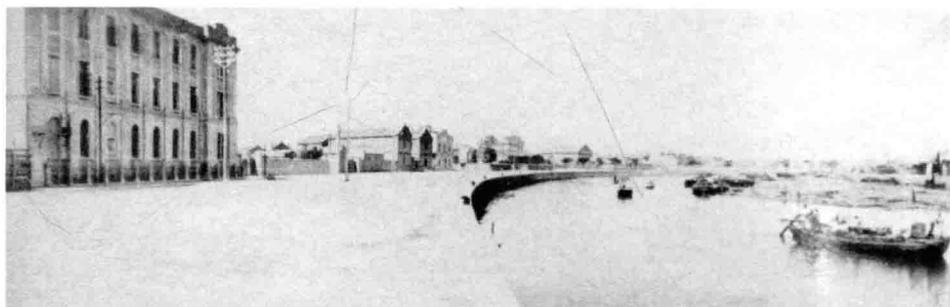
4 日商公大纱厂一厂旧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工业遗产实录》，第110页〕

■1 日本三井洋行天津支店及海河码头。〔《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图志》，第66页〕

■2 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职员合影。〔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98页〕

(四) 三井洋行

成立于1876年的三井物产，在甲午战争后，利用日方的对华政治优势，在中国设置分支机构，开展原材料采购、对华商品输出等业务。三井物产配合日本政府在华的扩张政策，积极参与对华铁路借款、工矿投资、军火输出等业务，并成为日本对中国的两大投资机关“东亚兴业”和“中日实业”的主导者。九一八事变后，三井物产开始在华投资设厂，涉及航运码头、棉纺织工业、金融业等多个领域，严重挤压中国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三井物产还与日本军部合作，在中国冀东地区从事非法的走私活动，侵害中国关税主权。此外，三井物产还参与了日本军部在华进行的鸦片交易，是在华销售鸦片的主要供应商。



1



2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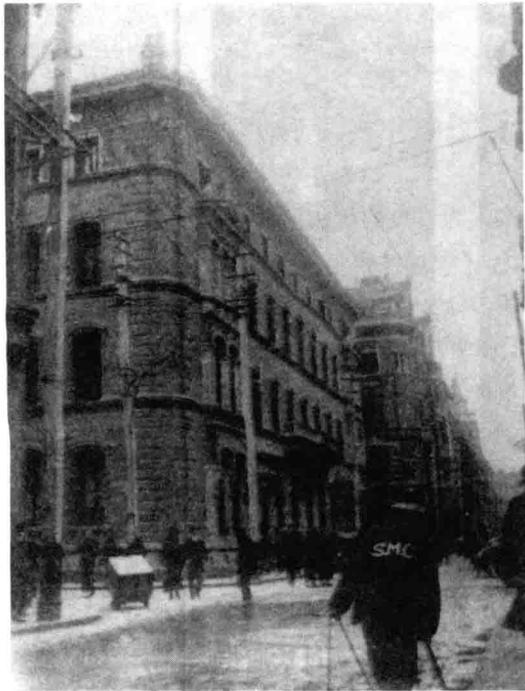
4

1 1910年代三井洋行上海支店职员合影。〔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第40页〕

2 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第40页〕

3 上海三井物产会社船舶总部。〔朱国栋、刘红编著：《百年沪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39页〕

4 三井洋行1930年发行的贺岁广告，在“民国万岁”的标语下，将其经销产品与中国传统巧妙地联系在一起。〔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99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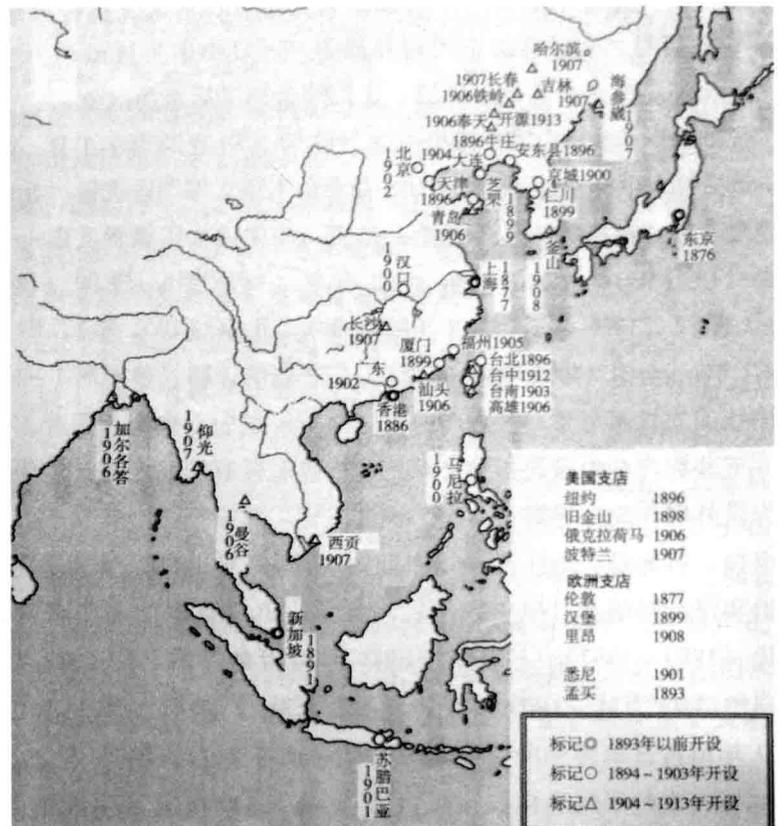
3

1 三井洋行上海支店大楼。〔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92页〕

2 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办公室。〔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98页〕

3 三井洋行在天津注册的富字牌卷烟商标。〔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老商标》，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9页〕

4 三井物产海外支店网络，其中中国是其最主要的海外市场。〔（日）坂本雅子：《财阀与帝国主义——三井物产与中国》，徐曼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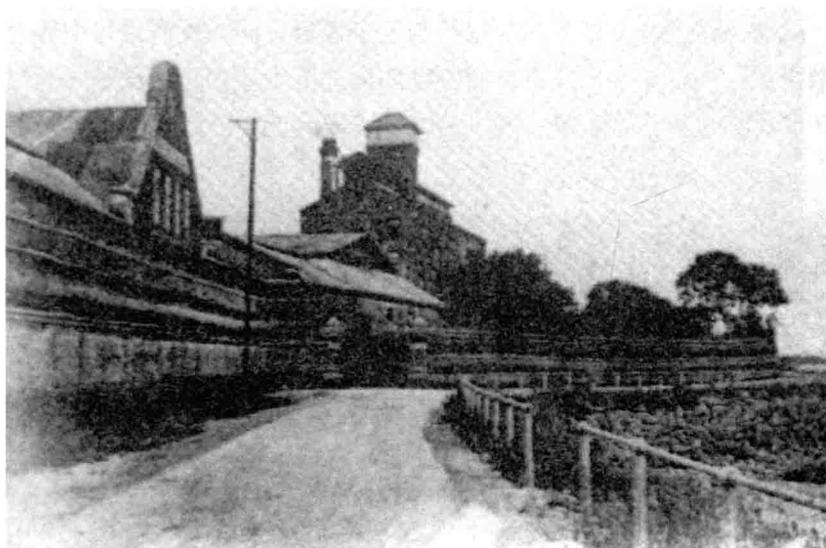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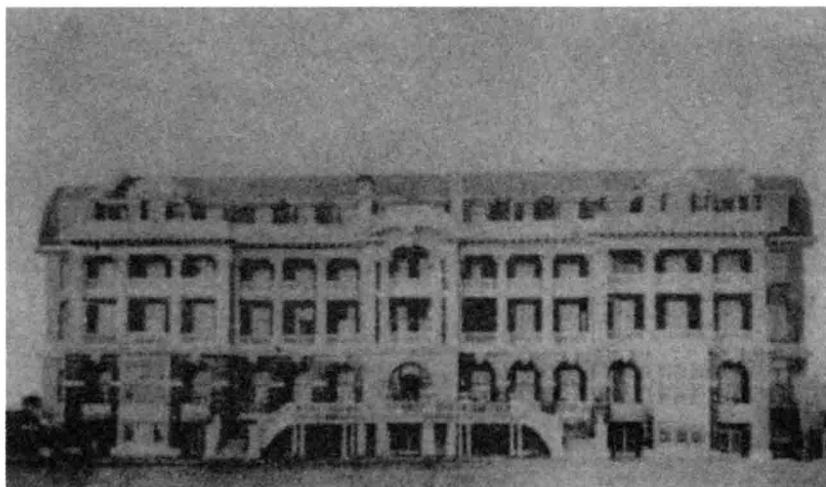
1



2



3



4

■ 1 三井洋行下属的三井云
龙纺织会社。〔上海图书馆编：
《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
卷》，第 189 页〕

■ 2 1928 年 11 月，三井洋
行为庆祝日本天皇登基，在
洋行大楼上挂灯结彩。〔上
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
录：外侨辨踪卷》，第 189 页〕

■ 3 1915 年三井洋行兼并原
英商上海增裕面粉厂，后改
名为三井制粉厂。〔上海图
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
外侨辨踪卷》，第 18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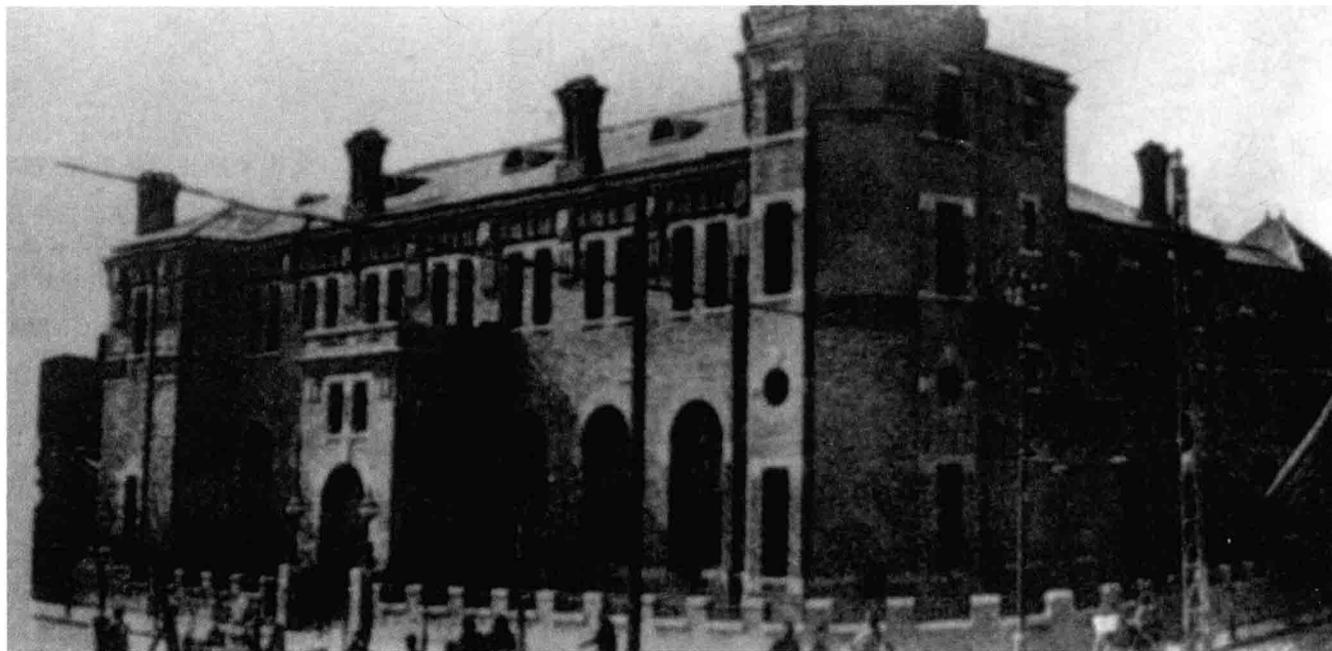
■ 4 建在上海金神父路的三
井洋行职员住宅。〔上海图
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
外侨辨踪卷》，第 196 页〕

（五）金融资本集团

在中国，日商银行创设最早的是横滨正金银行，义和团运动以后，台湾银行开始到中国发展，其他日商银行，如三井银行、住友银行、三菱银行、朝鲜银行等相继在华设立分行。日商银行积极参与对华资本输出，参加帝国主义国家银行团，先后承办多笔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贷款，以及地方政府和实业借款，从中榨取大量利润。

1. 横滨正金银行

横滨正金银行创立于1880年，总行设在日本横滨，世界各大商埠均设有分行或支店。1893年5月设分行于上海。早期的营业范围仅经营汇兑及贴现而已。甲午战后，转变方针，积极发展日本在华的金融势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金融机构。日俄战争后，将势力扩展到东三省，且在东三省发行巨额纸币，势力日益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势力扩展至山东境内。战前，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与汇丰银行，同为外商银行中势力最大之金融机关。该行是一家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汇专业银行，虽是民营银行，却受日本政府的特殊优惠和保护。1946年，横滨正金银行被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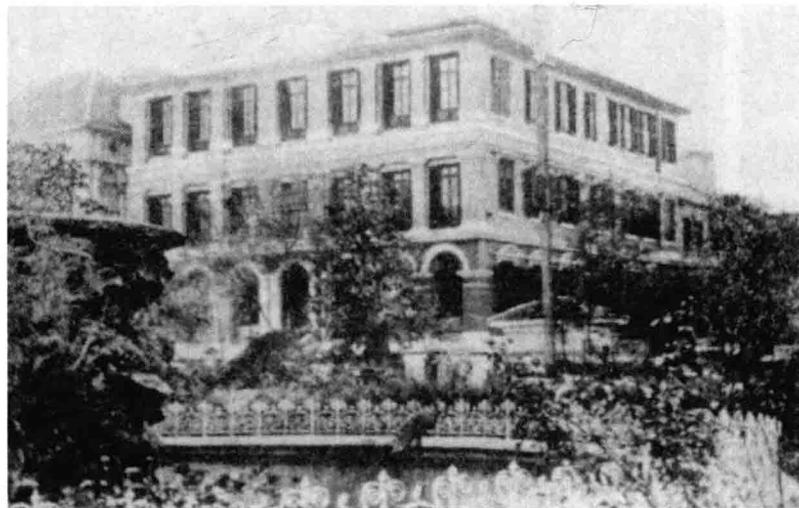
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行。〔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图志》，第55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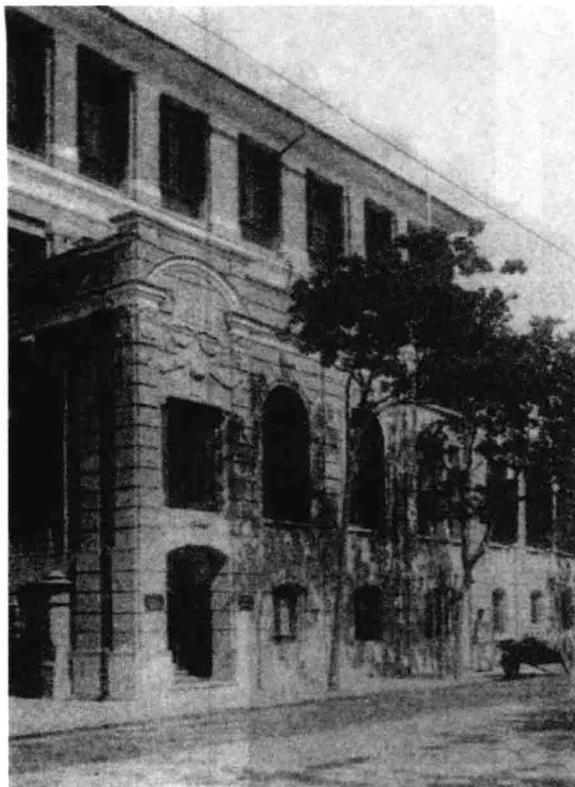
4

1 1910年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行。〔李增仁：《揭秘日伪对华金融掠夺》，《华声报》2005年12月29日〕

2 横滨正金银行济南支店。〔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67页〕

3 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即在上海设立分行。图为早期的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第234页〕

4 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正面。〔时影编著：《民国商业》，第184页〕



1

1 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大楼侧面。〔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24页〕

2 1918年，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天津通用一元银元票。〔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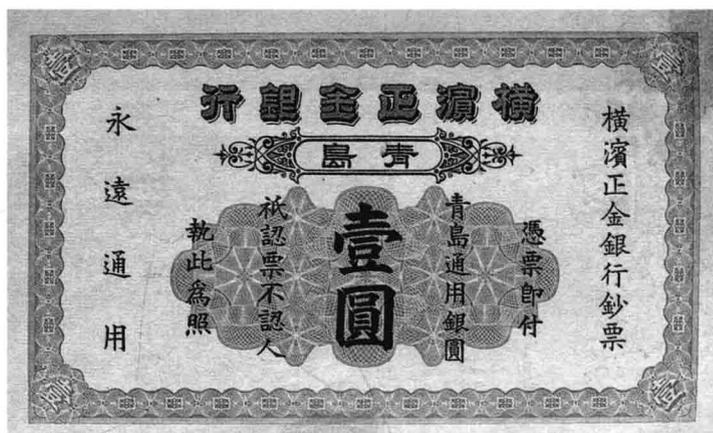
3 1924年，横滨正金银行在青岛发行的通用一元银元票。〔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65页〕

4 1915年，横滨正金银行在青岛发行的通用十元银元票。〔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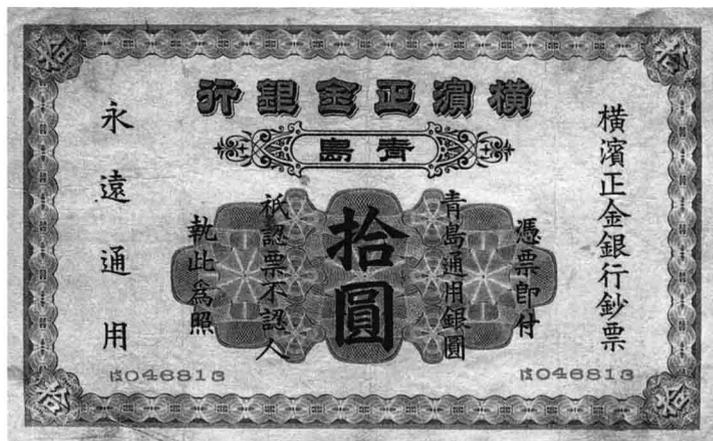
5 1917年，横滨正金银行在汉口发行的通用一元银元票。〔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86页〕



2



3



4



5

2. 中华汇业银行

中华汇业银行是中日合资的商业银行，创立于1918年1月。总行设在上海，资本金1000万日元，中日各半（实收500万）。该行在上海、汉口和东京设有分行。由于该行各分行经理名义上多是中国人，为了标榜它是一家实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的合资银行，故该行不称为“中日”银行，而称之为“中华”银行；同时，该行名义上以增进国际贸易、便利中日两国汇兑为宗旨，所以称为“汇业”银行。而实际上它的成立是日本长期对华侵略政策的产物，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工具。

1 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1927年发行的股票。〔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16页〕

2 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发行的上海地名伍元券。〔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20页〕

3 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发行的天津地名拾元券。〔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22页〕

4 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上海分行大楼。〔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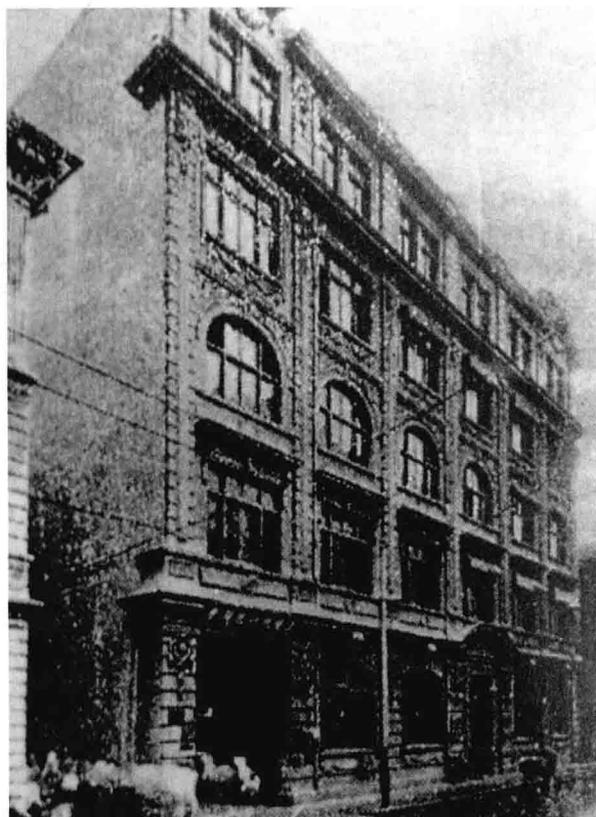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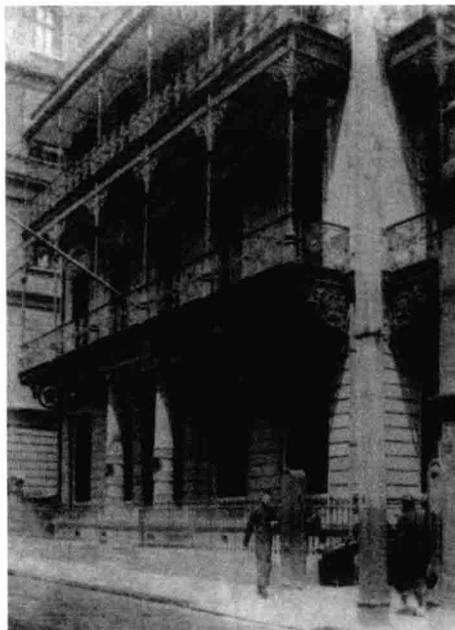
3. 其他

除了日资横滨正金银行和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外，战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还有三井银行、住友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等。

上海日商银行资本比较表(据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调查各为总行资本)

行 名	总行所在地	资本额	已缴资本额	上海创设年度
横滨正金银行	横 滨	(千日元) 100,000	(千日元) 100,000	1893年5月
三井银行	东 京	100,000	66,000	1917年10月
三菱银行	东 京	100,000	62,500	1917年11月
住友银行	大 阪	70,000	50,000	1916年11月
朝鲜银行	京 城	40,000	25,000	1918年4月
台湾银行	台 北	15,000	13,125	1911年4月
汉口银行	汉 口	1,000	250	1930年
上海银行	上 海	(千华币) 100	(千华币) 100	1918年

1



2



3

1 战前上海日商银行资本比较表。〔上海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5页〕

2 住友银行上海支店。〔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93页〕

3 朝鲜银行持有的开业许可证件。〔李增仁：《揭秘日伪对华金融掠夺》，《华声报》2005年12月29日〕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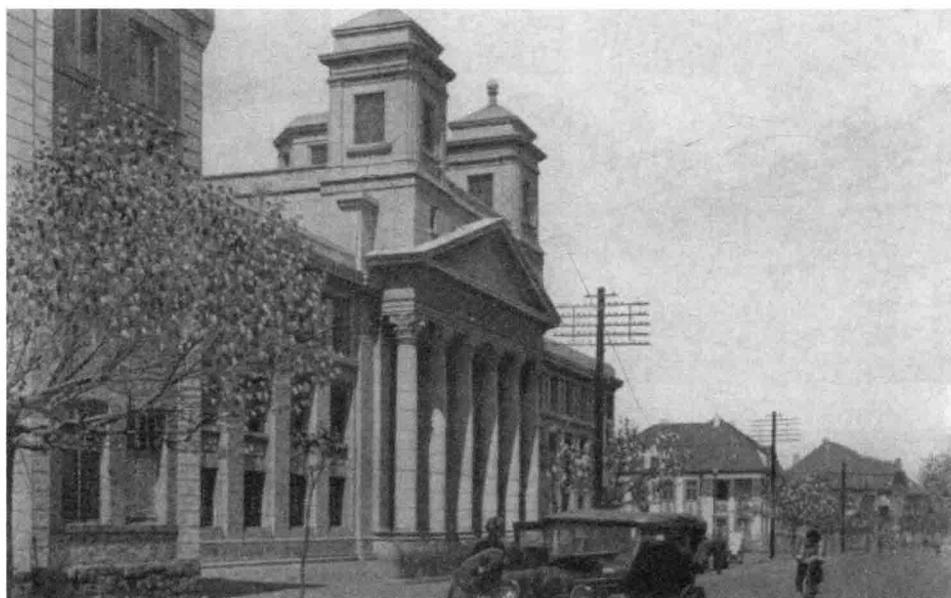
1 天津原朝鲜银行大楼。
〔高大鹏：《天津老银行》，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版，第 158 页〕

2 图为 1911 年 4 月日本设立于上海外滩的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创立于 1899 年，总店在台湾台北市。除在台湾、日本及南洋各大商埠设有分支行外，在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东、香港亦设有分行。〔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 1843—1956》，第 235 页〕

3 1915 年，日本银行发行的拾圆兑换券。〔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 90 页〕

(六) 战前青岛的日资企业

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后，强行接收了原先德国人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变更地名为日本名，然后日本人大量移民。他们以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为依托，将造船、屠宰、电气、面粉、丝织等行业全部垄断；垄断金融，发行军用票；在胶济铁路沿线掠夺煤、铁、焦炭、盐运往日本。并在四方、沧口地区建立了投资少、见效快的纺织厂，使得青岛成为战前日本产业集团集中的一个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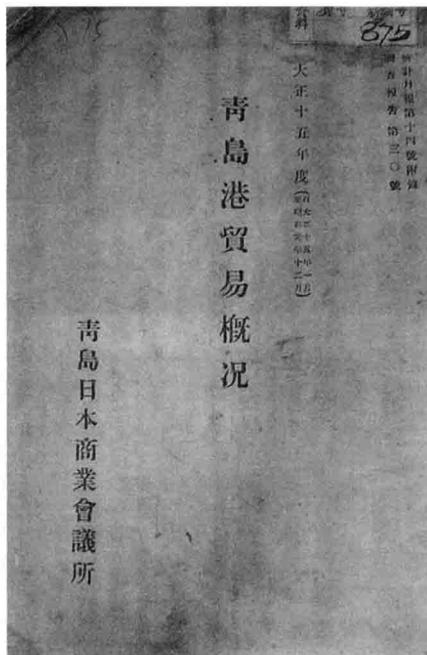


1

■1 操纵交易市场的青岛商品取引所，坐落在今天的馆陶路上。〔《青岛建置120周年特刊》，《青岛财经日报》2011年6月12日，第14版〕

■2 青岛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青岛港贸易概况》。〔《青岛港贸易概况》，青岛日本商业会议所大正十五年（1926）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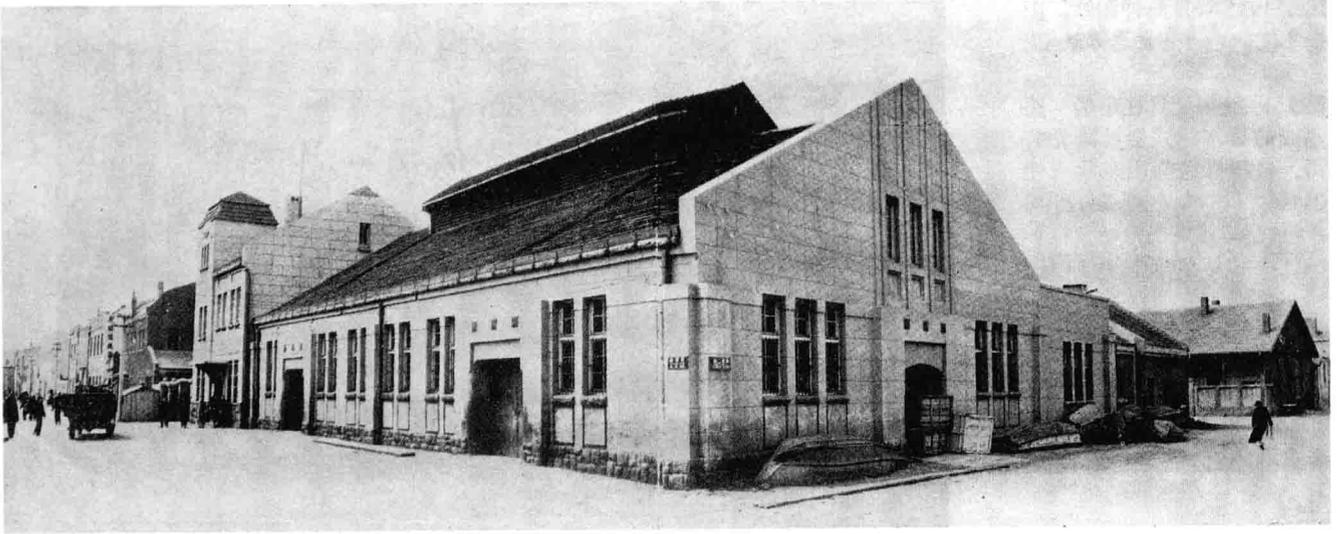
■3 1923年日本富士瓦斯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工厂五彩星牌棉纱商标。〔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老商标》，第2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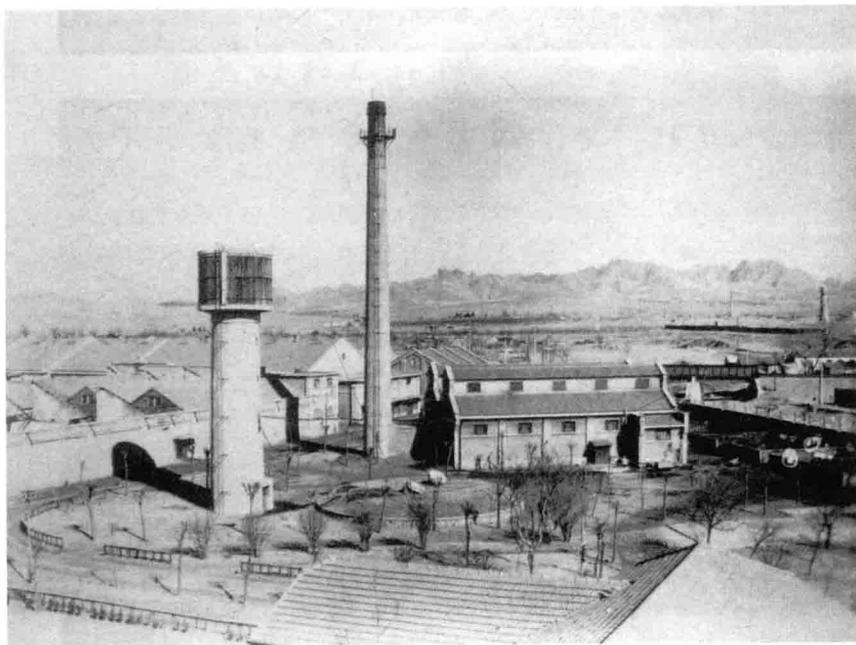
2



3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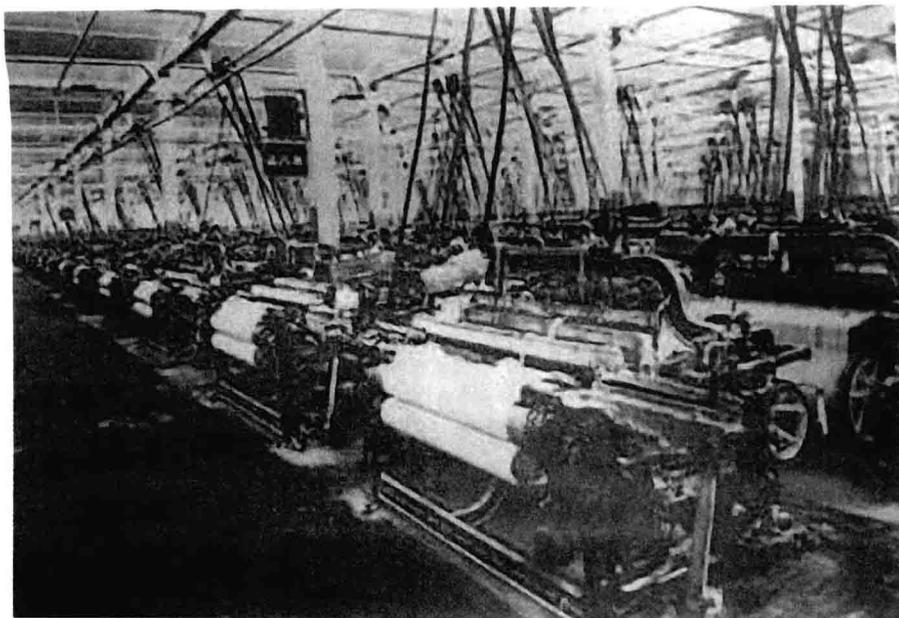
3

1 日占时期垄断渔业市场的日本水产组合。〔《青岛建置120周年特刊》，《青岛财经日报》2011年6月12日，第14版〕

2 1921年时的日商同兴纱厂。〔青岛市李沧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李沧文史（第七辑）·企业篇》，（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12页〕

3 日资的光喜洋行。〔《青岛建置120周年特刊》，《青岛财经日报》2011年6月12日，第14版〕

1 1925年日商钟渊纱厂织造车间。〔青岛史志办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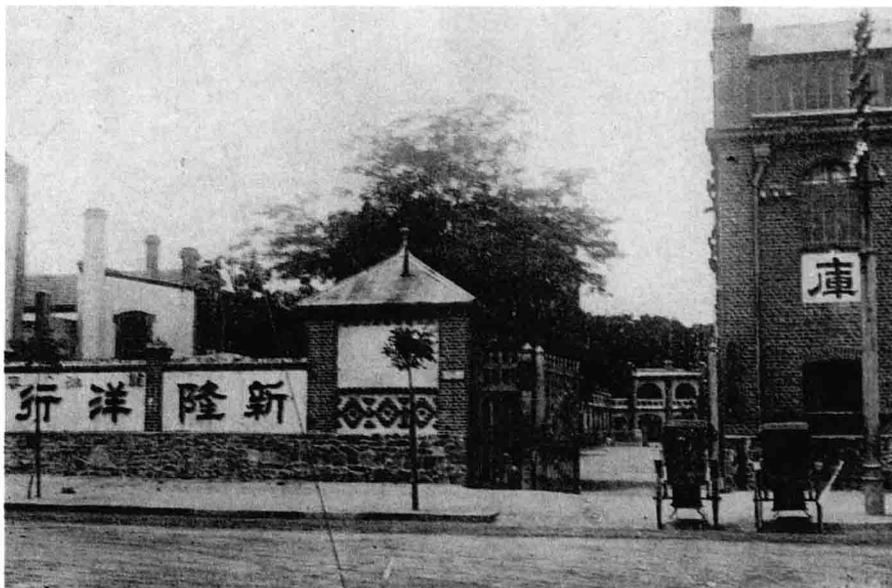
1

2 1935年8月在市场一路建成的日本株式会社隆光公司，自我标榜为山东代表性建筑。〔《青岛建置120周年特刊》，《青岛财经日报》2011年6月12日，第1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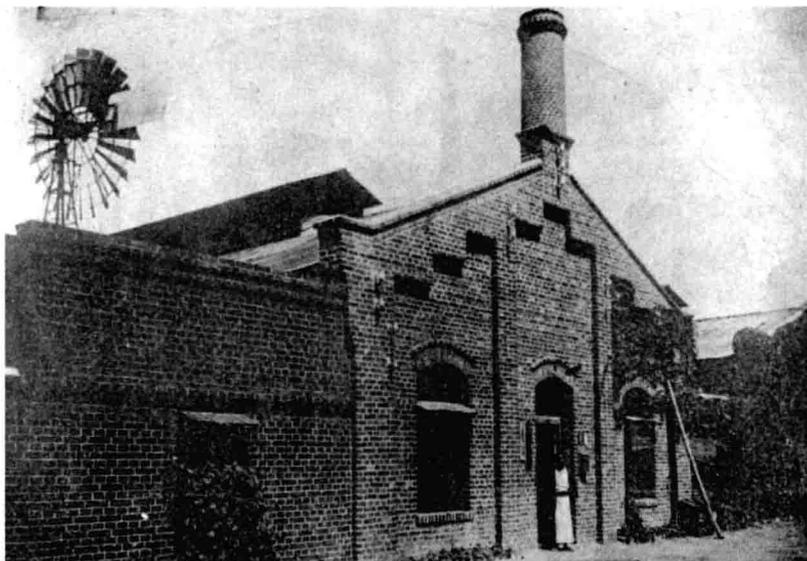


2

3 新隆洋行青岛出張所。〔《青岛建置120周年特刊》，《青岛财经日报》2011年6月12日，第14版〕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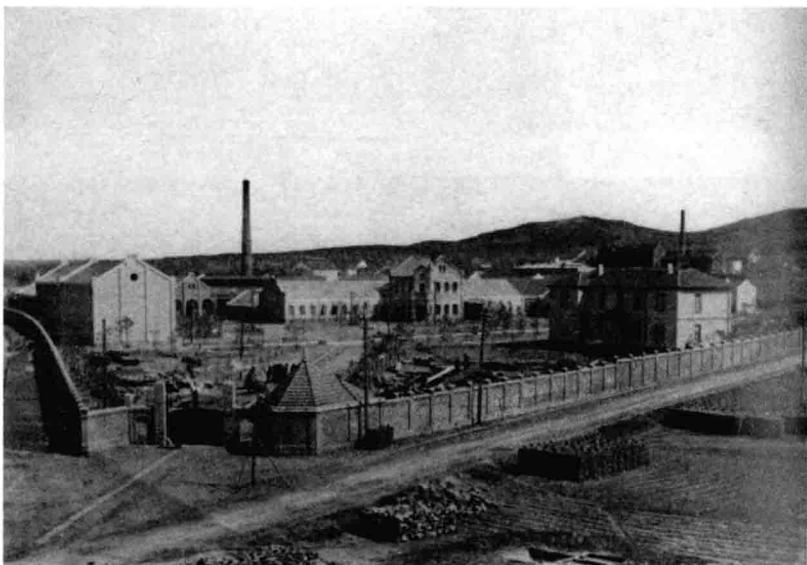
1



2



3



4

1 日本人建的牛脂制造厂，在今天的大港内。〔《青岛建置 120 周年特刊》，《青岛财经日报》2011 年 6 月 12 日，第 14 版〕

2 宝来纱厂全景及其日籍店长。宝来纱厂全称是“日本长崎纺绩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总厂设在日本长崎，青岛分厂始建于 1920 年 3 月，1923 年 11 月开工投产。〔《青岛建置 120 周年特刊》，《青岛财经日报》2011 年 6 月 12 日，第 14 版〕

3 图为 1916 年设立的内外棉纺织青岛分厂。〔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第 72 页〕

4 图为 1917 年设立的青岛日商铃木丝厂。〔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 73 页〕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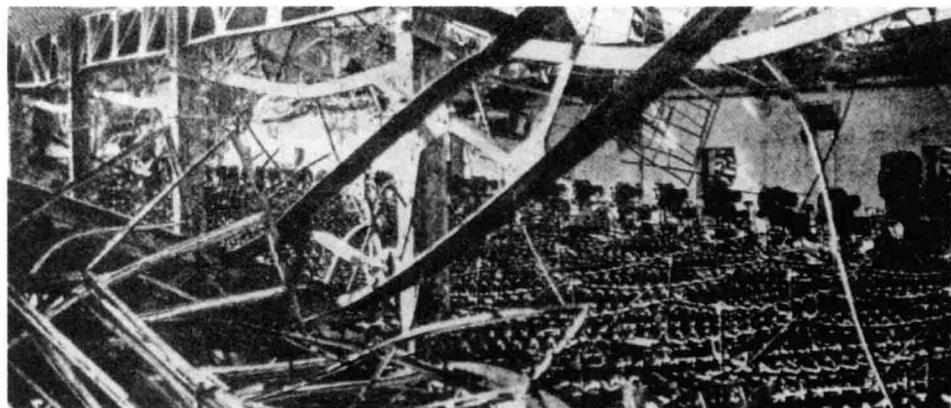
1. 图为青岛日商东河制油厂。〔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73页〕

2. 图为青岛日商大仓蛋粉厂。〔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74页〕

3. 图为青岛磷寸会社。〔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74页〕

4. 日本占领时期的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华工宿舍。〔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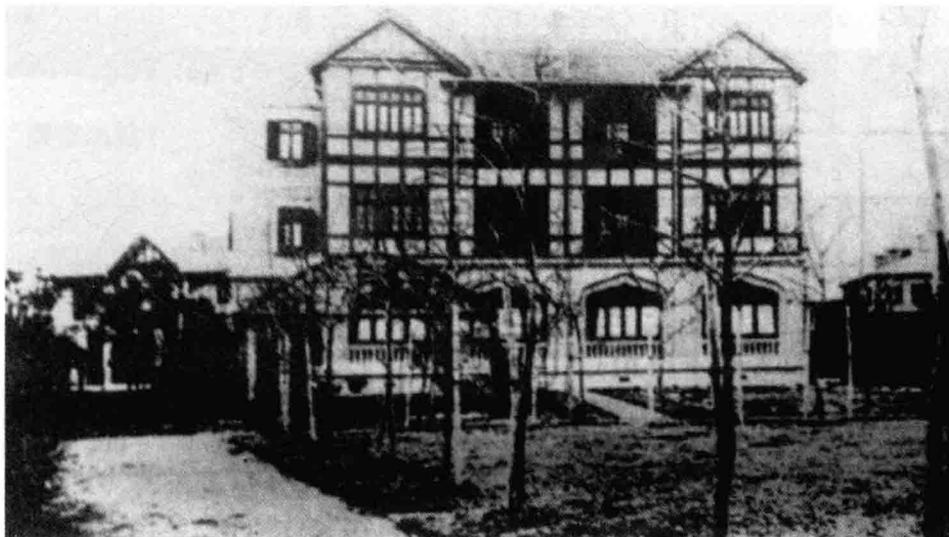
5. 日人青岛经营之公大纱厂。〔杨莲福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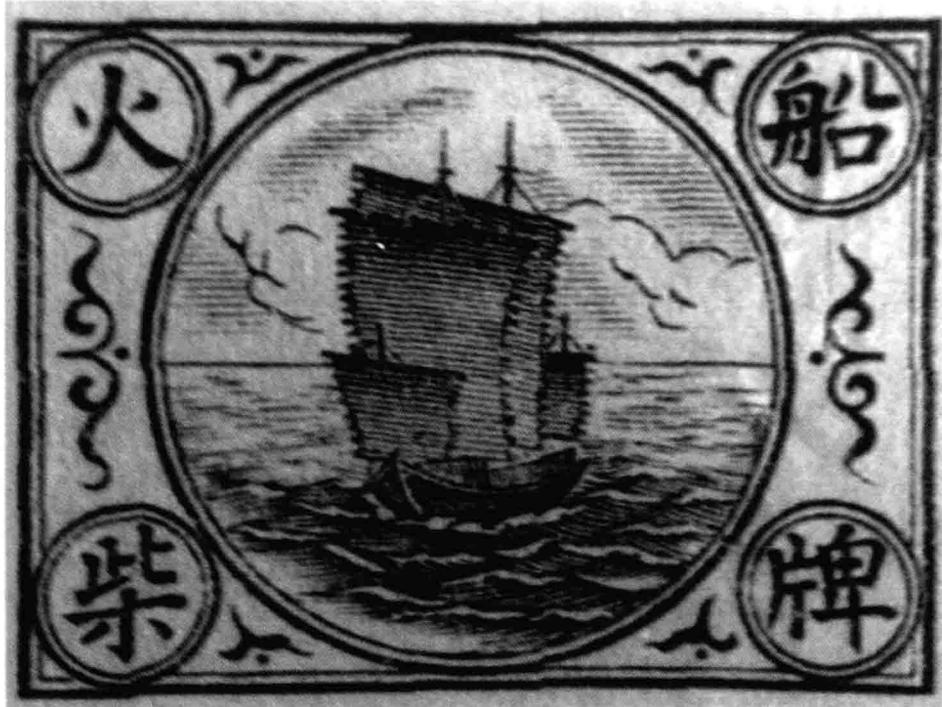
5

(七) 其他产业

除上述所列纺织、金融、航运等产业以外，日本战前对华资本输出的行业领域非常广泛，除了大的洋行外，也有一些中小商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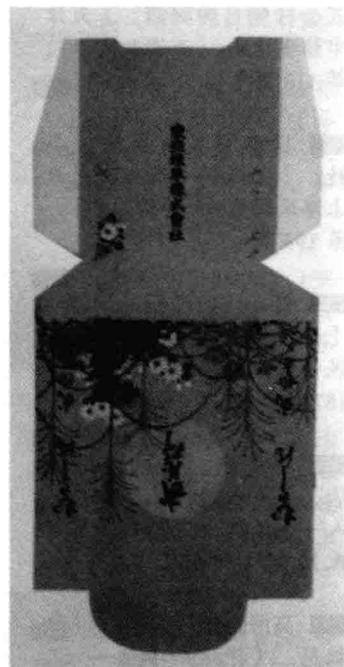


2

1 图为1919年的铃木洋行。铃木洋行，又称铃木商店，总行设在日本东京。1918年在华开设分行，设在上海百老汇路233号，以经消调味料味四素为主。〔王垂芳主编：《洋商史：上海1843—1956》，第123页〕

2 1920年日本磷寸株式会社出产的船牌火柴。〔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老商标》，第46页〕

3 1912年日本东亚烟草公司的武藏野牌香烟商标。〔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老商标》，第10页〕



3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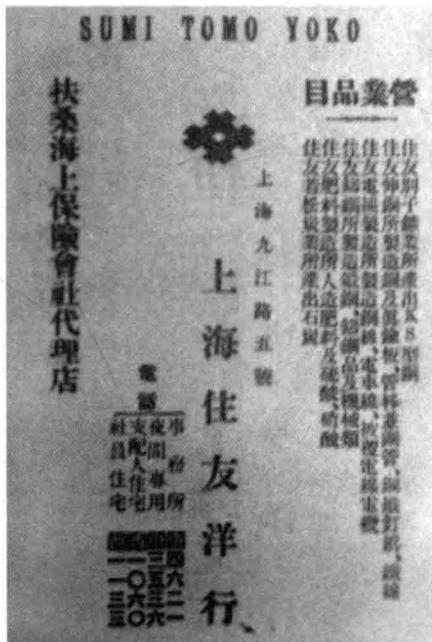
1 1922年日本磷寸株式会社出产的蝴蝶牌火柴。〔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老商标》，第46页〕

2 1920年日本兴田银颜料厂大和元牌颜料。〔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老商标》，第77页〕

3 1922年日本大仓商事株式会社朝日牌啤酒。〔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老商标》，第118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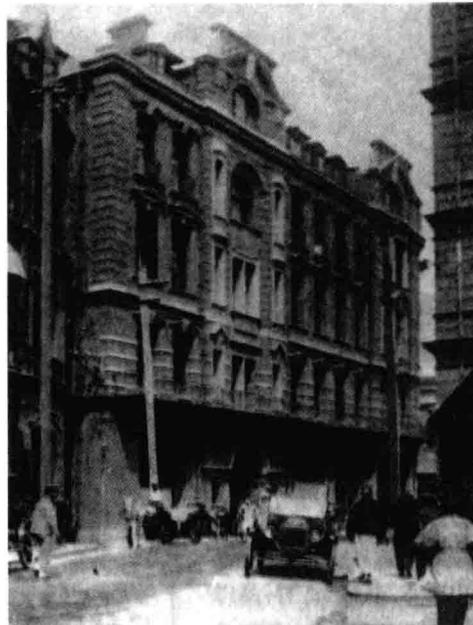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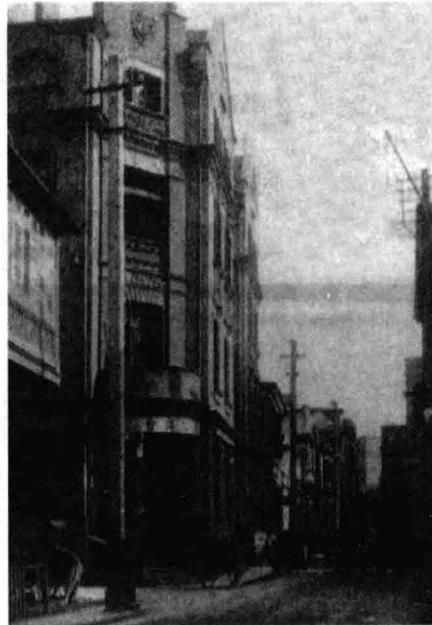
4 日本写真贸易株式会社。〔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94页〕

5 日商住友洋行的广告。〔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87页〕

6 日商古河公司上海支店。〔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94页〕



6



7

7 高田商会上海支店。〔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19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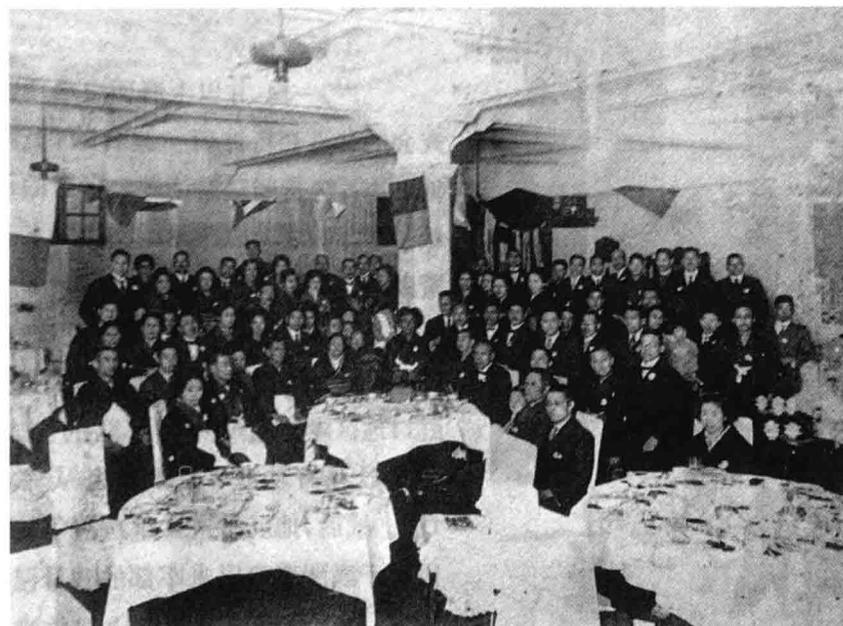
1



4



2



3

1 中日合办的印刷会社“作新社”成员合影。〔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233页〕

2 早期的芦泽印刷所。〔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234页〕

3 1921年10月，芦泽印刷所工场落成式宴会。〔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上第235页〕

4 芦泽印刷所正门。〔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第236页〕

1 三菱商事公司在沪最高代表永峰承受。三菱商事公司1872年就在上海设立支社，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船舶保险等业务。〔时影编著：《民国商业》，第37页〕

2 日资三菱华章造纸厂厂长高桥练逸。华章造纸厂原系英资企业，1915年被三菱株式会社收购。〔时影编著：《民国商业》，第37页〕

3 三菱公司下属的华章造纸厂。〔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风情录：外侨辨踪卷》，第1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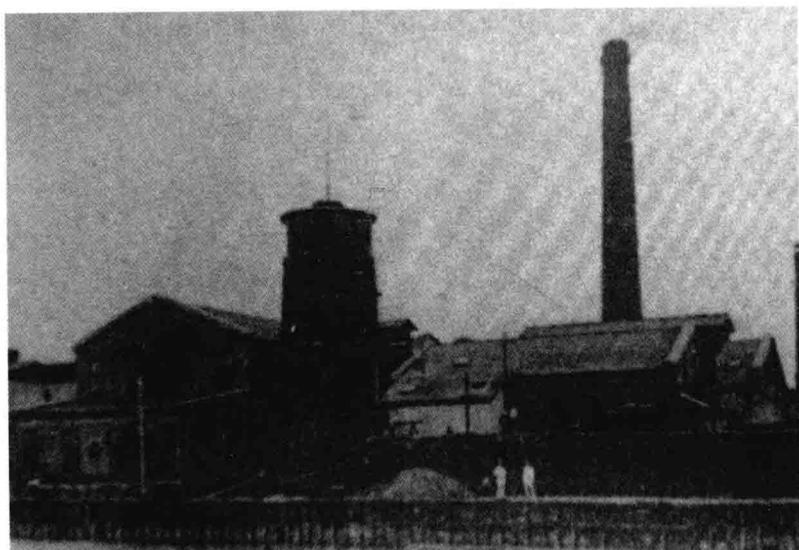
4 建于1914年的三菱洋行大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工业遗产实录》，第81页〕



1



2



3



4

四、实行武装走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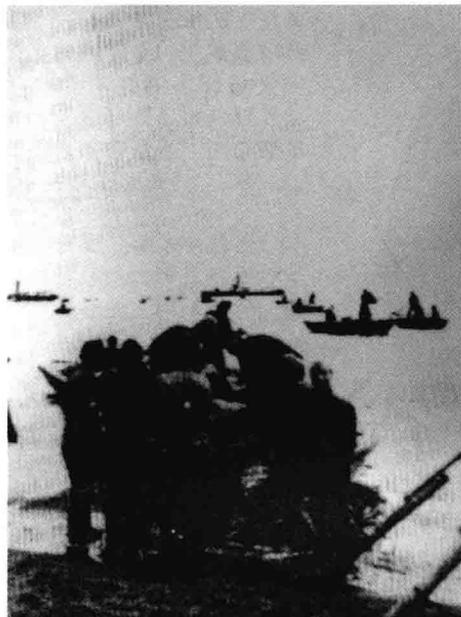
战前日本在华北地区实行武装走私，进行经济掠夺和侵略挑衅。日本对华走私不仅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而且妄图利用走私日货的高额利润瓦解中国抗日的意志，制造“亲日派”。日本对华走私货品中，包括中国币制改革的硬通货材白银以及残害中国人的毒品。大量的白银和毒品走私，严重侵害了中国的经济主权。通过不法手段掠夺中国财富，破坏中国政府经济改革，毒害中国民众。



《塘沽协定》签订后，在形成军事真空地带的北宁、京山铁路沿线走私活动猖獗。图为车站里的走私货物。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图志》，第43页〕



图为当时的图书《走私问题》中的一幅漫画，巨大的走私货压垮了弱小的民族工业。
〔中国问题研究会编：《走私问题》，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印行，第2页〕



1



2

■1 秦皇岛港口附近的走私活动,满载私货的舢板靠岸。

[《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编委会编著:《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北京)中国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8页]

■2 大宗漏税走私之日本人造丝。[中国问题研究会编:《走私问题》,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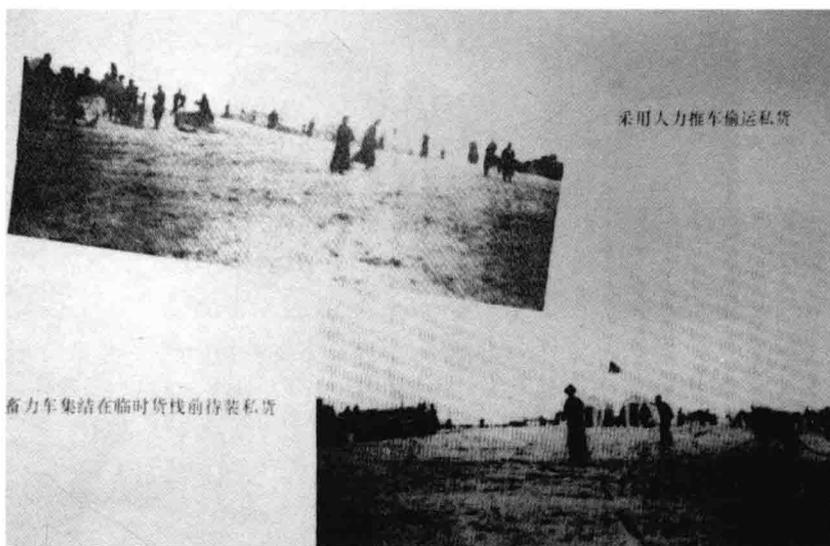
■3 秦皇岛港口附近的走私活动,海岸边私货堆积如山。

[《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编委会编著:《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第128页]

■4 秦皇岛港口附近的走私活动,岸上集结的偷运私货者。[《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编委会编著:《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第1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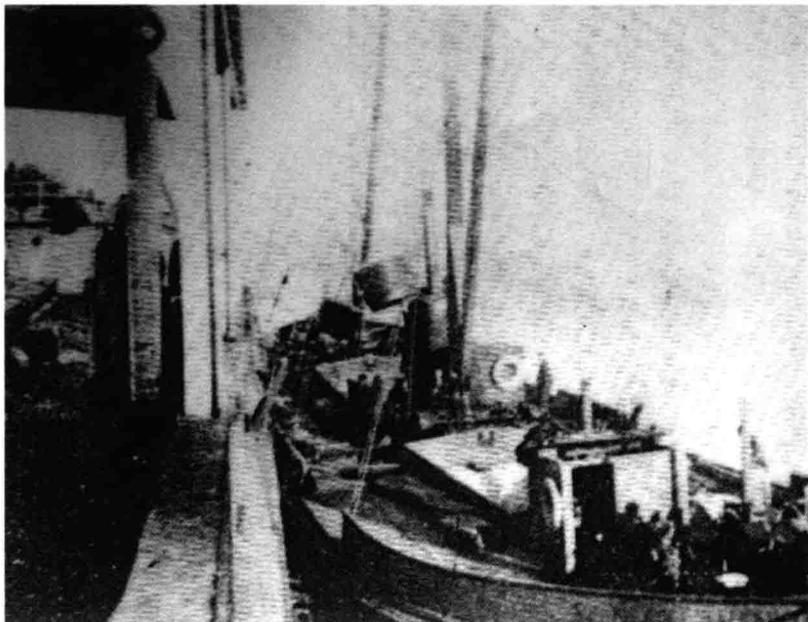
3



4

采用人力推车偷运私货

畜力车集结在临时货栈前待装私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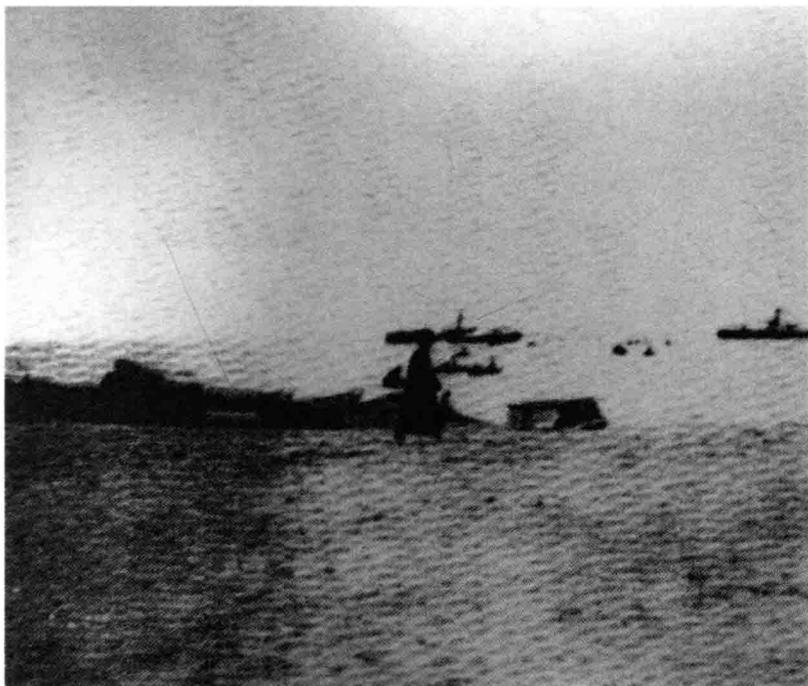


1

■1 秦皇岛港口附近的走私活动，走私小船靠拢卸货。
〔《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编委会编著：《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第129页〕

■2 秦皇岛港口附近的走私活动，日本走私船在南李庄附近海域抛锚，准备卸货。
〔《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编委会编著：《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第128页〕

■3 秦皇岛港口附近的走私活动，日本走私集团雇佣当地劳动力准备搭舢板接卸走私物品。〔《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编委会编著：《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第129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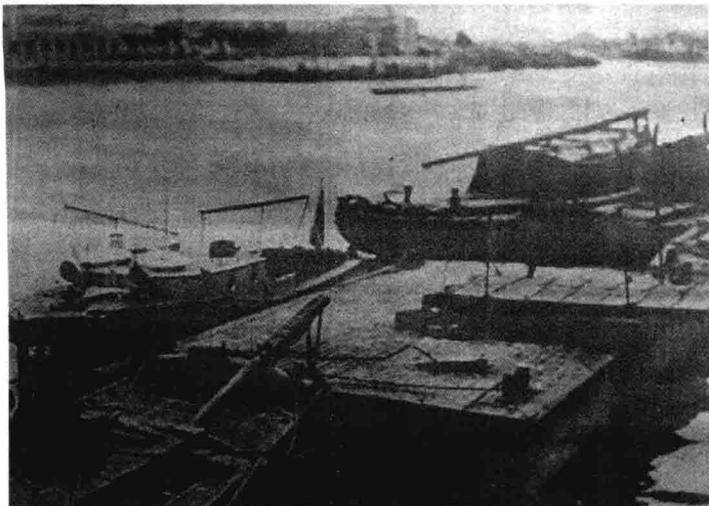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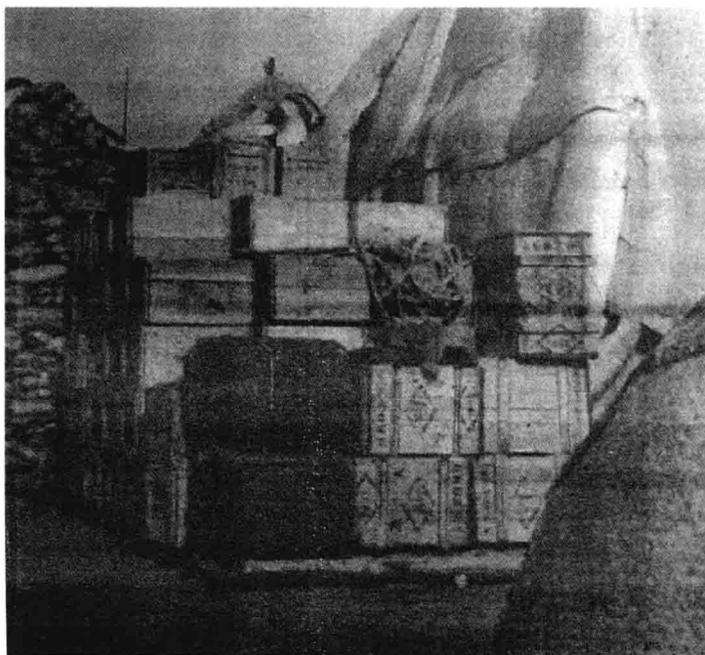
1 天津海关截获的走私民船。〔《兴中月刊》1937年第3期，第2页〕

2 天津租界最大规模之私货堆栈，所存最多为丝麻织品，糖及绸缎等次之。〔《中华》（上海）1937年第52期，第9页〕

3 图为私货上打的“中国国货”字样。〔《中华》（上海）1937年第52期，第9页〕



1



2



3



1

1 专门销售私货的天津俄商德盛洋行。〔《中华》(上海)1937年第52期,第9页〕

2 大批走私的糖。〔《新闻杂志》1936年第3—4期,第25页〕

3 大批走私的火油海味等物品。〔《新闻杂志》1936年第3—4期,第25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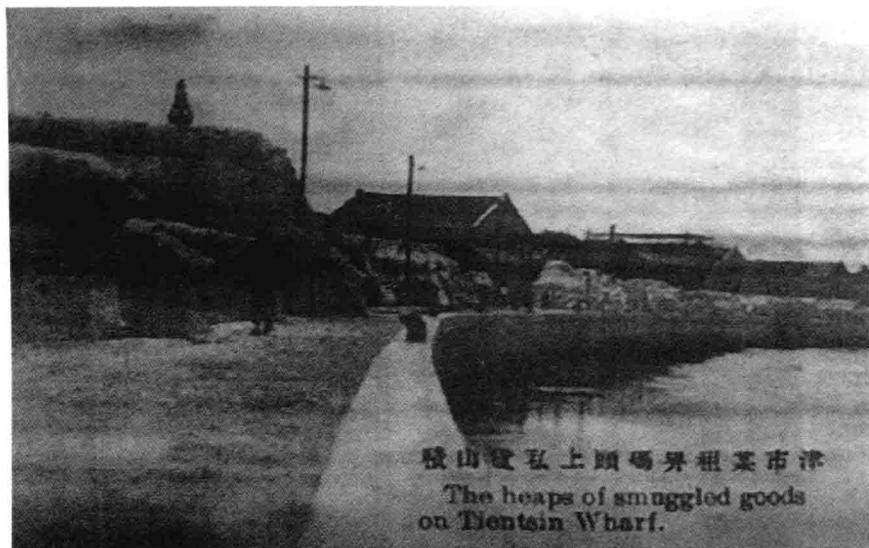


3

1 天津市日租界码头上的走私货品。〔《中华》(上海) 1937年第52期,第2页〕

2 大批走私糖。〔《新闻杂志》1936年第3—4期,第25页〕

3 走私的大宗物品。〔《新闻杂志》1936年第3—4期,第25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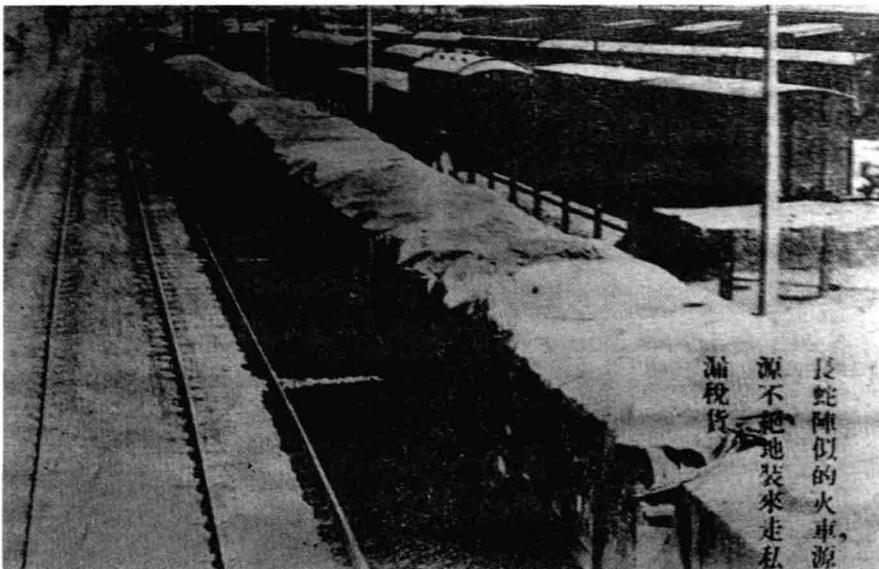
3



1 插着日本國旗的汽車在天津東站運送走私貨物。〔《新聞雜誌》1936年第3—4期，第25頁〕

2 長蛇陣似的火車源源不絕地裝來走私貨物。〔《新聞雜誌》1936年第3—4期，第25頁〕

3 從皇姑屯運來的大批人造絲。〔《新聞雜誌》1936年第3—4期，第2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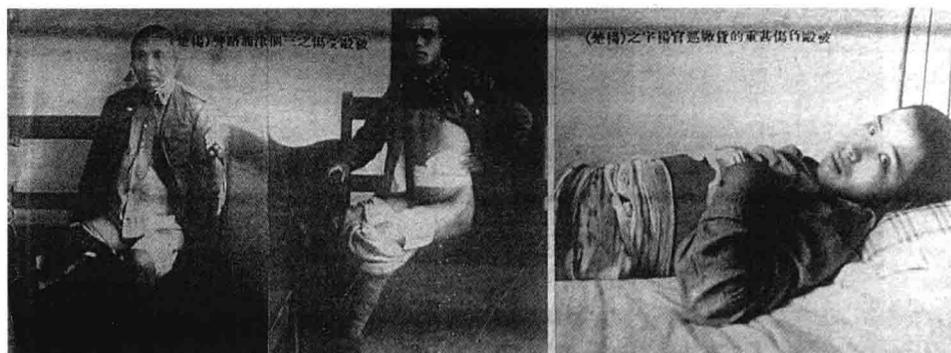
1



2



3



4

1 日本走私卸货之忙碌。
〔《新闻杂志》1936年第3—4期，第26页〕

2 走私的大本营——日本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中华》（上海）1937年第52期，第9页〕

3 堆积在丰台火车站的走私货品。〔《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21期，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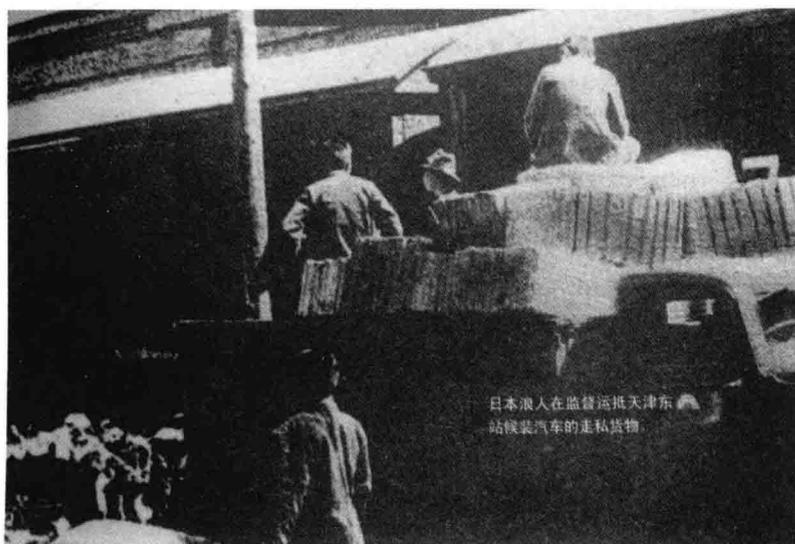
4 中国政府缉私员被打伤。〔《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23期，第1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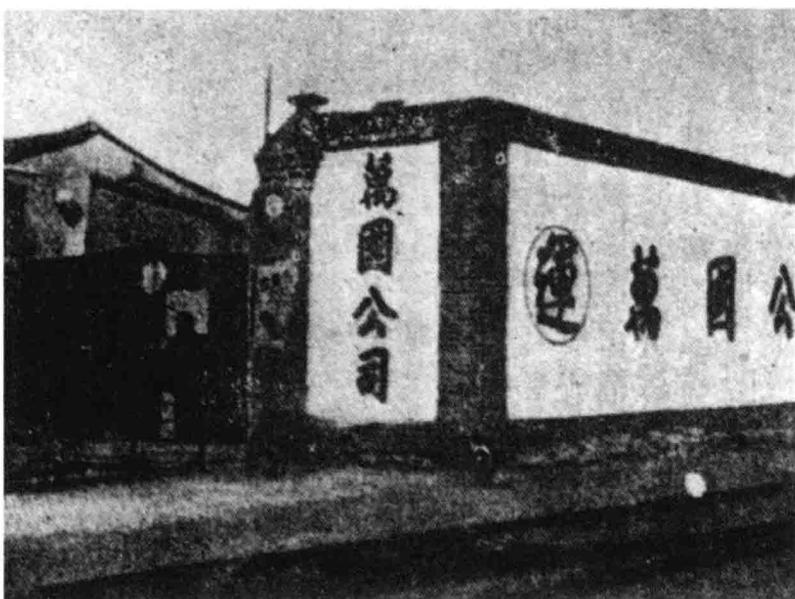


2



日本浪人在监督运抵天津东站候装汽车的走私货物。

3



4

1 走私货品公然堆满车站。〔《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23期，第1页〕

2 日本在郑州设立的走私大本营华胜洋行。〔《中华》（上海）1937年第51期，第25页〕

3 日本浪人在监督运抵天津东站候装汽车的走私货物。〔李文著，金爽绘：《国魂：抗战画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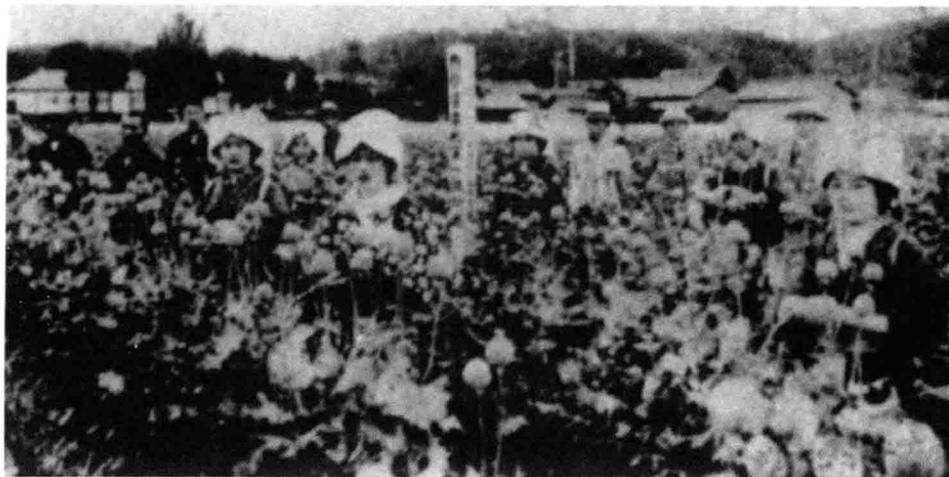
4 日人在张家口开设万国公司，专事运送军火接济伪军。〔杨莲福提供〕

五、从事毒品贸易

战前，日本在华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毒害中国民众，赚取高额利润。早在 1932 年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机关就有计划地推行毒化政策。1933 年，日本关东厅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采取利诱和强制手段，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停种大豆、高粱，改种罂粟；伪满政府还对种植罂粟进行奖励。鸦片的种植与售卖由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日本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毒品的走私成为日军获取侵华军费和削弱中国民众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日军从毒品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对其侵略战争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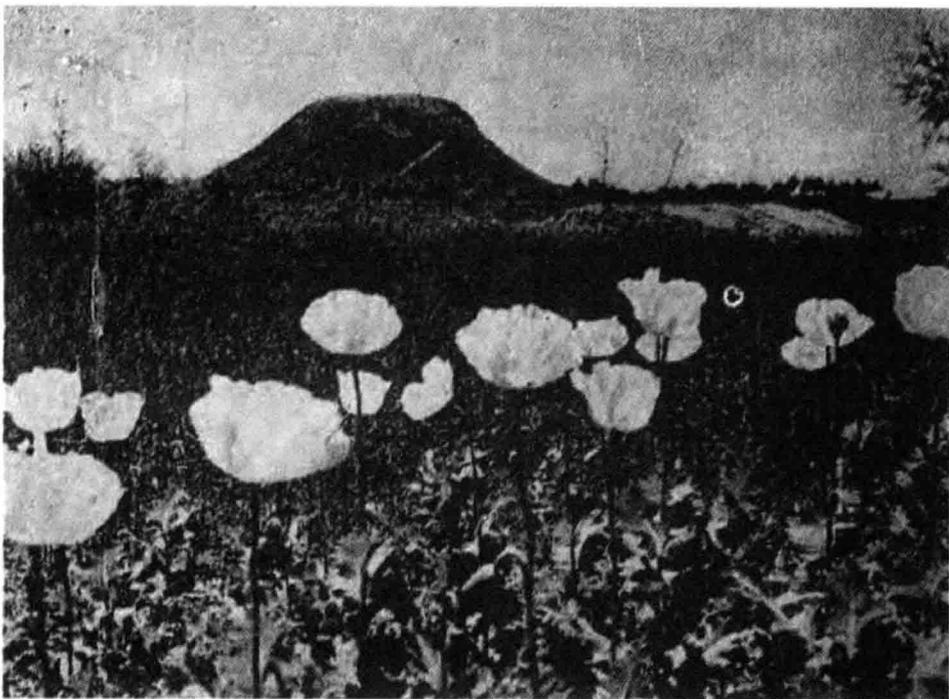
伪满洲国代表宫泽秋次到内蒙古指导采集鸦片汁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 529 页〕



1 日本大量栽种鸦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 529 页〕

2 日本栽种的罂粟。〔《新人周刊》1935 年第 34 期，第 23 页〕

3 日伪鸦片专卖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 530 页〕



1 日本鸦片王二反长音藏在中国东北种植鸦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 529 页〕

2 毒品售卖处。〔《生活星期刊》1936 年第 21 期，第 11 页〕

3 北平贩卖毒品的机关。〔《申报每周增刊》（上海）1937 年第 23 期，封三〕

4 天津贩卖毒品的洋行。〔《生活星期刊》1936 年第 21 期，第 11 页〕



1



2



3



4

中日交界關口西街	9	新昌洋行，天一洋行，山西洋行，東興洋行，永盛洋行，泰光洋行，三益洋行，松華洋行，新新洋行。
旭街巷內	10	三喜洋行，德源洋行，龍信洋行，東義洋行，東元洋行，天桂洋行，光興洋行，華茂洋行，廣盛洋行，華德洋行。
大和街	20	大和洋行，金水洋行，同昌洋行，大信洋行，瑞興洋行，天平洋行，大日洋行，常盛洋行，福成洋行，大得洋行，得善洋行，新光洋行，光茂洋行，和信洋行，三星洋行，廣西洋行，大水洋行，大圖洋行，海津洋行，新正洋行。
橋立街	34	福興洋行，三信洋行，山崎洋行，泰昌洋行，華茂洋行，大興洋行，盛德洋行，高壽洋行，振華洋行，華東洋行，國華洋行，東興洋行，三昌洋行，高代洋行，三和洋行，天東洋行，中央洋行，龍山洋行，泰東洋行，月星洋行，申山洋行，聚信洋行，玉信洋行，五福洋行，華友洋行，新東洋行，五昌洋行，三義洋行，三宅洋行，萬興洋行，三東洋行，高野洋行，華來洋行，順易洋行。
關口街	17	大慶洋行，平安洋行，大吉洋行，東興洋行，金鋼洋行，德仁洋行，金子洋行，金信洋行，北平洋行，北平洋行，新安洋行，五星洋行，裕德洋行，松木洋行，天恩洋行，協盛洋行，金井洋行。
新壽街	16	中華洋行，貴信洋行，新興洋行，天泰洋行，寶貴洋行，義東洋行，三德洋行，大茂洋行，東昇洋行，石田洋行，神卷洋行，信章洋行，松尾洋行，東方洋行，人參洋行，利華洋行。
蕨大街	10	若山洋行，三友洋行，正華洋行，大中洋行，三川洋行，三聚洋行，金德洋行，廣興洋行，永昌洋行，津興洋行，天順洋行，義隆洋行，福信洋行，平川洋行，本多洋行，義和洋行，信泰洋行，廣興洋行，武清洋行，春日洋行。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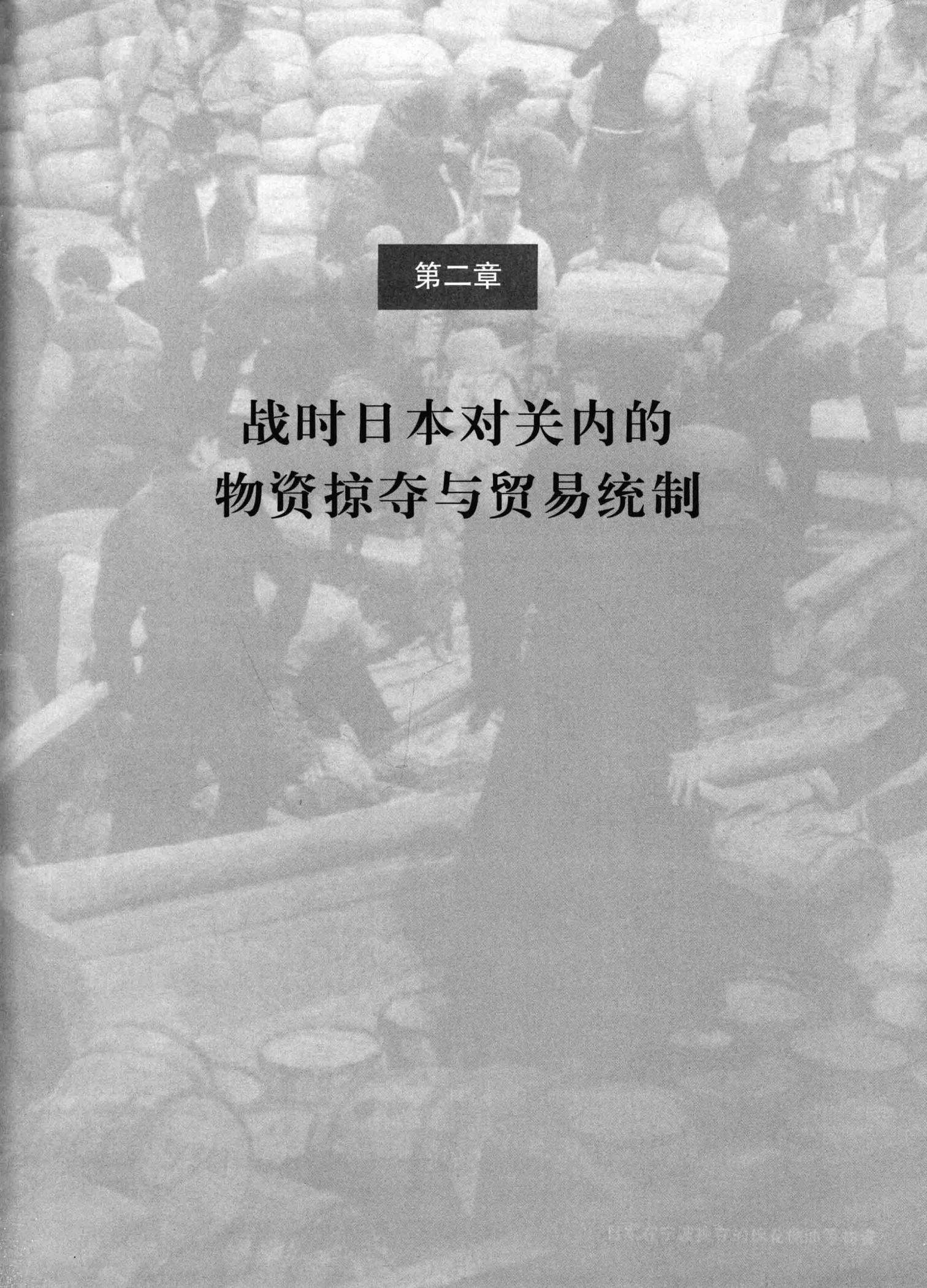
4

1 天津日租界从事毒品走私的洋行清单。〔《河南统计月报》（开封）1937年第6期，第134页〕

2 日本浪人租用民房从事贩毒。〔《新学识》1937年第11期，第46页〕

3 抽“白面”的女人。〔杨莲福提供〕

4 日本毒化下，华北打吗啡的十三岁少年。〔杨莲福提供〕



第二章

战时日本对关内的 物资掠夺与贸易统制

战争初期，日军以军事进攻为主，在经济上“破坏重于建设”，对关内的经济掠夺突出地表现在直接的破坏性上，想以此使中国在经济上丧失抗日能力。同时，日军也野蛮掠夺物资，除对各地特产强行掠夺统制外，连民间的废铜烂铁也被搜刮一空，运回国内充作军火原料。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所谓“以战养战”，就是就地取给，积极榨取沦陷区的资源，利用中国人力物力，以达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于是日本侵略者提出“开发重于封锁”、“建设重于破坏”的掠夺口号。其掠夺的特点，“由平面开发改为重点主义的经营，即日人限于财力为准备战争之迅速奏效起见，其积极经营的对象，局限于沦陷区的重要资源，所谓二白（盐及棉花）二黑（铁及煤）”。日本侵略者大肆鼓吹“开发”和建设，实质上是对中国更进一步的经济掠夺和统制。

中国各地煤铁矿山、盐产区等沦陷后，日军实行“军管理”。日军在华北、华中沦陷区实行军管的工厂有 208 家，其中委托给兴中公司经营的就有 61 家，且以煤、铁、盐等矿业为中心。华北煤炭储量丰厚，成为日本掠夺的重点。“满铁”单独受托经营大同、下花园煤矿；最大的中兴煤矿，由三井财阀经营；华丰、华宝煤矿由三菱来管理经营。

1938 年 9 月，日本政府最后定案的“开发计划”，规定其“开发”以“强化我国战时体制所必需的重要资源的开发和补给为重点”，以煤、铁、液体燃料、矾土页岩、盐为开发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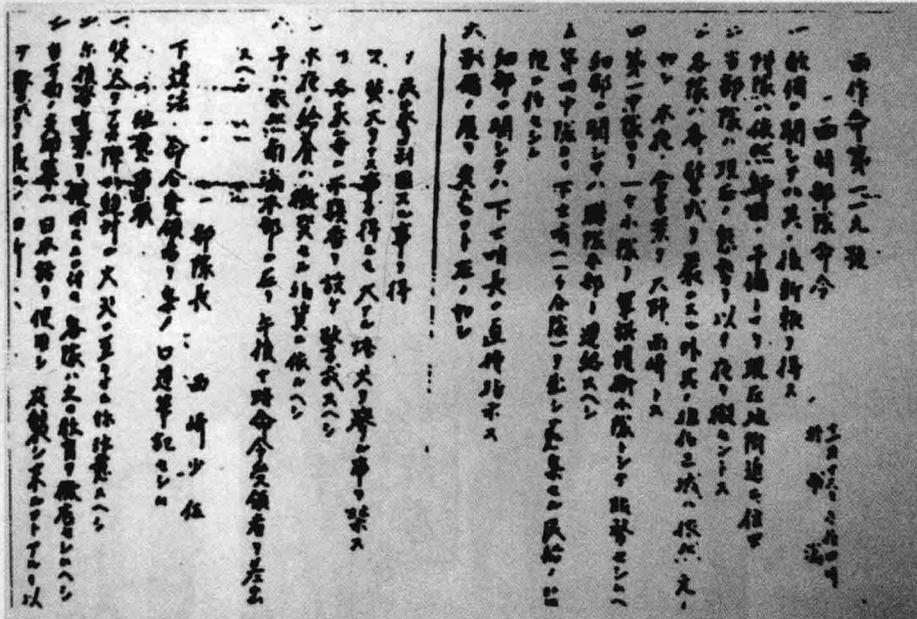
1942 年 12 月 21 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规定：“当前对华经济施策，以增加获取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着眼点，以图重点开发取得占领区内紧急物资，并积极获取敌方物资。”进而实行“超重点主义”，提高优质煤的产量，增加炼铁用焦炭煤的生产。华北煤矿中，出产炼焦煤的开滦、井陘、中兴、新泰等煤矿，被作为“开发”重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改变了在中国沦陷区只偏重掠夺铁矿石的方针，而决定在沦陷区当地扩大生产钢铁。日本为解决其国内重金属原材料之不足，通过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加速了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其他矿产的统制性“开发”。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榨取沦陷区物资，以实现“以战养战”，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对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的经济封锁，妄图借此困死中国抗战力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为此，日军封锁中国沿海交通，在大后方和沦陷区之间设立封锁线，在禁止物资流入大后方的同时，设法吸收大后方的战略物资。这一做法虽然给大后方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最后在全中国人民一致抗战的斗争下，终于破产，使大后方经济崩溃的幻想终归于落空。

一、疯狂的抢掠行为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极端野蛮的战争，日军所到之处，大肆屠杀中国人民，野蛮掠夺各种物资。由于战争中日军给养供应不足，于是在其铁蹄践踏之处，抢掠就成为常态。



日本侵略军关于“给养全靠就地征收”的命令。该命令下达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人民烧、杀、抢、掠、淫。〔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61页〕

1 侵入海州（连云港）城的日军挨家挨户地肆意抢掠。
〔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08页〕

2 日军在徐州街市上成群结伙地任意抢掠。〔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24页〕

3 日军在徐州街市上成群结伙地任意抢掠的情景。〔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25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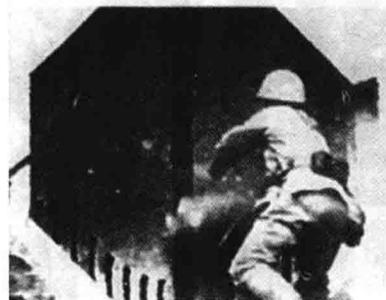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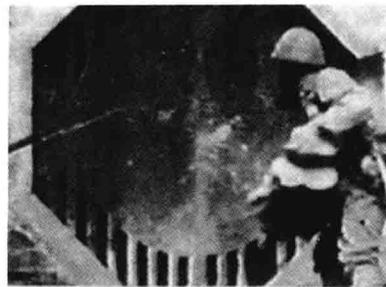
1



日本兵正在抢掠上海居民区，他们明火执仗地攀梯破窗入室抢掠。



2



4



3

1 日军破窗而入，抢掠商店里的东西。〔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06 页〕

2 日军正在抢掠上海居民区。他们明火执仗地攀梯破窗入室抢掠。〔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07 页〕

3 日军在广东中山石岐四出抢掠。〔郭昉凌主编：《英雄儿女各春秋：中山人民抗日斗争图志》，（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 31 页〕

4 一伙日军正在破门进入一所民宅。〔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10 页〕

1 日军所到之处，“皇军”成了“蝗军”。〔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11页〕

2 日军抢掠后满载而归。〔《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1)》，（東京）毎日新聞社1998年12月版，第128頁〕

3 以人力车抢夺物资的日军。〔《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1)》，第147頁〕





1



2



3



4

■ 1 日军在南京抢劫，其中一个日本兵拖着船形婴儿床装载劫掠物品。〔《一億人の昭和史（10）・不許可写真史》，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二年（1977）一月版，第84頁〕

■ 2 婴儿车也成了日军运载所抢财物的工具。〔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22页〕

■ 3 在杭州，日军用抢来的人力车游玩。〔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41页〕

■ 4 在安庆市内行军的日军不忘顺手抢来老百姓家养的鸟。〔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22页〕



1

■1 日军人推马拉抢掠到的财物。〔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225页〕



2



3

■2 在永定河边，日军掠夺骆驼运输物资。〔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六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二年（1937）十月十一日發行，第12—13頁〕

■3 日军掠夺骆驼运输物资。〔《週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116）・中国との戦争》，（東京）朝日新聞社1988年版，封面〕

■4 日军抢掠中国商人运输货物的骆驼队进入垣曲。〔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15页〕



4

1 日军抢掠中国骆驼队进入济南城。〔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16 页〕

2 这是另一处被日军攫为己有的骆驼运输队。〔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19 页〕

3 日军在蚌埠役使中国人推他们抢劫的物品。〔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二十八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昭和十三年（1938）五月二十一日发行，第 15 页〕



1



2



3



1



2



3

1 日军强迫中国人为他们运输抢来的东西。〔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27页〕

2 日军强迫中国人搬运他们掠夺的物资。〔《别册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別卷(1)・日本陸軍史》，毎日新聞社1979年4月版，第230頁〕

3 掠夺中国物资的日军。〔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杭州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94页〕

4 日军在江上打劫。〔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229页〕



4



1



2



3

1 1938年6月，日军进攻安庆，强征中国民船运输粮食、弹药及输送兵员。〔《一億人の昭和史（10）・不許可写真史》，第8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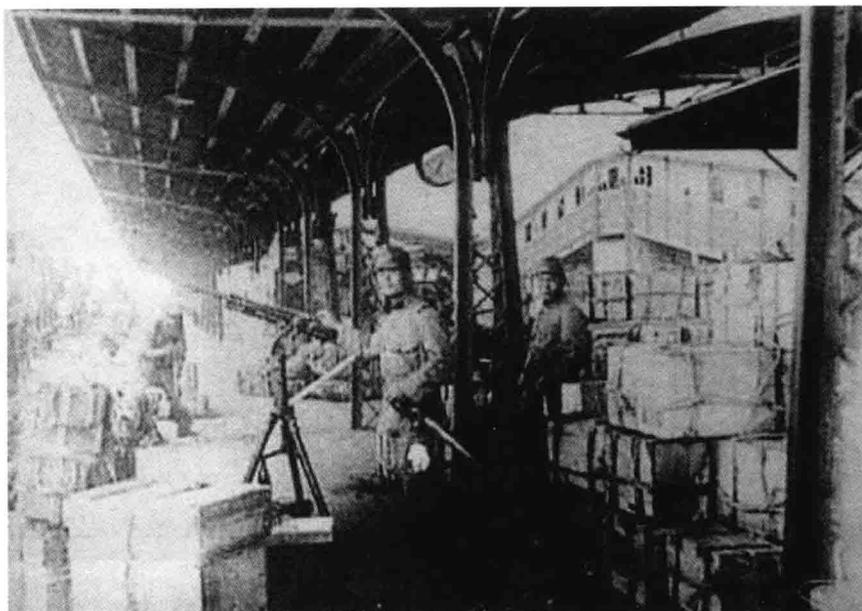
2 日军抢来大批民船把抢劫的财物运走。〔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37页〕

3 被日军抢劫过的南京市卫生事务所。〔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08页〕

1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天津抢掠大量物资。〔张皓主编：《铁账难销——日本到底欠中国人民多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60页〕

2 日军将劫掠的大批物资准备运往日本。〔孙东升、王根广主编，《党的文献》杂志社编：《见证抗日：1931—1945影像档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21页〕

3 日军以安全检查为名扣留了大量中国百姓的物品。〔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8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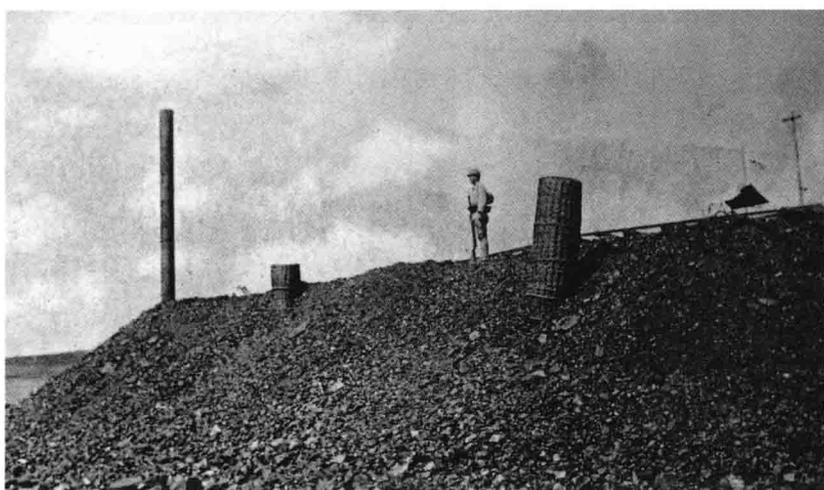
3



1



2



3



4

1 日军劫掠的物资堆积如山。〔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二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三月一日發行，第18—19頁〕

2 日军劫掠的堆积如山的物资。〔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二輯，第19頁〕

3 日军掠夺的战略物资。〔杨克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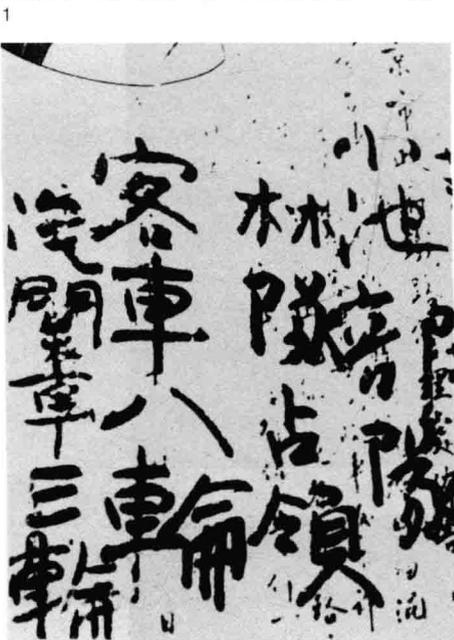
4 日军掠夺的又一批战略物资。〔杨克林提供〕

1 日军在衢州强掠物资。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
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
志》，（北京）中共党史出
版社 2010 年 7 月版，第 235
页〕

2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10 时，日军小池部队抢掠客
车 8 辆、机车 3 辆后，公然
在南京火车站张贴出这张告
示。〔毕英杰、白描编纂：
《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
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
第 635 页〕

3 日军在南京南郊砍杀中
国人后，还劫掠受害者随身
携带的所有物品。〔毕英杰、
白描编纂：《铁证——日本
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
（下册），第 636 页〕

4 日军掠夺的锡锭、棉花
等物资。〔中共浙江省委党
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
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
侵略浙江图志》，第 236 页〕





1



2



3



4

1 日军疯狂掠夺中国大批棉布、麻等战略物资。〔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九十五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六年（1941）五月二十日發行，第21頁〕

2 宁波的棉纱与桶装铁钉被日军抢走。〔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8月版，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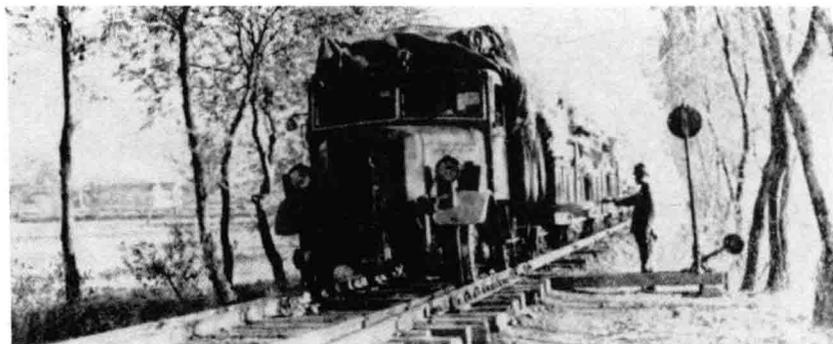
3 日军强迫中国老百姓搬运掠夺来的战略物资。〔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295页〕

4 日军在嘉兴站搬运掠夺来的军用物资。〔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1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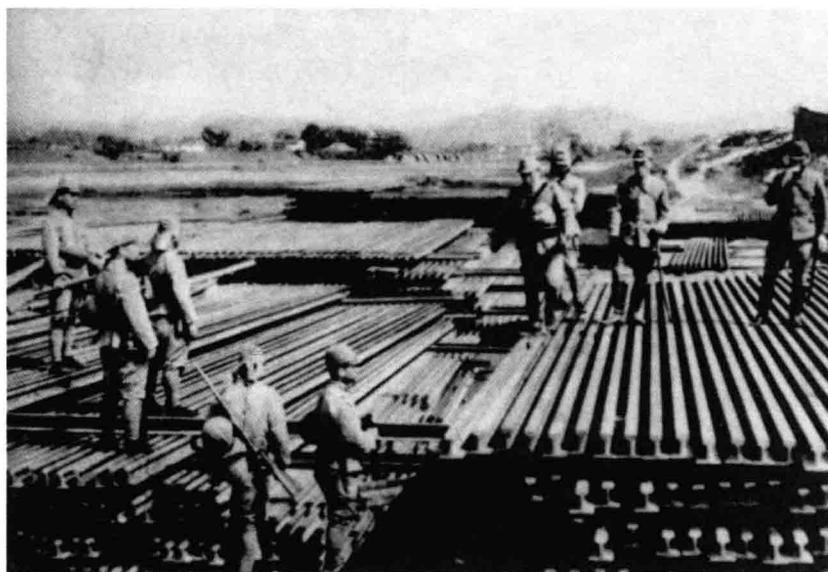
1

1 日军劫夺中国火油等战略物资。〔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2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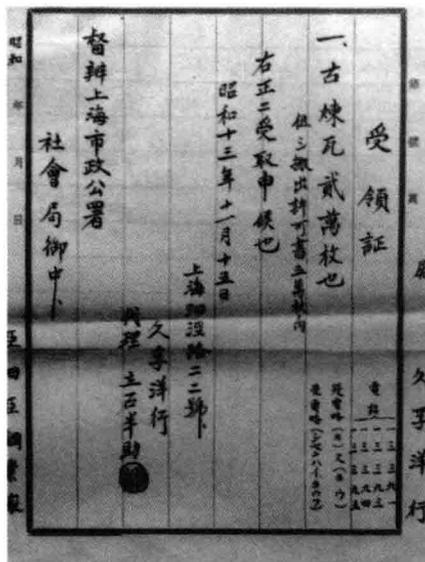
2

2 日军在金华将掠夺来的物资通过铁路运往东北。〔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61页〕



3

3 入侵诸暨的日军大肆掠夺中国战略物资。〔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29页〕



4

4 闸北火场的旧砖瓦也被日方以各种名目搬运一空。图为日商久孚洋行为亚细亚钢厂运送旧砖瓦时伪社会局的“受领证”。〔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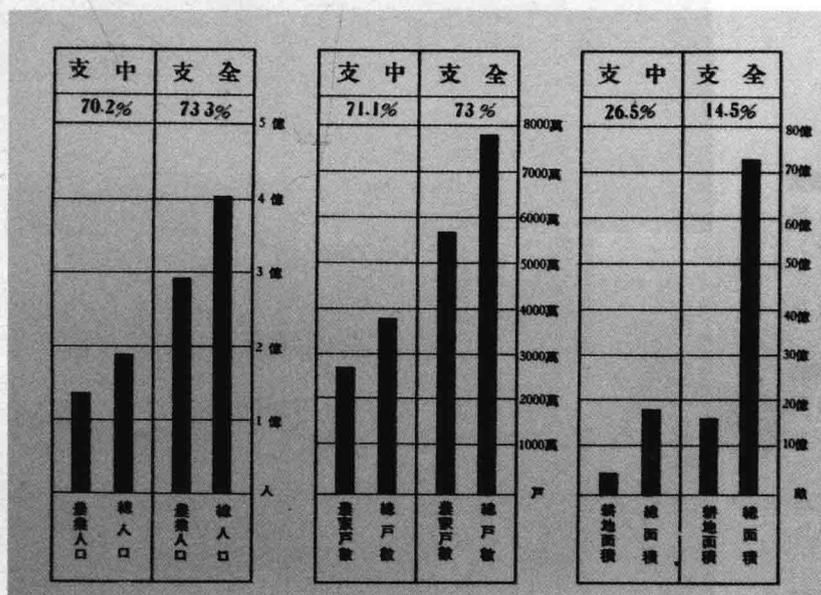


5

5 被日军抢掠一空而痛苦万分的老人。〔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228页〕

二、掠夺农业资源

日军为了实现“以战养战”和“就地自活”，加紧掠夺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农业资源。华北、华中沦陷区米粮的“收买”工作，是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指导监督下进行的，米的搬运必须持有日军特务机关发给的“物品搬出许可证”。米谷收购指定的商行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日本大商行。为了掠夺农业物资，在华北，1938年3月，华北开发公司成立经营棉花的子公司“华北棉花公司”，1939年4月成立“华北棉花协会”。1940年6月，成立“华北小麦协会”。在华中，1938年8月，成立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1月，成立“华中制粉联合会”。1940年12月，成立“华中棉花协会”。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的“就地自活主义”更加紧迫。1943年1月，为树立汪伪政权的“独立政权”形象，将事实上由日军司令部掌握的重要农产品统制权“交还”给了汪伪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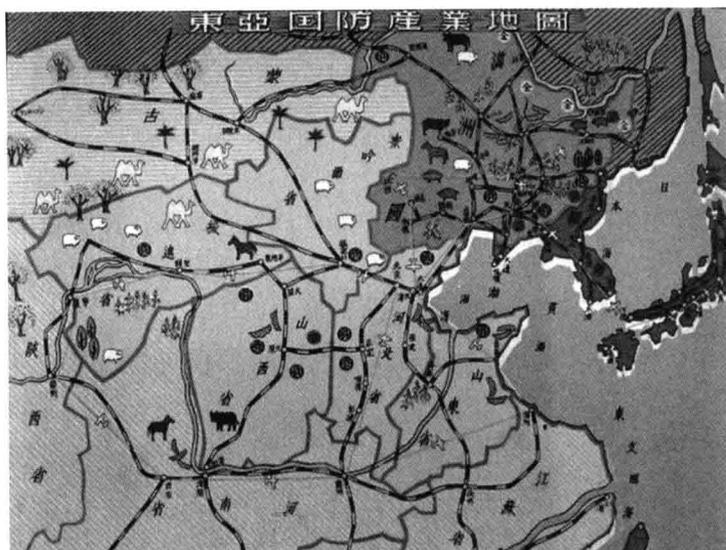
日本统计的中国耕地和人口表。〔杨克林提供〕

(一) 农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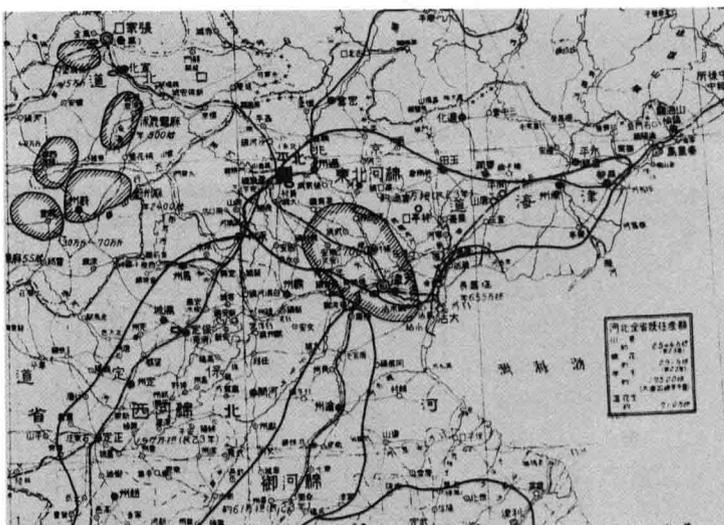
1 日本人于1939年绘制的《东亚国防产业地图》。
〔馬場春吉、宇都宮謙編：《建設に甦る北支五省：附・中南支概観》，（東京）興亜經濟研究所1939年版。插图〕

2 1940年在东京出版的《北支蒙疆重要资源分布图》，从中可见华北1934年小麦、棉花、羊毛及花生等农产品的产量估算。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編：《北京抗战图史》，北京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18页〕

3 日军江岛部队在河北威县城内抢掠粮秣畜禽。
〔樊建川編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244页〕



1



2



3



1



2



3



4

1 日军集体抢食农民的玉米。〔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09 页〕

2 日军在瑞昌抢食中国农民的玉米。〔《决定版昭和史（8）·日中战争勃发（昭和 12—13 年）》，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十九年（1984）四月版，第 182 页〕

3 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抢劫中国农民的庄稼。〔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 2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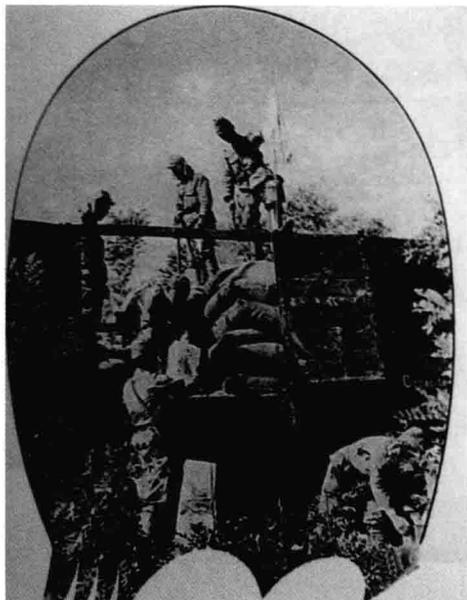
4 抢掠粮食的日军。〔张承均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第 261 页〕

1 日军强迫中国老百姓给占据济南城的日军运送粮食。〔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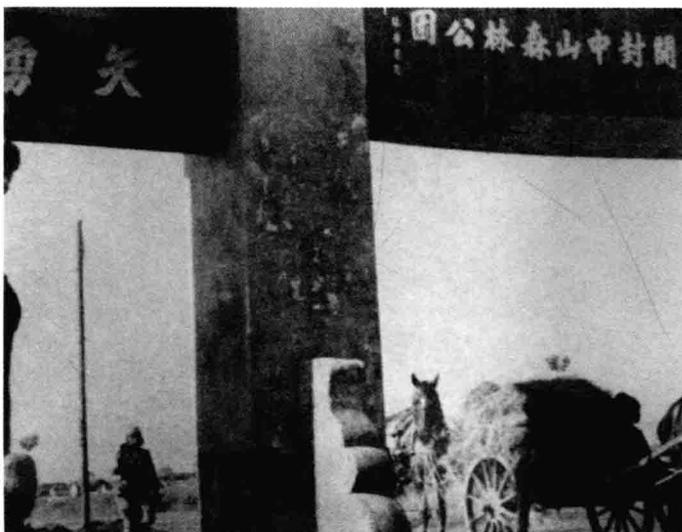
1

2 日军截抢陇海线中国运输粮食的火车。〔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17页〕



2

3 从开封中山森林公园下走过的日军抢粮兵。〔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105页〕



3

4 饥饿的中国孩子拿着碗，隔着铁丝网收集日军的残羹剩饭。〔《日本の戦歴》，毎日新聞社昭和四十二年（1967）四月版，第56页〕



4



1 1938年2月，由于日军的掠夺，北平的粮食供应极为缺乏。图为日军在广济寺施粥时拿着空碗的孩子们。
〔《日本の戦歴》，第54頁〕



2 1938年1月，由于粮食持续缺乏，难民在河北磁县火车站前争拾落在地上的粮食。〔《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年（1975）七月版，第220頁〕



3 1938年2月，由于粮食持续缺乏，镇江的孩子们在等待日军的剩饭。〔《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214頁〕



1



2

1 购买平价面粉要先付款购票，然后凭票取货。图中戴帽者为售票员，他们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6页〕

2 1939年初，由于日军在苏浙皖等地区强行征收军用米，造成运沪米粮锐减，米价暴涨，米店门口挤满了买米的市民。〔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0页〕



3

3 1939年8月，上海米价从每担14元飙升至42元，引起了全市性饥饿恐慌，走投无路的贫民不得不铤而走险，成群结队抢劫米店和运米车，形成抢米风潮。图为蜂拥而上的抢米市民。〔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1页〕



4

4 当时除了买配给米的队伍越排越长外，买配给煤、配给油也无一不要排队。图为排队购买配给油的市民。〔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7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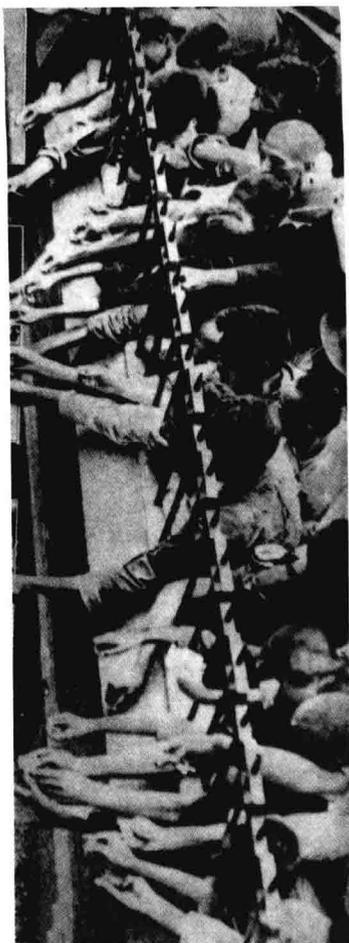
4

1 面粉铺为避免不测，均紧闭铁栅栏，仅留一极小缝隙，将面袋推出，旁边还有租界巡捕协助维持秩序。〔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6页〕

2 购米的长龙。在日伪当局的米粮统制下，上海人民常常排着长队“挤”口粮。〔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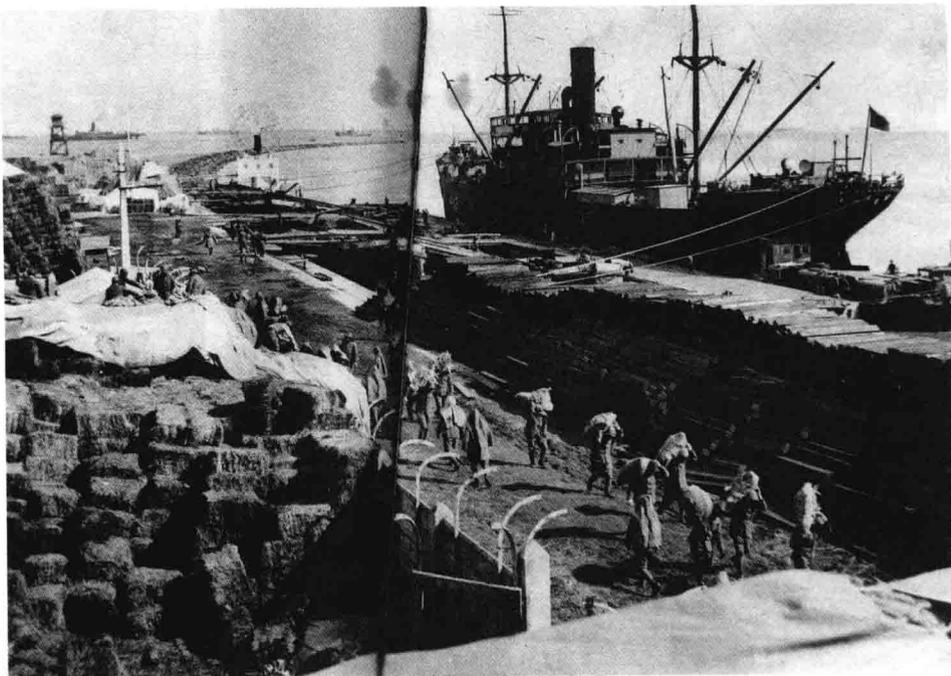
3 排队购买面粉的市民。〔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6页〕

4 一个小女孩拿着扫帚蹲在路边仔细地搜寻散落的米粒。〔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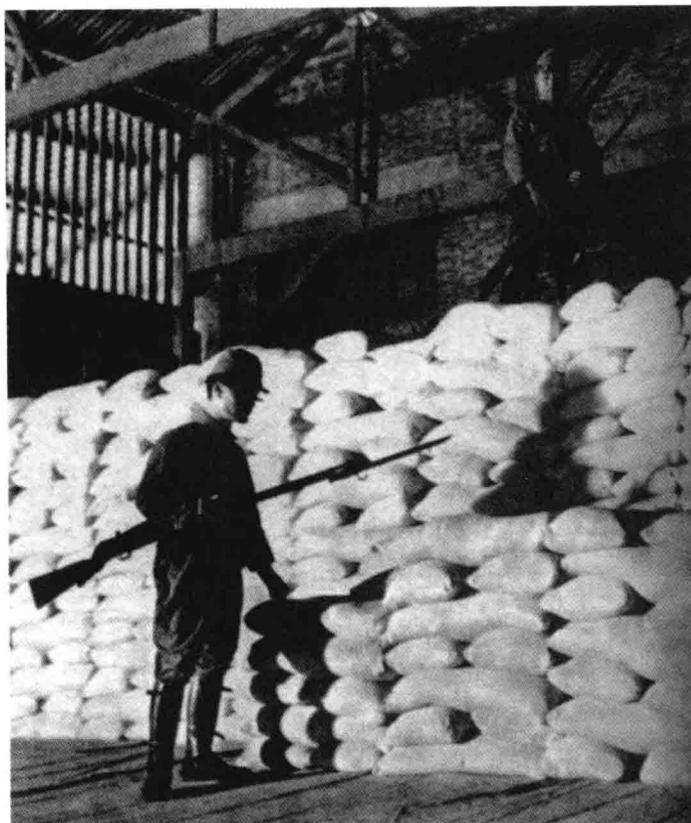


1

1 在难民救济处发放廉价米饭的窗口，挤满了前来购饭的难民，其中很多是已经沦为赤贫的城市贫民。〔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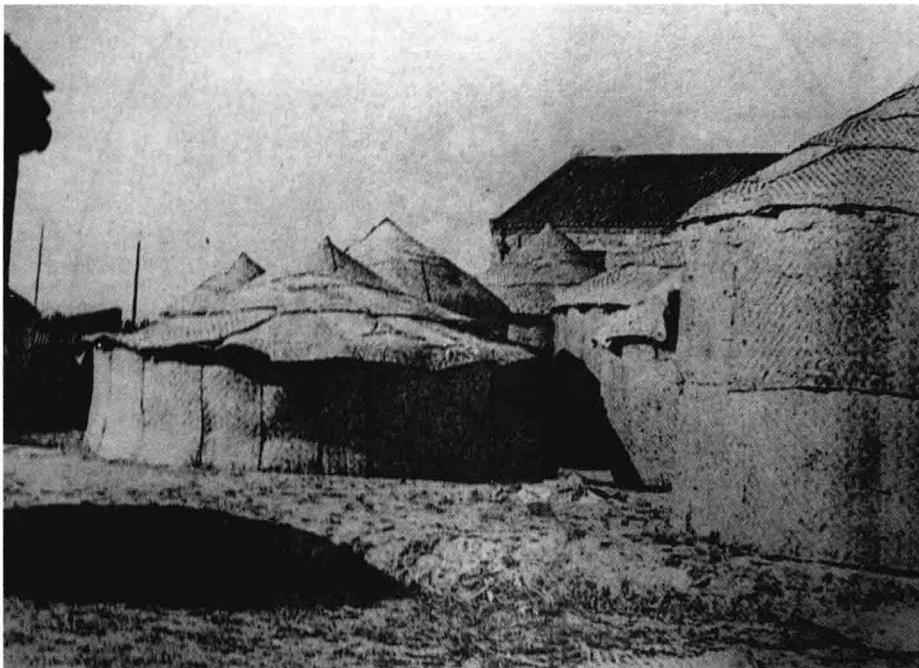
2



3

2 日军饭岛部队搬运吴淞炮台栈桥积存的粮食。〔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十八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二月十一日發行，第28—29頁〕

3 日军在宁波抢掠的大米。〔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第233页〕



1

■ 1 日军抢占的江苏东台粮食仓库。〔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18 页〕

■ 2 在嘉兴火车站抢掠粮食的日军。〔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21 页〕

■ 3 侵入九江市的日军大肆抢掠粮食和各种物资的情景一。〔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22 页〕

■ 4 侵入九江市的日军大肆抢掠粮食和各种物资的情景二。〔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22 页〕



2



3



4



1

1 在庐山登山口外抢运粮食的日军卡车。〔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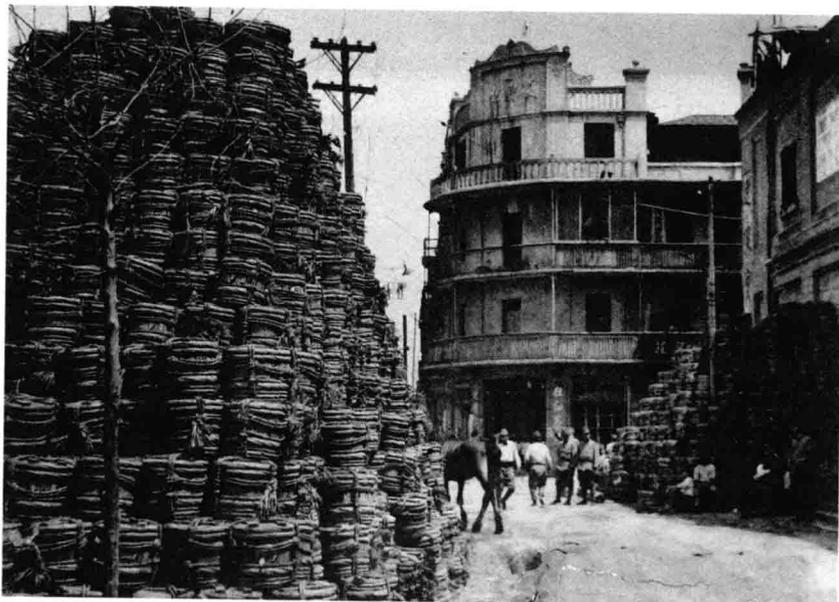
2 日军在九江存放的粮食和物品堆积如山。〔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四十一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昭和十三年（1938）十月一日发行，第2页〕

3 日军在九江又一处地方存放的堆积如山的粮食和物品。〔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四十一辑，第3页〕

4 日军掠夺广东黄埔的大米。〔《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5)・日中戦争(3)》，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十月版，第323页〕



2



3



4



1



2

1 日军抢占广州市对岸的芳村米仓。〔毕英杰、白描 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20 页〕

2 日军摊派食品命令。〔杨汝鉴主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6 月版，书前插图〕

3 沦陷后的广州街头，人们在排队买米。〔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第 85 页〕



3

4 日军掠取农家红薯充饥。〔汪力成主编，赵大川 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 30 页〕



4



1



2

1 日军在庐山山麓挖盗山芋。〔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一輯，第13頁〕



3

2 日军正在盗挖中国农民的山芋。〔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四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十一月一日發行，第22頁〕

3 日军正在盗挖中国农民种的芋头。〔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226頁〕



4

4 日军清洗盗挖的土豆。〔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一輯，第22—23頁〕



1



4



2



3

■ 1 在永定河边，日军盗摘农民的梨子。〔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六輯，第13頁〕

■ 2 日军分食山西农民的西瓜。〔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六輯，第18頁〕

■ 3 广东中山沦陷后，中山特产之一的著名岭南佳果“茂生香蕉”，也难逃劫数。〔郭昉凌主编：《英雄儿女各春秋：中山人民抗日斗争图志》，第31頁〕

■ 4 日军在珠江流域的“扫荡”中抢掠中国果农的香蕉。〔《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157頁〕



1



2



3

1 日军在行军途中抢食中国果农的香蕉。〔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國際報導社昭和十九年（1944）一月版。原书无页码〕

2 日军在海南島抢食中国果农的香蕉。〔《決定版昭和史（8）・日中戦争勃発（昭和12—13年）》，第182頁〕

3 日军在河南煮食中国农民的南瓜。〔《支那事变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天津）中戸川洋行1938年3月版，第39頁〕



1



2



3



4

1 日军在海南抢摘椰子。
〔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225页〕

2 一个日本兵背着一捆抢来的葱。〔《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157頁〕

3 在华中，日军掠夺土地开辟农场耕种农作物。〔杨克林提供〕

4 日军在华中掠夺农民的土地开辟农场，种植农作物。〔杨克林提供〕

1 在华中，日军用掠夺来土地开辟农场，饲养家禽。
〔杨克林提供〕

2 日军在华中掠夺土地开辟农场。图为日军在晾晒农作物。〔杨克林提供〕

3 日军在华中掠夺土地开辟农场。图为农场的路牌。〔杨克林提供〕

4 日军监视农民收割农作物。〔杨克林提供〕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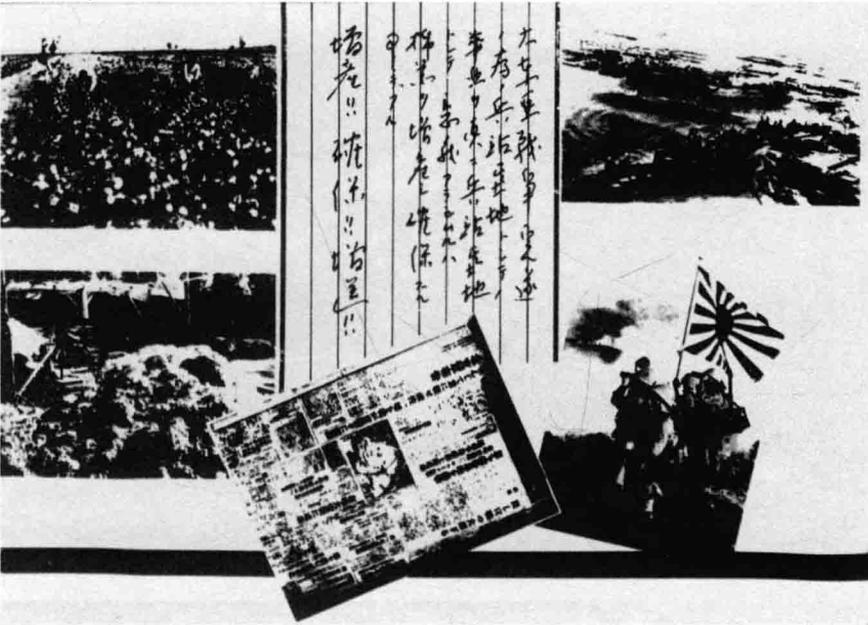
4

1 日军在南浔铁路沿线监视农民收割农作物。〔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四十一辑，第12页〕



1

2 日本侵略者宣传增产棉花、支持侵略战争的宣传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抗战图史》，第119页〕



2

3 日本侵略者在河北强行低价收买棉花。〔アジア民眾法廷準備会編：《写真図説・日本の侵略》，大月書店1992年12月版，第6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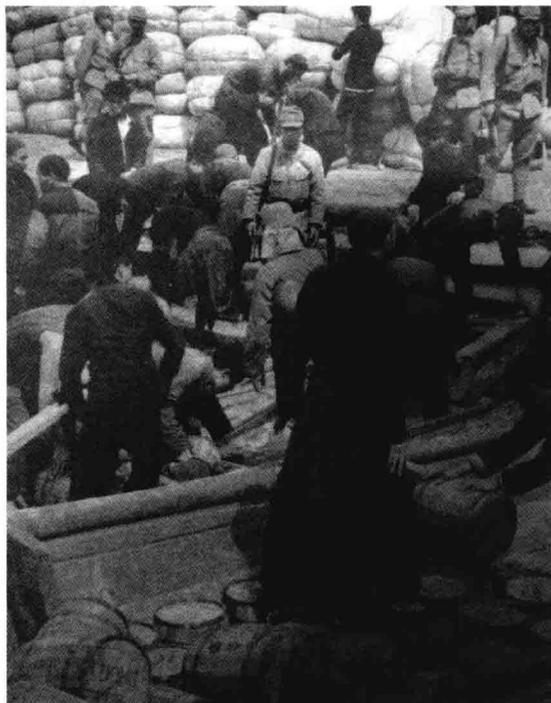


3

4 日军从华北掠夺了大批原棉，源源不断地从天津港运回日本。〔方兆麟主编：《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图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44页〕



4



1



2

1 日军在宁波掠夺棉花、桐油等物资。〔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第234页〕



3

2 日本侵略者掠夺制作火药的原料棉花。〔《别册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別卷(1)・日本陸軍史》，第230页〕

3 日军侵占下的上海郊区，人民纷纷逃难，田里未及收割的农作物，也成为日军抢掠的目标。图为日军监视农民采摘秋棉。〔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41页〕



4

4 日军掠夺温州的桐油。〔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摄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九十五輯，第21页〕

(二) 水产品



■1 中国的渔业资源也是日本觊觎的目标之一。〔杨克林提供〕

■2 日军在信阳抢鱼。〔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四十三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昭和十三年（1938）十月二十一日发行，第31页〕



1 日军抢掠杭州玉泉寺里的鲤鱼。〔《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 第156頁〕

2 襄西作战期间, 闲暇中的日军在捕鱼。〔杨克林提供〕

3 日军捞取长江里的鱼。〔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 《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三輯, 第1頁〕

4 日军在鄱阳湖钓鱼。〔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 《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一輯, 第12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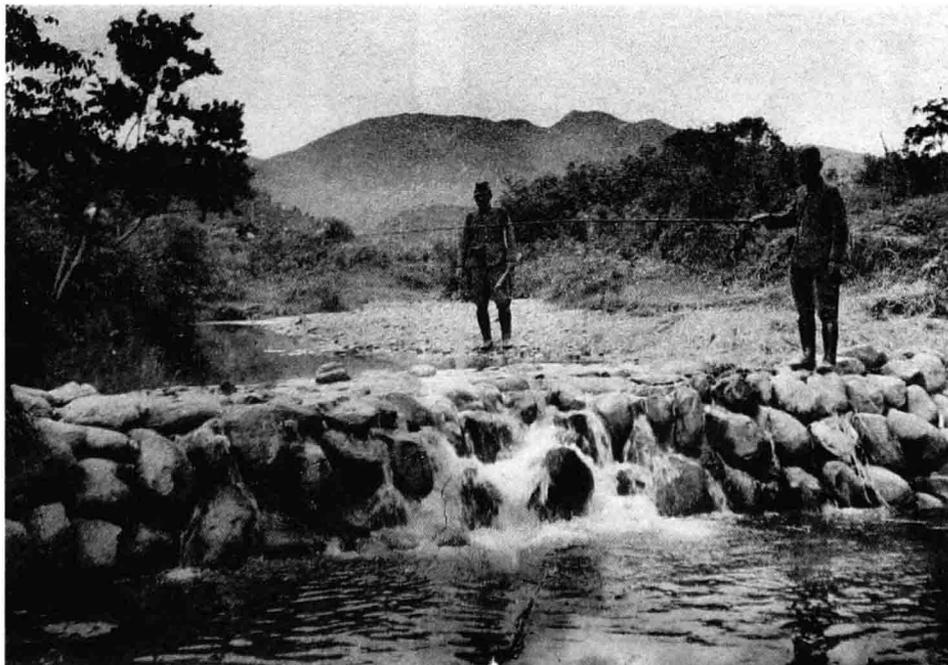
2



3



4



1

■1 日军另一幅在鄱阳湖钓鱼的图片。〔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一輯，第12頁〕

■2 日军在广东佛山捕鱼。〔《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157頁〕

■3 日军将在苏州河上掠捕的扬子江鳄运回日本大阪动物园。〔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41頁〕



2



3

(三) 禽畜产品

1 日军长野部队某部伙头兵抬着从老百姓家抢来的肥猪、蔬菜，准备美餐一顿。
〔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106页〕

2 日军抢掠中国农民的猪。〔杨克林提供〕





1



2



3



4



5

1 日军抢走中国农民的一头猪。〔《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 第157頁〕

2 日军在南京郊外抢劫中国人的猪。〔《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 第156頁〕

3 日军在瑞昌城外抢劫中国农民的猪。〔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一輯, 第30頁〕

4 日军兴高采烈地抢来一头中国农民的猪。〔杨克林提供〕

5 日军在宰杀掠夺来的猪。〔《毎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1)》, 第137頁〕

1 日军在分食掠夺来的猪肉。〔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0页〕

2 日军抢掠中国农民的鸡。〔《决定版昭和史(8)·日中战争勃发(昭和12—13年)》，第182页〕

3 日本兵掠夺中国农民的鸡鸭后大喜过望。〔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94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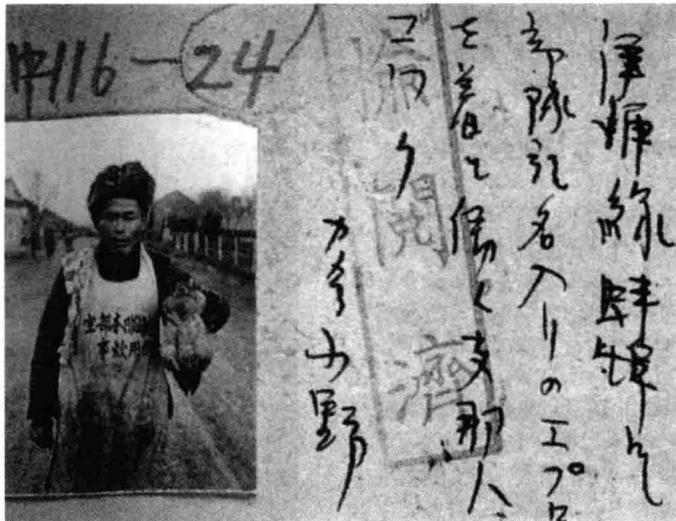
2



3



1



2



3



4

1 这个日本兵抢了中国农民的母鸡等东西后高兴而归。
〔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04页〕

2 日军抢掠农民的鸡。
〔《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東京毎日新聞社1999年1月版，第137頁〕

3 日军在宰杀抢掠来的农家毛鸡。
〔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296页〕

4 日军正在劫掠鸭群。
〔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2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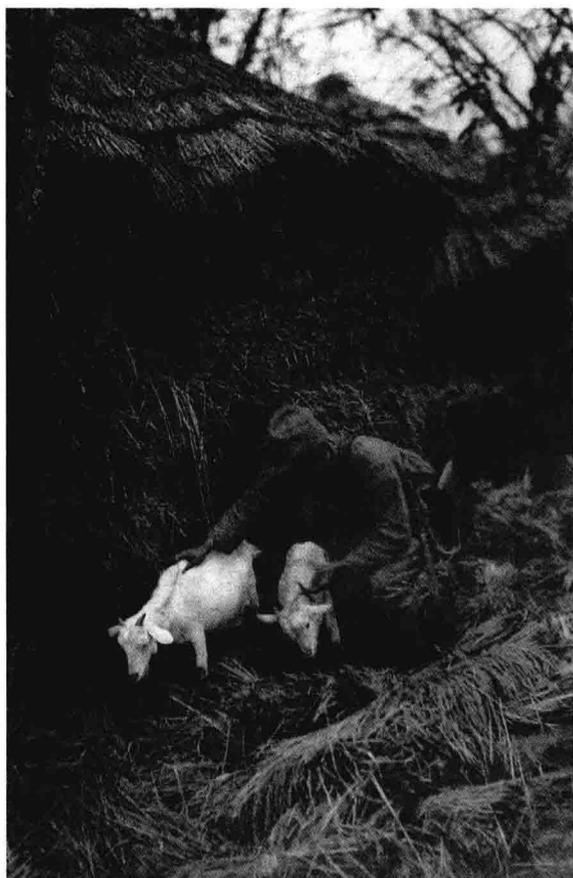
1 日军抢掠中国农民的山羊。〔《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1)》, 第77頁〕

2 日军正在抢劫中国农民的山羊。〔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 《支那事变画報》第十二輯, 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二年(1937)十二月十一日發行, 第2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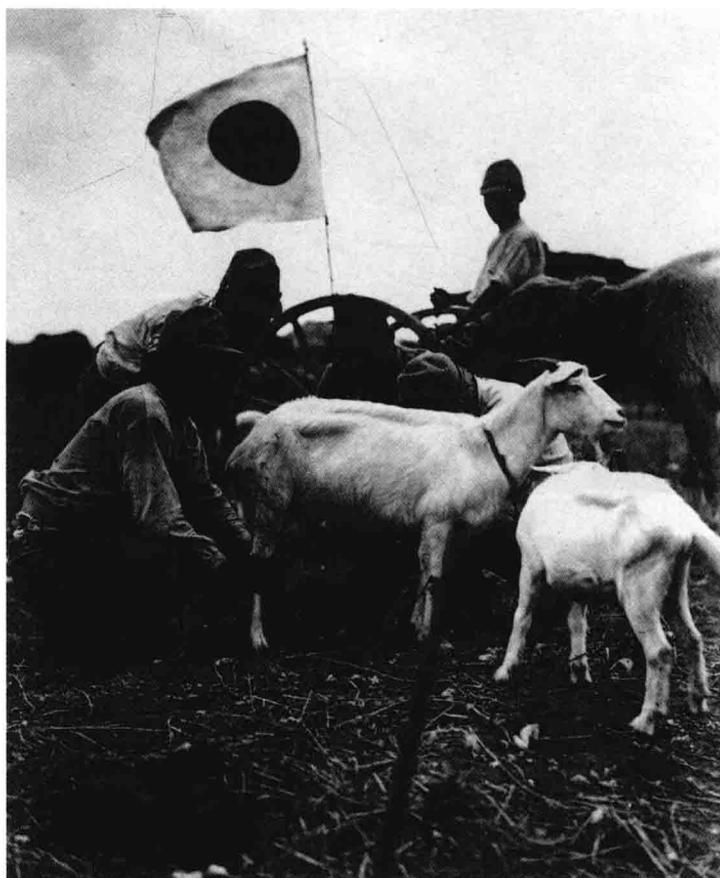
3 日军抢来山羊挤奶。〔《決定版昭和史(8)・日中戦争勃発(昭和12—13年)》, 第205頁〕



1



2



3



1

1 日军笑容满面地抢走中国农民的水牛。〔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03 页〕

2 日军抢掠来的中国农家水牛。〔孙东升、王根厂主编，《党的文献》杂志社编：《见证抗日：1931—1945 影像档案》，第 119 页〕

3 由于后勤供需不足，日军强行将中国农民的水牛用作拉炮的运力。〔张承均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第 207 页〕



2



3



1



2

1 日军强抢中国农民的水牛运输辐重。〔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66页〕



3

2 日军马渊部队在梅溪镇强征中国农民的耕牛运送军火。〔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241页〕

3 入侵嘉兴的日军随手掠夺中国农民的耕牛。〔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96页〕

4 日军用车装运抢劫来的中国农民的牛。〔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五十二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昭和十四年（1939）二月五日发行，第26页〕



4



1

1 日本每日新闻社的记者也成了强盗，掠来一头牛作为行军之用。〔《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1)》，第142頁〕

2 日本记者劫夺中国农民的驴。〔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六輯，第16頁〕

3 潞西镇伪代镇长为日军雇用夫役马匹的命令。〔杨汝鉴主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插图〕

4 伪芒市宣抚使司署为日军雇用马匹的命令。〔杨汝鉴主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插图〕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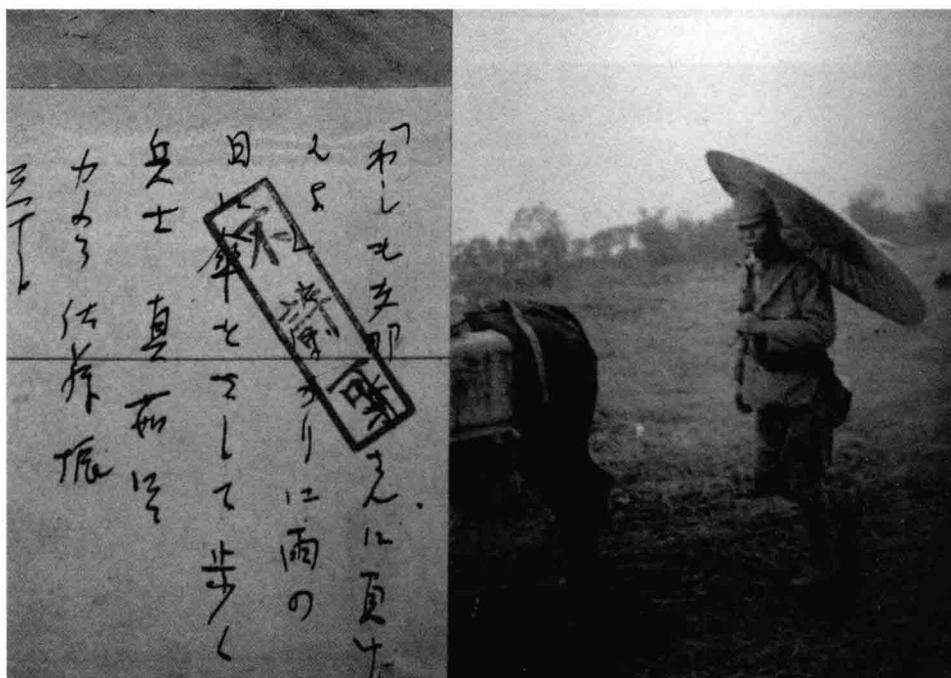
4



1



2



3

1 日军山泽部队长骑着抢来的马进入松江城。〔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40页〕

2 日军劫夺中国农民的马车用于军运。〔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六輯，第16頁〕

3 图为日军抢夺来的中国农民的马。〔《毎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1）》，第120頁〕

4 日军抢掠中国农民的马运输物资。〔《決定版昭和史（8）・日中戦争勃発（昭和12—13年）》，第205頁〕



4

(四) 木材

1 日军烧炭部队在砍伐烧炭用的松树。〔《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5)・日中戦争(3)》, 第145頁〕

2 日军烧炭部队一面警戒, 一面伐木。〔《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5)・日中戦争(3)》, 第144頁〕

3 日军砍伐的树木远不止其通知的数量, 据伪政府有关机关的统计, 仅虹桥苗圃内被锯掉运走的树木即达1914棵。〔上海市档案馆编: 《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 第215頁〕

4 日军抓来大批中国人充当苦力运输木材。〔毕英杰、白描编纂: 《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 第629頁〕



1

2

虹桥苗圃松樹木清單

蒲地樹	刺山松	法克美	蕨樹	仁揚球	大葉白楊	香樹	小葉白楊	中國球	柏樹	樟樹	杉樹
百棵	七棵	二十六棵	七棵	三棵	四棵	三棵	八三棵	三棵	二八棵	一百棵	一百棵
白把樹	中國臭美	南洋白楊	肥兒樹	尤室樹	中國臭樹	法桐	香樟樹	外于樹	槐	杉	杉
一	二	四	七	三	四	五	九	九	二	二	二
共計	中國楊	白楊	三角白楊	連	大葉白楊	香樟	中國球	白皮楊	紅老樹	黑皮樹	杉
九百	四	九	七	六	三	二	二	七	二	八	二
拾	棵	棵	棵	棵	棵	棵	棵	棵	棵	棵	棵
15-1-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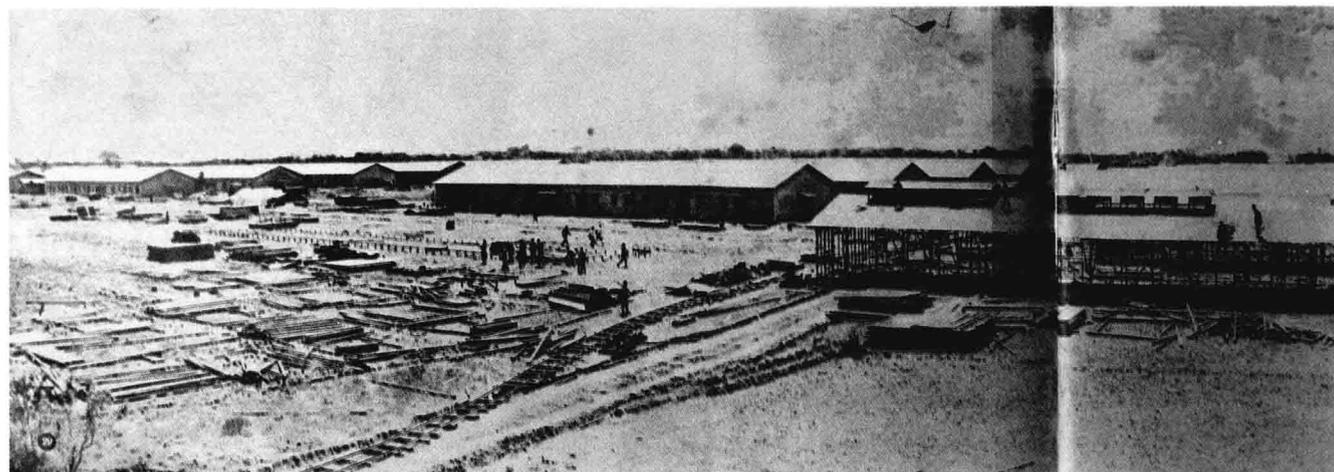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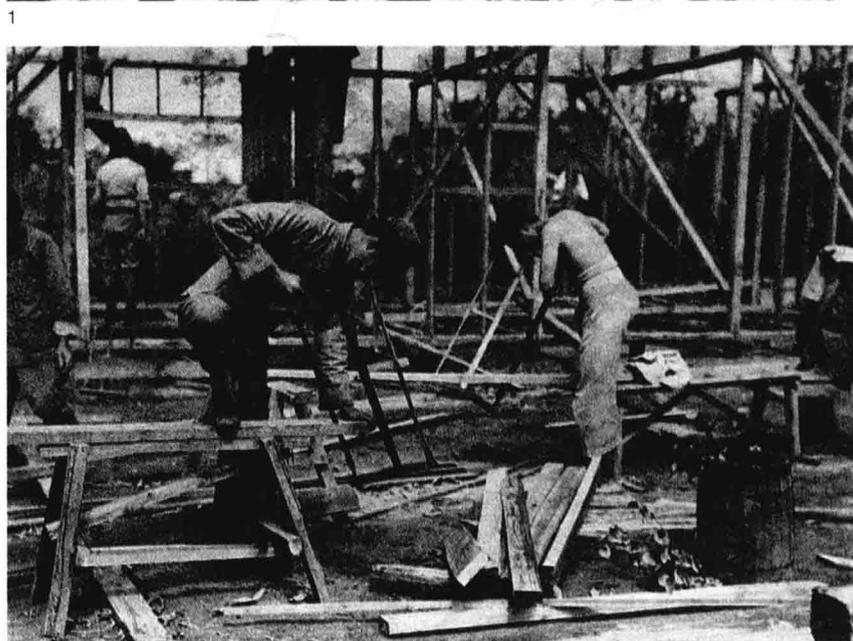


4

1 日军在中国现地调集建筑用木材和木炭。〔《别册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別卷(1)・日本陸軍史》, 第231頁〕

2 日军奴役中国木工劳动。〔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七輯, 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五月十一日發行, 第29頁〕

3 日军强迫中国木工为其劳作。〔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七輯, 第29—30頁〕



3



1



2



3

■ 1 日军的烧炭分队。〔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242页〕

■ 2 位于汉口北方花园的日军“烧炭部队”第四师团第一兵站司令部。〔《一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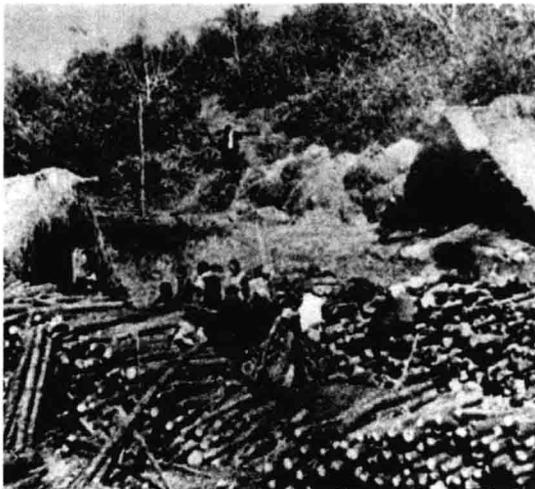
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5)・日中戦争(3)》，第144頁〕

■ 3 日军在烧炭。〔《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5)・日中戦争(3)》，第145頁〕

1 日军强迫中国人为其烧炭。〔《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別卷(1)・日本陸軍史》，第231頁〕

2 日军在庐山烧炭。〔《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七十四報，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十二月二十一日發行，第12—13頁〕

3 日军在庐山强迫中国民众运炭。〔《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七十四報，第13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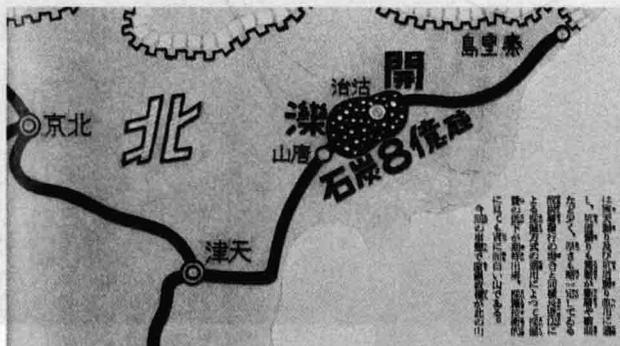
2



3

三、掠夺矿产资源

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煤炭是日本在华掠夺的重要军需资源之一，除“满铁”单独受托经营大同、下花园煤矿外，其他大都由日本民间煤矿公司协助兴中公司受托经营。1938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以煤、铁、液体燃料、矾土页岩、盐为“开发”中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设立七大煤炭集团、三大钢铁厂（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制铁所、山西制铁所）、华北盐业公司。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子公司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湖北大冶、安徽当涂、繁昌各县铁矿，与伪政权“合办”淮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实行“超重点主义”的掠夺政策，以提高优质煤的产量为目标，重点增加炼铁用焦炭煤的生产，还加速对中国关内沦陷区萤石、铜、硫化铁矿等的统制性“开发”。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铁、煤资源垂涎三尺，上述三图为日本对华北煤铁蕴藏量的初步估算与标识。〔《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六十四報，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十月十二日發行，第14—15頁〕

(一) 钢铁

1 图为日军侵占的龙烟铁矿的一个井口。〔《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六十四報，第14—15頁〕

2 图为日军侵占的龙烟铁矿的一处矿场。〔《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六十四報，第15頁〕

3 日军侵占的龙烟铁矿的一处办公地址。〔《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六十四報，第14—15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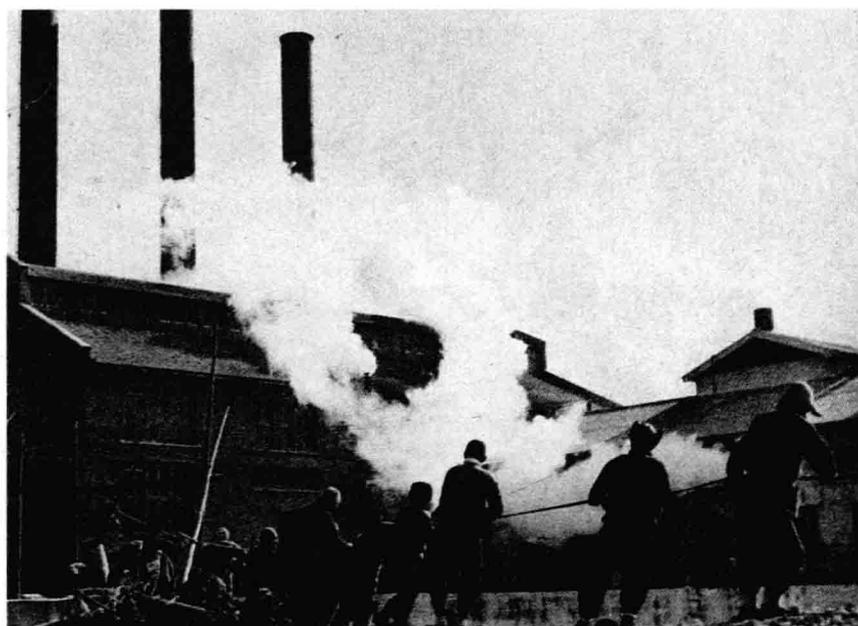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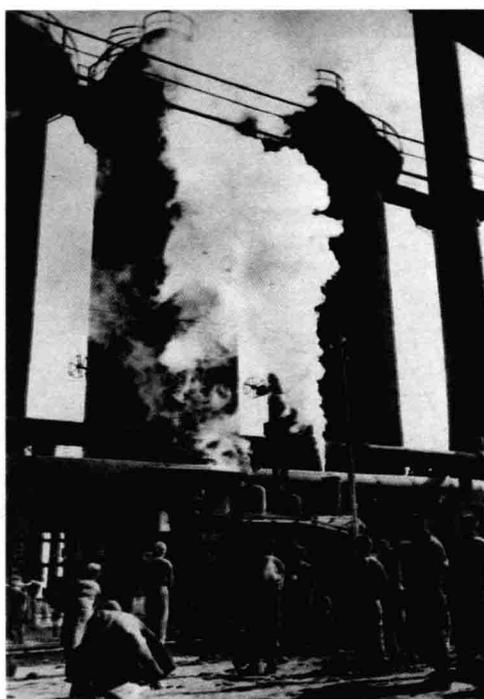
3



1



2



3

■1 日军侵占的龙烟铁矿的又一矿场。〔《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写真》第六十四報，第14—1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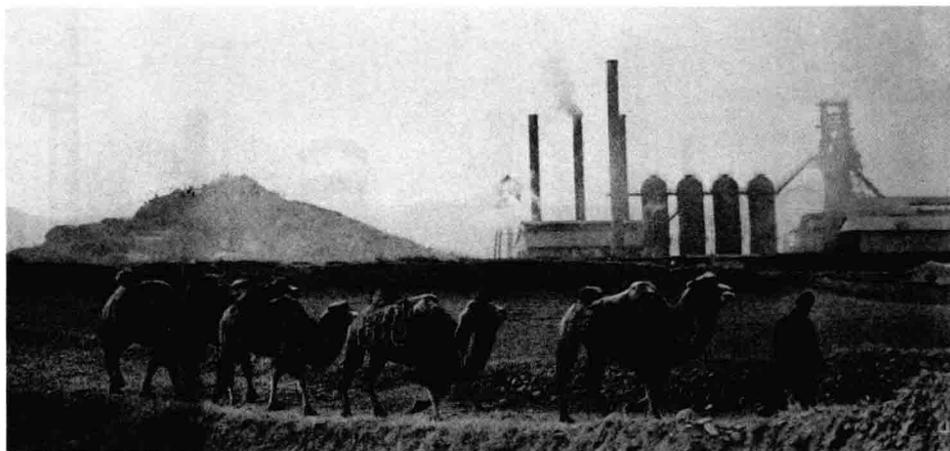
■2 日军控制下的石景山制铁所。〔《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写真》第七十六報，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四年（1939）一月四日發行，第4頁〕

■3 日军控制下的石景山制铁所。〔《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写真》第七十六報，第3頁〕

■1 日军控制下的石景山制铁所。〔《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七十六報，第4—5頁〕

■2 日军控制下的石景山制铁所。〔《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七十六報，第4—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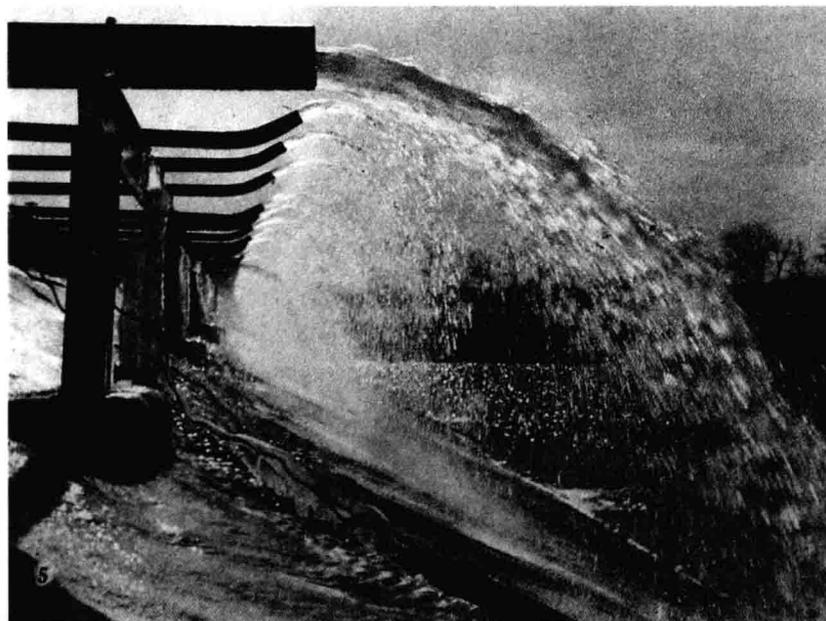
■3 日军控制下的石景山制铁所。〔《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七十六報，第5頁〕



1



2



3



1



2



3

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北平居民中加紧搜刮金、铜、铁、木等物资。图为1942年10月8日开始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伪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发布的“献铁办法”。〔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局、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北京抗战图史》，第118页〕

2 日军在上海大肆搜集废金属用于铸造枪炮。〔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60页〕

3 日军多次强迫天津人民举行“献铜”“献铁”“献金”“献机”运动。图为日伪当局设立的献纳场所。〔《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图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39页〕



1

■1 日侨女学生收集废铁罐充作军需物资。〔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91页〕

■2 伪上海市政府闸北办事处“火场整理碎铁数量表”。实际上大量战区旧铁材料等均被日海军战后复兴班用卡车日夜载运而去。〔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60页〕

■3 为搜集废钢铁，日军将侵占区内公共设施、电车路轨、公园铁栅栏，甚至是路牌、铁门等等，统统搜劫一空。〔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61页〕

■4 日军在攻击大冶铁矿。〔《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六十八報，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十一月九日發行，第9頁〕

精存地點		閩北辦事處火場整理碎鐵數量表											
合 計	光復路恆豐路	恆豐路大和路	恆豐路長安路	大 統 路	新 民 路	滿州路蒙古路	國慶路密雲路新鐵路	烏鎮路新陸路新民路	烏鎮路庫倫路	馬鎮路密雲路庫倫路	精存地點	數量	備 考
	鐵 二 堆	鐵 五 堆	鐵 二 堆	鐵 四 堆	鐵 三 堆	鐵 二 堆	鐵 五 堆	鐵 四 堆	鐵 五 堆	鐵 拾 堆	壹萬六仟斤		
	貳萬肆仟斤	捌千斤	叁千貳百斤	陸千四百斤	四千捌百斤	叁千六百斤	捌千斤	六仟肆百斤	捌千斤	壹萬六仟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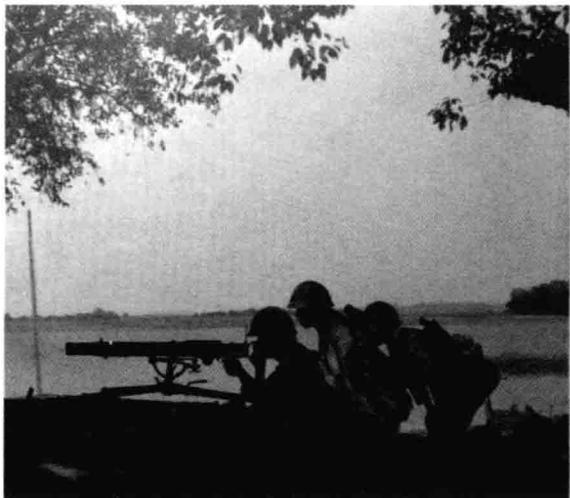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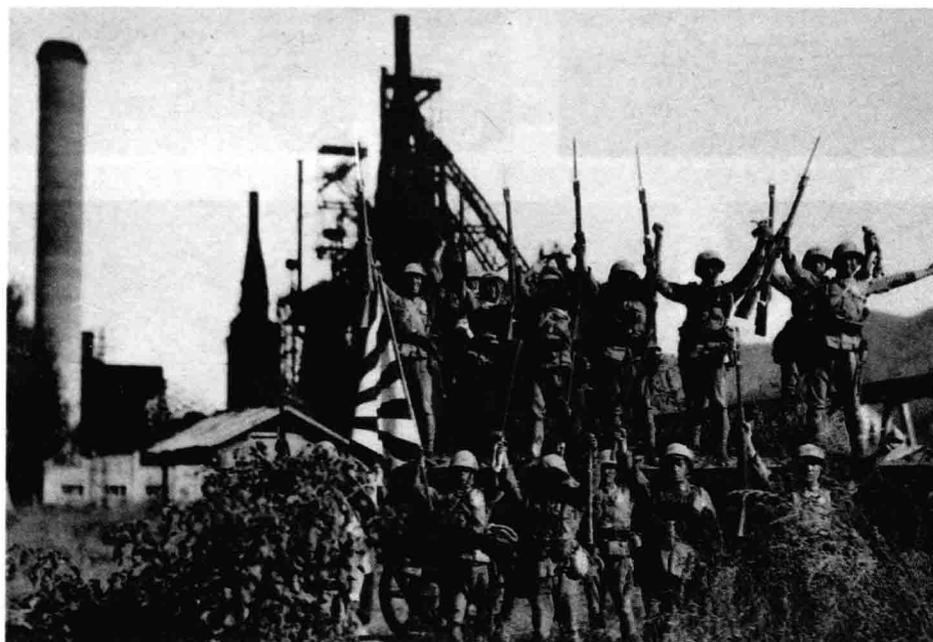
4



1



2



3



4

1 日军用机枪扫射石灰窑制铁所。〔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码〕

2 日军所侵占大冶石灰窑制铁所。〔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码〕

3 日军侵占汉冶萍铁矿山。〔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四輯，第27頁〕

4 日军占领汉冶萍铁矿山的一处中国军队的防守要塞。〔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四輯，第2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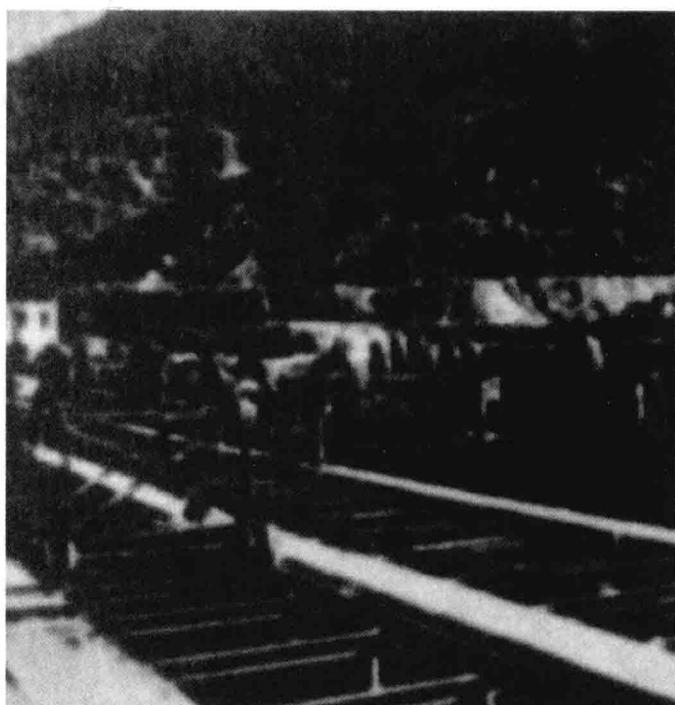
1



2



3



4

1 日军部队长在狮子山矿区挥锹作势开矿。〔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七輯，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四年（1939）四月二十日發行，第25頁〕

志办編：《大冶鐵礦百年照片集》，2000年9月印行，第63頁〕

3 1938年11月到达大冶的“日铁”采矿工程师井上照记。〔武钢大冶鐵礦志办編：《大冶鐵礦百年照片集》，第67頁〕

4 “日铁”大冶矿业所安装的翻转矿车的翻车机。〔武钢大冶鐵礦志办編：《大冶鐵礦百年照片集》，第7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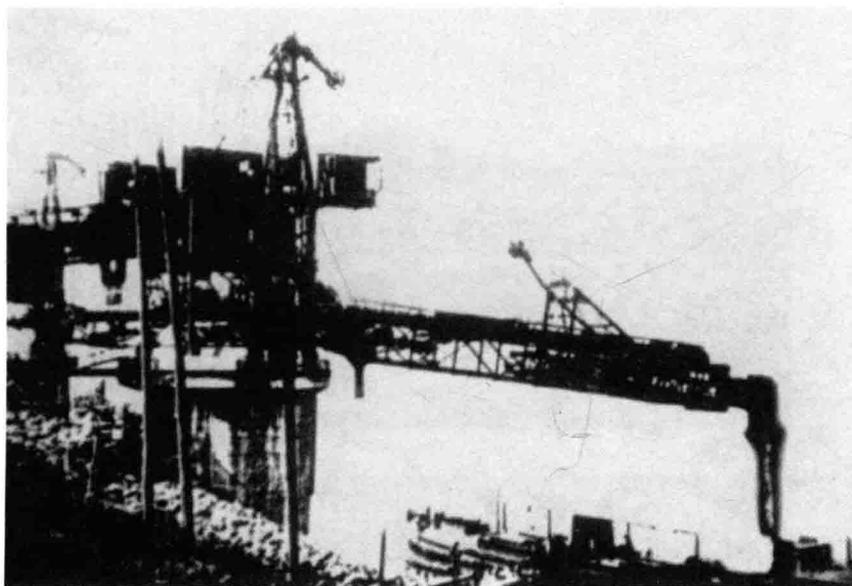
2 “日铁”大冶矿冶所历任所长。〔武钢大冶鐵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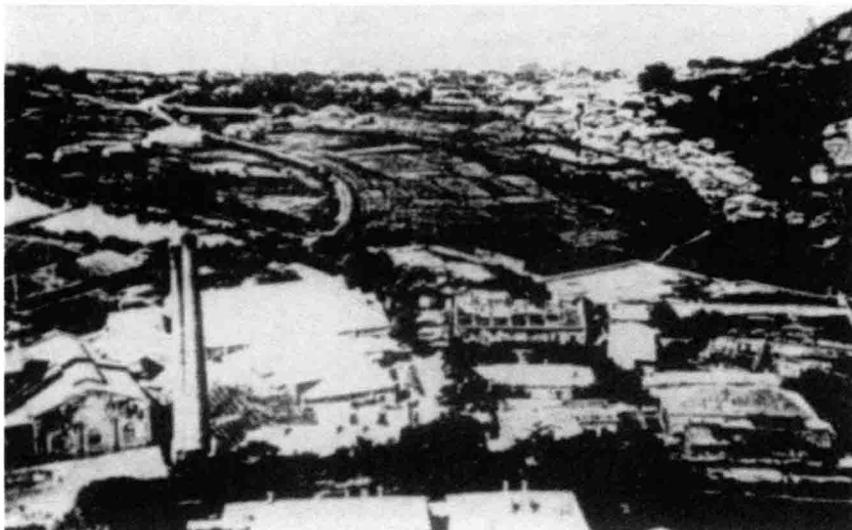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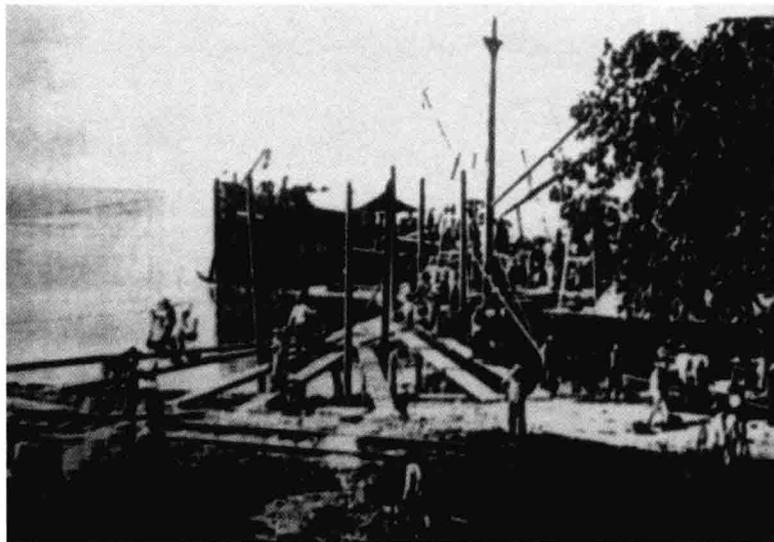
4

■ 1 “日铁”大冶矿业所设在露天采场升降矿车的斜坡。〔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第76页〕

■ 2 “日铁”大冶矿业所设置在长江边正在建设中的装载机。〔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第74页〕

■ 3 “日铁”大冶矿业所将掠夺来的铁矿石正在装运回日本，在石灰窑江边建设两台皮带运送装船机，其左为正在建设中的2号机。〔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第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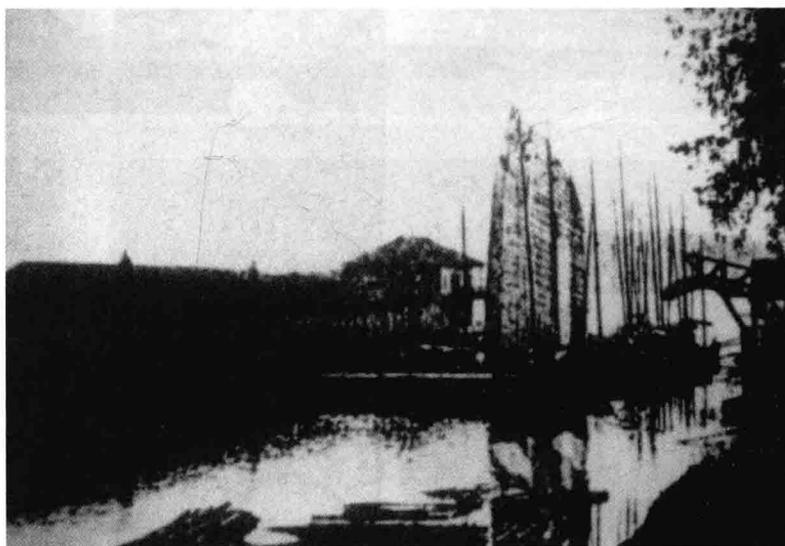
■ 4 开设于1939年，位于石灰窑地区，面对长江的“日铁”大冶矿业所。〔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第64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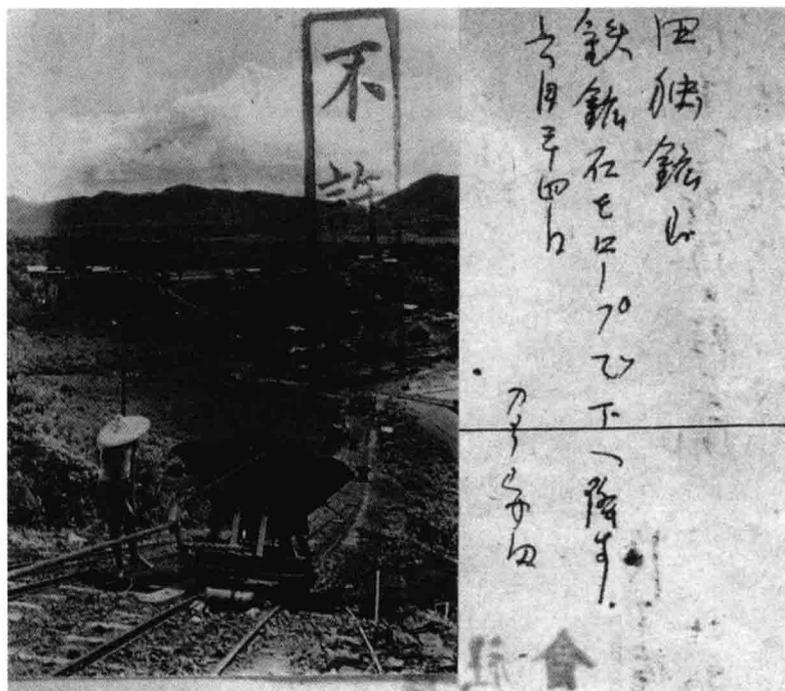
3

1 1939年，“日铁”强迫中国劳工将矿石挑上日本轮船。〔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第66页〕

2 在露天采场装矿的中国劳工。〔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第75页〕

3 日军强征的船队停泊在长江新厂边（原大冶铁厂）。〔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第64页〕

4 日军侵占下的海南岛田独矿山。〔《每日新闻秘藏·不许可写真（2）》，第116页〕



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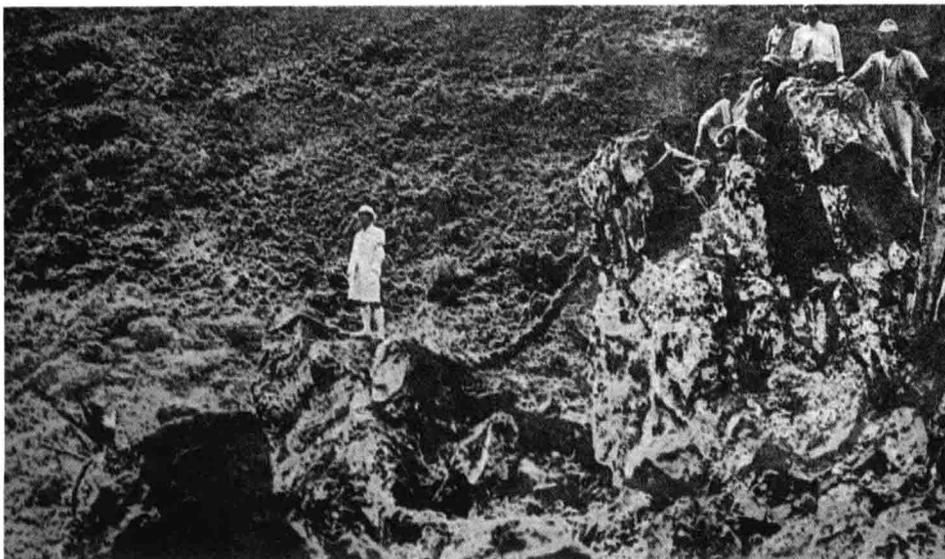
1 日军侵占的海南岛田独矿山又一矿场。〔《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116頁〕

2 日军正在开采田独山的铁矿石。〔支那事変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码〕

3 日军强迫中国人在炎炎烈日下开采铁矿。〔毕英杰、白描編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 第633頁〕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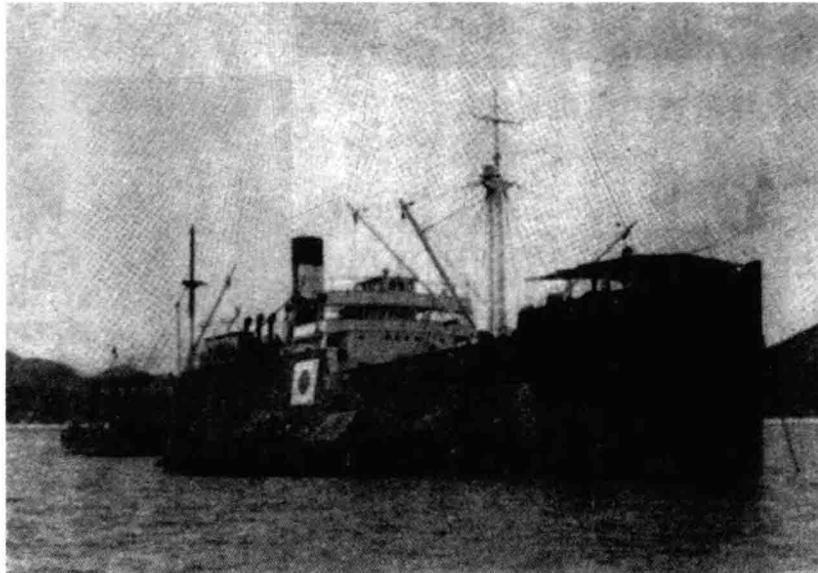
1 日军强迫中国人在炎炎烈日下在铁矿场劳作。〔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33页〕

2 日本轮船南光丸正在将田独铁矿石运送回国。〔张中华主编：《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月版，插图〕

3 日军从海南岛运出大量铁矿石。〔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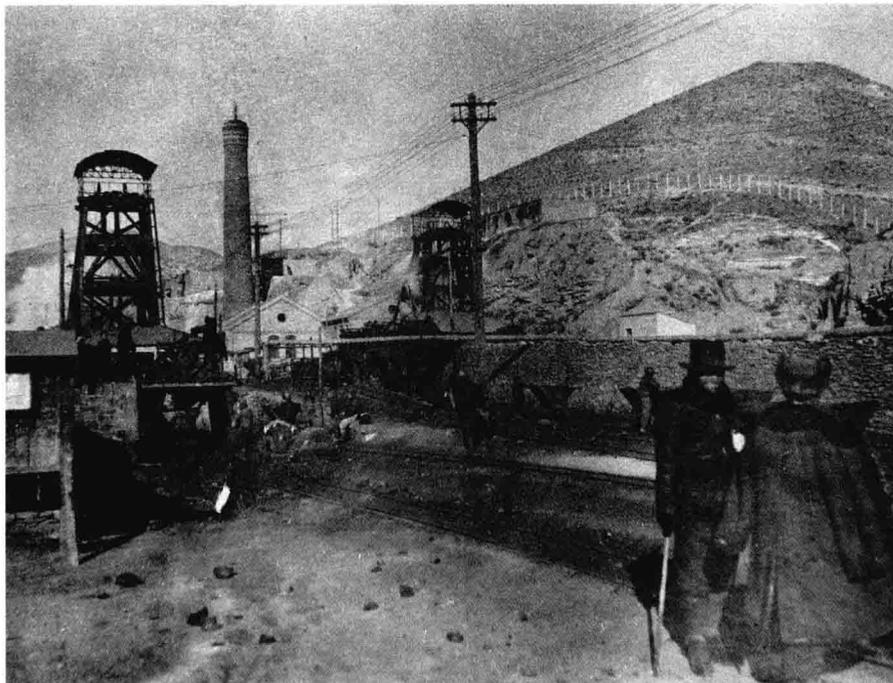
2



3

(二) 煤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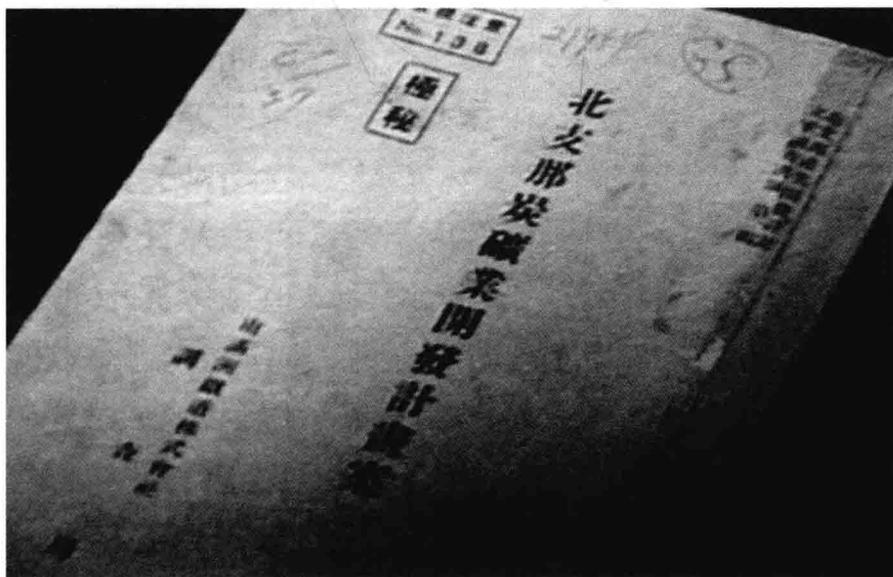
1 日军侵占下的大同煤矿。〔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輯，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四年（1939）一月五日發行，第21頁〕



1

2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著有标着“极秘”字样的《北支那炭矿业开发计划案》。〔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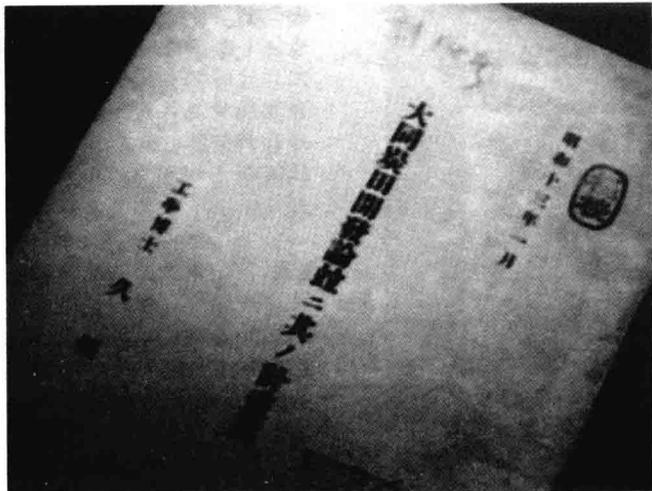
3 卢沟桥事变后，门头沟煤矿被日军实行“军管理”。沦陷八年，日本侵略者从该煤矿掠夺了大量优质煤运回日本。图为门头沟煤矿的统治者、日本特务白鸟吉乔。〔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抗战图史》，第1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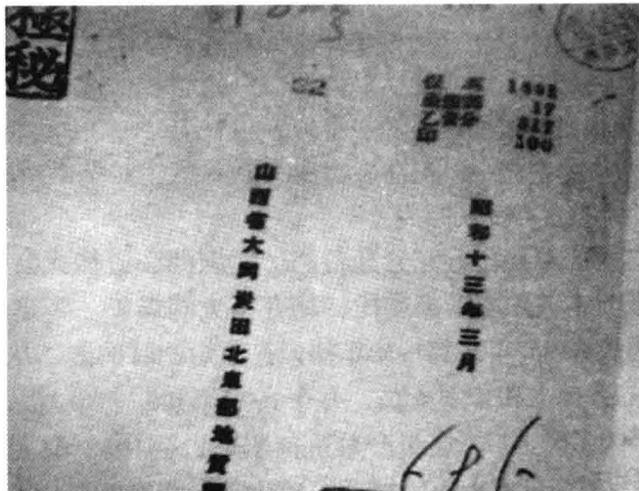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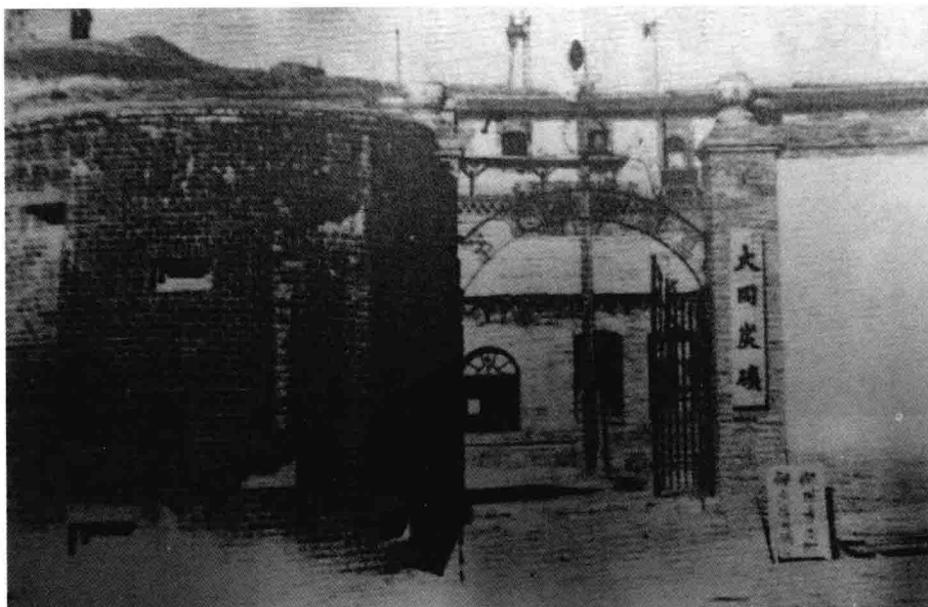
3



1



2



3

1 1938年1月，曾任中国抚顺炭矿矿长的久保孚为日本制定大同煤炭开采计划。图为计划书封面。〔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19页〕

2 1938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写的《山西省大同炭田北东部地质调查书》。〔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18页〕

3 日军侵占时期的大同炭矿事务所。〔大同矿务局矿史党史征编办公室编：《大同煤矿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书前插图〕

4 日军侵占时期大同煤矿积运作业。〔大同矿务局矿史党史征编办公室编：《大同煤矿史》，书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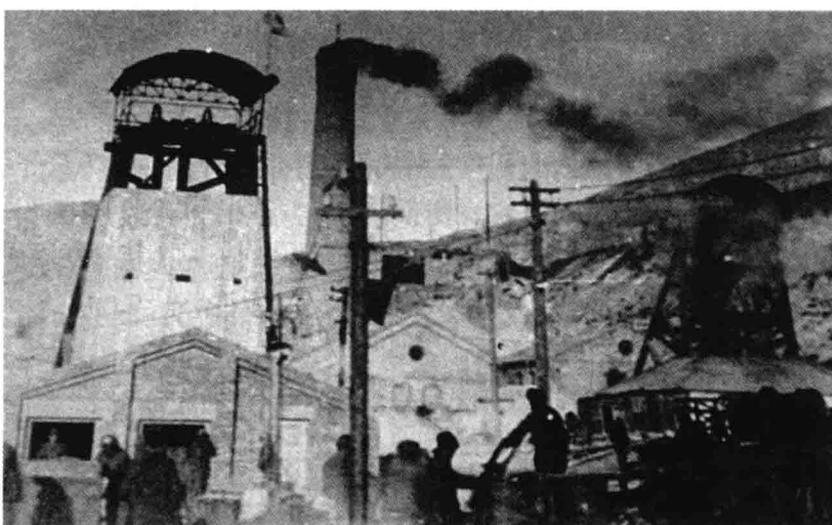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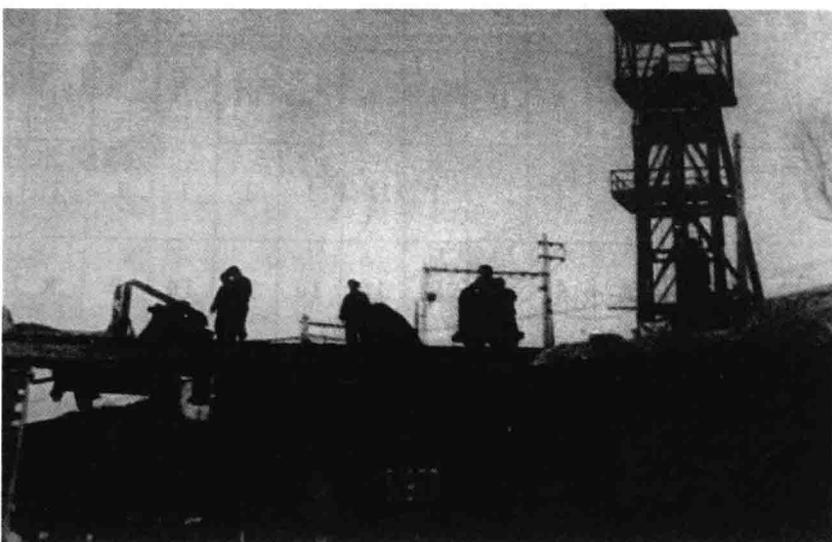
1



2



3



4

■ 1 在山西大同井下挖煤的中国矿工。〔アジア民眾法廷準備会編：《写真図説・日本の侵略》〕，第 66 頁〕

■ 2 大同煤矿背煤的童工。〔アジア民眾法廷準備会編：《写真図説・日本の侵略》〕，第 66 頁〕

■ 3 日军在大同煤矿构筑岗楼，日夜监视中国劳工的劳动，劳工想逃跑难上加难。〔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 6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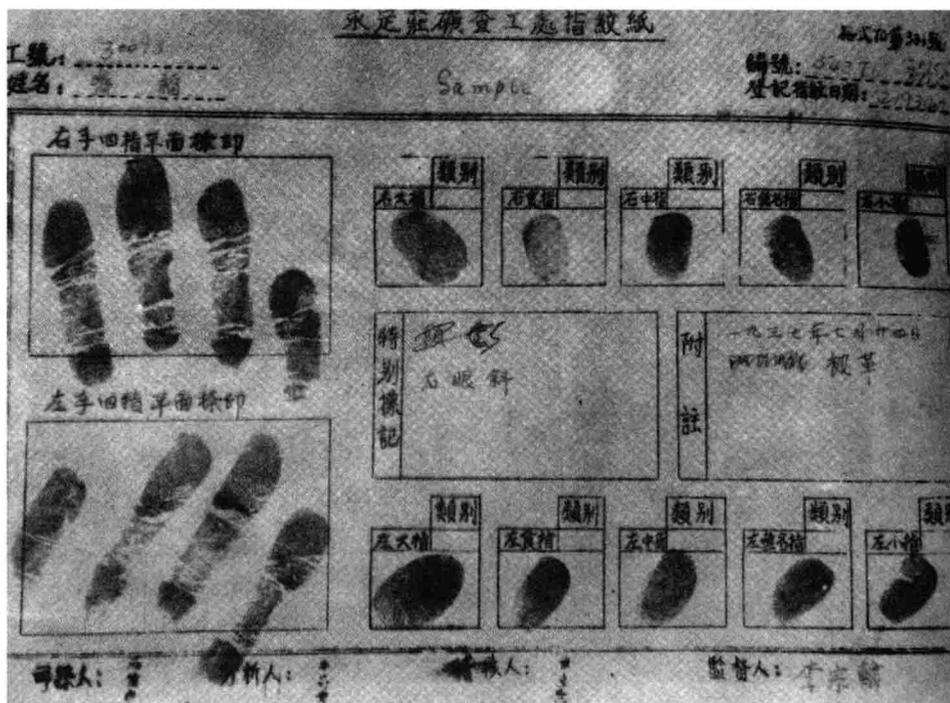
■ 4 图为日军在大同煤矿的又一处岗楼，日夜监视中国劳工的活动。〔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 69 頁〕



1



2



3

■1 日军在大同煤矿劳工大房周围设置的电网。〔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41页〕

■2 日军为防止矿工逃跑而设置的铁丝网。〔大同矿务局矿史党史征编办公室编：《大同煤矿史》，书前插图〕

■3 日军对工人实行指纹管理。〔大同矿务局矿史党史征编办公室编：《大同煤矿史》，书前插图〕

■4 大同煤矿大小把头正在监督劳工井下出煤劳动。劳工在12个小时的劳动中，必须一刻不停地干，劳工只要直一下腰或头上没有汗等，就会遭到把头一顿打。〔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67页〕



4



1

1 劳工头顶上方及身边都是破碎的石头，没有木柱等任何安全设施，生命随时面临着威胁。〔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 58 页〕



2

2 日军侵占大同煤矿期间强迫童工井下冒险劳动的情景：他们头上没有安全帽，顶板支柱东倒西歪，事故随时会发生，童工生命毫无保障。〔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 5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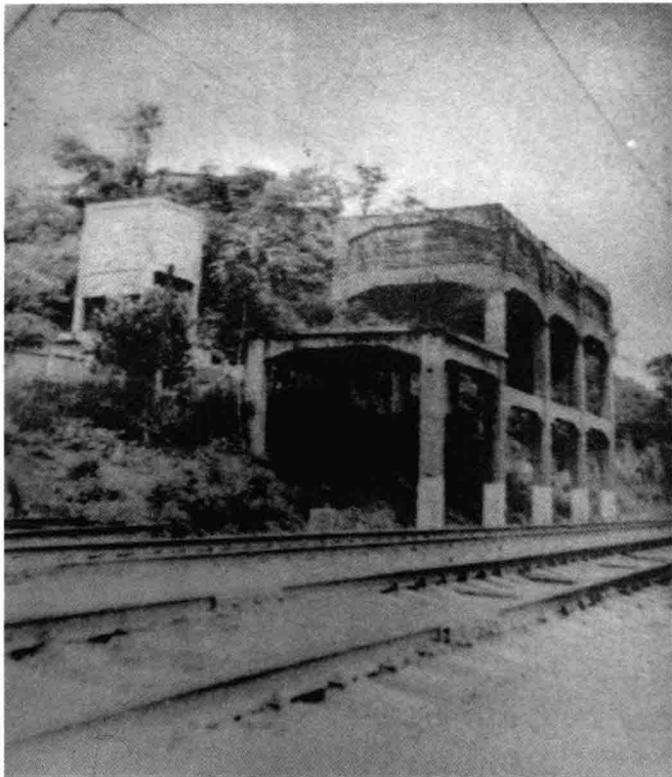


3

3 日军侵占期间，大同煤矿中国劳工手脚并用，正吃力地从井下爬坡往上背煤。〔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 91 页〕



1



2



3

1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
〔杨克林、曹红编著：《世界抗日战争图志》，第1345页〕

2 1944—1945年间，日军在阳泉煤矿筒子沟修建的简易铁路煤仓。〔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编：《阳泉煤矿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书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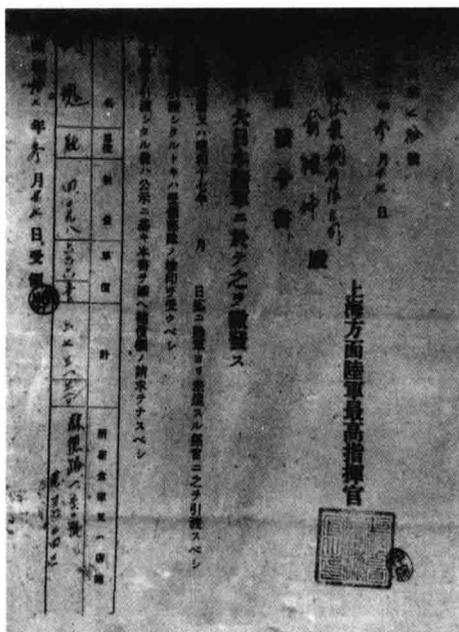
3 日军残害矿工的历史见证——煤峪口南沟万人坑上洞中堆积的尸骨。〔大同矿务局矿史党史征编办公室编：《大同煤矿史》，书前插图〕

1 日军强制征用沪江制铜公司物资的“征发令”。〔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5页〕

(三) 其他

2 日军大肆搜刮废金属使上海市的铜镍辅币急剧减少，各商铺公司纷纷自造各种代价券，以应急需。〔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209页〕

3 从1940年到1944年，日军在昌平山区开采石棉矿，并将大量石棉石粉运回日本。图为石棉矿的一个洞口。〔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抗战图史》，第119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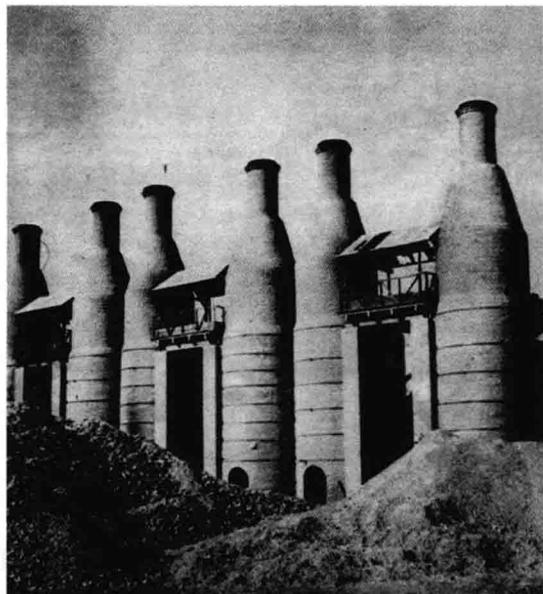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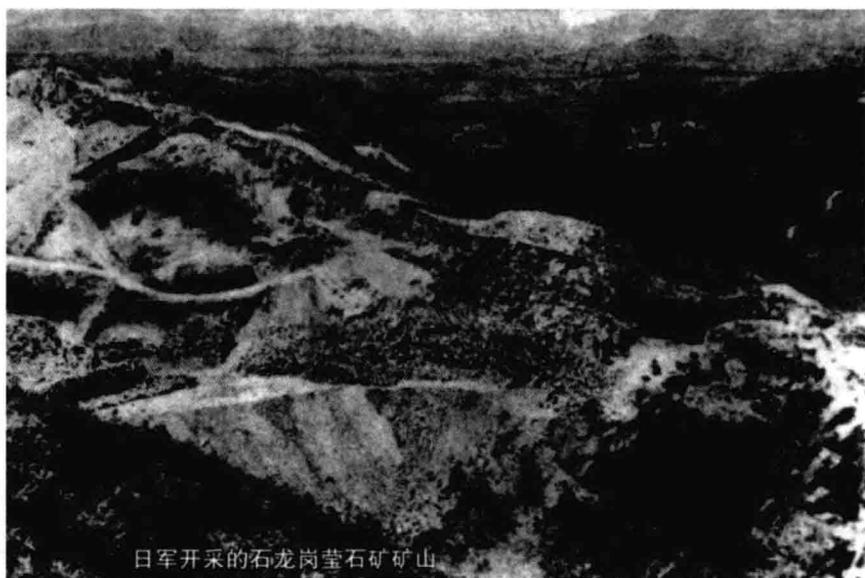
1



2



3



4

1 日军在华北奴役中国人开采矾土。〔《北支》1943年5月1日第5卷第5期〕

2 日本在华北的矾土冶炼工厂。〔《北支》1943年5月1日第5卷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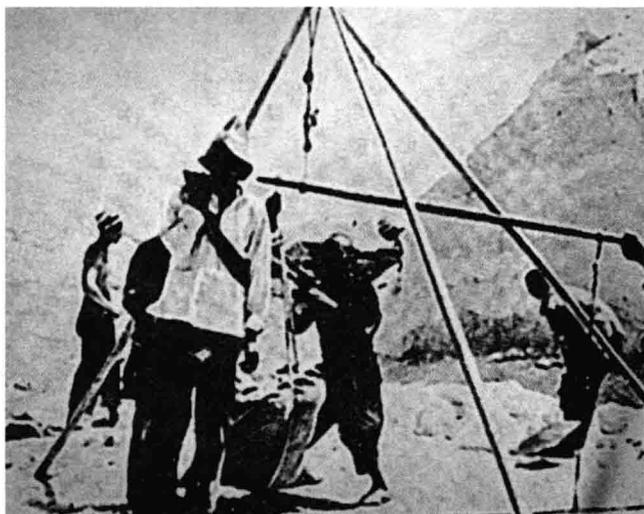
3 日军胁迫中国矿工为其开采萤石矿。〔汪力成主编，

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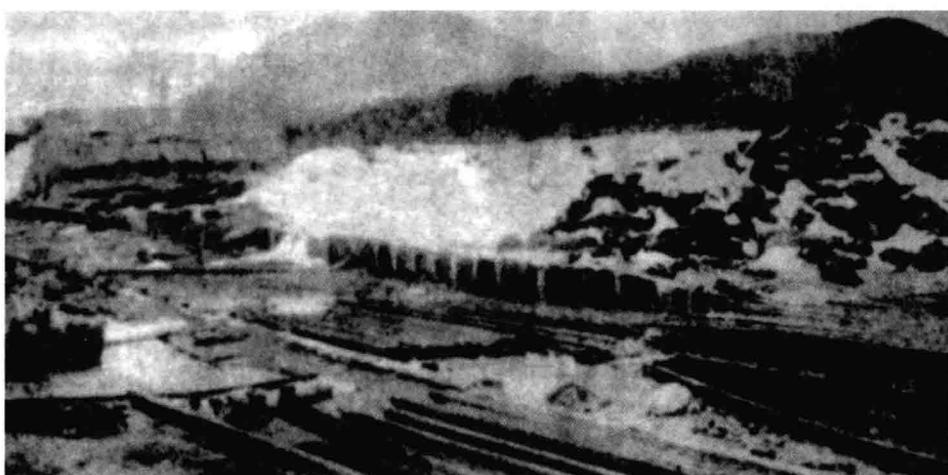
4 日军开采的浙江石龙岗萤石矿矿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第171页〕



1



2



3



4

1 日军将海州的盐场据为己有。〔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34 页〕

2 中国工人在日军所抢占的海州盐场劳作。〔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 634 页〕

3 诸暨火车站内所堆积的日军掠夺来的淮盐。〔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第 238 页〕

4 日军劫掠中国储存在温州的锡。〔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九十五辑，第 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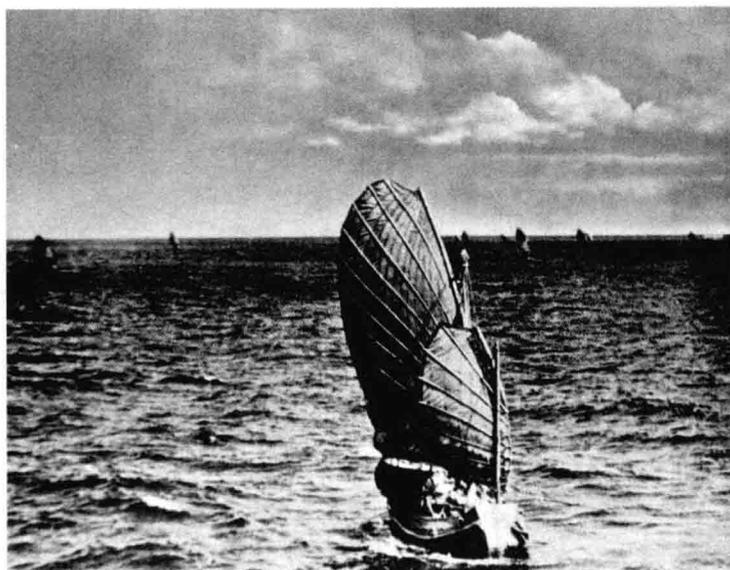
四、经济封锁与贸易统制

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是日本对华经济战的主要目标。战争初期，日本发表所谓“遮断航行”宣言，封锁上海至华北沿海。后又宣布封锁我国全部海岸，进而禁止第三国在中国沿海的航行。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华北派遣军规定“要加强对敌经济封锁，制止有利于敌方的经济活动，破坏敌方的经济力量”，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命令日军要“加强对敌封锁，力图消耗敌战斗力”。为此，日军对华北沦陷区实行“治安肃正”，对华中沦陷区进行“清乡”。设立各种贸易组合，实行物资配给。后实行“对华新政策”，变直接掠夺为由“商统会”等伪组织出面的间接掠夺。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图为日军正在瞭望大海。〔《大東亞戰爭写真史（5）·大陸戰塵篇》，富士書苑昭和二十九年（1954）九月版，第119頁〕

(一) 经济封锁



1



2



3



4

■1 日本侵略者封锁黄海至南海沿岸。〔《大東亞戦争写真史(5)・大陸戦塵篇》, 第118頁〕

■2 日军在检查民船。〔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頁碼〕

■3 日本海軍封锁中国沿海, 没收石油、煤和军服等军用物资。〔《大東亞戦争写真史(5)・大陸戦塵篇》, 第11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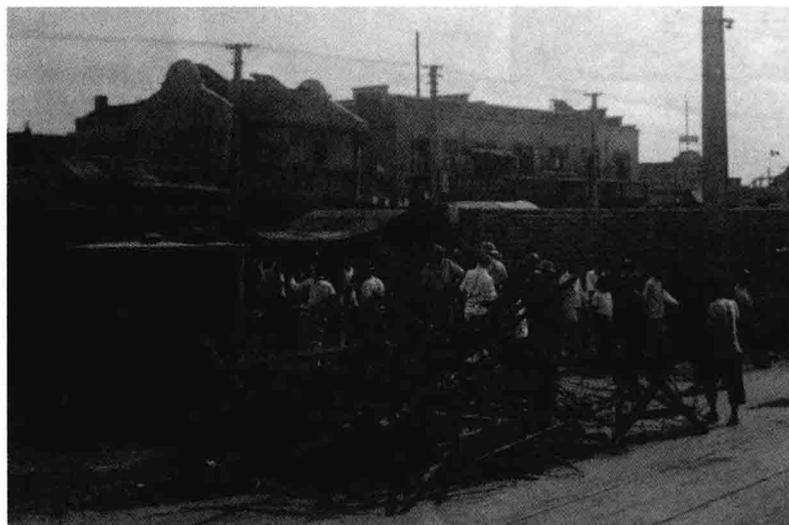
■4 日军在舰上监视与封锁海面。〔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頁碼〕

1 “无人区”的铁丝网。
〔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编：《血证：日军暴行纪实日志》，成都出版社1995年5月版，插图〕

2 日军为封锁抗日根据地修筑的碉堡、封锁沟。〔郭德宏主编：《中国民众抗战画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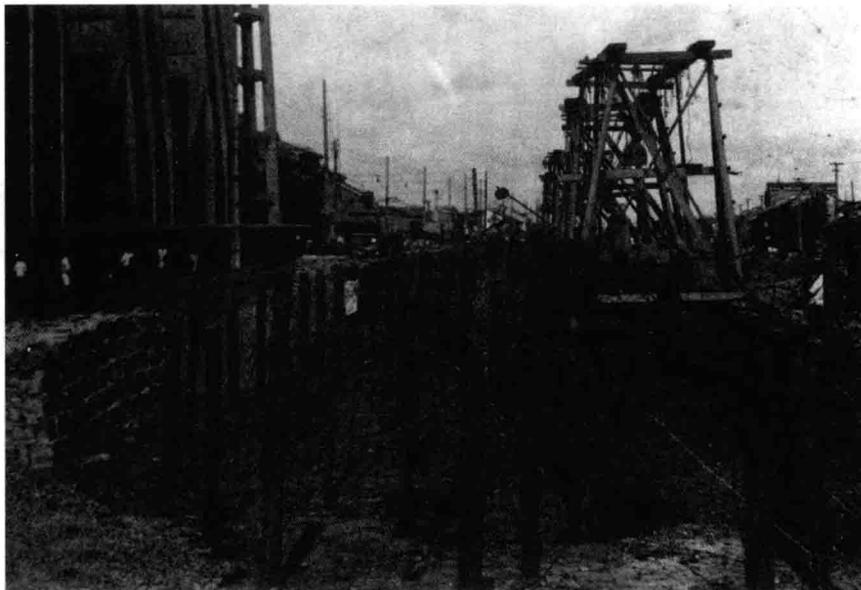
3 出入上海租界封锁线的民众要接受日军哨兵的严格检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71页〕

4 日伪在上海四郊“清乡”时，强迫当地村民修筑篱笆围墙，用以封锁“清乡区”。〔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0页〕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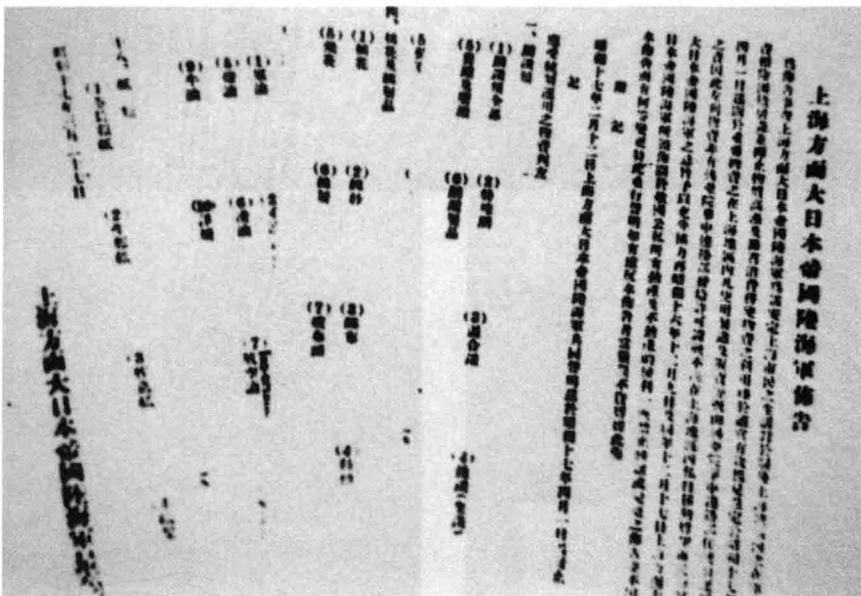
1

■1 上海租界当局秉承日军旨意，在租界周围架设铁丝网，修筑隔离墙，检查出入人员，配合日方进行封锁。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71页〕



2

■2 上海租界当局强征民夫建筑隔离墙。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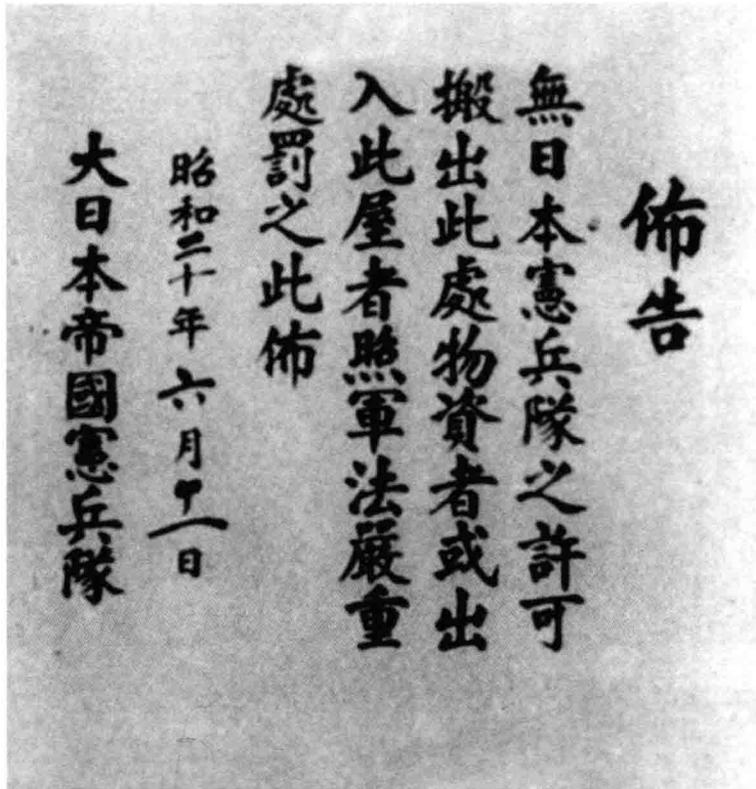


3

■3 1942年3月27日，日军关于物资统制的布告。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5页〕



1



2

1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区对重要战略物资进行统制。图为日伪统制粮食的文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 5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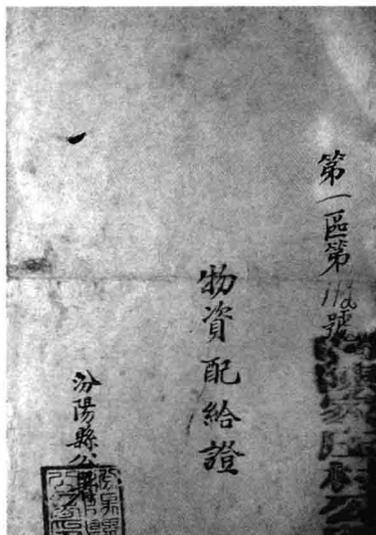
3

2 日本宪兵队禁止物资移动的布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 5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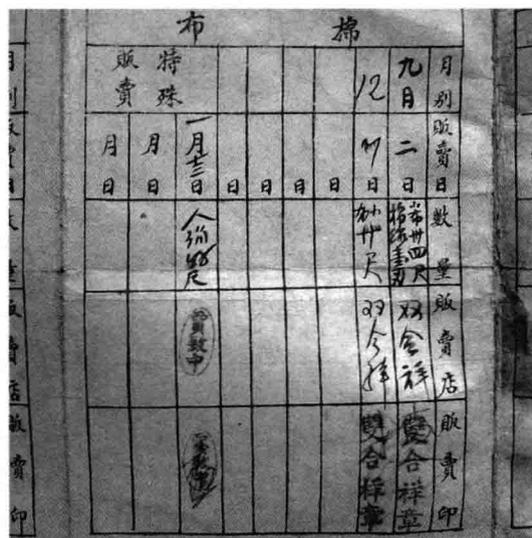
3 上海闻人袁履登（左）、闻兰亭（中）“落水”后，分别担任伪商会主任、伪商统会理事长，配合日军，实行物资统制。图为两人与青帮大亨黄金荣的合影。〔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 167 页〕

(二) 贸易统制

1 日军侵占期间，厉行“治安强化”，由伪政权及伪组织（“新民会”）推行合作社制度，强迫老百姓入股（每户一股），强行统制贸易（只准在日军据点开店设市），统购农副产品（转运由日军批准），对抗日根据地（所谓“匪区”）进行经济封锁。伪社给百姓发配给证，严控购货数目。图为伪山西汾阳县公署颁发的物资配给证。〔春雨集藏：民国汾阳县公署物资配给证，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636_17368121.html，2014年8月12日〕



1



2

2 伪山西汾阳县公署物资配给证内页。〔春雨集藏：民国汾阳县公署物资配给证，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636_17368121.html，2014年8月12日〕

3 日军侵占下的张家口街市遍布日本商店。〔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輯，第21頁〕

4 天津街头的日本浴池。〔《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196頁〕



3



4



1



2



3



4

1 天津上映日本电影的海报。〔《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196頁〕

2 天津接待日本人的旅社。〔《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196頁〕

3 日军侵占下的大同街市遍布日本商店。〔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輯、第2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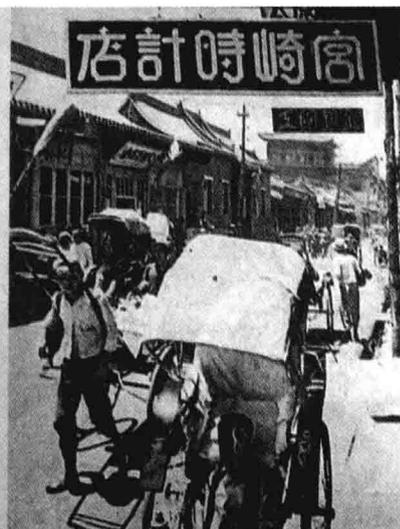
4 1939年6月下旬至7月天津遭遇80年未遇的大洪水，街边商店招牌上的日文清晰可见。〔《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238頁〕



1 日军侵占下的大同街市遍布日本商店。〔《支那事变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第21頁〕

2 1939年前后，近万名日本人在太原抢占了很多人中国人的商业用房，在商业区开设了很多日本式的饭店、旅馆、美容院、牙医院、和服店、钟表店、歌舞厅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的店铺随处可见。〔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39页〕

3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太原日本人开设的店铺随处可见。〔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39页〕



2

3

1 日军侵占下的青岛日人街。〔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十八輯，第12頁〕



1

2 徐州街头的日本料理店。〔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六十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四年（1939）六月五日發行，第2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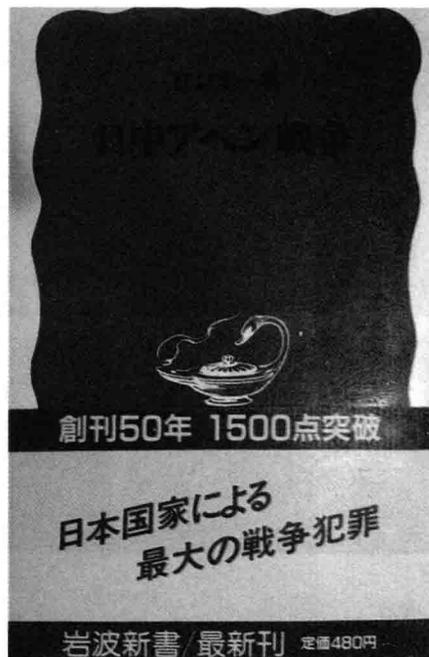


2

3 战后日本进步学者江口圭一揭露战时日本贩毒的著作。〔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7月版。封面〕



3



4



1



2

1 宏济善堂是日军指使的贩毒机构。图为宏济善堂档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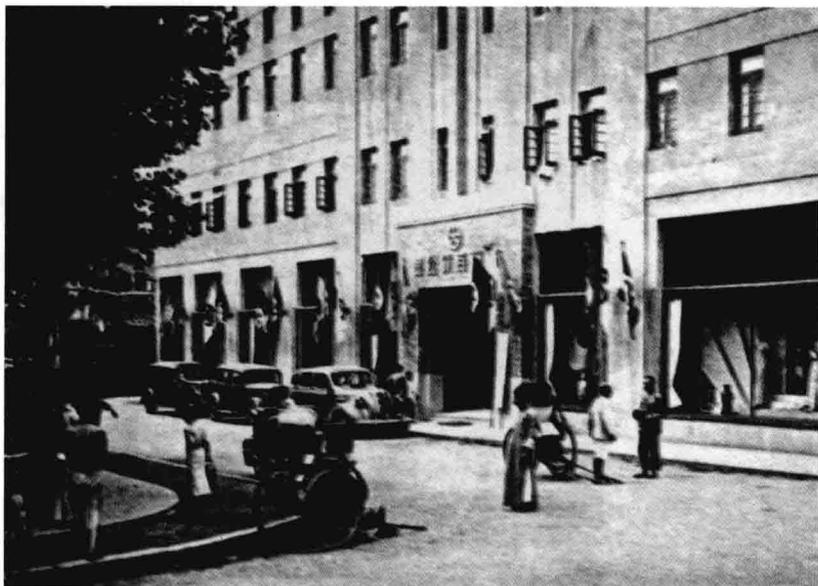
2 沪西的一处鸦片烟馆，俗称“燕子窟”。〔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17页〕

3 沦陷时期的苏州观前街。〔徐刚毅编著：《苏州往事图录》，（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2月版，第78页〕

4 苏州百货商场被日商大丸洋行占为己有，于1939年5月开办“苏州百货公司”，成为日货倾销的场所。〔徐刚毅编著：《苏州往事图录》，第85页〕



3



4



1

1 1938年7月，日侨在南京开设的“银座堂”水果店门前街景。〔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65页〕



2



3

2 日军强占镇江商店，协助日侨开设日本酒店。〔《老照片》第59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59页〕

3 1938年7月，采用日式命名的南京店铺。〔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66页〕

4 1938年7月，日军出入于南京街上的镶牙店。〔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76页〕



4



1



2



3



4

1 1939年3月，又一家日本百货公司“高岛屋”在南京开业，“高岛屋”旁边那家也是日本商店。〔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81页〕

2 1939年3月，日军将新都大戏院改名为“东和剧场”，专门放映日本影片，主要为日军和日本侨民服务。〔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60页〕

3 1939年8月，在南京的餐馆里，日酒得到热销。〔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88页〕

4 1938年1月5日，悬挂日旗的杭州商店。〔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第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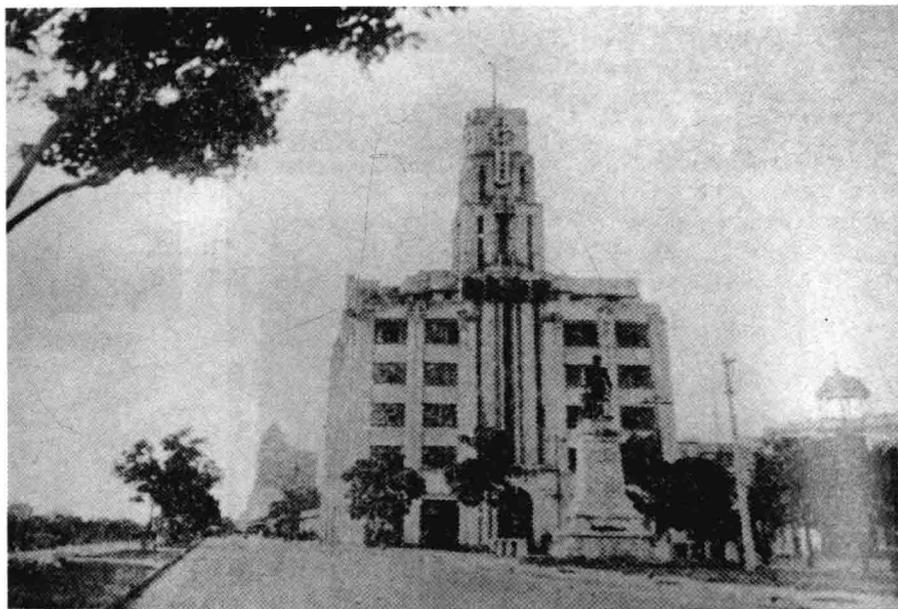
1 日军在杭州强占商铺用作仓库。〔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第73页〕

2 广州的日本商工会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86页〕

3 日华贸易公司营业通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86页〕



1



2

日華貿易公司營業通告

竊以市面緊要重商業商場之場莊亦頗貨物之流通體自廣州市黨軍敗逃商
業停閉人民流徙十室九空在此情形下中小商家
大日本兩支派遣軍到達本市復高廣東治安維持委員會成立維持所以為時未
久商業漸百恢復市面形見繁榮當此復興之初貨源與資本為商業命脈商等有
鑒及此爰合資組織日華貿易公司利用商營經營增繁榮除分呈

大日本南支派遣軍司令部
憲兵隊本部
在廣東日本總領事館
廣東治安維持會
各最高等機關

批准立案外茲將本公司營業性質刊於後俾知有所開津焉

一、本公司為日華合資組織故命名曰**日華貿易公司**

二、本公司為增進廣州市繁榮起見所有日本中國進出口一切貨物專門代辦或
推銷

三、凡客商委託本公司代買或代賣各種貨物均能依時辦妥決不誤期

四、客商如慮貨物有意外之虞可交本公司代為存倉保障

五、關於介紹抵押之物品

(甲) 貴重衣物首飾
(乙) 貨物
(丙) 舖戶屋宇
(丁) 機器類

六、關於市面各種貨物實業建設等項及右列物品由本公司代為介紹抵押相當
之款隨時面洽

七、本公司於西曆一九四一年元月一日開始營業

八、本公司營業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四時

九、本公司辦事處設於廣州市維新北路三百四十九號門牌侯寬安相當行址
再行詳誌

日華貿易公司啓

3

■1 广州只对日本人服务的电影院。〔《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 第196頁〕

■2 日军侵占广州期间, 在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实行奴化统治、殖民统治。图为广州西堤商业街区上, 充斥着日文标识的商业牌匾。〔广州市档案馆编: 《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8月版, 第86頁〕



第三章

战时日本对
关内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興業院華中連絡部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利用其军事优势，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中大片领土，就面积而言，占领区不到中国面积的一半，但这些地区却集中了中国工业的精华，并有丰富的原料和资源。对于占领区的经济掠夺，日本政府把华北、华中占领区的经济事业划分为编制事业和自由事业两种。

编制事业主要包括日本本土所缺乏的国防资源、与军事活动直接相关的交通通讯事业、公用事业及与日本经济有利益竞争关系的蚕丝、水产等产业。编制事业由日本在华两大“国策会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经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是日本在华北进行资源掠夺的总部，该社本身不直接经营业务，而是负责管理华北交通、华西电业、大同煤矿、龙烟铁矿、山西制铁所、山西盐业等 31 个子公司，该社基本控制了华北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业。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日本在华中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机构，该社分设并管理华中矿业、华中电气通讯、华中轮船、华中火柴、上海恒产等 15 个子公司，每个公司管理若干厂矿，基本控制了华中沦陷区的重要工矿业。

在自由事业方面，日本对中国企业的掠夺并不亚于统制事业方面。所谓自由事业，是指可由日本工商界经营的企业。其内容涉及中国原有的工厂，如纺织、面粉、烟草、啤酒、造纸等产业，这些厂有些毁于战事，幸存者均被日本用以下几种方式所占有：

1. 军管理。据日本“兴亚院”的解释，所谓“军管理”，是依国际公法或战时法规没收官产的行为。但因防止不逞之徒加以破坏，私人产业亦多暂为保管，在此种形式下经营的工厂共有 82 家，其中山西即有 38 家，在各业分配上以面粉业居多，占 30 家。

2. 委托经营。委托经营厂是指日本私营工商业自行在华强占的工厂，其主权和经营权均控制在日本会社手中。委托经营的厂多数在华东，仅资本较大的厂即达 137 家之多，而其中又以面粉、纺织厂居多。

3. 中日合办。合办实际上是一种掠夺。部分企业与日人合作后，成为一个独占的经营公司，隶属于国策会社。部分企业甚至是强制合办的。

4. 租赁。名义上是租赁，但实际上所付资金极少，而且是强行租赁的。这种租赁厂仅华中占领区可考者约为 31 家。

5. 收买。日人以极廉价格收买华厂约 20 余家。

日本以上述各种方式掠夺的中国民族企业，经粗略估计，除占领区全部煤铁矿业、炼铁、电力、电灯厂、盐场以及机器缫丝厂等被掠一空外，棉纺织业被掠者共有纺锭 153.5 万枚，线锭 7.6 万枚，布机 1.6 万架，分别占战前中国民族纺业全部设备的 57%、45% 和 65%。战前仅有的 38 家造纸厂被掠的就达 13 家。若以资本计，

未掠部分 137 万元，被掠部分达 339 万元。^{〔1〕}

综上所述，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占领区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即使幸存下来的一些工矿企业，也都落入日本的控制之中。日本对占领区的物资资源进行了恣意的掠夺。在日本大规模垄断和掠夺之下，占领区绝大部分工业部门都陷入了绝境。

〔1〕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年 4 月版，第 438—440 页。

一、经济掠夺机构

全面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把重心转向巩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加强对中国沦陷区经济的控制和掠夺。在此形势下，日本于1938年12月设立兴亚院，并在各地设置分支机构，对中国经济进行系统的掠夺。另外，日本情报机构儿玉机关也进行搜刮和掠夺战略物资的活动。



兴亚院旧址。〔《決定版昭和史(8)·日中戦争勃発(昭和12—13年)》, 第81頁〕

1 曾担任兴亚院的第一任总务长官的柳川平助（前中者）。〔张生等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2 年 2 月版，第 256 页〕

2 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职员表。〔吴伯明：《日本现舞台之要角》，青年书店 1940 年 2 月版，第 142 页〕

3 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1939 年 3 月设于上海北四川路的汉璧礼男童公学内，是直属日本内阁对华殖民机构兴亚院的派出机构，对上海和华中主要产业和所有重要物资的生产、出售和使用实行严厉的统制。〔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五十九辑，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昭和十四年（1939）五月二十日发行，第 29 页〕

（一）兴亚院

兴亚院于 1938 年 12 月成立。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任总裁，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副总裁，设第一部辖政治，第二部辖经济。该院设联络委员会，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为决定处理中日战争的最高方针，有兴亚院会议的组织，由正副总裁及总务长官（初任为柳川平助）所构成。由于兴亚院的设置，军部除全面参与对华政策外，且有多数军人直接担任行政事务。1942 年 11 月，大东亚省设立后，兴亚院即告废止，其一切事务便由大东亚省接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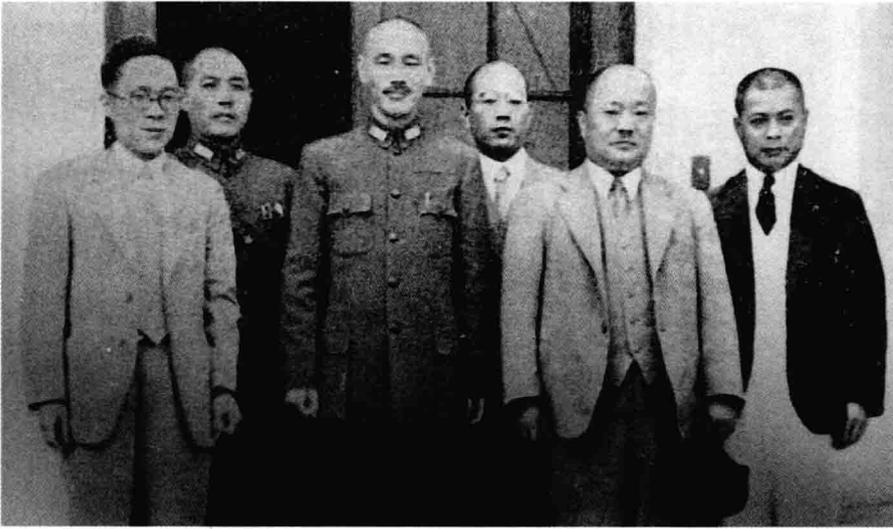
1

興亞院華中聯絡部（設於上海）	
職別	姓名
部長	津田輝枝
次長	楠本實隆
政務局長	楠本實隆
政務次官	佐藤
書記	楠本光信
文化局長	植川
文化局次長	酒田
經濟第一局長	洪恩顯
陸軍海軍陸軍航空軍務	陸軍中將
陸軍海軍陸軍航空軍務	陸軍少將
陸軍海軍陸軍航空軍務	兼任
陸軍海軍陸軍航空軍務	陸軍中將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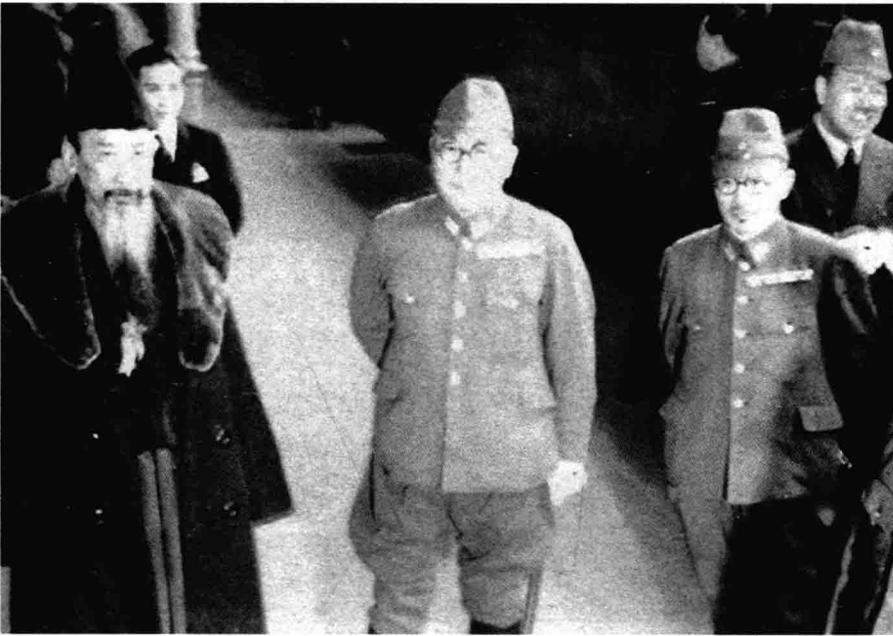


1

华北联络部（設於北平）

職別	姓名	備
部長	喜多誠一	陸軍中將
副部長	根大博	陸軍少將（暫代）
政務局長	根大博	
文化局長	松井辰二	大佐
第一經濟局長	竹內新平	大廳省書記官
第二經濟局長	湯川元斌	營林局長補官
調査官	平沼勝昭	航空大佐
關上	橋本錦五郎	歩兵中佐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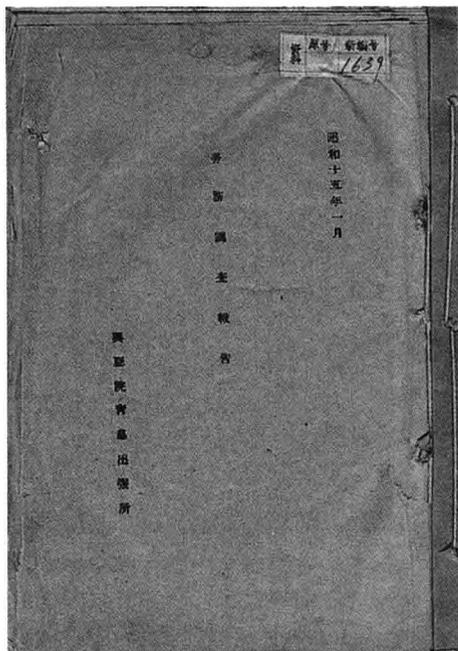
4

1 担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的喜多诚一（右二），曾与蒋介石合影。〔拓晓堂编：《华北抗战：北京图书馆藏近代照片资料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86页〕

2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职员表。〔吴伯明：《日本现舞台之要角》，第139页〕

3 1941年3月5日，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森冈皋（前排中）离任回国时，在北平车站的留影。〔拓晓堂编：《华北抗战：北京图书馆藏近代照片资料集》，第173页〕

4 1941年3月13日，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盐泽清宣就任时，拜访王揖唐。〔拓晓堂编：《华北抗战：北京图书馆藏近代照片资料集》，第1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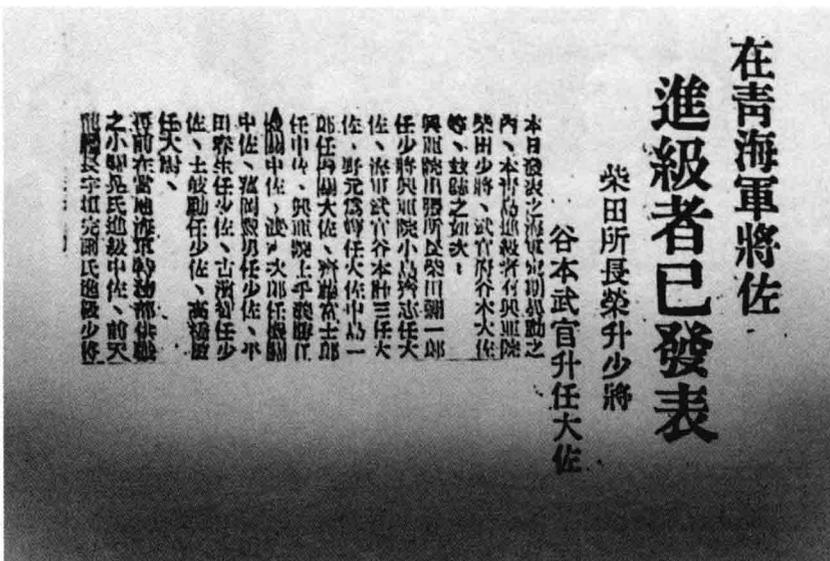
1

1 兴亚院青岛出張所 1940年1月出版的《勞務調查報告》。具体记录了使用劳动者的数量、募集方法及分布地域、劳动能率及移动等方面的情况。〔興亞院青島出張所編：《勞務調查報告》，昭和十五年（1940）一月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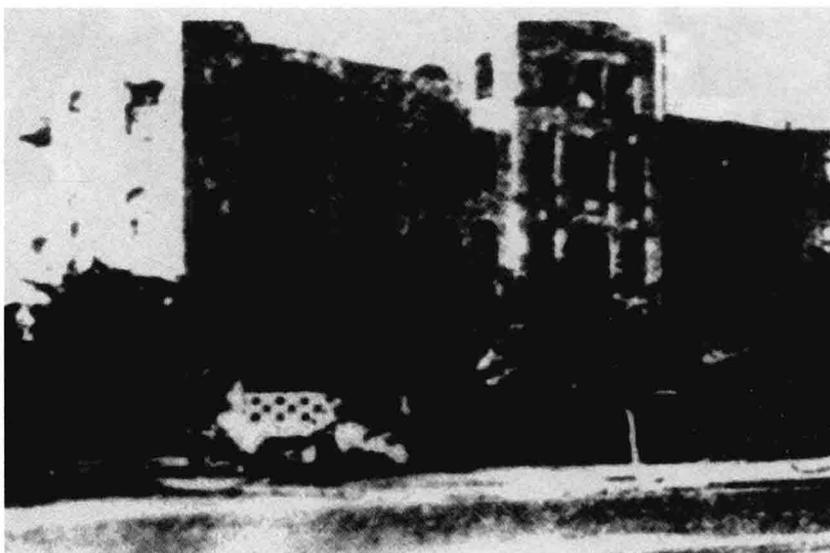
2 “兴亚院青岛出張所”所长柴田升为少将的报道。〔青島市档案信息网：“兴亚院青島出張所”所长柴田升为少将，<http://www.qdda.gov.cn/front/qingdaojingguan/preview.jsp?subjectid=12259376569844725001&ID=1809502>，2014年8月20日〕

3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島出張所。〔青島市史志办公室編：《青島世紀圖志》，第143頁〕

4 青島出張所“建設東亞新秩序”証章。〔青島市史志办公室編：《青島世紀圖志》，第143頁〕



2



3



4



1

職別	姓名	備註
部長	水戸春造	海軍少將
調査官	原忠一	海軍大佐
同上	大橋基三	海軍中佐
同上	前田廣吉	海軍中佐

2



3



4

職別	姓名	備註
部長	酒井隆	陸軍少將
調査官	山本兼久三	歩兵少佐

日本現舞台之要角
蒙藏聯絡部（設於張家口）

5

■1 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现位于厦门深田路42号。〔洪卜仁主编：《厦门抗战纪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32页〕

■2 兴亚院厦门联络部职员表。〔吴伯明：《日本现舞台之要角》，第145页〕

■3 1938年5月，指挥攻占厦门的日军司令官官田少将摄于当时作为盘踞厦门的指挥部兴亚院。〔《厦门晚报》2007年7月6日，第5版〕

■4 酒井隆曾担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图为侵占香港时担任日军司令的酒井

隆（左一）。〔我爱香港历史网：军政时期，http://www.welovehkasso.com/welovekhist/index.htm，2014年8月23日〕

■5 兴亚院“蒙疆”联络部职员表。〔吴伯明：《日本现舞台之要角》，第146页〕

(二) 儿玉机关

■ 1 执掌儿玉机关时的儿玉誉士夫（右）。儿玉机关于1941年设于上海百老汇大厦内，隶属日本海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首任机关长儿玉誉士夫。其任务是通过经济手段掠夺战略物资，并进行谍报谋略活动，在浙湘鄂设有40多个“收购点”。〔《老财阀归来》，《中国经营报》2012年3月19日，第52版〕

■ 2 儿玉机关所在的百老汇大厦。〔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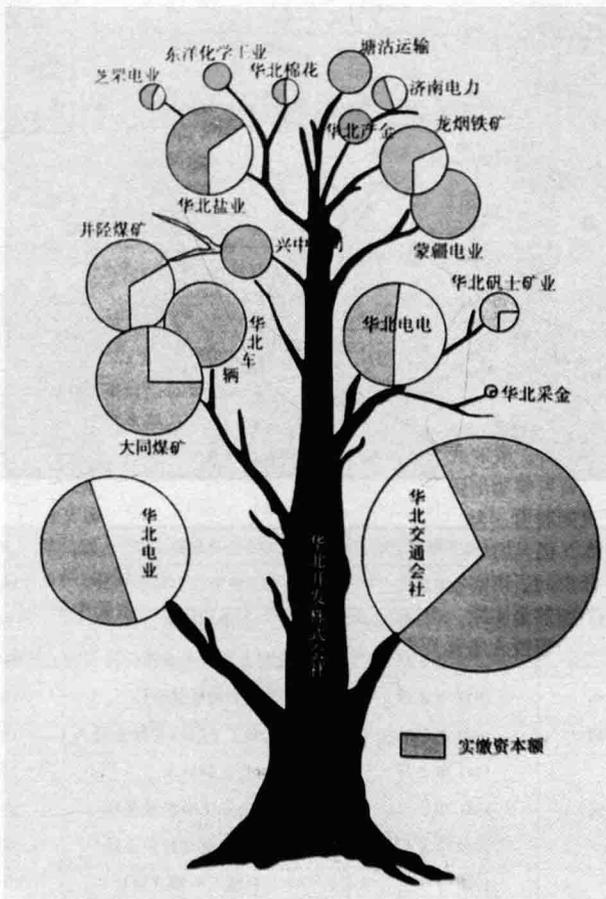
1



2

二、成立“国策会社”

在产业开发机构方面，日本以国策会社总领一切。1938年3月日本第72次帝国会议决定，设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作为综合性国策会社，分别总领华北和华中的产业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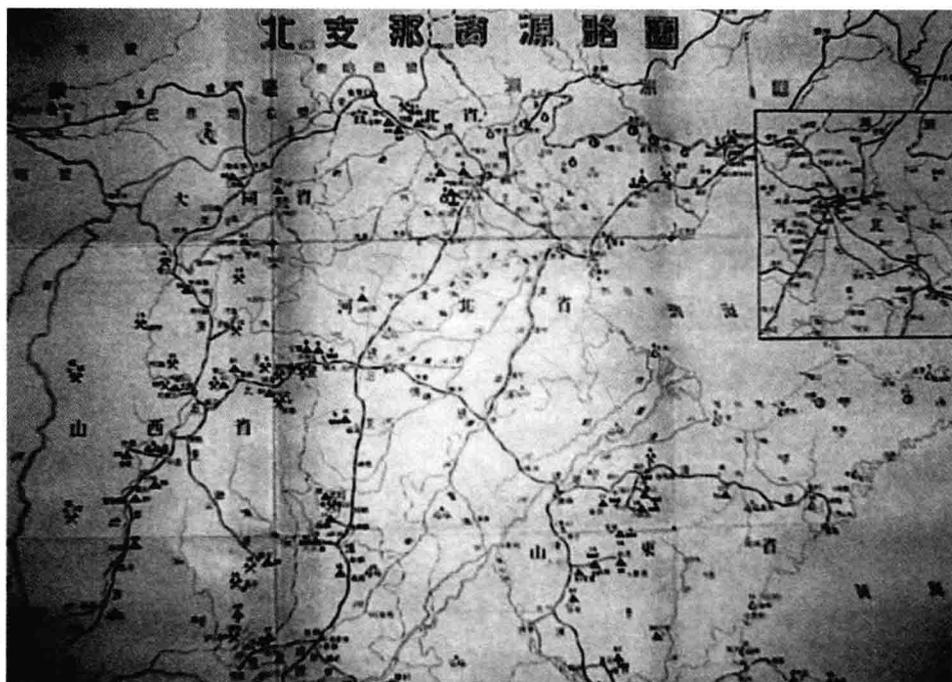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总裁贺屋兴宣。他曾两度在日本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李巨廉、金重远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589页〕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产业系统图介。〔解学诗：《满铁与华北经济》，第130页〕

（一）华北开发株式会社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是日本在华北进行资源掠夺的总部，总社设在日本东京，分社设在中国北平，该社本身不直接经营业务，分设并管理华北交通、华北电业、大同煤矿、龙烟铁矿、山西制铁所、山西盐业等 31 个子分公司，每个公司管理若干厂矿，控制了华北占领区的全部工矿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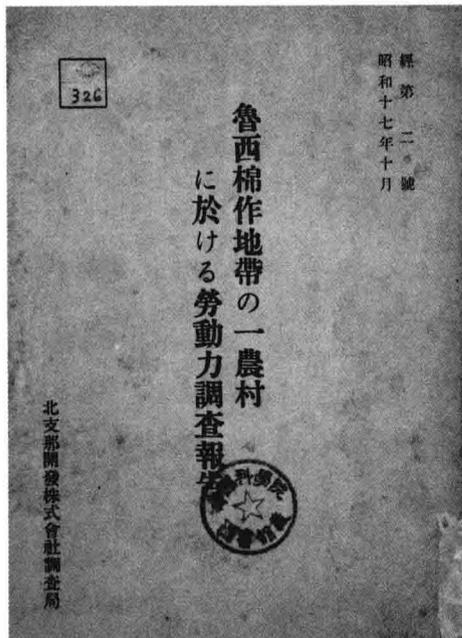
1

1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出版的《北支那资源略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 5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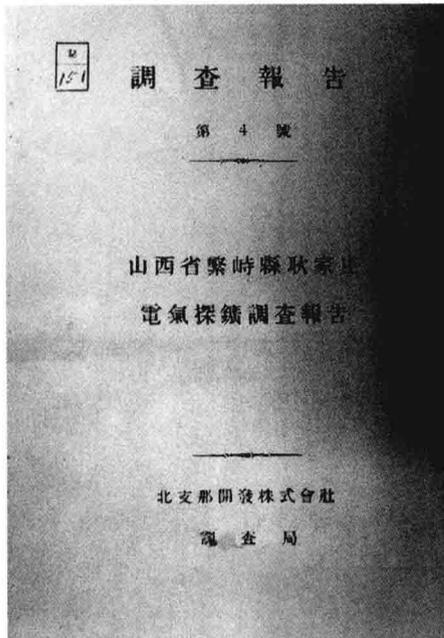
2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下属各公司成立日期表。〔汪敬虞：《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工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20 页〕

公司名称	成立年月	公司名称	成立年月
山东盐业株式会社	1937 年 2 月	华北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1943 年 8 月
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1938 年 3 月	天津制铁所	1943 年 11 月
蒙疆电业株式会社	1938 年 5 月	华北轻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1943 年 11 月
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1939 年 8 月	华北电线株式会社	1944 年 2 月
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0 年 2 月	永利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4 年 3 月
山东电化株式会社	1941 年 2 月	宣化制铁所	1944 年 6 月
华北洋灰股份有限公司	1941 年 8 月	华北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	1944 年 6 月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	1942 年 4 月	北支那燃料化学株式会社	1944 年 10 月
唐山制钢株式会社	1942 年 9 月	华北机械工业株式会社	1944 年 10 月
华北窒素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1942 年 9 月	华北磁子株式会社	1944 年 11 月
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	1942 年 12 月	北支那电机株式会社	1945 年 2 月
青岛制铁株式会社	1943 年 1 月		

2



1



2

1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调查局关于华北产棉地农村劳动力情况的调查。〔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魯西棉作地帯の一農村に於ける勞働力調査報告》，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1943年5月版。封面〕

2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对山西电气事业的调查报告。〔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調查局：《山西省繁峙縣耿家庄電氣探査調査報告》，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1942年10月版。封面〕

3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设在上海虹口的国策公司。〔上海地方史志办公室编：《虹口区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49/node4418/node20198/node20608/node62845/userobject1ai8208.html>，2014年8月25日〕

(二)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日本在华中地区进行殖民掠夺的主要机构，总部设在上海，分社设在日本东京，该社本身不直接经营业务，分设并管理华中矿业、华中电气通讯、华中轮船、华中火柴、上海恒产等15个子公司，每个公司管理若干厂矿，控制了华中占领区的全部工矿业。

华中振兴公司设在虹口的国策公司

名称	地址	设立年月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	北四川路天潼路口	1939. 4. 30
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	黄浦路96号	1938. 7. 31
华中水电株式会社	北四川路阿瑞里	1938. 6. 30
华中矿业株式会社	北四川路641号	1938. 4. 8
华中水产株式会社	麦克利克路35号	1938. 11. 6
华中都市自动车株式会社	东体育会路70号	
日本电话工业株式会社	北四川路699号	
上海恒产株式会社	北四川路阿瑞里	1938. 9. 10
大上海瓦斯株式会社	北四川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前	1938. 11. 27
上海内河汽船株式会社	北苏州路434号	1938. 7. 28
株式会社华中印书局	大连湾路130号	
兴亚工业研究所	东新嘉路26~36号	
中华航空株式会社	施高塔路290号	
大日本航空株式会社	西华德路7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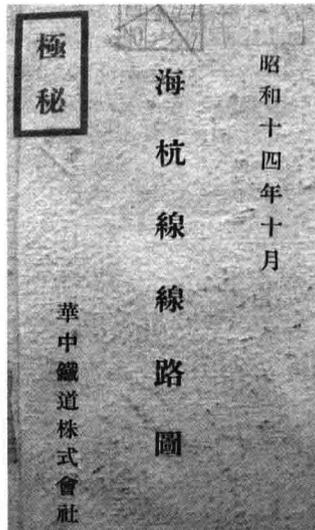
3



1



2



3

野村二号馆以外振兴会社有关社内在职人员及事务室情况调查

	在 职 人 员			地 点	房 间 数
	职员数	雇员数	小计		
华中电气通信	6		6	递 信 省	1
华中铁道	47	17	64	原铁道省	7
华中矿业	9	6	15	第二钢铁会馆	2
华中都市公共汽车	1		1	富士大厦	
上海内河	1		1	三菱仲三号馆	
合 计	64	23	87		10
总 计	83	34	117		23

4

1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首任总裁儿玉谦次。〔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2页〕

2 1938年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发行的金两千五百元株券，券面有儿玉谦次的签名。〔博宝拍卖网，拍品编号：2179〕

3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下属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报

告。〔《海杭線線路圖》，华中鐵道株式會社1939年10月版。封面〕

4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在职人员及事务室情况调查表之一，从中可见华中振兴株式会社部分分支公司的构成。〔上海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84页〕

野村二号馆内振兴会社有关会社内在职人员及事务室情况调查

	在 职 人 员			房 间 数	备 注
	职员数	雇员数	小计		
华中水电	3	1	4	3	
上海恒产	1	1	2	1	
淮南煤矿	6	2	8	1	
华中水产	1		1	1	
大上海煤气		1	1	1	
华中电气通信	1		1	1	
华 中	2	4	6	3	
华中盐业	5	2	7	3	
合 计	19	11	30	13	

1

1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在职人员及事务室情况调查表之二，从中可见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另一部分分支公司的构成。〔上海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第385页〕

2 1944年7月，由日本政府“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发行的“特第壹回”储备券五万元债券正面。

3 1943年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的河本大作。〔孔繁芝：《河本大作的最后十一年》，（太原）《山西档案》1997年第3期，第39页〕



2



3

(三)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是日本占领山西后将原山西实业公司下属的30余个工厂编为军管理工厂。以此为基础，又吸收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投资，组成一个统一管辖山西省境内进行军需生产的“国策公司”，负责经营军管理36个工场。

三、对冶金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冶金业对于日本的国防和军需是重要的战略产业，也是日军统制和掠夺的重要对象。日军的掠夺性开发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冶金工业装备，而且通过非常残酷的手段奴役中国劳工。



日本占领时期制作的阳泉铁厂纪念瓷器。阳泉铁厂是由祁县晋商渠本翘所创办的保晋公司的保晋铁厂，日本占领后改称阳泉铁厂。随后，日本财阀集团接管中国企业，“大仓矿业株式会社”取得了保晋铁厂的经营权。1938年1月保晋铁厂被指定为“军管理山西第三工场”。〔抗战文物：《铁蹄下的阳泉铁厂》，<http://jjajianrong.blog.sohu.com/83846655.html>，2014年8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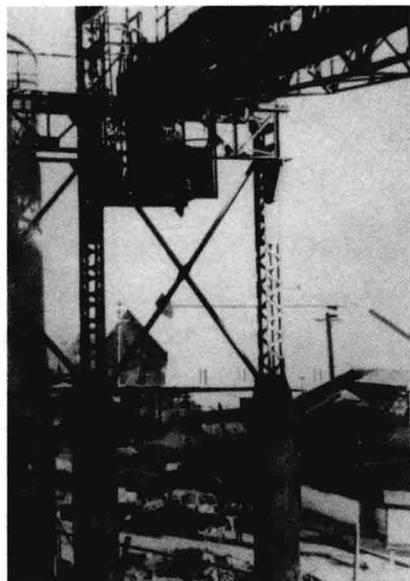
1

1 石景山制铁所的中国劳工。1939年12月21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代替兴中公司接管了石景山制铁所，改厂名为石景山制铁矿业所。生产的钢铁大部分运往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抗战图史》，北京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21页〕



2

2 石景山制铁所一座焦炉开炉时，日本人所举行的开炉仪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5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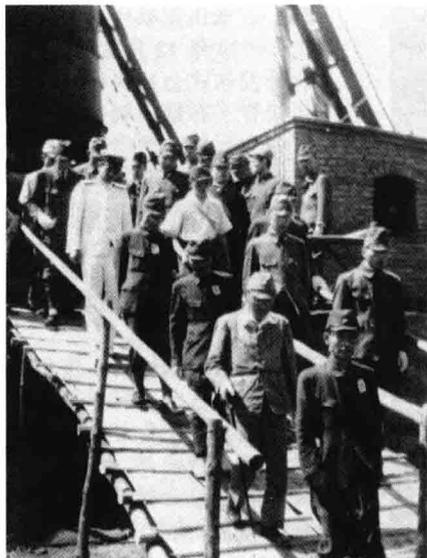
3

3 图为日商中山钢业所在高空作业的天车。该厂建于1935年，备有当时华北最大的25吨马丁炉一座。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成立了日资的中山钢铁厂，从事钢铁生产，战后被国民政府接收，改称天津钢铁厂。〔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第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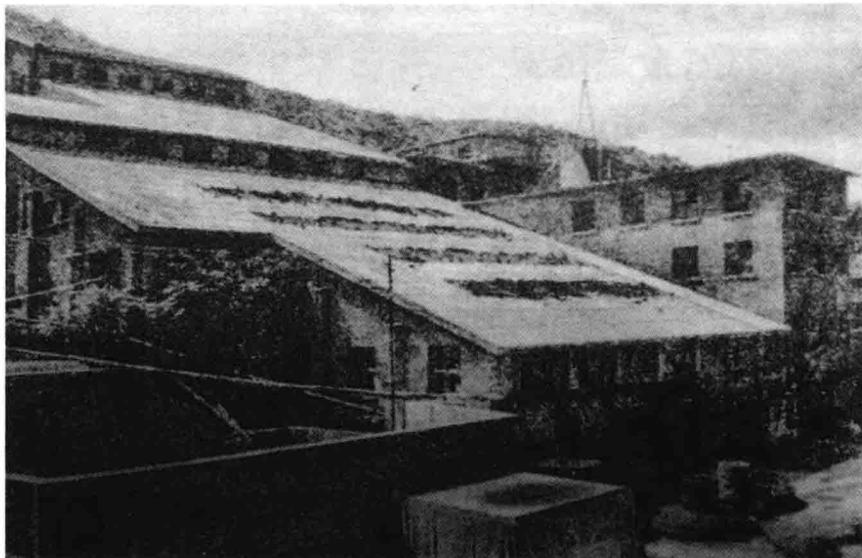


4

4 图为日商中山钢业所大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第98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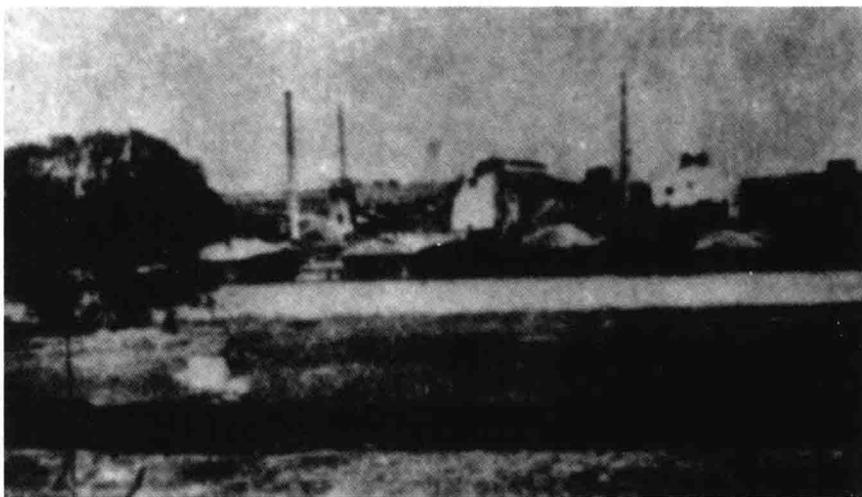
1 日本占领天津后，就地生产军需物资。这是日本国务大臣藤原视察华北制铁所时的情形。〔方兆麟主编：《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图鉴》，第148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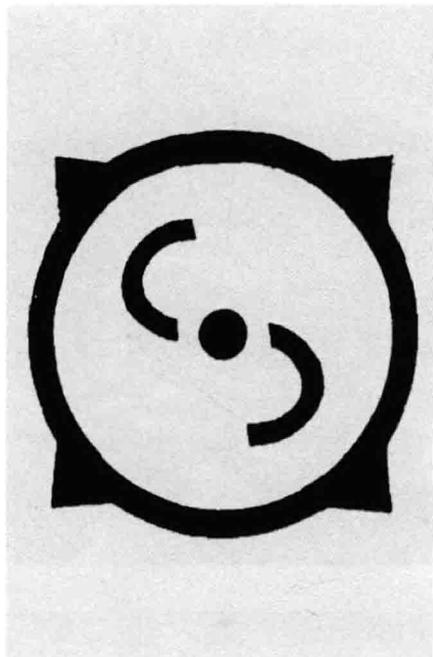
2 日军掠夺玲珑金矿时所修建的日处理矿量150吨选厂遗址。〔《玲珑金矿：山东民族资本企业发展的缩影》，济南《大众日报》2009年3月12日，第A11版〕

3 日军将大冶钢铁厂主要设备炼铁炉拆除运走，原炉址上已长满荒草。〔唐惠虎等编：《武汉抗战图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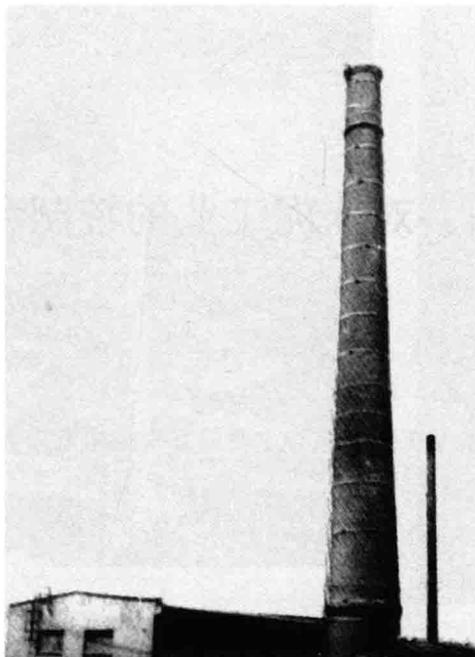


4

4 日伪时期的唐山制铁厂外景。〔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历史写真》，（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23页〕



1



2

1 图为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标志。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是日本国策会社之一，中国沦陷区的钢铁企业均为该会社所霸占。该会社在上海设立“日铁中支总局”，分支机构包括大冶铁矿所、芜湖储矿场、马鞍山制铁厂、石景山制铁所、唐山制钢所、徐州出張所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第49页〕

2 日军占领时期的青岛钢铁厂。〔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147页〕



3

3 日本制铁株式会社马鞍山制铁场10座小高炉全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第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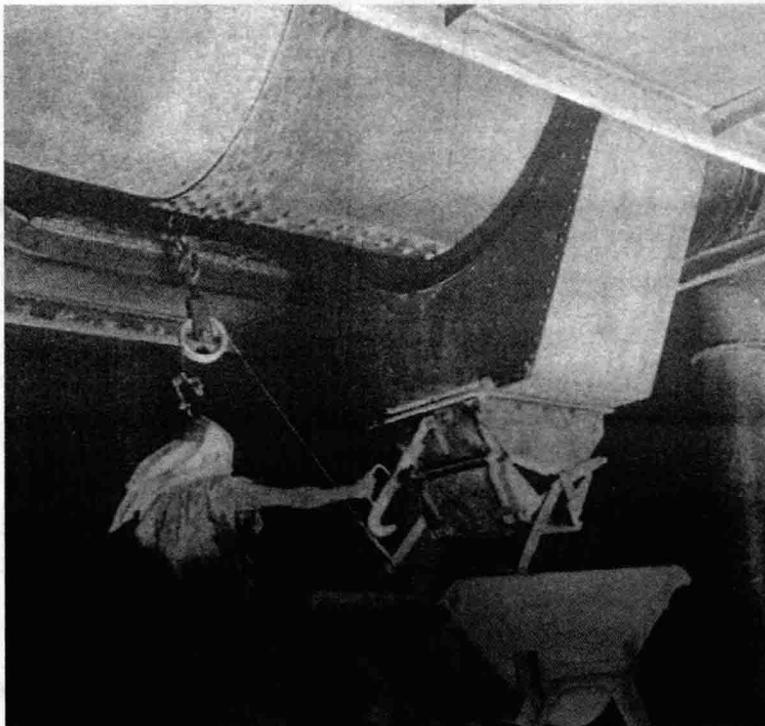
4 日军占领时期修建青岛钢铁厂场景。〔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147页〕



4

四、对水泥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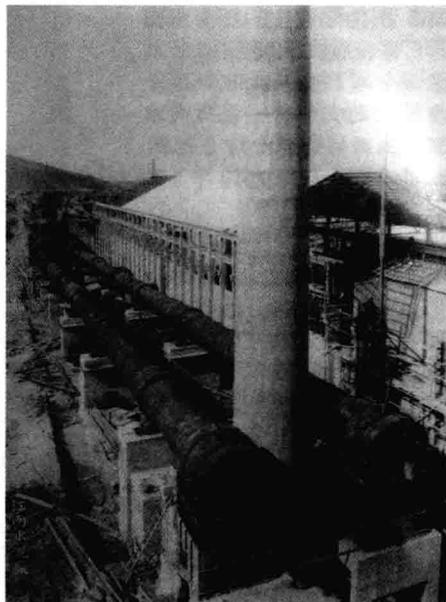
战时日本对中国的水泥工业的掠夺主要以军管的名义强占、抢夺机器设备及原材料，由日本企业进行掠夺性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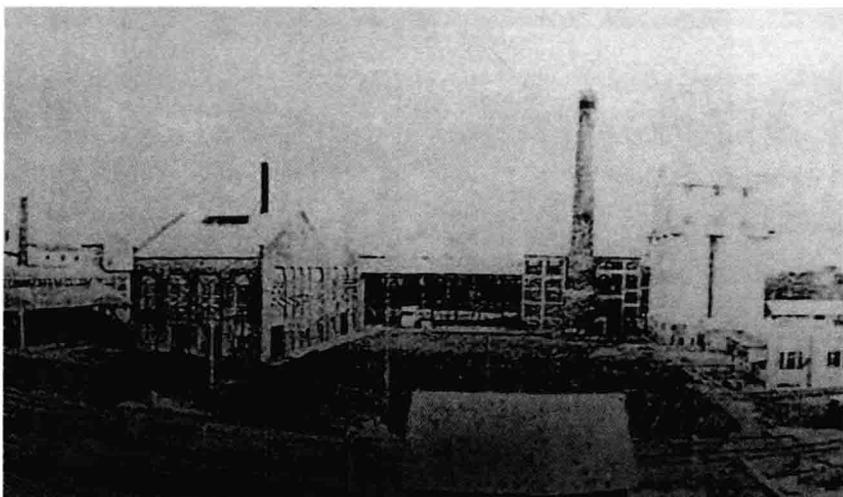
被日军强占的启新洋灰公司。〔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编，郑震孙主编：
《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141页〕



1



2



3



4

1 日占时期启新洋灰公司货栈里的水泥。1938年以后，日军以军事需要为名，强行征购启新公司生产的水泥。〔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历史写真》，第322页〕

2 图为1937年7月拍摄的建设中的江南水泥厂1、2号回转窑。由于侵华日军的占领，建设工程被迫停止，随后被日本侵占。〔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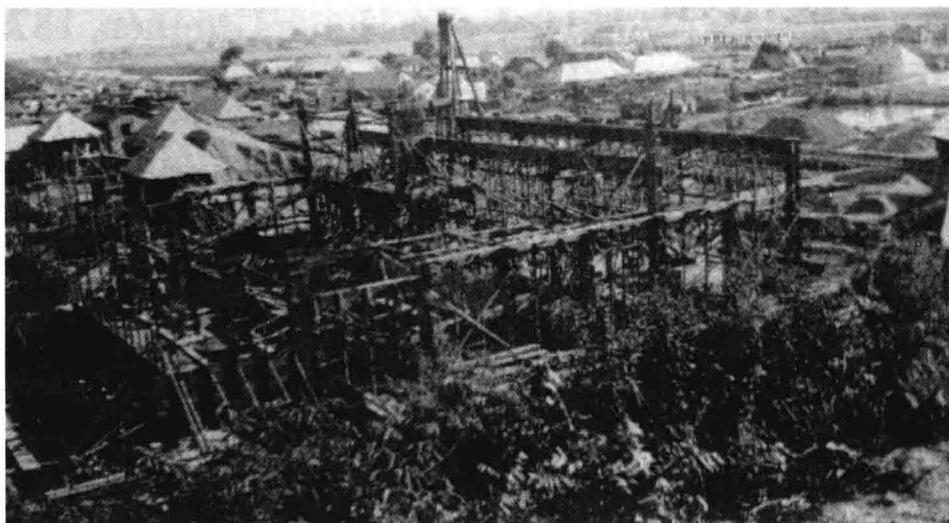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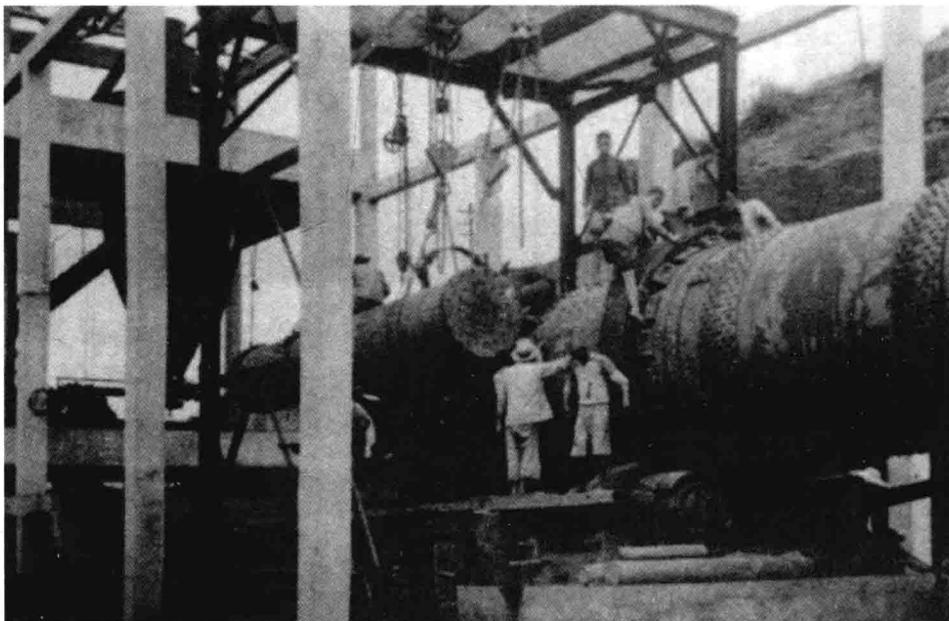
3 始建于1929年9月的广州水泥厂占地面积390多亩，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具规模的水泥工厂，广州沦陷后被日军强占。〔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87页〕

4 图为1937年7月拍摄的江南水泥厂全景图。筹建于1934年的江南水泥厂，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水泥生产企业。由于日军占领南京，江南水泥厂被迫处于停产的状态，随后被日本侵占。〔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第17页〕

■1 图为建设中的江南水泥厂厂区，后被日本侵占。〔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页〕

■2 图为建设中的江南水泥厂另一部分厂区，后被日本侵占。〔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第27页〕

■3 建设中的江南水泥厂又一部分厂区，后被日本侵占。〔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第27页〕



協定書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社)与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海支店(以下简称三井)為對於現在環境起見協定各項如左

第一 三井協力促進江南社之開始工作

第二 江南社与小野田洋灰製造株式會社作技術上之提携三井願盡力斡旋之其詳細約定另行協議定之

第三 江南社將所製水泥銷售在華之日本方面者委託三井一手經辦其一切細目由江南社与三井另訂契約

第四 江南社對於中國方面同業中之國滿協調當努力實現三井亦願居間斡旋以冀進行順利

第五 江南社於工場讓渡或變更其組織並營業時須先与三井相商協議之

本協定書照繕日華文各式份彼此各執一份存証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月 日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支店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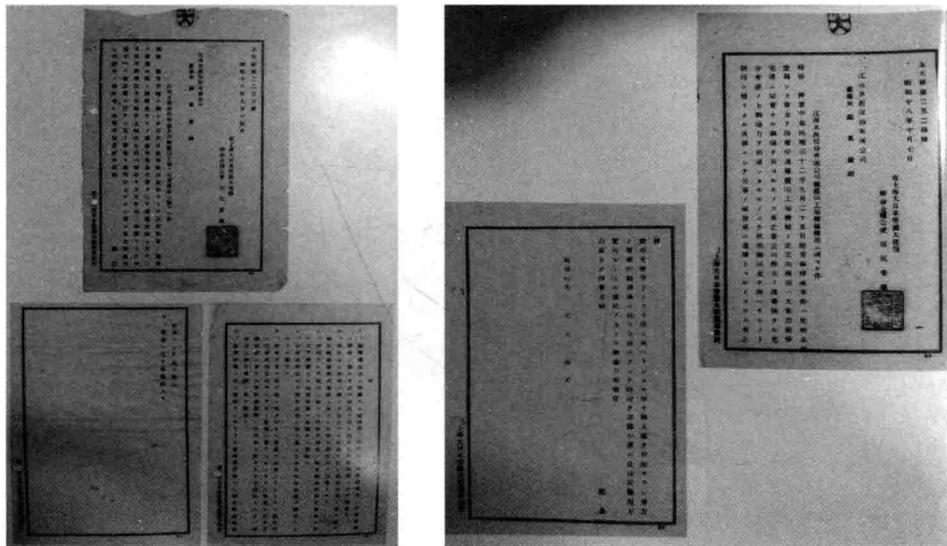
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常務董事

1

1 图为日本三井洋行与江南水泥厂签订的协定书，强迫江南水泥厂与日本小野田水泥厂合作。〔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第10页〕

2 图为1943年9月，日本驻汪伪政府公使田尻爱义向江南水泥厂董事颜惠庆发出的公文，要求江南水泥厂将机器“拆借”给华北轻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名为拆借，实为掠夺。〔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第11页〕

3 图为1943年9月，日本驻汪伪政府公使田尻爱义向江南水泥厂董事颜惠庆发出的“拆借”公文的一部分。〔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第12页〕



2

3

4 图为1943年12月23日，华北轻金属公司拆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名单。〔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第88页〕

輕金拆機工作人員錄

左列為江南水泥工廠拆機技術者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至三十三年八月

華北輕金屬株式會社
山東張店華北輕金屬張店工場內
兩宮猛三郎
池尻令明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
上海市四川路三井物產上海支店內
池田春造
伊藤尊行

廿野組
福岡興門司市大里東大門町一丁目
芦野組鐵工所內

原組
南京市中區路一百零三井物產南京支店內
本田素之
三本平八郎
津原善太郎

原組
山東省張店華北輕金屬張店工場內
中平義男
砂德太郎
廣光
田村一男
遠藤敏男
池尻令明
浪江實
小橋照男
卜藏一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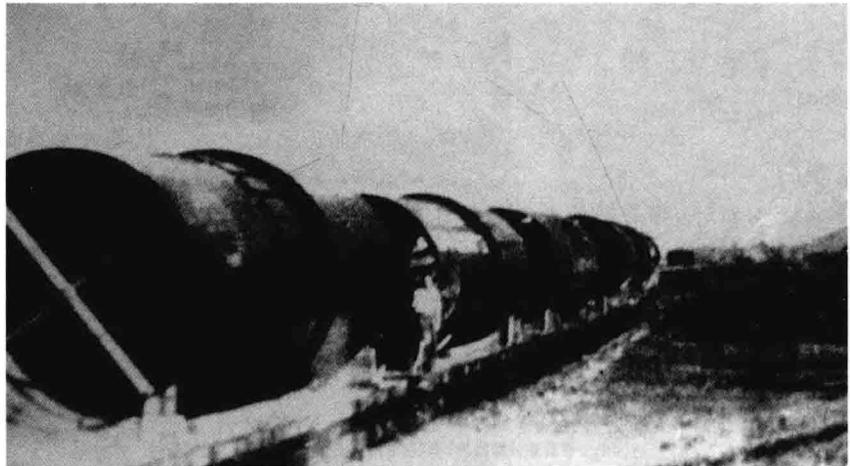
4

1 图为江南水泥厂1、2号回转窑被日方拆卸后的现场。〔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第89页〕



1

2 图为江南水泥厂机器被日方拆卸运往山东。〔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第89页〕



2

3 图为日方拆走的第二批机件清单及估价单。〔陈克潜：《爱国实业家陈范有与江南水泥厂》，第93页〕

拆走机件之名称及估价单

1944年7月9日 冀鲁鲁工字921 部训令之附件

+ 拆走机件及工地上拆卸之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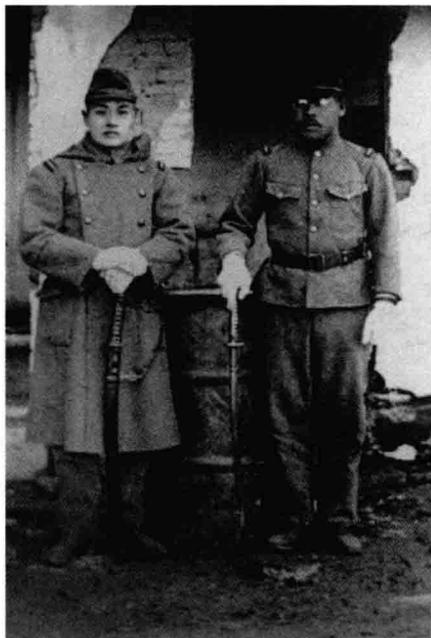
1. 电动机	1,000,000 元		
2. 减速机	1,400,000 元		
3. 电动机及减速机	3,400,000 元		
4. 减速机一次及减速机	1,500,000 元		
5. 0.85 X W 减速机同上之材料	4,495,000 元		
6. 减速机一次	0,450,000 元		
7. 减速机及减速机一次之材料	4,800,000 元		
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1,000,000 元		
9. 减速机零件材料			
10. 减速机 (1.5, 2.5, 3.5)	0,400,000 元		
11. 减速机 (1.5, 2.5, 3.5) 材料	0,400,000 元		
1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0,000,000 元		
1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11,800,000 元		
1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0,700,000 元		
1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0,800,000 元		
1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9,470,000 元		
1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10,000,000 元		
1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1,400,000 元		
1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21,750,000 元		
2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10,000,000 元		
21.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10,000,000 元		
2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9,200,000 元		
2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160,000,000 元		
2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700,000 元		
2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24,600,000 元		
2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8,050,000 元		
2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2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2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1.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3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1.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4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1.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5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1.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6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1.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7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1.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8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1.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2.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3.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4.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5.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6.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7.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8.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99.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100. 减速机及减速机零件一次			

SHANGHAI
October 3, 1944

3



1



2



3



4

1 图为1944年进驻江南水泥厂的日军军官国井重信，该照片是国井赠送给江南水泥厂的技术顾问京特的。〔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第204页〕

2 日方拆借江南水泥厂机器期间，进驻厂区监督的日军的合影。〔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第206页〕

3 日方拆借江南水泥厂机器期间，进驻厂区监督的日军。〔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第205页〕

4 日方拆借江南水泥厂机器期间，进驻厂区监督的另一日军。〔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第206页〕

五、对纺织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战前日本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在纺织业界就已经取得中国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战时通过军管及中日合办等强制手段，掠夺中国纺织的设备及原料，给中国纱厂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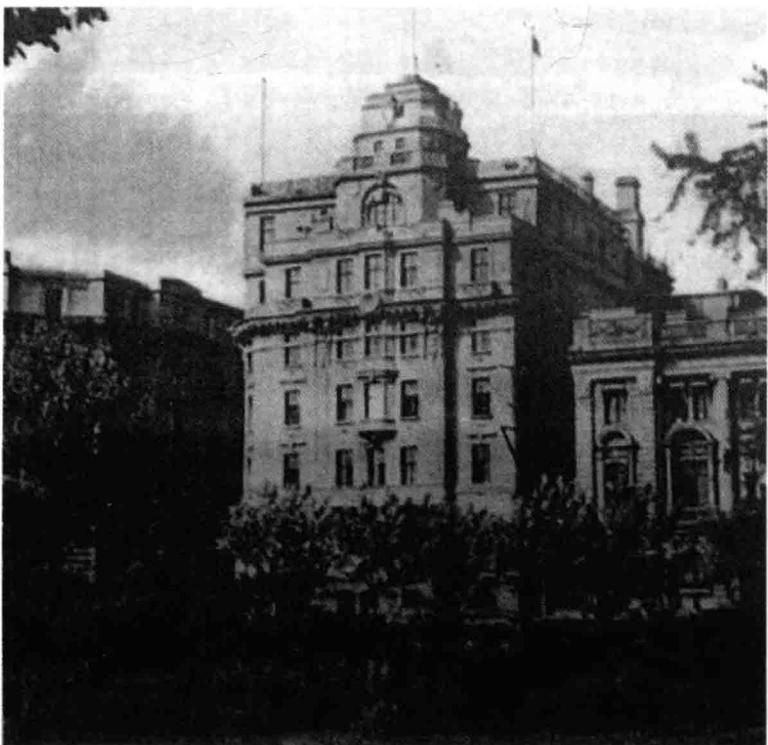
被划给日商泰安纺织公司军管理的永安纺织第三公司。〔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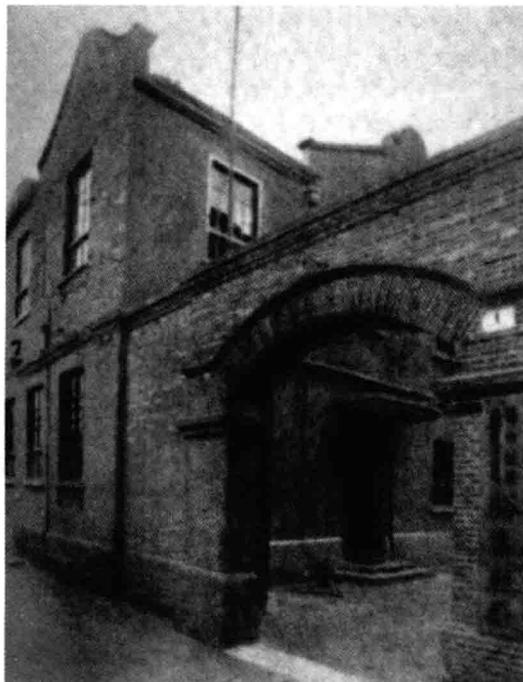
1



3



4



2

1 1947年10月，苏纶纺织印染厂恢复时第一工厂的工地。该厂在苏州沦陷后，被日军掠走库存的纱布等物资，继而被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强占。1940年元旦失火，烧毁2.56万锭的设备和厂房，战后开始重建。〔徐刚毅编：《苏州往事图录》，（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2月版，第98页〕

2 被军管的华商裕泰丝厂。〔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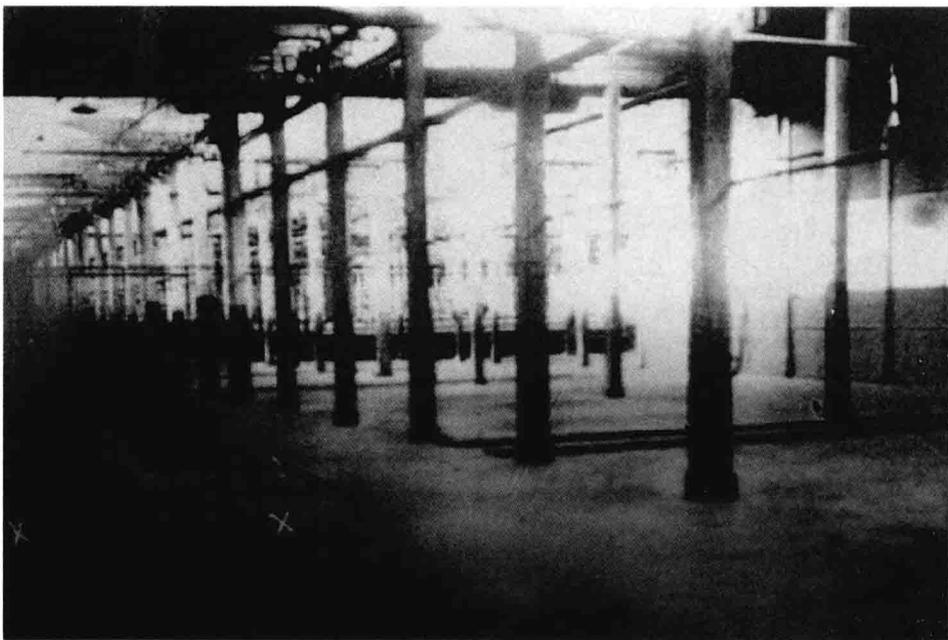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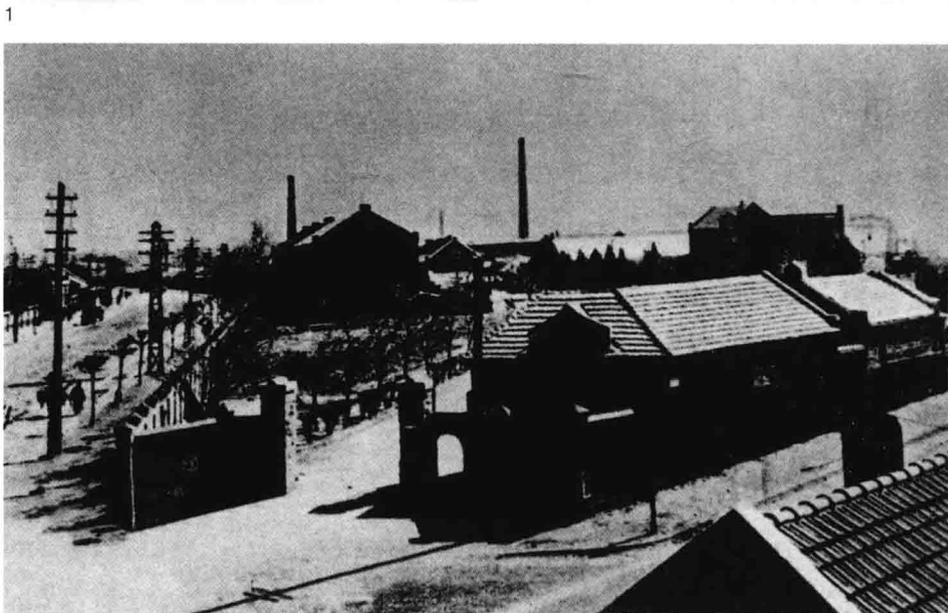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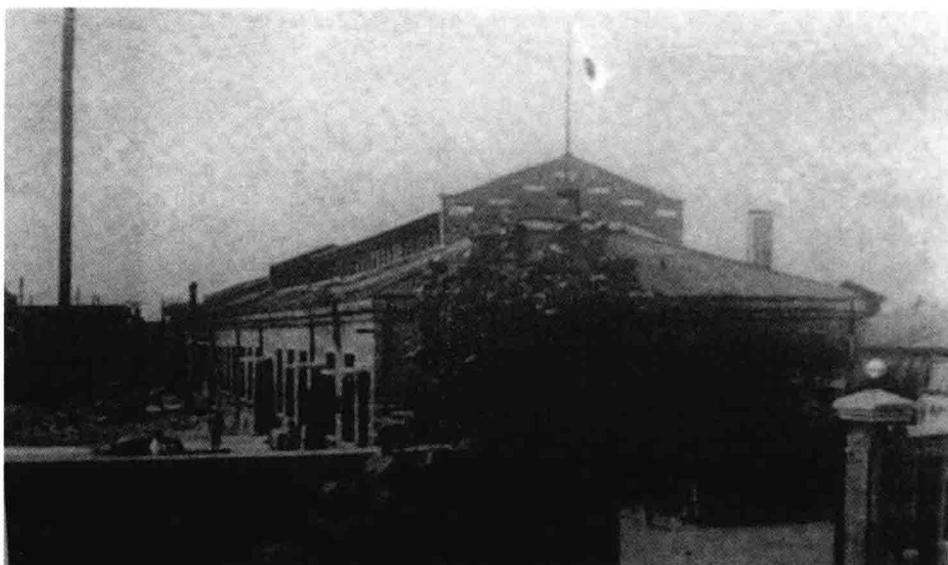
3 被日本丰田株式会社接收的荣氏申新一厂。〔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0页〕

4 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大楼。〔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3页〕

■1 日军占领下的绢纺工场。〔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3页〕

■2 日本侵略者运用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开办掠夺性的工厂企业，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损害。图为青岛的日资工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525页〕

■3 1944年，日本强行拆机“献铁”，这是华新纱厂被拆机后的空余机位。〔河南省华新棉纺织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华新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8页〕





1

■1 图为内外棉上海工厂。日资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是军管上海纺织业的主要接收者。〔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98页〕



2

■2 内外棉上海职工学堂。〔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第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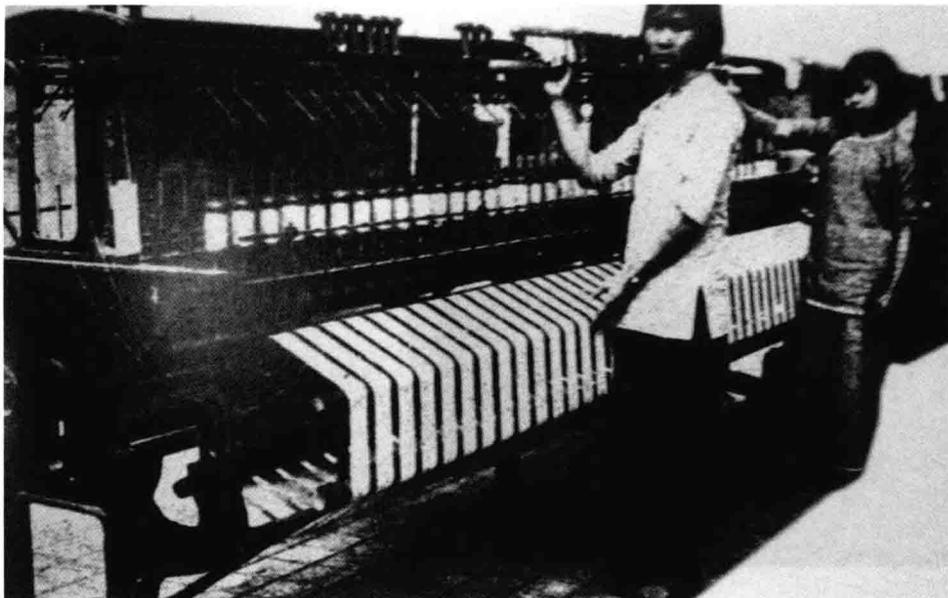
■3 日方拟强制收买各厂一览表。〔上海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第298页〕

日方拟强制收买各厂一览表

厂名	厂址	业主	资本额(元)	事变前设备	日方受托经营人	现在设备	预定收买价格
申新第一纺织厂	上海白利南路1772号	荣鸿元	3,400,000	纱锭72,467枚 布机1,387台	丰田纱厂	纱锭22,548枚 布机900台	2,524,538 日圆
申新第八纺织厂	上海白利南路1772号	荣鸿元	2,600,000	纱锭50,400枚	丰田纱厂		
和兴铁厂	上海浦东周家渡	陆伯鸿	1,000,000	化铁炉二座 炼钢炉二座 轧钢厂翻砂厂各一	中山矿业所	大致尚全	1,939,182 日圆 (外有资产及固定资产利益791,280日圆)
中国植物油厂	上海杨树浦定海桥	前国民政府实业部	2,000,000	不详	大日本涂料会社	残余机器已他移运用	158,189 日圆

3

1 广东省营纺织厂是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厂。在被日军占据后做驻军及仓库之用，厂内的3部500匹马力柴油发动机等设备器材也被掠夺一空。图为广东省营纺织厂的摇纱车间。〔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广州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73页〕



2 丰田纺织公司的西川秋次1942年在上海的全家照。〔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517页〕



3 河南沦陷后被日军掠夺的纱厂一览表。〔黄正林、张艳、宿志刚：《近代河南经济史》下，（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85页〕

被掠夺之纱厂	纱锭数(1936年)	掠夺者	掠夺方式
卫辉华新	22400	东洋纺织会社	军管理
安阳广益	25824	钟渊纺织会社	军管理
彰德豫安	50000	钟渊纺织会社	军管理
武陟钜兴	6592	丰田纺织会社	军管理

六、对电力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电力工业是战时主要的基础能源工业，是日军经济统制的重要领域。战时日本通过对电力工业的控制，实现对城市经济生活的统治。



广州电力管理委员会在广州沦陷后被日军接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印：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8页〕

■1 1938年5月，日本侵占厦门，商办厦门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被日本的福大公司吞占。1939年7月4日，该公司被冠以日华合办厦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招牌。〔《闽商修路发电塑造现代厦门》，《厦门商报》2011年10月8日〕

■2 图为汉口电灯公司，该公司1905年建成，由英方集资修建，专供英租界内用电。武汉沦陷后，电灯公司由日本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强行管理。汉口电灯公司在英租界内经营35年，是租界内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电力公司。〔《武汉优秀历史建筑》，载武汉规划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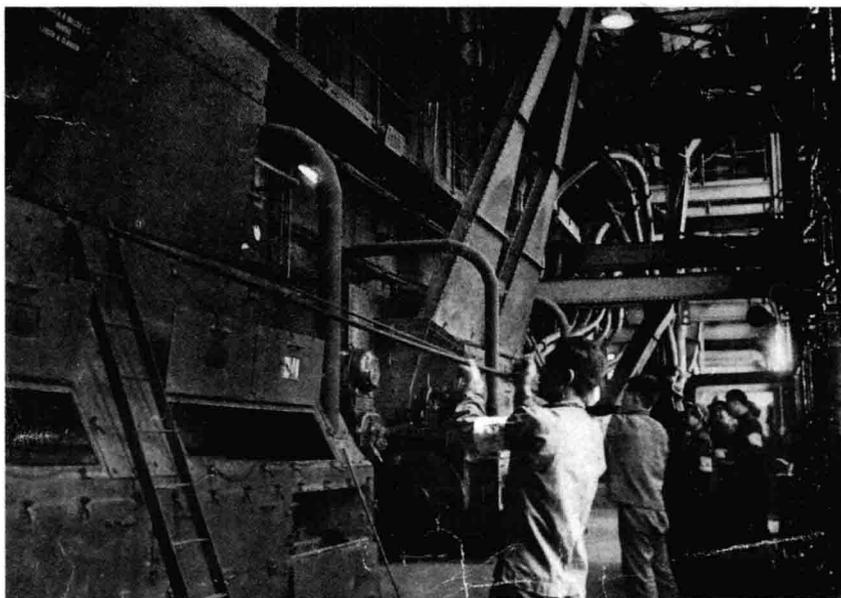
■3 日军侵占南京后，修复原发电站。〔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87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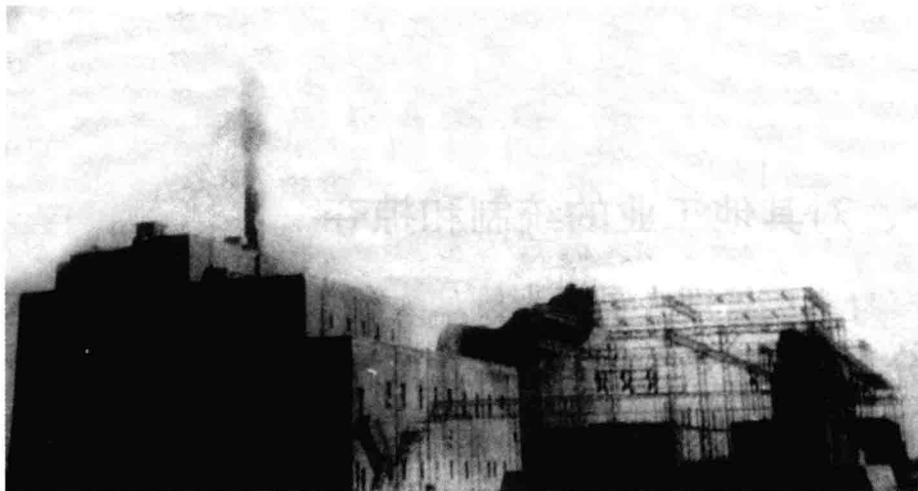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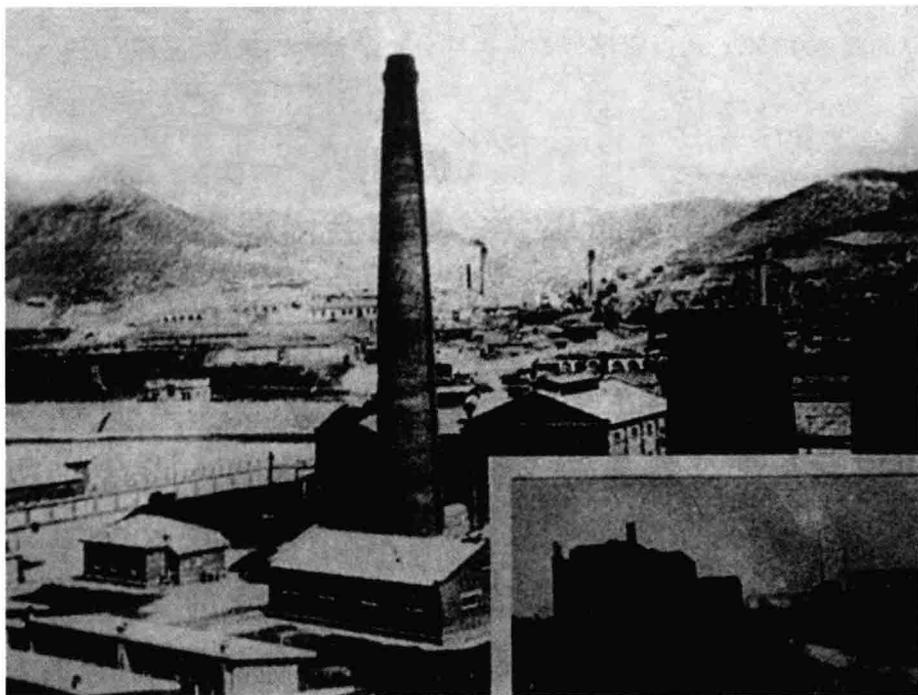
■1 1942年日军在大同建的平旺发电厂。〔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23页〕

■2 日本侵略者1941年4月在大同煤矿建的口泉岩岭发电厂。〔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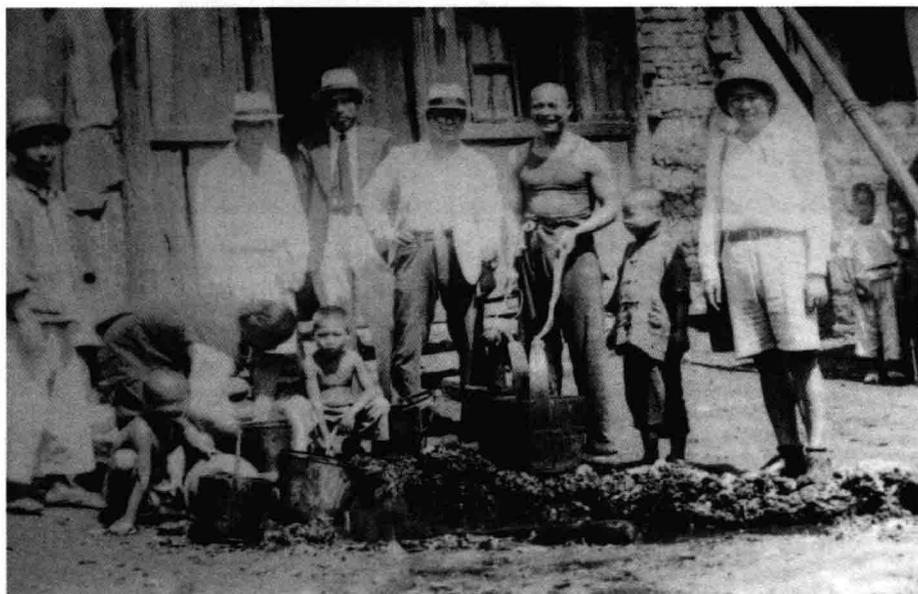
■3 华中水电公司日籍职员检查自来水供水情形。〔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68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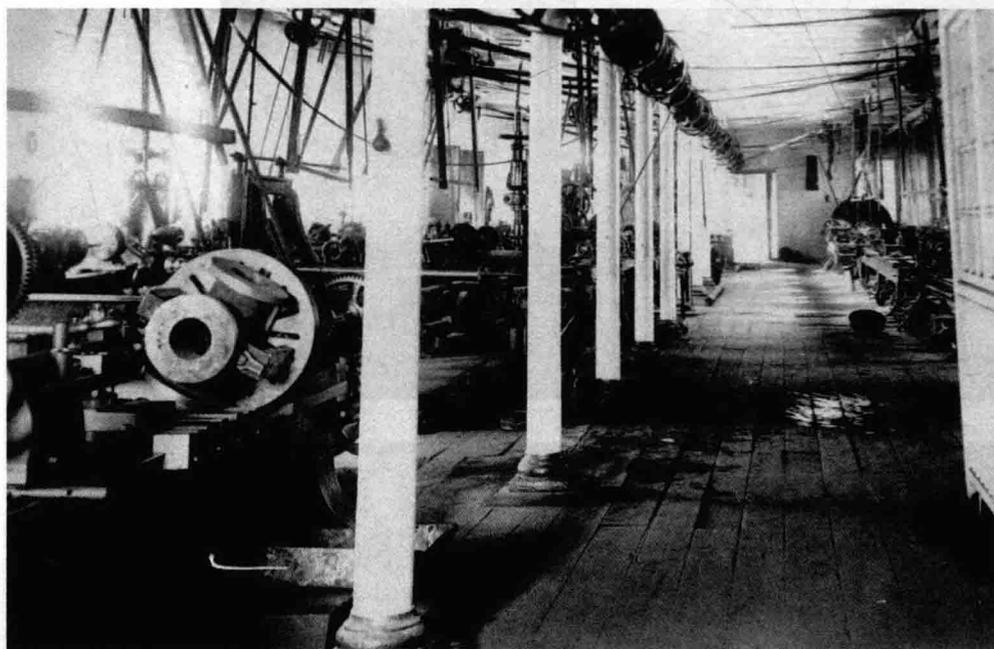
2



3

七、对其他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日本对中国工业的掠夺，还涉及面粉、烟草、啤酒、造纸等产业，中国企业有些毁于战事，幸存者均被日本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所占有。日本掠夺的中国民族工矿企业，经粗略估计，除占领区全部煤铁矿业、炼铁、电力、电灯厂、盐场以及机器缫丝厂等被掠一空外，战前仅有的 38 家造纸厂被掠的就达 13 家。若以资本计，未掠部分 137 万元，被掠部分达 339 万元。^{〔1〕}



被日军军管的江南造船所。〔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 151 页〕

〔1〕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 4 月版，第 440 页。

(一) 造船工业



1 日军侵占大沽造船所。
〔《支那事变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 第7頁〕

2 图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天津汽车修配厂大门, 原为日商丰田汽车制造厂天津分厂, 1939年改组为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 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 第9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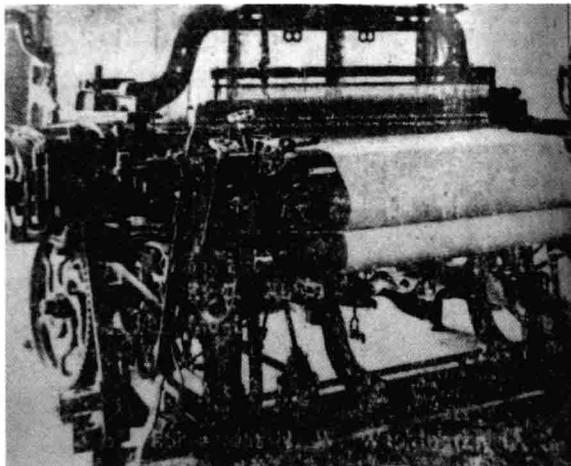
3 图为中央机器厂天津分厂, 原为日商华北机械公司、兴亚机器厂和昌和工厂等组成, 抗战胜利后为中央机器厂接管。图为该厂生产的G型自动织布机。〔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 第99頁〕

1

(二) 机械制造与修理业及兵工厂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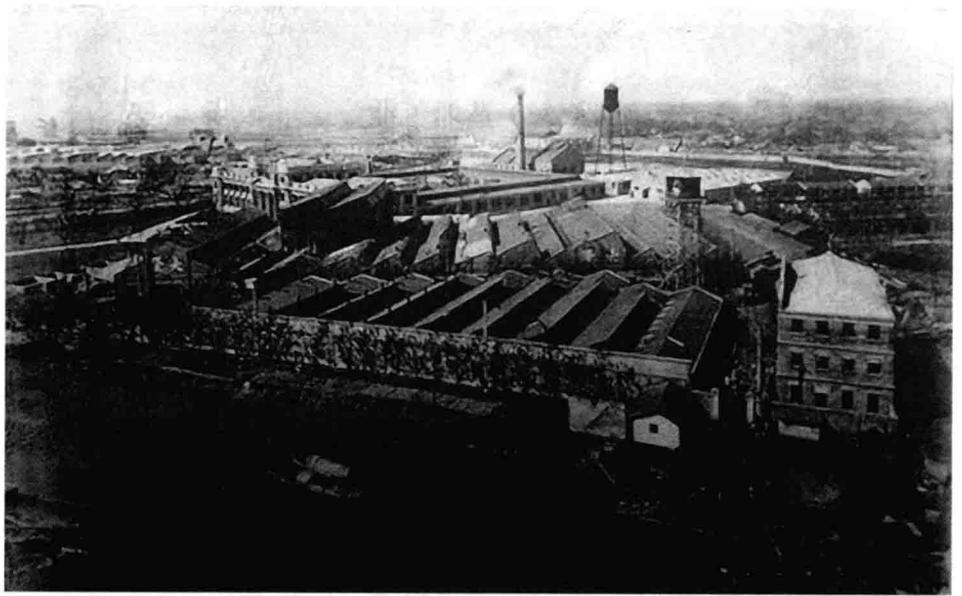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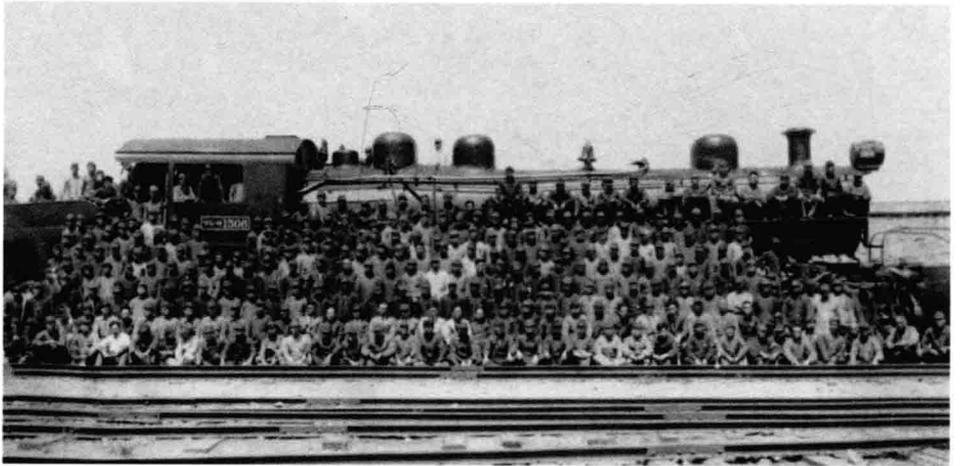
■1 大隆机器厂，1937年上海沦陷后，大隆机器厂厂房大部分被炸毁，并先后沦入敌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由严裕棠收回。〔《东方早报》2012年6月19日，第A08版〕

■2 北平沦陷后，日军对南口机车车辆修理厂实行“军管理”。图为南口机车修理厂的日本人合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抗战图史》，第121页〕

■3 1938年10月27日，日军侵占汉阳兵工厂。〔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第1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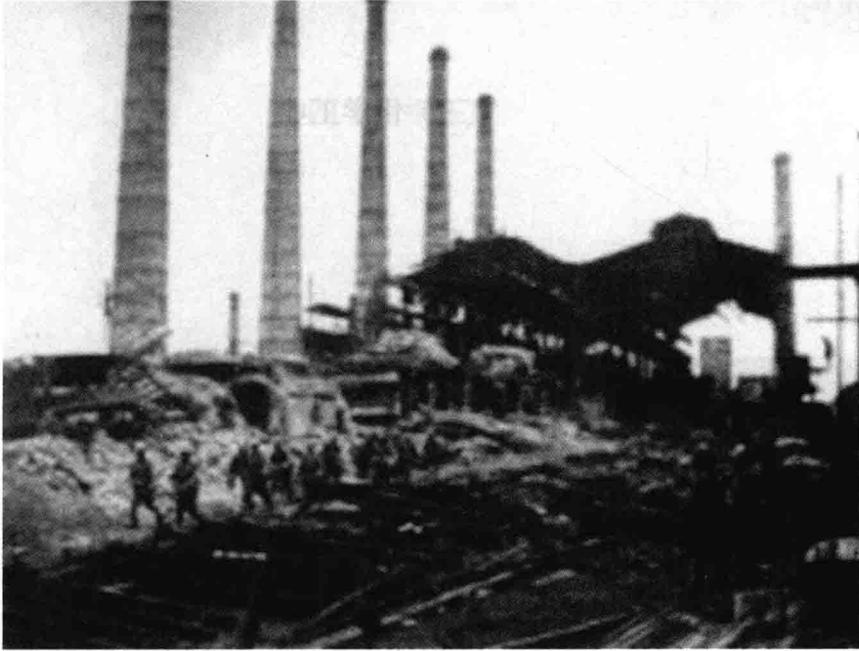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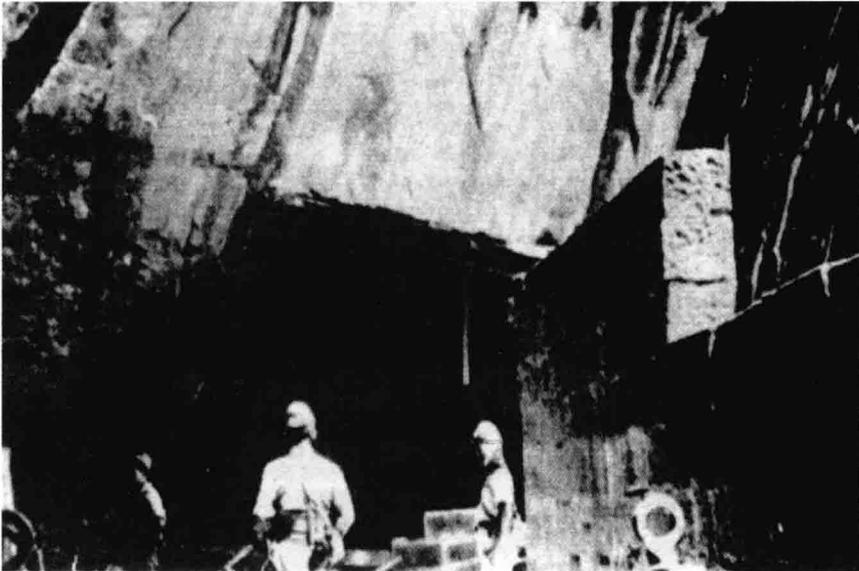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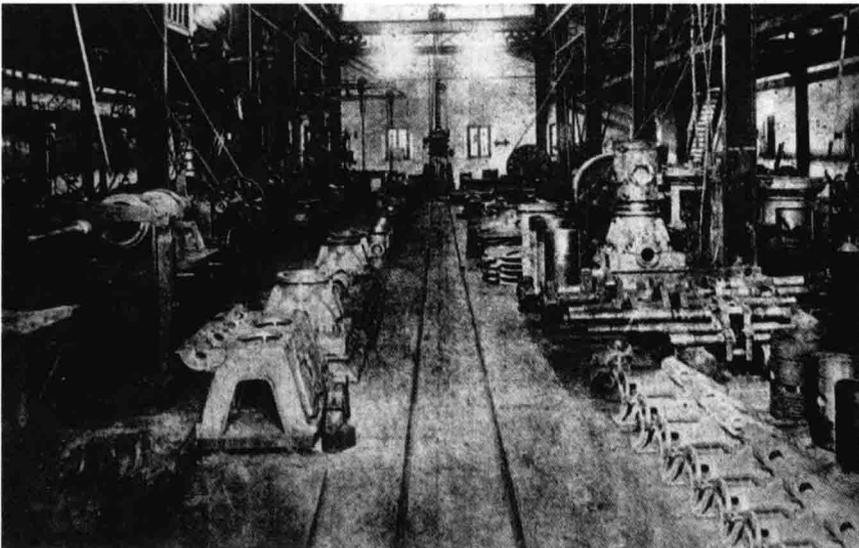
■1 图为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接收的汉阳兵工厂。〔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第167页〕

■2 日军侵占中国军队第三战区兵工厂。〔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57页〕

■3 华南地区最早建成、最大的生产动力机器的工厂协同和机器厂中三分之二的设备被日军掠夺。图为被拆卸前的协同和机器厂生产车间。〔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172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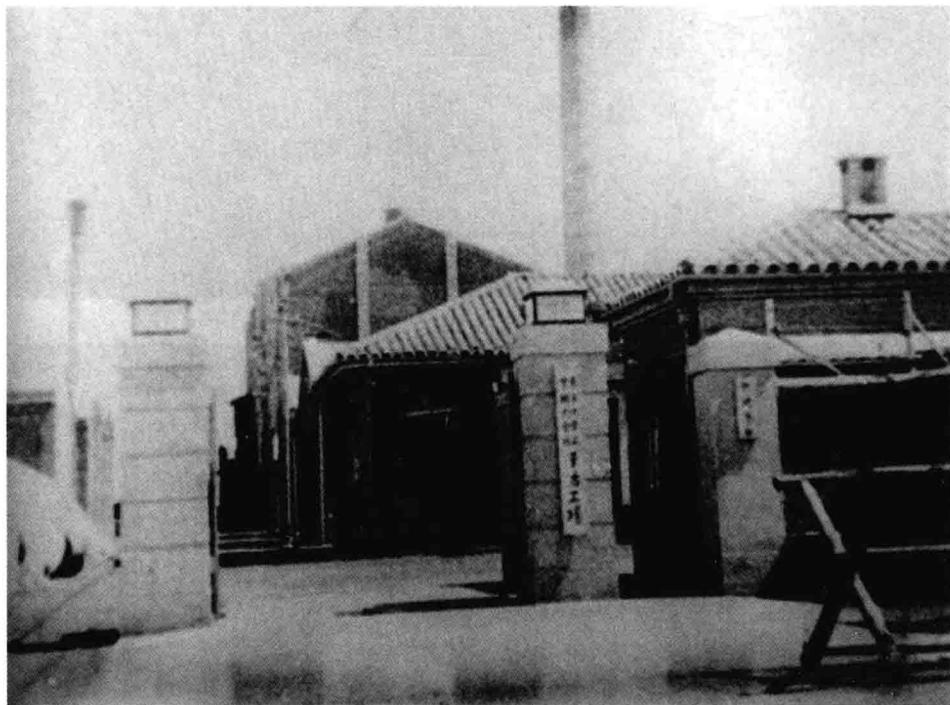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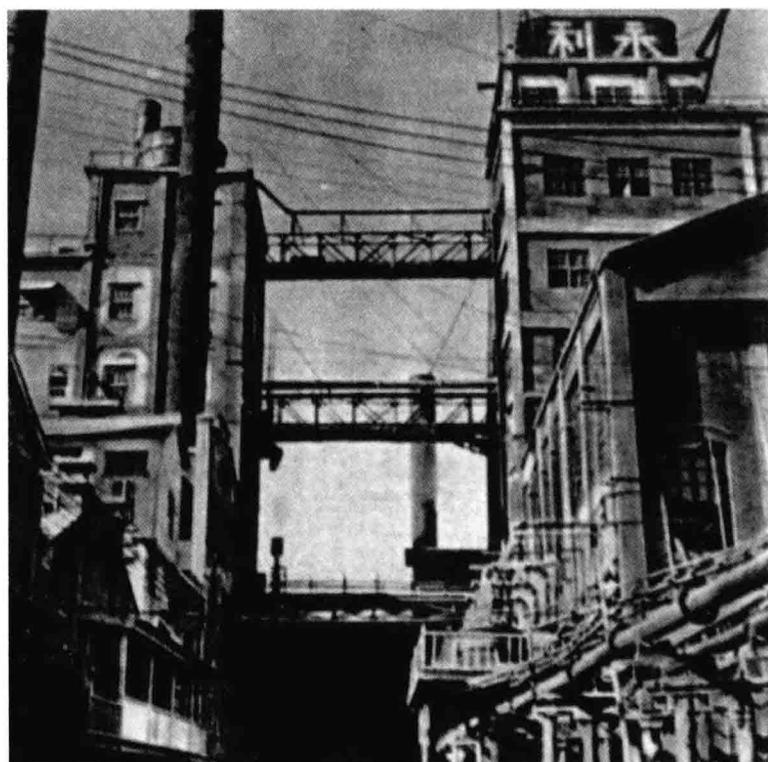
(三) 化学工业

■1 图为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场大门。该厂建于1939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第99页〕

■2 日军强占塘沽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5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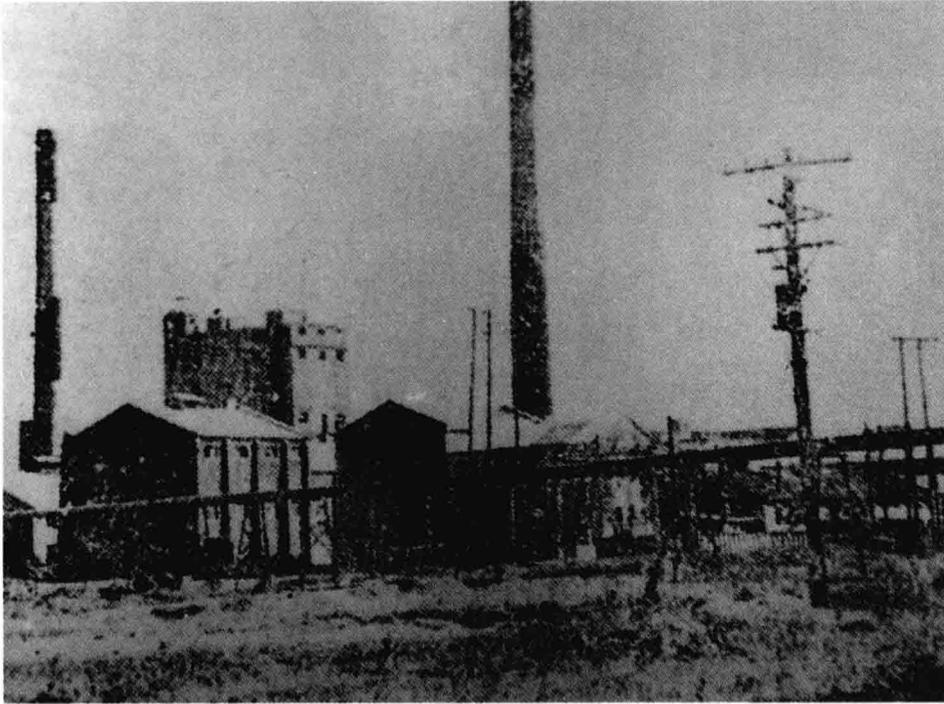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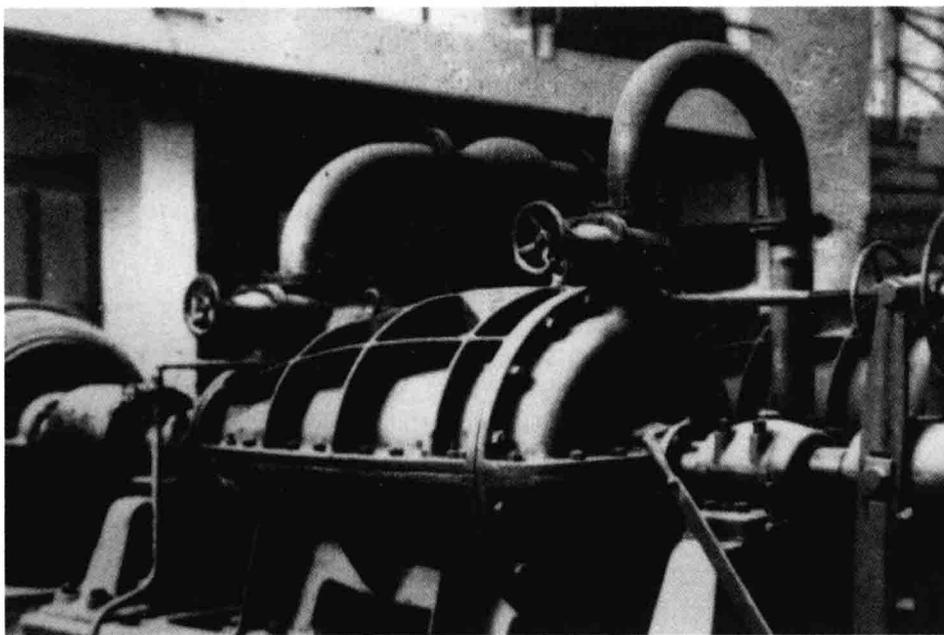
2

(四) 造纸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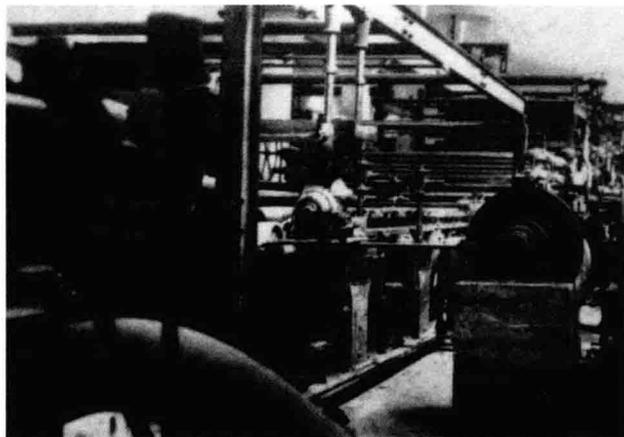


1 日商东洋造纸厂。〔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第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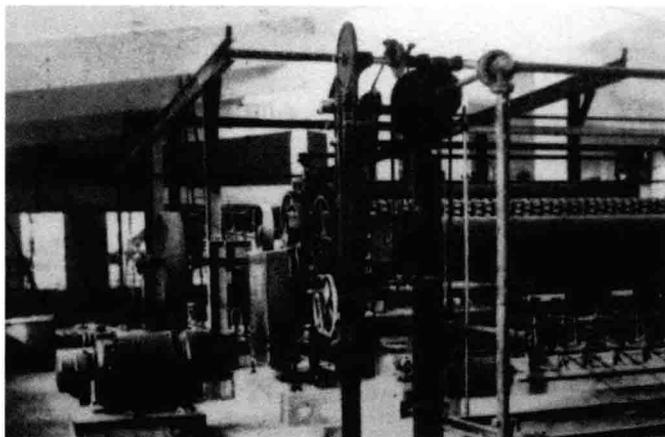
2 1940年5月，在日军军部的支持下，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将广东省营造纸厂的部分机器设备拆卸运往日本。图为被劫运的部分机器设备。〔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1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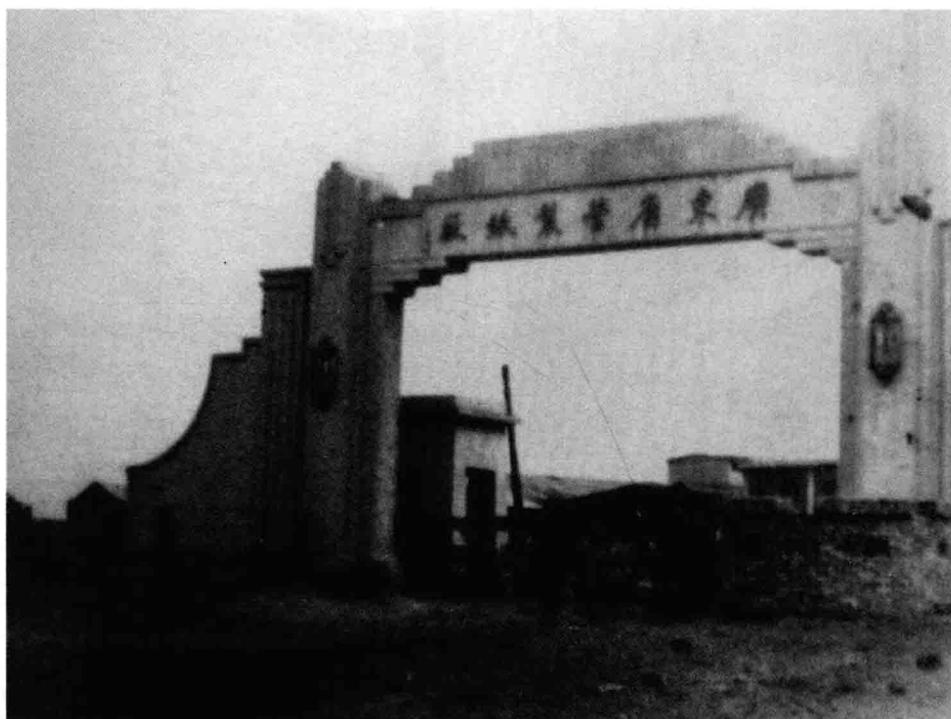
2



1



2



3

1 图为广东造纸厂被劫运的部分机器设备。〔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1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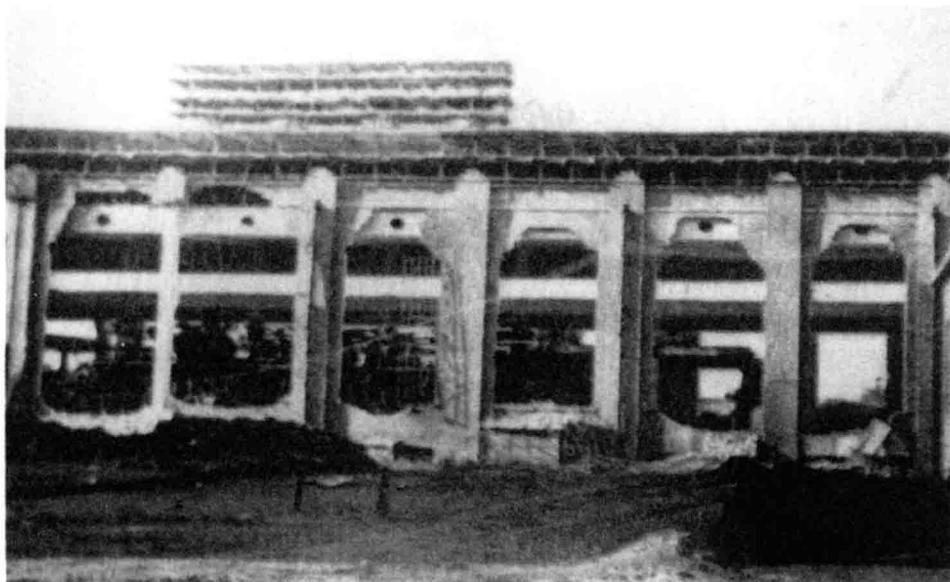
2 图为广东省营造纸厂被劫运的另一部分机器设备。〔《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171页〕

3 广东省营造纸厂机器设备被劫掠后的景象。〔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171页〕

4 广东省营造纸厂机器设备被劫掠后的另一景象。〔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171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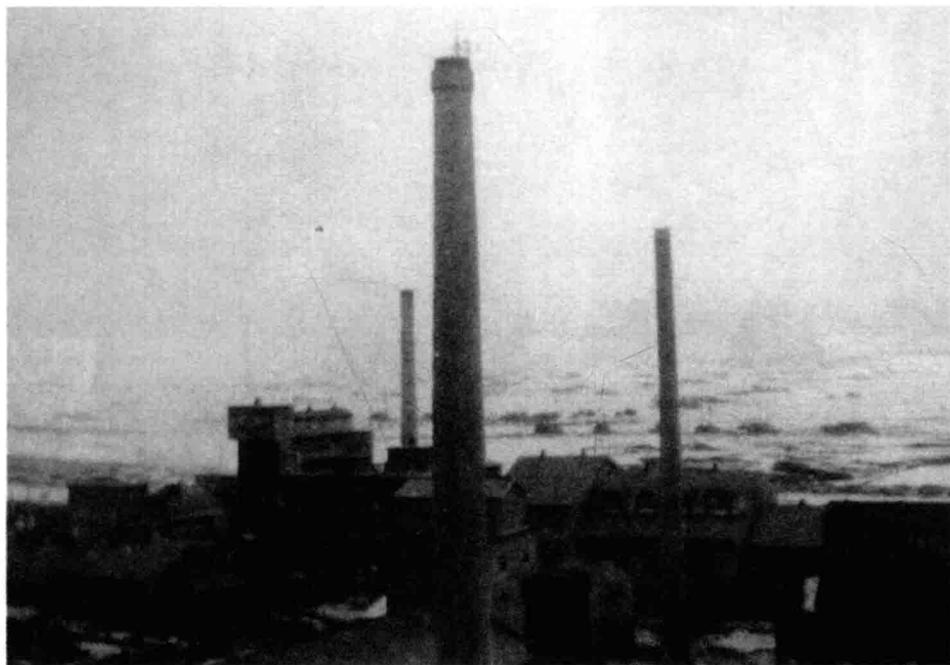


1

1 广东省营造纸厂机器设备被劫掠后的又一景象。〔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 171 页〕

2 日本用劫掠来的广东省营造纸厂的机器设备安装在北海道的工厂。〔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 171 页〕

3 用劫掠中国造纸厂的机器设备建造起来的日本北海道造纸工厂全景。〔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 171 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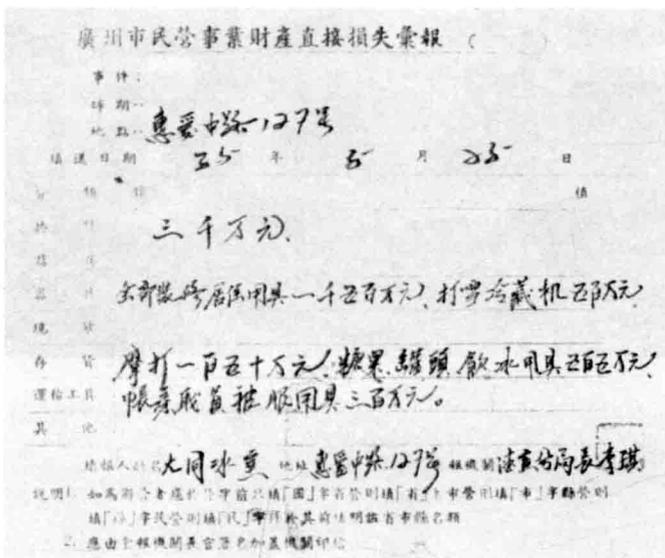
3

(五) 食品工业

1 抗战期间广州企业遭受日本侵略的财产损失报表。
〔广州市档案局编：《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第221页〕

2 抗战时期日军控制的顺德制糖工场工人搬运甘蔗的情形。
〔秦风编著：《秦风老照片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56页〕

3 抗战时期日军控制的顺德制糖工场日本管理人员在用餐。
〔秦风编著：《秦风老照片馆》，第157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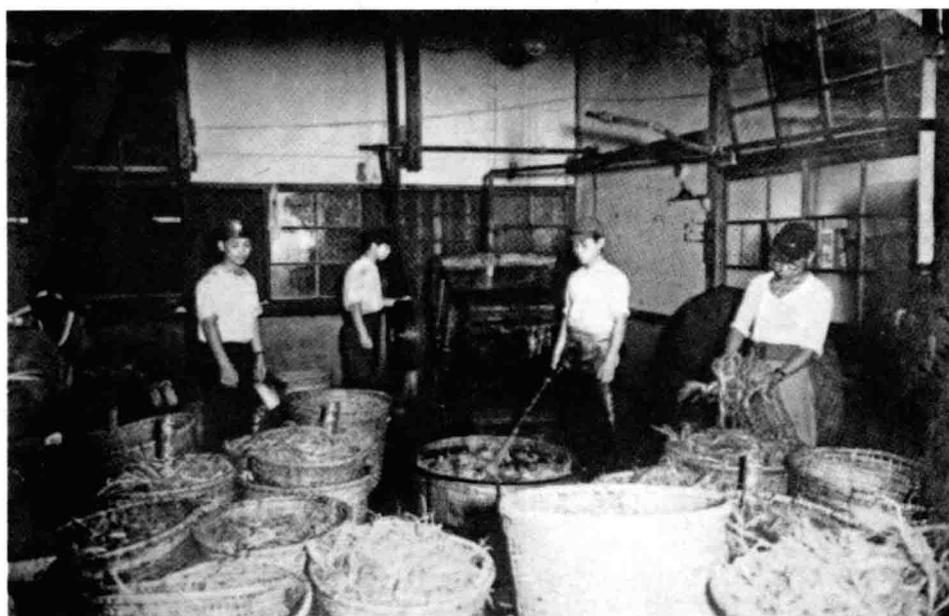


3

(六) 制药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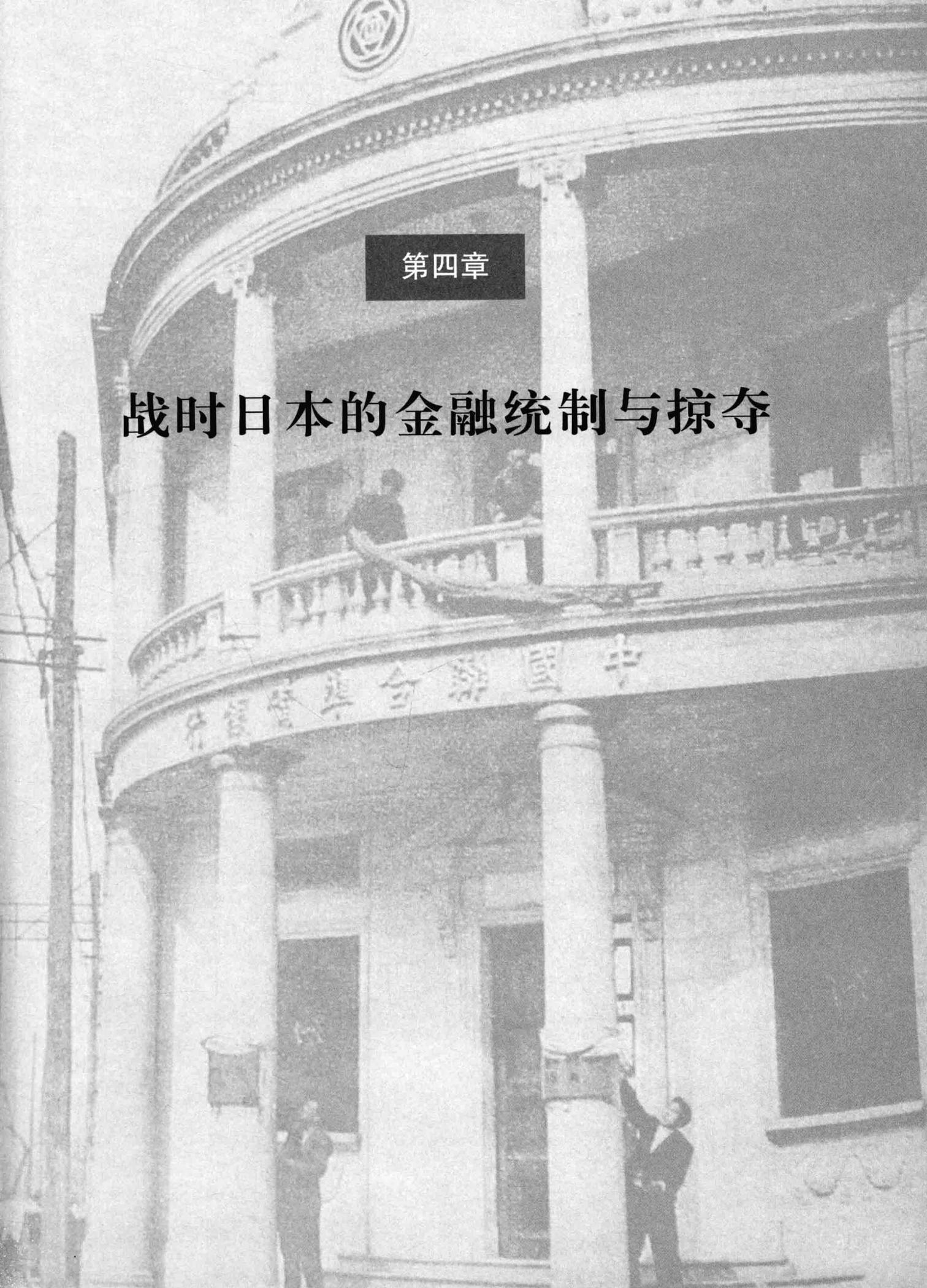
1



2

1 日本占领广州期间，日资武田制药厂在广州设立药厂，垄断广州的制药业。图为武田制药厂在爱惠路上的广告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89页〕

2 日本人监视和控制下的苏州雷允上药厂。〔徐刚毅编：《苏州往事图录》，第85页〕



第四章

战时日本的金融统制与掠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扬言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由于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妄想。战争很快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转而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中国金融业的破坏和掠夺，妄图削弱中国的战时经济力量，从而在经济、金融方面摧垮中国。

为便于对中国经济金融进行掠夺，日本除了在东北加强以伪满洲中央银行为主的金融垄断以外，在华北、华东、华中占领区陆续成立伪银行，发行伪货币以控制金融、掠夺资源。日本在中国大陆先后扶植伪政府成立了“满洲中央银行”、“察南银行”、“冀东银行”、“华兴商业银行”、“蒙疆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等七家伪政权银行，以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金融垄断，打击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掠夺中国的财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恃武力强行接管将英、美、荷、比四国的15家银行和在租界的中国银行。

战时，日伪采取滥发伪币、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掠夺中国财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从1938年底到1945年被接收时止，伪联银券发行额高达1951亿元，相当于1938年底发行额的1200倍。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从最初发行时为1370万元，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发行额增至46618亿元。^{〔1〕}此外，日军在华中、华南地区大量发行军用票，从1938年11月至1945年发行额达5亿日元，更加剧了沦陷区的通货膨胀。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持续上涨，沦陷区人民生活窘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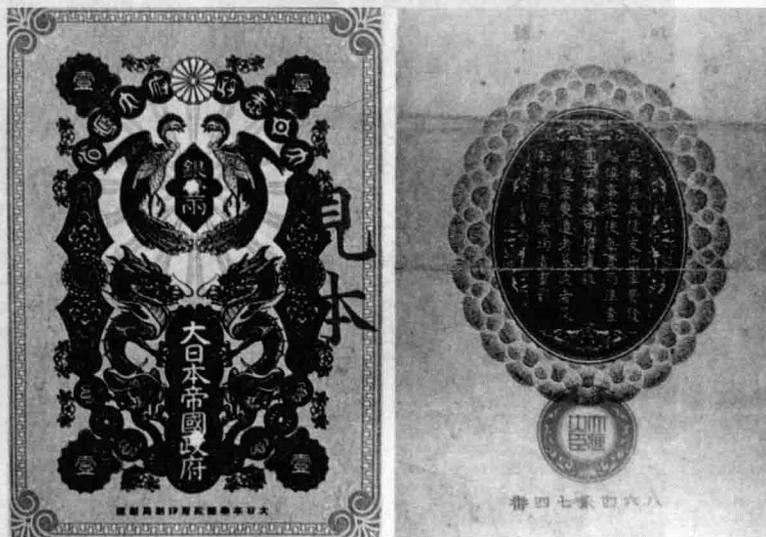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货币斗争也异常激烈，主要表现在国民政府力争维持法币在沦陷区的流通和稳定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的汇率。而日本则以发行各种伪钞券排挤法币，贬低法币币值，打击法币的信用，还以低价收购法币套购中国外汇。货币斗争随着战争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国民政府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斗争才趋缓和。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还推行“公债政策”，在中国占领区大量发行各种战争债券，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1〕《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53页。

一、发行军票

日本政府在华发行并使用的军用纸币，简称军票，这是日本政府转嫁战争负担的一种方式。军票早在甲午战争中就已经使用，其后日本每次对外战争都发行并使用军票。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强制沦陷区民众兑换军票作为流通货币，由于军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实际上是对于沦陷区民众财富的掠夺。



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期发行的军票银一两正背面，军票的样式与日本1872年发行的“新纸币”大体形似——纵长幅面，两侧印有黑色的龙凤图形。〔三无：《日本的“军用手票”》，《收藏家》2004年第1期，第53页〕

(一)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发行的军票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为支付庞大的军事费用，日本政府采取发行军票的办法。据日方资料，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军票实际发行量约合 100 万日本银元，该军票曾在中国河北省、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部分地区流通过。军票的发行，对于日本在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同时，防止银货外流，支持政府财政，稳定金融局势，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以掠夺占领地人民为代价的。

■ 1 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期发行的军票银五两正面图。〔三无：《日本的“军用手票”》，《收藏家》2004 年第 1 期，第 53 页〕

■ 2 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期发行的军票银十两正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 4 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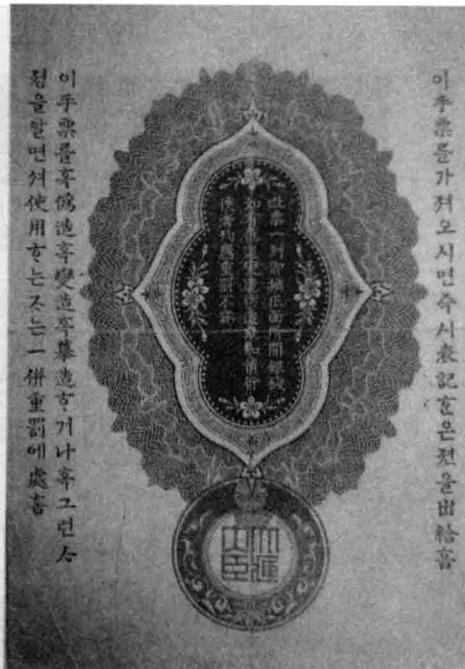
(二) 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发行的军票

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为筹措巨额战费，日本政府再次发行军票。发行的军票流通使用区域包括“清韩两国”，军票背面的兑换说明也有中朝两种文字。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在准备侵略战争之际，就已经把并不参战的朝鲜和中国划入了预定的作战地区，并承担日本侵略战争的经济负担。

1 日俄战争时期在日本发行的军票银十钱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4页〕

2 日俄战争时期在日本发行的军票银一元正面图。〔三无：《日本的“军用手票”》，第54页〕

3 日俄战争时期在日本发行的军票银十元正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8页〕



1

2

3

1 日军出兵侵占青岛时发行的军票银十元图。为占领青岛而发行的新军票在券面加印了表示票面价值的英文，以便利居住在青岛的欧美居民。〔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1页〕

2 日军出兵侵占青岛时发行的军票银十钱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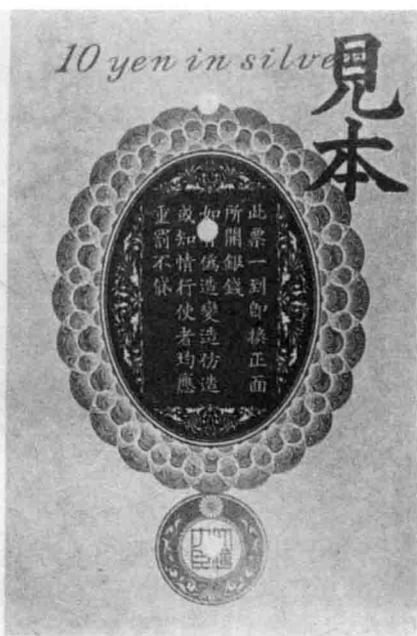
3 日军出兵侵占青岛时发行的军票银一元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0页〕

(三) 日军侵占青岛时的日本军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以对德宣战为名，于1914年8月侵占中国山东青岛。为在当地支付军事费用，日本内阁于9月3日通过《临时派遣部队资金支办顺序》的决议，规定军票与其他通货和有价证券一样，可以用于支付各种军事方面的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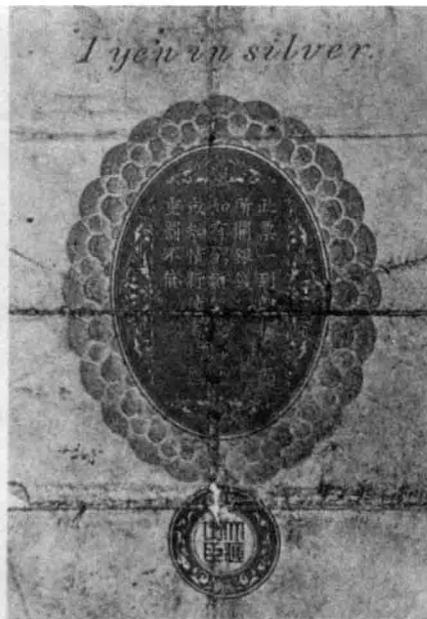
1



2



3



(四)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发行的军票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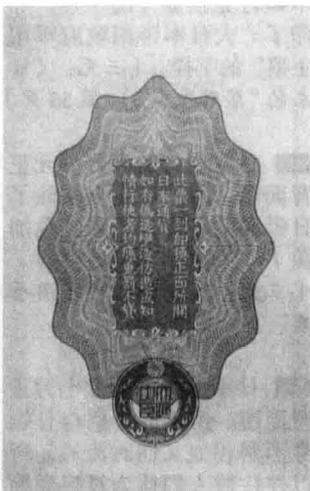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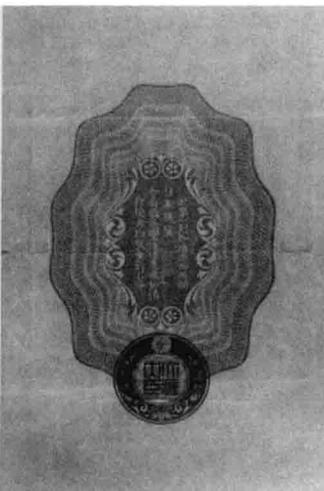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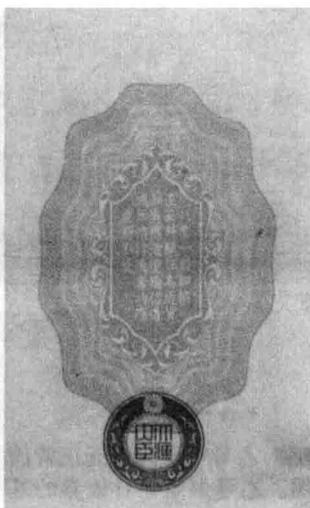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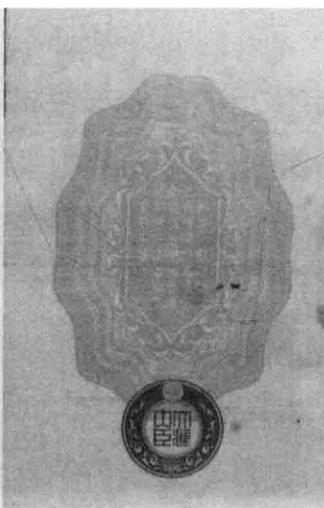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政府所发行军票的特点有：一是券种繁多，有甲号票、乙号票、丙号票、丁号票、戊号票、戌号票等6种票号，23种券种；二是军票发行数额也特别巨大，总金额高达7.0973亿日元。日本通过发行军票，维护了在华日本人的利益；在军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既打击了中国政府的抗战经济基础，又笼络了汪伪势力；在有条件地废止军票时，又把战争负担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

1 甲号军票五十钱正背面图。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柳川平助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携带使用一批“军用手票”，日本史学界称为甲种票，主要流通于浙江省沿海地区。〔三无：《日本的“军用手票”》，第19页〕

2 甲号军票十元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20页〕

3 甲号军票一元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21页〕

4 甲号军票五元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22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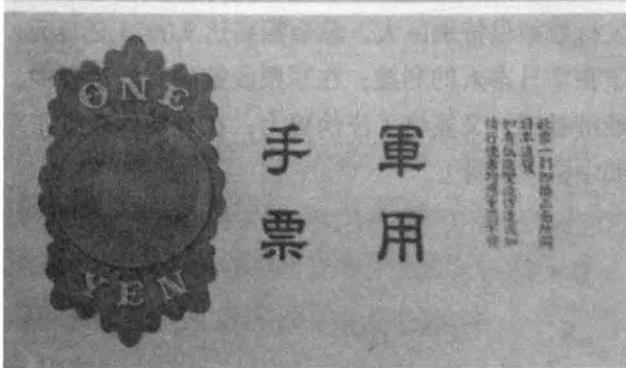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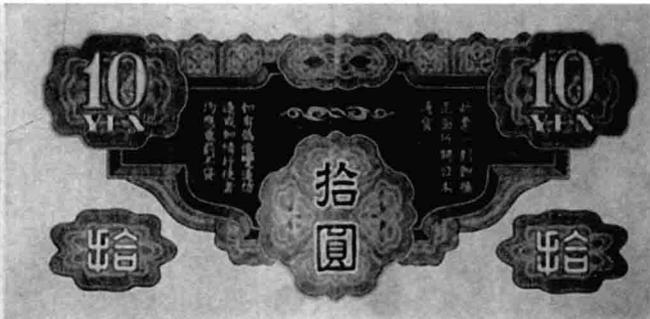
4



1



2



3

■1 乙号军票一百元正背面图。乙号票是在日银券的基础上再版印制的，去掉了“日本银行兑换券”的字样，加印了“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的字样。〔三无：《日本的“军用手票”》，第55页〕

■2 日军发行的丙号一元正背面图。丙号票完全去除了日银券的字样，用朱红色加深了“军用手票”的字样。〔三无：《日本的“军用手票”》，第55页〕

■3 日军发行的丁号十元正背面图。由于丙号票与日银券形制相似又同时流通，所以往往被人们认为日银券等

于军票，因而日军又发行了丁号票。丁号票一改以往各种军票的纵长形为横长形，两侧印有龙、凤等瑞鸟、瑞兽的图样。〔三无：《日本的“军用手票”》，第55页〕

■4 日军发行的戊号一钱正背面图。1939年9月，日本政府为了使军票完全摆脱军队征发证券的形式，作为一般货币成为华中、华南地区唯一的通货，又发行了戊号票。戊号票的券面上去掉了“军用手票”的字样，保留了“大日本帝国政府”的字样，以表示这是政府发行的一般货币。〔三无：《日本的“军用手票”》，第55页〕



4

（五）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军票

1941年，日本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发布了《南方外币表示军用手票发行手续》的训令，此次军票发行的目的仍是“为便于提供军费的支付”，使用地区为“南方作战地域”。日军在占领缅甸时，发行一套英文军用票。1942年5月，日军侵入中国云南瑞丽、陇川、德洪、腾冲、龙陵等大片地区，从缅甸带来大量英文版军用票在滇西流通，肆意掠夺云南人民的资源财富。



1



2



3



4

1 侵华日军在滇西使用的军票一种。〔余戈：《日本“军票”：经济掠夺的罪证》，《军事史林》2004年第9期，中插彩页〕

2 侵华日军在滇西使用的军票一百元图。〔余戈：《日本“军票”：经济掠夺的罪证》，《军事史林》2004年第9期，中插彩页〕

3 侵华日军在滇西使用的军票五元图。〔余戈：《日本“军票”：经济掠夺的罪证》，《军事史林》2004年第9期，中插彩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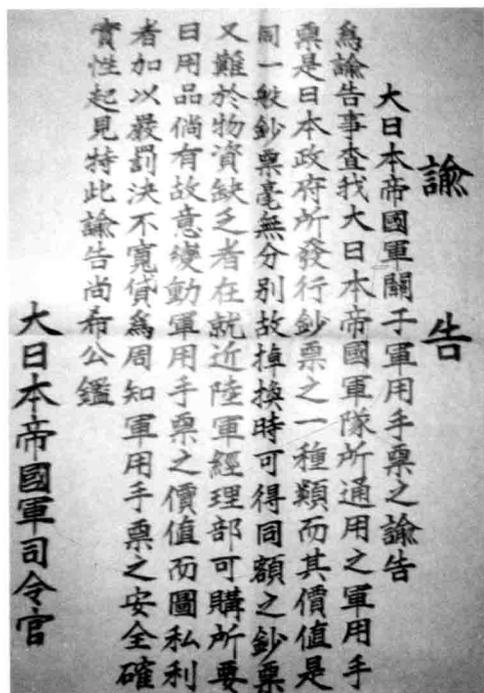
4 侵华日军在滇西使用的军票十元图。〔余戈：《日本“军票”：经济掠夺的罪证》，《军事史林》2004年第9期，中插彩页〕

1 日军强制使用军票的布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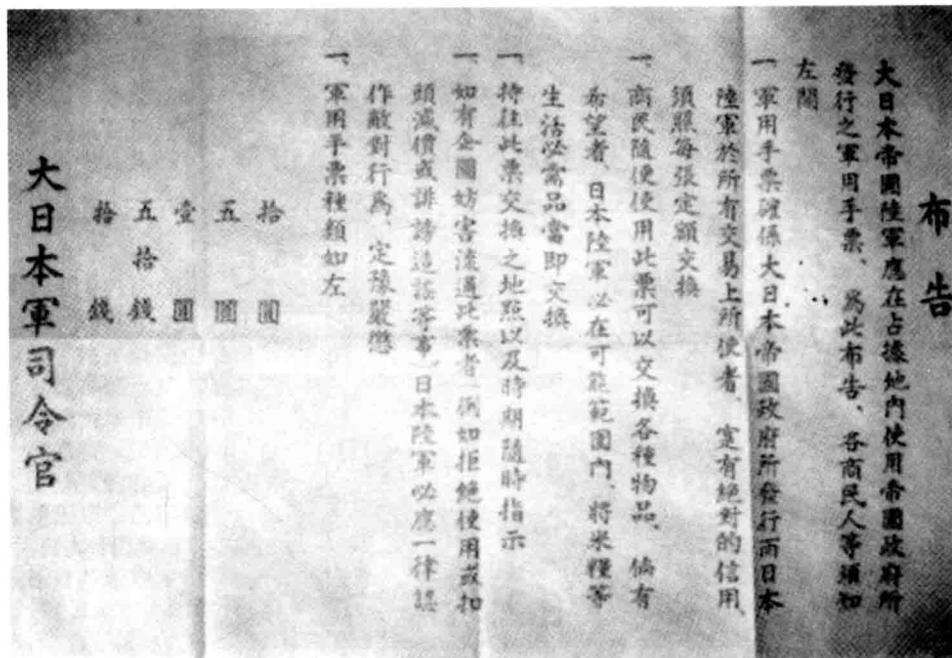
2 日军强制使用军票的又一布告。〔广州市档案局编：《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第88页〕

(六) 日军强制使用军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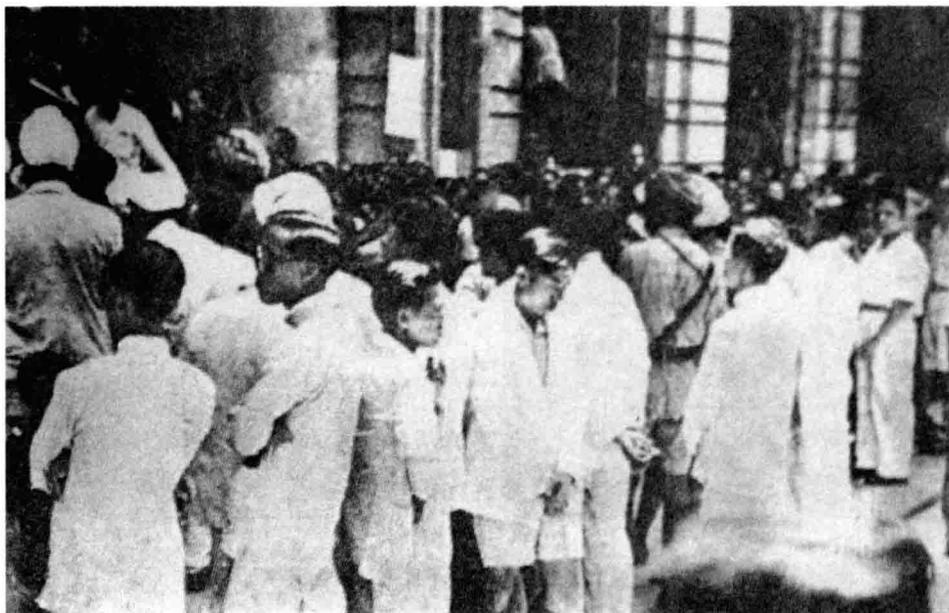
日军依靠军事力量在占领区实行“军前交易方式”，强制发行各种军票。占领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基本上为日元和军票所控制，使各国人民因被迫使用军票而不得不蒙受了极大的经济和物质的损失。



1



2



1



2



3



4

1 日军在香港强迫使用军票，贬低港币币值，市民被迫到银行排队兑换军票。〔刘深：《香港大沦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 年 7 月版，第 101 页〕

2 在香港居民手上成为废纸的日本军票。〔余戈：《日本“军票”：经济掠夺的罪证》，《军事史林》2004 年第 9 期，第 34 页〕

3 香港对日索赔协会主席吴溢兴向媒体诉说军票之苦。〔余戈：《日本“军票”：经济掠夺的罪证》，《军事史林》2004 年第 9 期，第 33 页〕

4 日军在广东强制使用军票的历史照片。〔广州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第 88 页〕

二、控制中外银行

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实行金融统制，摧残中外银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通过资本扩张挤占中外银行的生存空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接查封租界内的中外银行，劫夺黄金和外汇储备。



汪伪政府为强制推行伪中储券，76号特工总部在上海发起针对国民政府所属银行职员恐怖活动。图为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514页〕



1



2

1 被汪伪特务杀害的中国银行出纳股副主任张筱衡。〔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16页〕

2 被汪伪特务杀害的上海中国银行新闻办事处主任曹善庆。〔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16页〕

3 1942年1月的美商大美银行大门紧闭，门上贴有封条。〔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4页〕



3

4 被查封的英商麦加利银行。〔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4页〕

5 外滩汇丰银行大楼顶端高挂着太阳旗，并有日军岗监视着黄浦江江面。〔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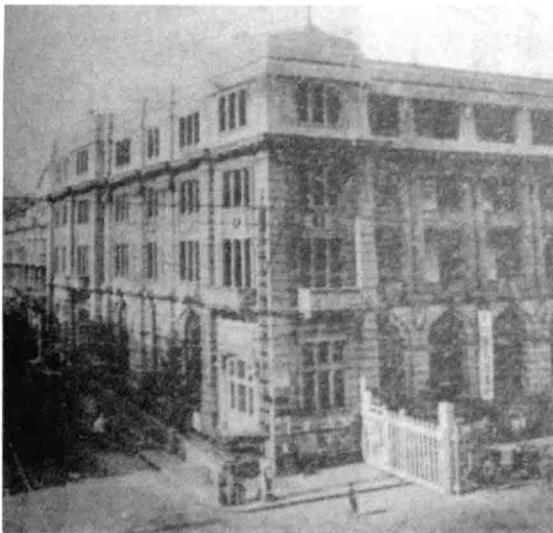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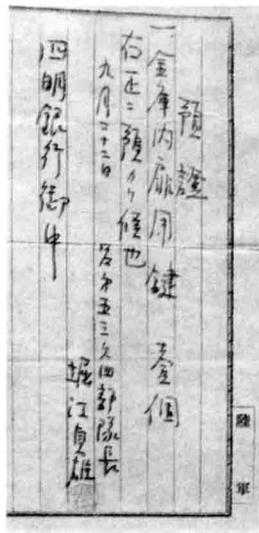
5



1



2



3



4



5

1 美国花旗银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上海撤出。〔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4页〕

2 图为汉口中国银行大楼被日本宪兵队本部占驻。〔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第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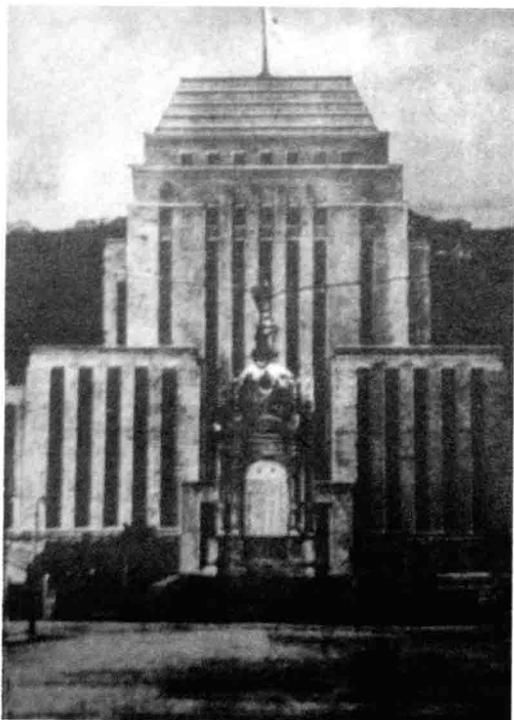
3 1943年9月22日，汉口兵站司令官堀江贞雄启用所占四明银行金库钥匙的收据。〔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第68页〕

4 图为1940年10月被迫从广东沙面撤退的美国万国宝通银行，1941年8月底结束在华业务。〔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事迹图文集》，第176页〕

5 图为汉口大孚银行大楼被日本汉口宪兵队占驻。〔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第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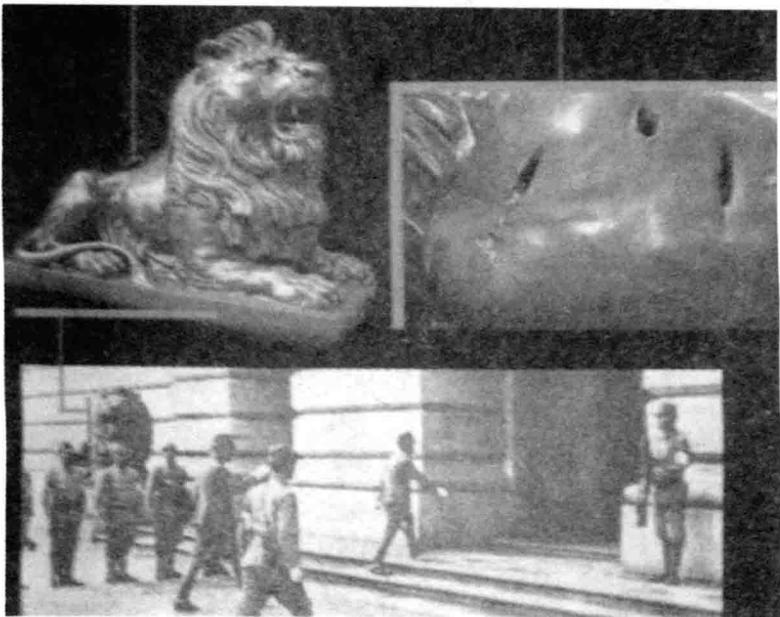
1



2



3



4

1 香港沦陷时，被驱赶的汇丰银行职员。〔刘诗平：《汇丰帝国》，第142页〕

2 香港沦陷时的汇丰大楼，楼上插着日本旗，后被改成日本在香港的行政中心。〔刘诗平：《汇丰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139页〕

3 图为日军强制签发的汇丰银行钞票。日军在清理汇丰银行库房的过程中，发现一批未经签字发行的汇丰银行钞票。日军为了利用这批钞票到市场上套购物资，以支持侵略战争，强迫被其拘捕的汇丰银行高级职员非法签发这批钞票。这批钞票有面额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和五百元共四种，签发的总金额计11980多万港元。它通过市场最后全部流转到居民手中。〔刘诗平：《汇丰帝国》，第143页〕

4 日军占领下的汇丰银行，银行门前的铜狮身上还有清晰的弹痕。〔刘深：《香港大沦陷》，第101页〕

三、成立伪银行

作为日军维持占领地的重要措施，建立伪银行，从事经济资源掠夺，统制金融。日本在中国大陆扶植的伪满洲国、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等相继成立了“满洲中央银行”、“察南银行”、“冀东银行”、“华兴商业银行”、“蒙疆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等七家伪政权银行，加入了日本掠夺中国财富的行列。



汉奸殷汝耕，日本军部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首脑。[张志强主编：《伪满洲国的“照片内参”》，（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01页]

(一) 伪冀东银行

1935年12月15日，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授意和扶持下，组织冀东地区22个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伪政权于1936年11月成立伪冀东银行，总行设于天津，资本定为500万元，实收半数250万元。日军为维持该地区的金融统治秩序，授意该行发行纸币，并指令伪满洲国中央银行行为该行提供资金和人员，在业务上给予协助。1938年2月1日，伪冀东政府和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同年3月，伪中华民国联合政府筹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随后，伪冀东银行停发纸币，转为普通的商业银行。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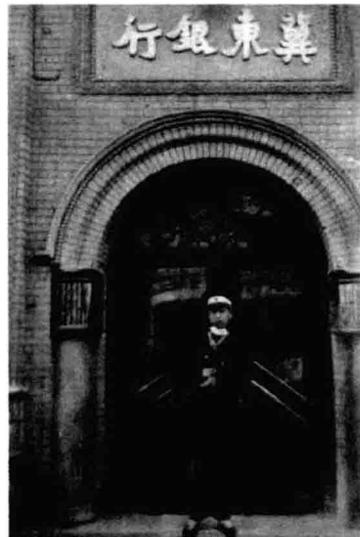
4



5



6



7

1 伪冀东银行五角面额纸币图。〔徐枫、赵隆业编著：《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27页〕

2 伪冀东银行面额一元的纸币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75页〕

3 伪冀东银行面额十元的纸币图。〔徐枫、赵隆业编著：《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第29页〕

4 伪冀东银行发行的一角的硬币背面图。〔徐枫、赵隆业编著：《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第30页〕

5 伪冀东银行发行的一分的硬币图。〔徐枫、赵隆业编著：《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第30页〕

6 伪冀东银行总行所在地。〔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74页〕

7 伪冀东银行大门。〔《中华》1937年第52期，第9页〕

(二) 伪华兴商业银行

伪华兴商业银行原系日本在华中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开办，1939年5月成立于上海。伪政府倒台后，该行改称商业银行，名义上是日华联合经营，实际上是一家日本银行，在蚌埠、芜湖、安庆设有支店，经理、副经理都是日本人。

1 伪华兴商业银行总裁梁鸿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515页〕



2 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一角纸币图。〔徐枫、赵隆业编著：《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第66页〕



2

3 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两角纸币图。〔徐枫、赵隆业编著：《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第67页〕



3

4 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五元纸币正面图。〔徐枫、赵隆业编著：《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第69页〕



4

5 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十元纸币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99页〕



5

(三) 伪蒙疆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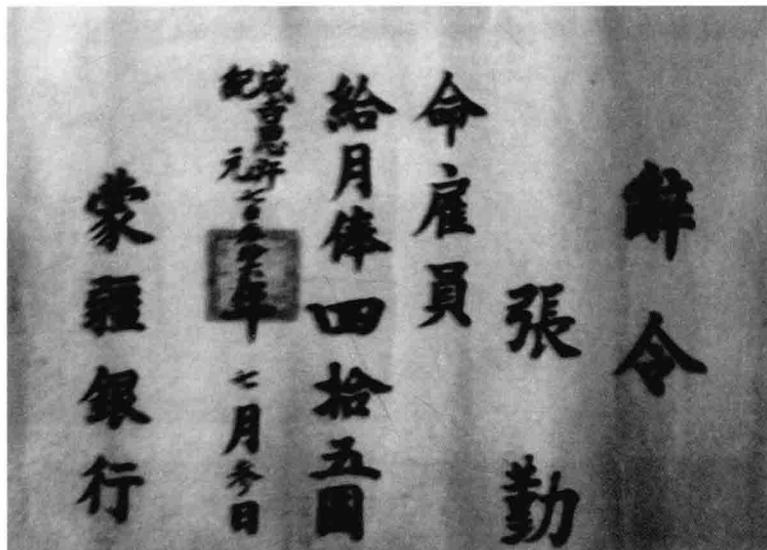
伪蒙疆银行为日本侵华期间在蒙疆地区成立的伪政权银行，成立于1937年11月23日。伪蒙疆银行是德王伪蒙疆政府的“中央银行”，主要任务是制造、发行货币，承管国库事务，办理内外一切银行事务，实施政府的金融政策等。在大同、北平、天津、“厚和”（呼和浩特）、包头、多伦等十余地设有分行。在东京和伪满洲国“新京”（长春）设有办事处。

1 伪蒙疆银行1941年签发的“辞令”。〔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80页〕

2 伪蒙疆银行第一任总裁包悦卿。〔包树海：《包悦卿》，《哲盟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5期〕

3 1939年1月出版《蒙银经济月报》第一号。由伪蒙疆银行调查课编印，出刊地址在张家口鼓楼西街，编辑先后为前野善卫门、芳古博道。〔《蒙银经济月报》第一号，蒙疆银行调查课1939年编印，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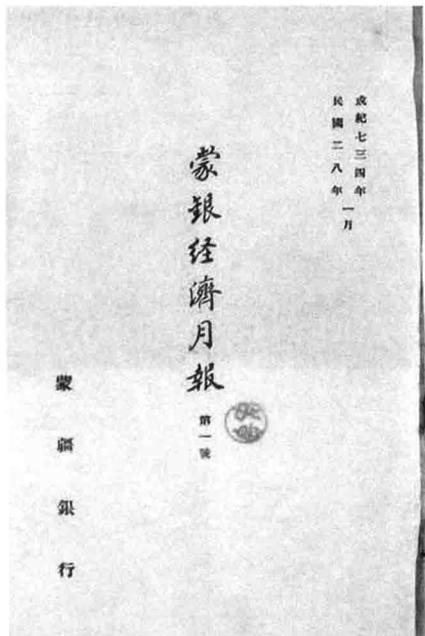
4 位于张家口的伪蒙疆银行总行。〔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80页〕



1



2



3



4



1



2



3



4

1 伪蒙疆银行发行的五分纸币正面图。〔沈飞：《蒙疆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收藏》2010年第8期，第135页〕

2 伪蒙疆银行发行的一角纸币正面图。〔沈飞：《蒙疆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第135页〕

3 伪蒙疆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钱币收藏与投资》，（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197页〕

4 伪蒙疆银行发行的五元纸币正面图。〔沈飞：《蒙疆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收藏》2010年第8期，第135页〕

5 伪蒙疆银行发行的五角硬币正面图。〔沈飞：《蒙疆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收藏》2010年第8期，第135页〕

6 伪蒙疆银行发行的另一种十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钱币收藏与投资》，《收藏》2010年第8期，第196页〕

7 伪蒙疆银行发行的百元纸币正面图。〔沈飞：《蒙疆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收藏》2010年第8期，第134页〕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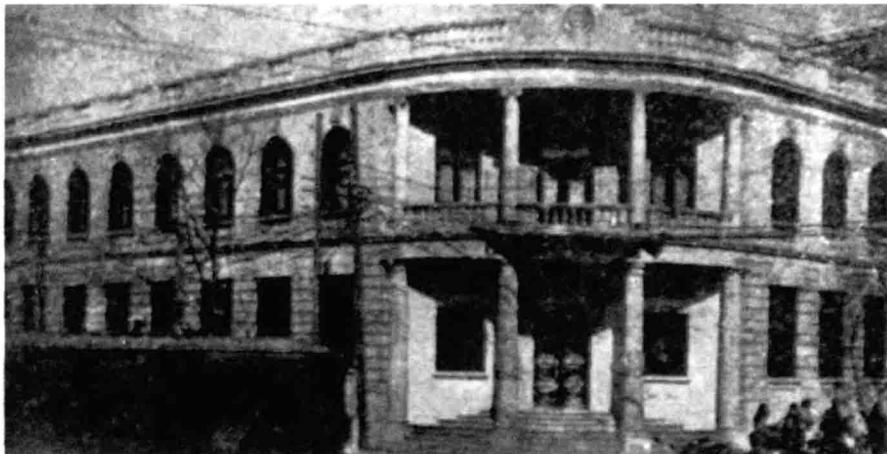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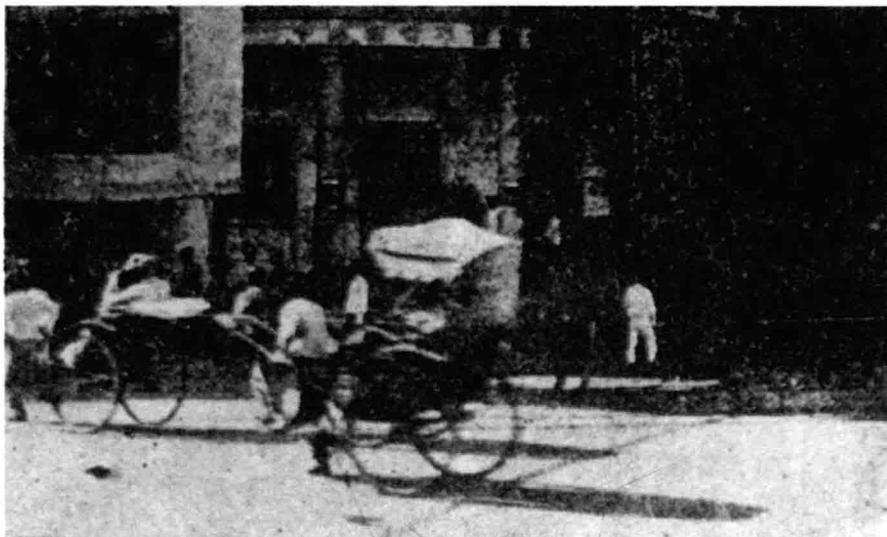
7

（四）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1938年2月11日，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署汪时璟出面，创办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将华北地区货币统一，确定伪联银券为唯一“法币”，对法币和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进行收兑和限制，直至禁止通行。该行至日本投降前，共发行“联准券”约423亿元，套取了大量的物资和外汇。



1



3



4



2

1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外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第526页〕

2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业筹备。〔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三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四月一日發行，第25頁〕

3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门外。〔杨莲福提供〕

4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业时，政府及银行要人合影。〔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三輯，第25頁〕

1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政总署督办兼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二十三辑，第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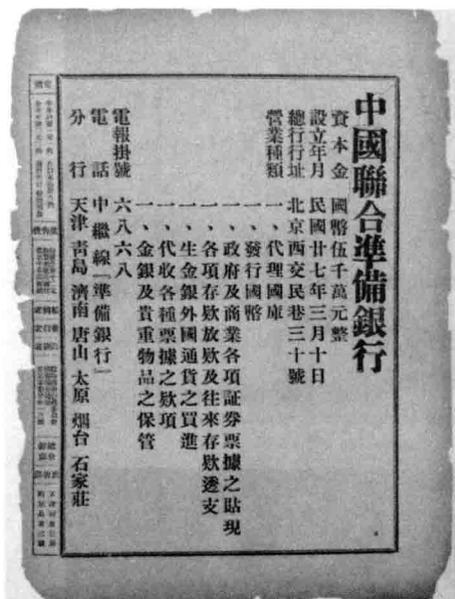
2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广告。〔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87页〕

3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149页〕

4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纸币的布告。〔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世纪图志》，第1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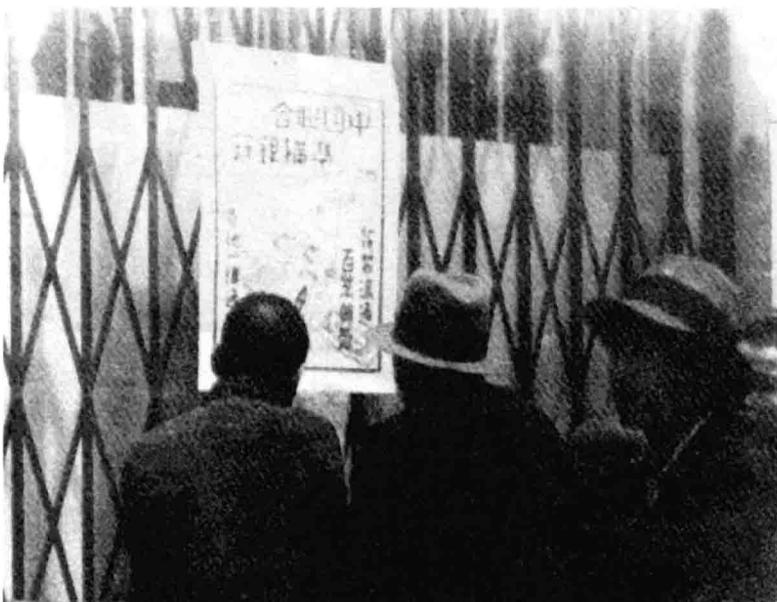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1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唐山分行号牌。〔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88页〕

2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一分硬币正反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94页〕

3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一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纸币的收藏与投资》，第199页〕

4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五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纸币的收藏与投资》，第199页〕

5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十元纸币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89页〕

6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一百元纸币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91页〕

7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五百元纸币正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91页〕

8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一千元纸币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92页〕

9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五千元纸币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194页〕

■1 上海外滩伪中央储备银行大门。〔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16页〕

■2 伪中央储备银行出版物。〔《中央储备银行同人录》，“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1942年编印，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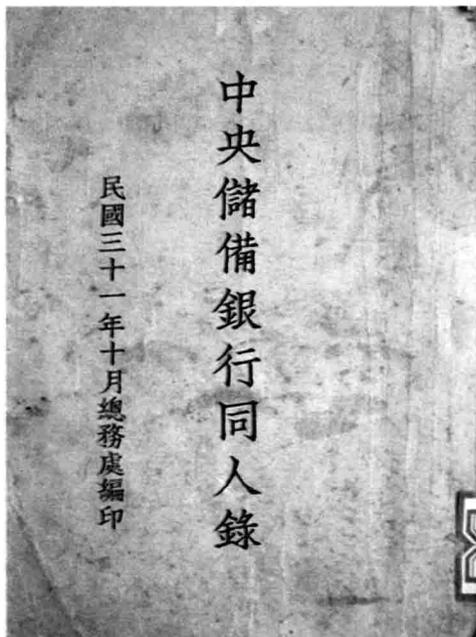
■3 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周佛海。〔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03页〕

（五）伪中央储备银行

伪中央储备银行由汪伪国民政府创办于1941年1月，总行设于南京，上海设分行。该行作为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承募国内外债券并经理其还本付息等业务的特权。该行发行的伪中储券开始时与当时中国政府的法币等值，共发行1000多万，到1942年发行额达到3亿元，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伪中储券总发行额达4.6万亿。其发行的纸币，均以孙中山头像及中山陵为主图，极具欺骗性。抗战胜利后该行被国民政府接收，清理停业。



1



2



3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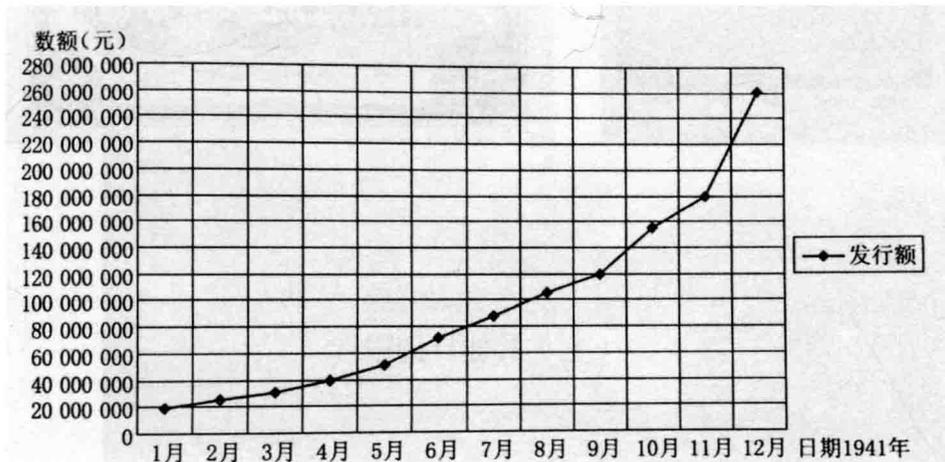
5



6



7



8

1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一角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纸币收藏与投资》，第201页〕

2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五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纸币收藏与投资》，第201页〕

3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十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纸币收藏与投资》，第202页〕

4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一百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纸币收藏与投资》，第203页〕

5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二百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纸币收藏与投资》，第204页〕

6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五百元纸币正面图。〔沈泓：《民国纸币收藏与投资》，第206页〕

7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半分纸币正背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213页〕

8 1941年中储券发行额曲线图。〔宋玉佩：《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97页〕

（六）伪厦门劝业银行

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日本侵略者于6月20日成立伪厦门治安维持会。1939年3月，日本侵略者任命李思贤为伪厦门特别市市长。随后，李思贤在兴亚院操纵下，发行“厦门特别市市政府流通券”，面额有1分和5分，遭民众拒用。1940年2月16日，日伪政府出资80万元，授意殷雪圃、陈长福、金香生发起组织“厦门劝业银行”，并发行纸币。“厦门特别市市政府流通券”随即收回，前后流通不到一年。

1 1944年伪厦门劝业银行本票一枚。〔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220页〕

2 伪厦门劝业银行发行的两角纸币正面。〔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221页〕

3 伪厦门劝业银行发行的一分纸币正面。〔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221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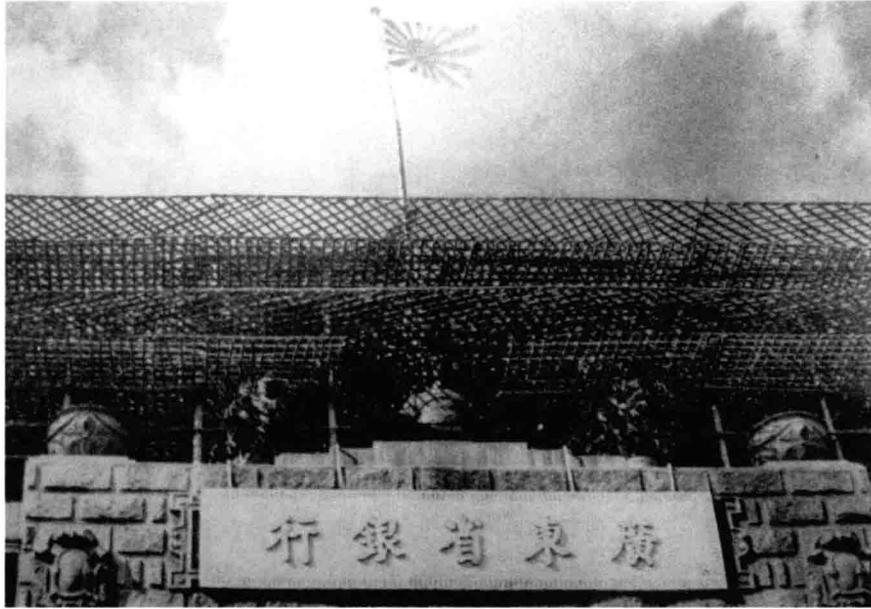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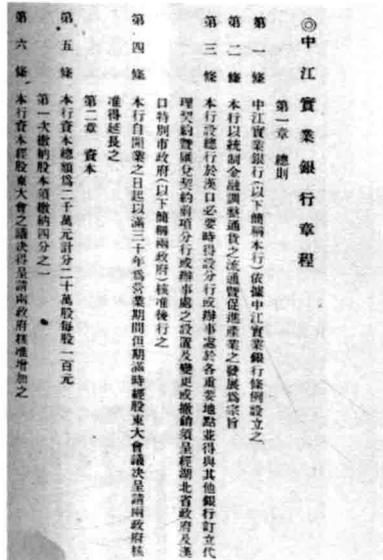
（七）其他日伪银行

战时在中国占领区的日伪银行，除主要伪政权的银行外，还有在华经营的日资银行和伪政权的银行。



1

1 伪广东省政府设立的伪广东省银行，在汕头、江门、中山等地设立分行，在广东敌占区实现日伪货币一体化。
〔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178页〕



2

2 1940年5月，“中江实业银行”成立，代理日伪政权对鄂湘赣等敌占区的金融业。
〔唐惠虎等编：《武汉抗战图志》，第226页〕

3 东三省官银号改伪满洲中央银行再改伪察南银行一圆纸币图。
〔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77页〕



3

4 广州沦陷后，垄断广东沦陷区金融业的日资台湾银行。
〔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第179页〕



4

四、破坏法币

从1938年3月开始，日本陆军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所谓“经济谋略”，寻求在经济上为战争提供支持，制造假币即是其谋略之重要部分。日本登户研究所第三科当年就承担了研制中国伪钞的任务。日本制造的假币一般都是交付日本在华的情报机构或敌占区的“商社”机构，日本陆军情报机构“松机关”（南京、广东）、“梅机关”（开封）、“兰机关”（北平）、“竹机关”（青岛），及其在上海的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等，真假币混合，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给中国政府和民众带来极大灾难。



第九研究所制造的“中国农民银行”一元券伪钞。
〔沈泓：《碧血丰碑：中国抗战藏品的收藏投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78页〕



“中国农民银行”一元券伪钞背面图。〔沈泓：《碧血丰碑：中国抗战藏品的收藏投资》，第78页〕

1 “中国银行”十元券伪钞。〔沈泓：《碧血丰碑：中国抗战藏品的收藏投资》，第78页〕



1



2 十元券伪钞背面图。〔沈泓：《碧血丰碑：中国抗战藏品的收藏投资》，第78页〕



3

3 登户研究所第三科制造的伪钞。〔沈泓：《碧血丰碑：中国抗战藏品的收藏投资》，第77页〕



2

4 日本伪造的“中央银行”法币两千元券正面图。〔张知新：《半个世纪的金融侵略与掠夺：日本在我国发行的货币研究》，第282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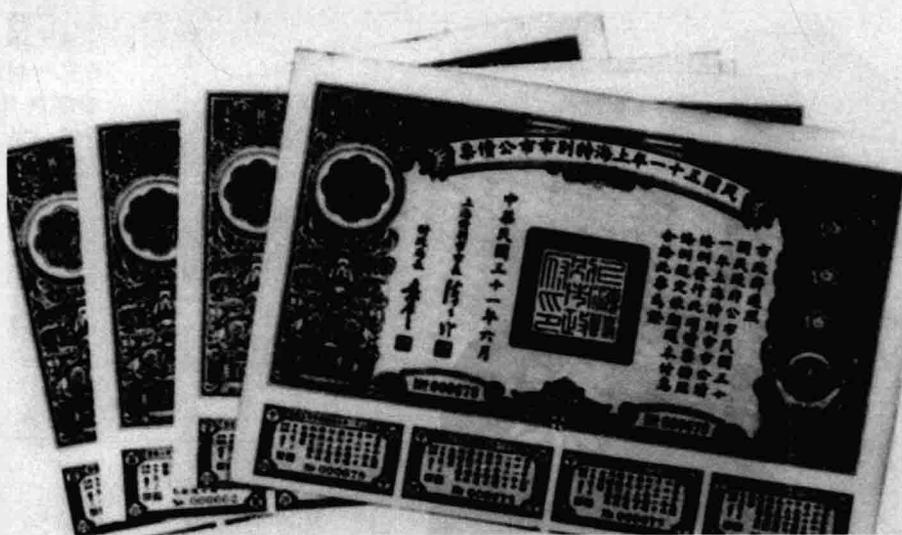
5 2008年3月15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拍摄的当年登户研究所储藏伪钞的仓库。日本二战期间曾利用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的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大量伪造当时中国的纸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登户研究所制造伪钞的工厂和仓库位于今明治大学的生田校区内。〔杨天沐：《日本二战武器研究所制造假币害中国》，《广州日报》2013年10月19日，第A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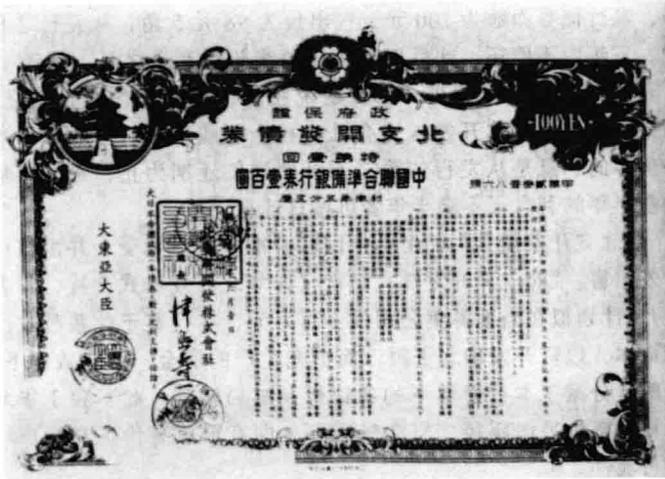
5

五、发行公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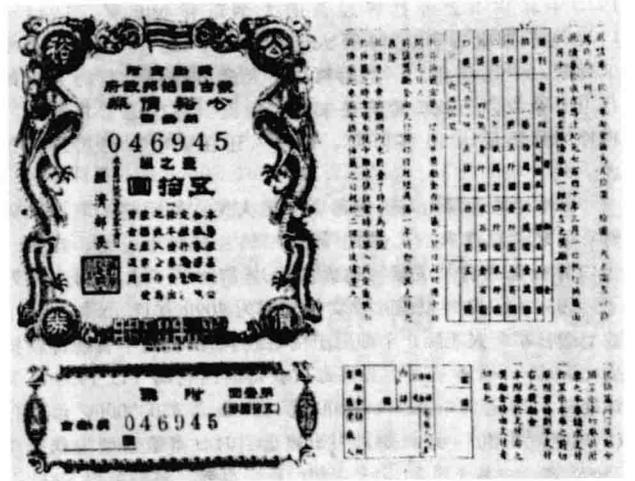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军费也日益膨胀，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于是日本将国内的公债政策全面移植到中国占领区，将战争军费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以日本劝业银行为代表的日本银行在中国发行各种储蓄债券，以武力强迫中国占领区民众购买。除了储蓄债券外，日本在中国还发行了名目繁多的其他各类债券。这些公债大多期限较长、又以高利息作为诱惑，具有强烈的欺骗性。为了强调战争用途，许多债券上面印有“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等字样；并配有飞机、坦克、军舰、太阳旗等象征武力、征服意味的图案，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暴露无遗。



伪上海市政府发行的公债。〔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9页〕



1



2



3



4



5

1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发行的一百元“北支开发债券”。〔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02页〕

2 伍拾元“蒙古自治邦政府”公裕债券。〔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第120页〕

3 日本劝业银行发行的金七元五十钱储蓄债券。〔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第122页〕

4 日本劝业银行发行的金十五元战时储蓄债券。〔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第1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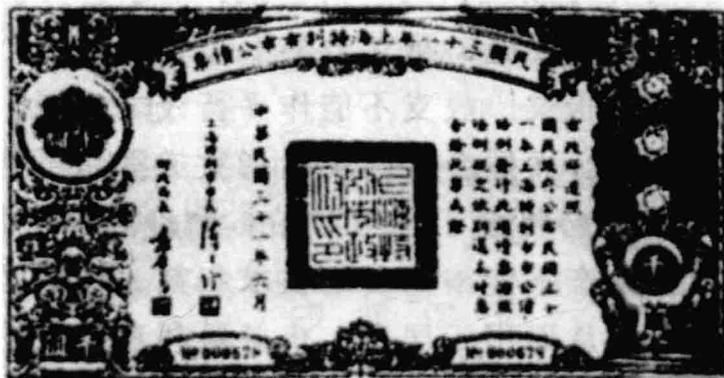
5 日本劝业银行发行的金十元报国债券。〔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第124页〕



1



2



3

1 日本劝业银行发行的金十元战时报国债券。〔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第 12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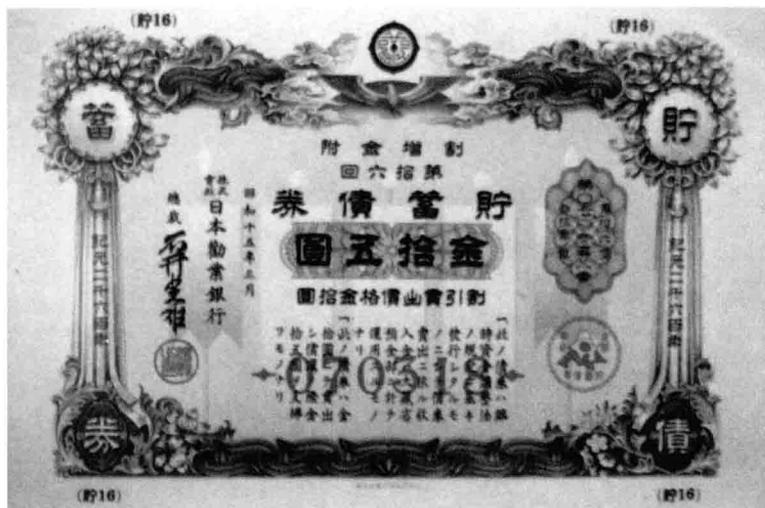
2 1942 年，汪伪政府发行的公益奖券。〔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第 129 页〕

3 1942 年，汪伪上海市人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第 139 页〕

4 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的发行情况统计表。〔戴建兵：《日本对华经济战中被忽视的一面：日本在华公债政策研究（1931—1945）》，《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104 页〕

	日本公债	伪性公债	备注
伪满中央银行	23.689 亿元	40.5544125 亿元	1.“日本公债”中包括贷金，为战后国民政府接收该行时的发行准备； 2.“伪性公债”中不包括储蓄票及博彩性质公债。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5.865 亿元	8.25 亿元	1.“日本公债”只是“华北株式会社”1943—1945 年 3 次向伪联行借款并向该行支付的债券； 2.“伪性公债”中包括伪联银券“华北开发债券”0.25 亿元（共发行 5 次，1941 年 500 万元、1944 年 2000 万元，其余 3 次未知）和“华北食粮债券”（1943 年 5 亿元，1944 年 3 亿元）8 亿元。
伪蒙疆银行	1.2767712 亿元	1.372 亿元	此两项均为战后国民政府接收该行时的发行准备。
伪中央储备银行	3.652621 亿元	2373.1 亿元	“日本公债”为战后国民政府接收该行时，其资产类有价证券中的日本证券。 “伪性公债”中不包括汪伪发行的变相公债。
合计	34.4833922 亿元	2423.2764125 亿元	

4



1



2



3



4

1 “支那事变储蓄债券”，1940年3月由日本劝业银行发行，凸版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发行券面总额为5250万元，折扣卖出价格总额为3500万元。〔李林翰：《一笔尚未清偿的战争之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3年8月号，第73页〕

2 “大日本帝国政府大东亚战争割引国库债券十元券”。1943年8月12日由日本大藏省发行，内阁印刷局制造。正面是军舰、坦克图案，红色花边。落款为大藏大臣，并钤有圆形红章。〔李林翰：《一笔尚未清偿的战争之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3年8月号，第75页〕

3 “战时报国债券金十元”图。〔李林翰：《一笔尚未清偿的战争之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3年8月号，第74页〕

4 “大日本帝国政府大东亚战争特别国库债券一千元”图，1944年由日本大藏省发行，内阁印刷局制造。〔李林翰：《一笔尚未清偿的战争之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3年8月号，第75页〕



第五章

战时日本对关内交通的统制

日军侵占中国广大领土后，极为重视对交通线的统制，到1937年12月底，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全被日军侵占，“满铁”成为这些线路的经营者。1938年6月20日，“满铁”设置了华北事务局。1939年4月，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继承了“满铁”华北事务局的一切业务，所经营的铁路线全长达5780公里。到日本投降时，在华北新修铁路里程达1000公里以上。这些新建铁路都以“开发地下资源为第一目标”，所运货物以军需品、公司用品、矿产品占绝对数量。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1936年成立的华北汽车公司的业务迅速扩大。到1938年，日本侵占区扩大到陇海线以北的华北，统制公路线49条。到1939年3月，华北公路营运总里程已达7848公里，与事变前相比，延长约4倍。拥有汽车达1039辆。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后，继承了原华北汽车公司的一切业务，在全华北推行“汽车交通统制一元化”政策。成立之初，公路运输线有5000多公里。到1944年，主要汽车营业路线37条，总里程达17953公里，形成了由秦皇岛、唐山经北平、天津，贯通沧县、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河北省各主要城市，直至山东德州、惠民等地的汽车运输网。该公司汽车运输以货运为主，客运占40%，货运占60%。

华北内河中适于水运的有蓟运河、北运河、金钟河、白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包括卫河）、黄河下游及小清河等，可航区间约5700公里。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成立后，华北内河水运在其统制业务之内。到1942年，汽机船总数达到282艘。到1943年10月，华北内河货物运输里程已延长至4213公里，占华北可航河川的17%。

华北主要贸易港有秦皇岛、天津、青岛、龙口、芝罘（烟台）、威海以及连云港七港。秦皇岛、天津、青岛及连云港与铁路相连，因而受到日本的特别重视。1938年7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提出《华北交通修整要领》，以铁路终点所在地——秦皇岛、天津、青岛、连云港及计划修筑的塘沽新港为“华北主要港”。

1939年4月30日，华中铁道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该公司主要统制经营以一般运输为目的的华中铁路建设及长途汽车（公路）运输事业。到1940年5月，所营铁路里程1万多公里。1942年4月，日军把津浦、淮南两线解除军管移交给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经营。运货种类中工业品比重逐年减少，矿产品比重增长惊人，还承担着庞大的军事运输任务，反映了铁路服务于侵华战争的特点。

华中公路长途汽车运输也由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统制运营，另设华中城市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单独负责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镇江、无锡六大城市内交通运营。到1939年9月，通车里程达907公里。1939年底，统制公路线26条，到1942年11月底，达67条，新建公路线增加了近2倍半，营运里程近30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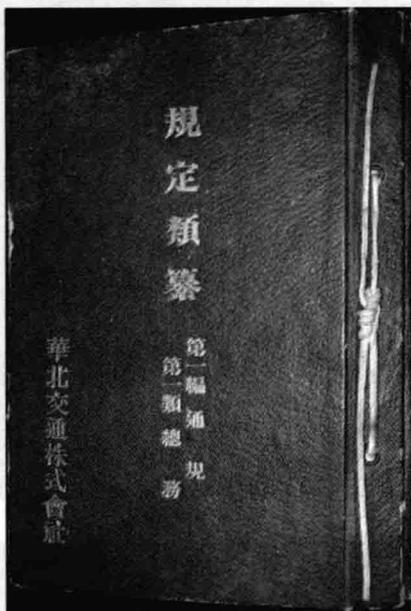
1938年3月中旬，日本在华中沦陷区暂定以日清汽船公司为主体，设立江浙轮

船公司，专营华中内河航运。7月28日，上海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主要经营华中主要内河航路。控制航线苏州河系达6条，黄浦江河面达14条，长江河面达16条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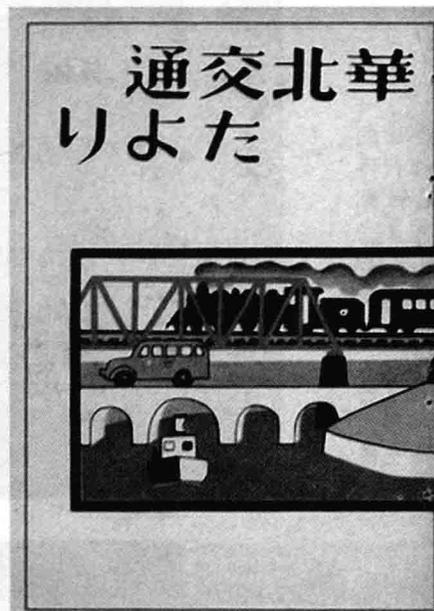
1939年8月，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正式成立，成为控制华中甚至整个中国海运的中枢。1940年2月25日专设“中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长江航运业。到1943年9月底，公司运营船只达113艘，加上汽艇及舢舨等达153艘。该公司拨出大半船舶用于大冶铁矿石及淮南煤的统制运输。

一、成立统制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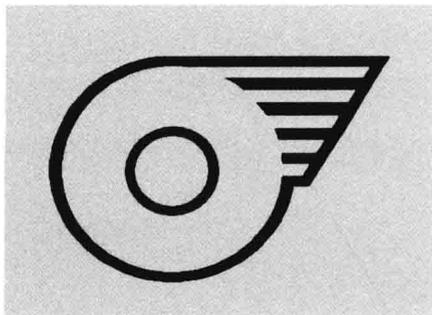
1939年4月，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简称“华交”），前身为1938年6月设立的“满铁”华北事务局，本部设于北平市长安街17号，统一管理华北日占区的铁路、公路和内河运输。在华中，1939年4月，成立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统制经营华中铁路建设及长途汽车运输事业。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の出版品《規定類纂》。〔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編：《規定類纂》第一編第一類，華北交通株式會社1939年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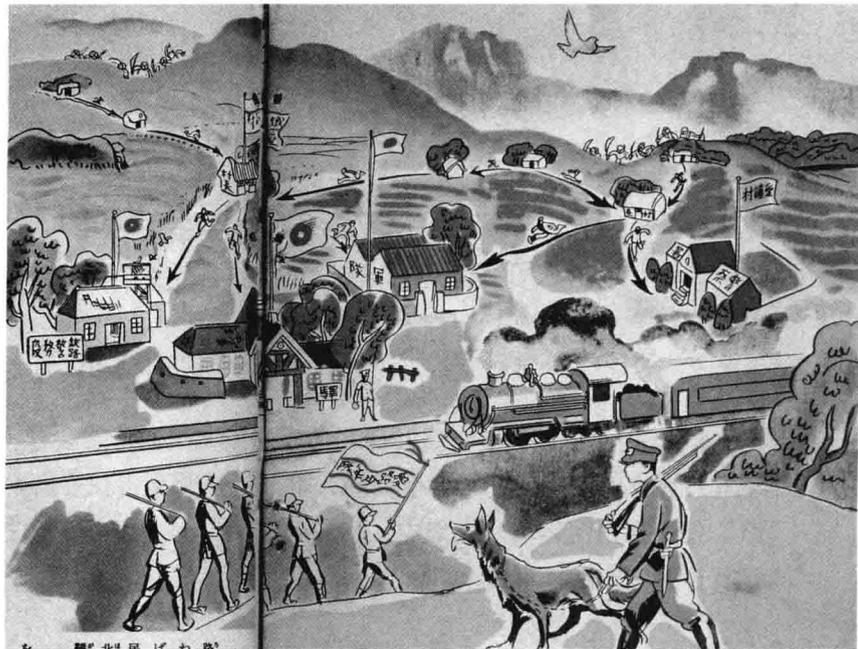
1942年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发行《华北交通》一册，图为该册封面。〔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編：《華北交通》，華北交通株式會社1942年版。封面〕



1

1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路徽。〔伪满洲中央银行博物馆：《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山海关扶轮学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ac80d01011xyu.html，2014年7月18日〕

2 1942年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发行《华北交通》一册，图为该册内页。〔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编：《华北交通》。原书无页码〕



2



3

3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出版的期刊《北支》创刊号及其内页。〔北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资业局编：《北支》（六月创刊号），（东京）第一书房昭和十四年（1939）六月一日发行。封面及插图〕

4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为了美化侵略特制的儿童画明信片。〔民国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赠送给学生的绘图明信片，<http://www.997788.com/s736/23390667/>，2014年7月18日〕



4



1

1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列车车厢。〔伪满洲中央银行博物馆：《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山海关扶轮学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ac80d01011xyu.html，2014年7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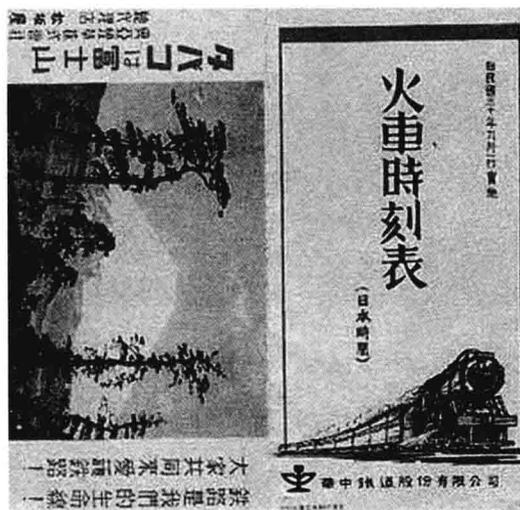
2

2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人员合影。〔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2页〕



3

3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社标。〔樊建川：华中铁道株式会社，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1f8de90102eedq.html，2014年7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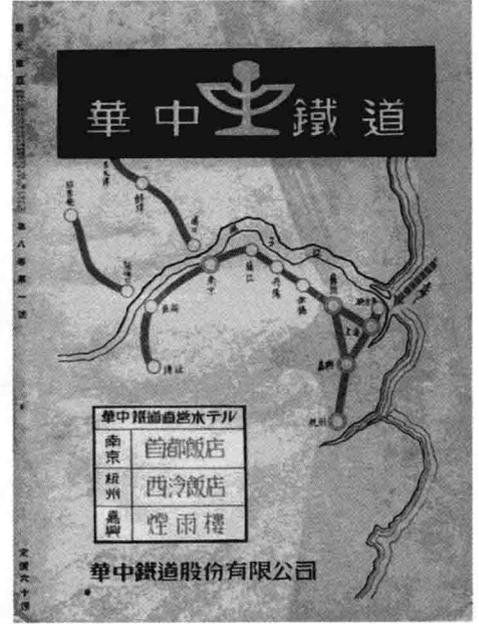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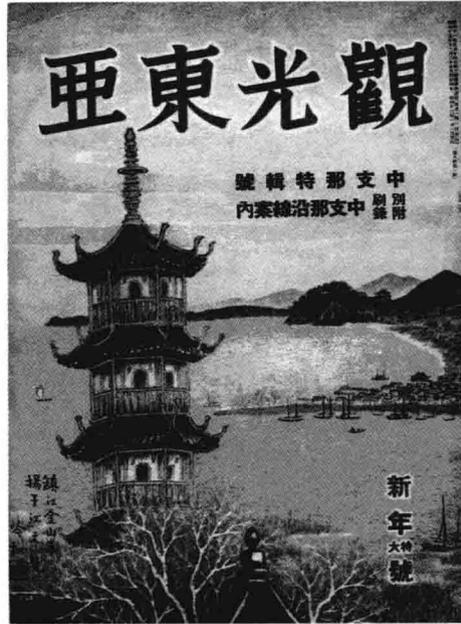


4

4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的列车时刻表。〔《日中戦争時代の華中の鉄路》，http://www.tt-museum.jp/tairiku_0290_kac1941.html，2014年7月23日〕

1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の出版物。[<http://gensun.org/?img=www2.tbb.t-com.ne.jp%2Fticket%2FImage3.gif>, 2014年7月18日]

2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社歌。[《华中鉄道社歌パンフレット》, <http://seikando-bunten.ocnk.net/product/922>, 2014年7月23日]



1

华中鐵道社歌

华中鐵道社歌

古 華
關 中
裕 鐵
而 道
作 撰
曲 定

① 新しき東亞の結び、
逞しき希望に燃えて、
われら今、擔へり、中支の鐵路、
見よ、戰禍をば超えて、
建設の光、ほがらかに輝くを
おお、われら、華中鐵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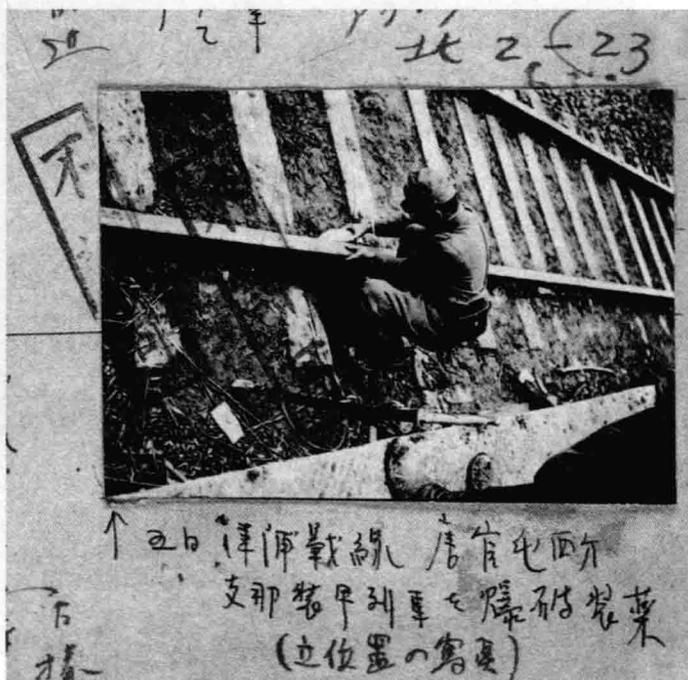
② 大なる文化の泉、
長江の流を繞り、
われら今、いそしむ、中支の天地、
見よ、東雲の空に、
開發の力、はつらつと漲るを
おお、われら、華中鐵道。

③ 揺ぎなき世界の秩序、
相睦む力を協せ、
われら今、築かん、世紀の夜明け、
鐵輪のひびき、いさまく轟くを
おお、われら、華中鐵道。

2

二、控制铁路交通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经营的铁路线主要有京山、京古、京包、京汉、津浦（徐州以北）、石太、胶济、陇海（开封以东）、同蒲各线，共计5610公里，还受托经营军管线——津浦线的徐州到蚌埠间170公里路段，共计5780公里。到1939年底，全线通车。到1941年5月，建成或即将建成线路14条，共计850公里，大多是连接矿产地与主要交通干线的支线。华中铁道株式会社经营路线有海南线（上海—南京）、海杭线（上海—杭州）、吴淞线（上海—芜湖）等江南各线，又受托经营军管铁路津浦线（浦口—蚌埠）与淮南线（田家庵—裕溪口）等江北各线。到1940年5月，所营铁路里程达1万多公里。1942年4月，日军把津浦、淮南两线解除军管移交给该公司经营。



日军在唐官屯车站爆破铁路以袭击中国装甲列车。〔《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第1頁〕

(一) 破坏

■ 1 爆破陇海线的日军工兵。〔杨克林提供〕

■ 2 日军攻占徐州时爆破陇海线。〔杨克林提供〕

■ 3 1937年11月，嘉善火车站遭日机轰炸后的惨景。〔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第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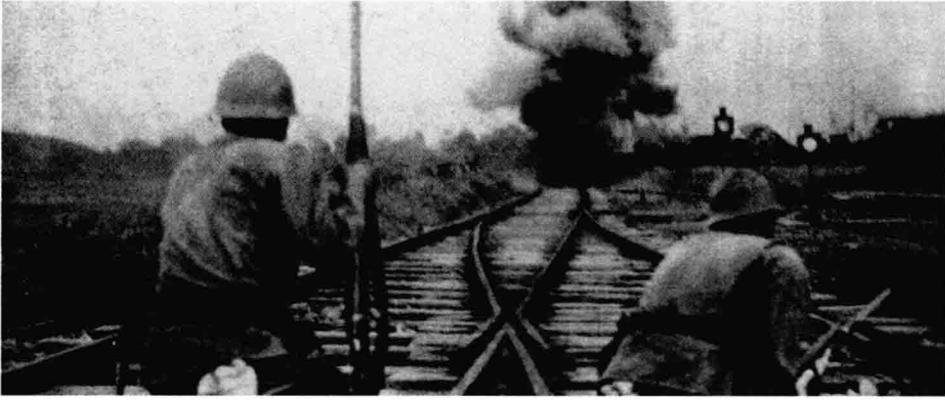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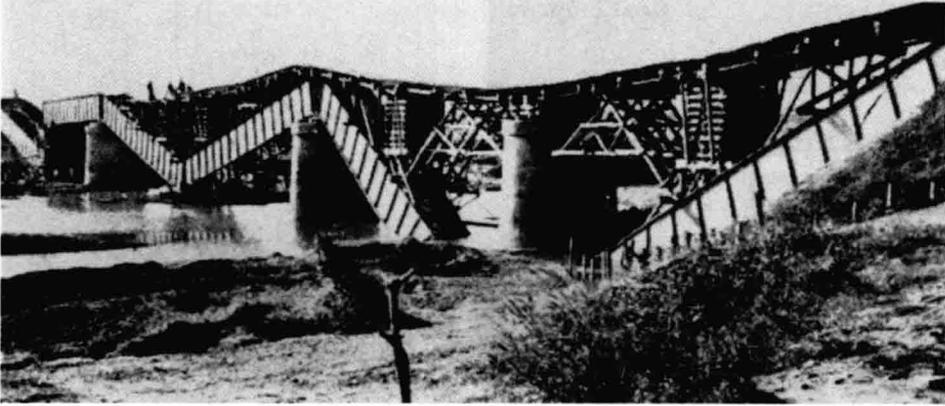


3



1

■ 1 日军工兵破坏杭甬线。
〔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
《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
第 297 页〕



2

■ 2 被日军炸毁的安华铁桥。
〔汪力成主编，赵大川
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
录》，第 360 页〕



日军在汤溪附近拆毁浙赣铁路

3

■ 3 日军在汤溪附近拆毁浙
赣铁路。〔中共浙江省委党
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
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
军侵略浙江图志》，第 168 页〕

■1 日军将大批拆卸的铁轨、铜铁运往东北。〔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62页〕

■2 日军准备将掳获的大批铁轨等物资运往东北。〔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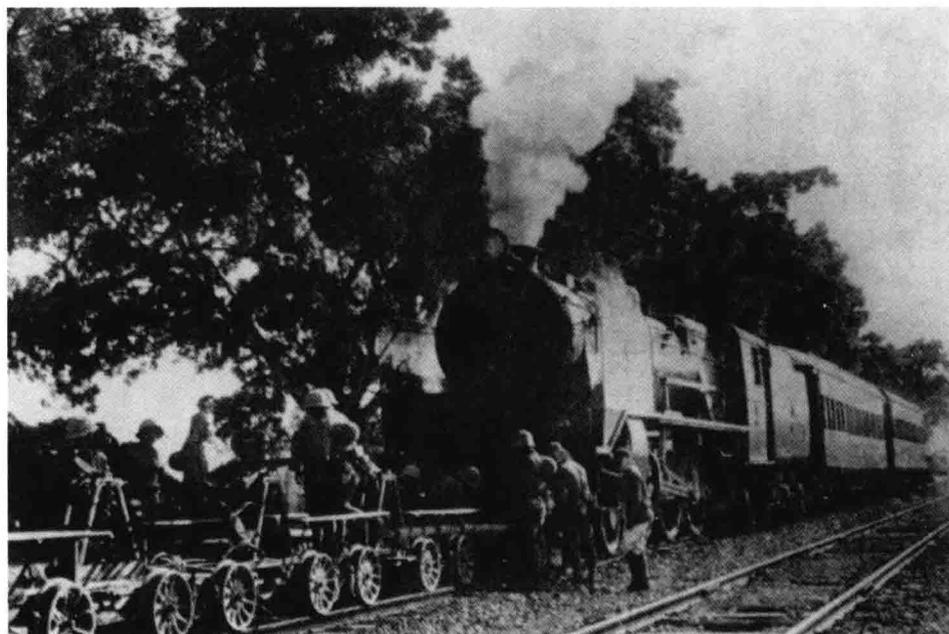
■3 日军侵占广州后，加强控制广州经济命脉。图为日本侵略军在掠取广三铁路上的铁路设施。〔广州市档案馆编著：《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第86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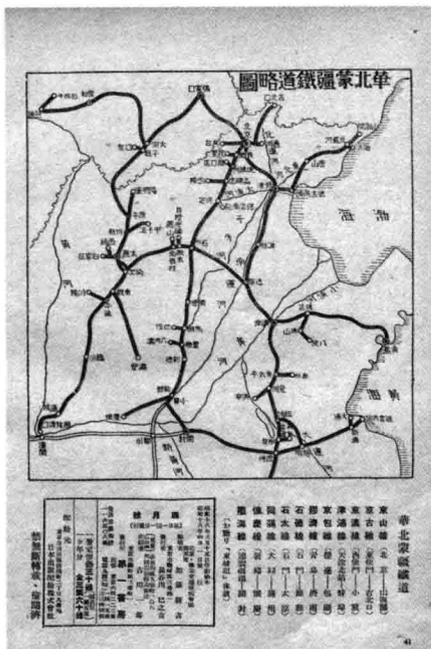
2



3

(二) 侵占

1 截至1943年3月，日本侵占的华北铁路略图。〔北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资业局编：《北支》（四月号），（东京）第一书房昭和十八年（1943）四月一日发行，第41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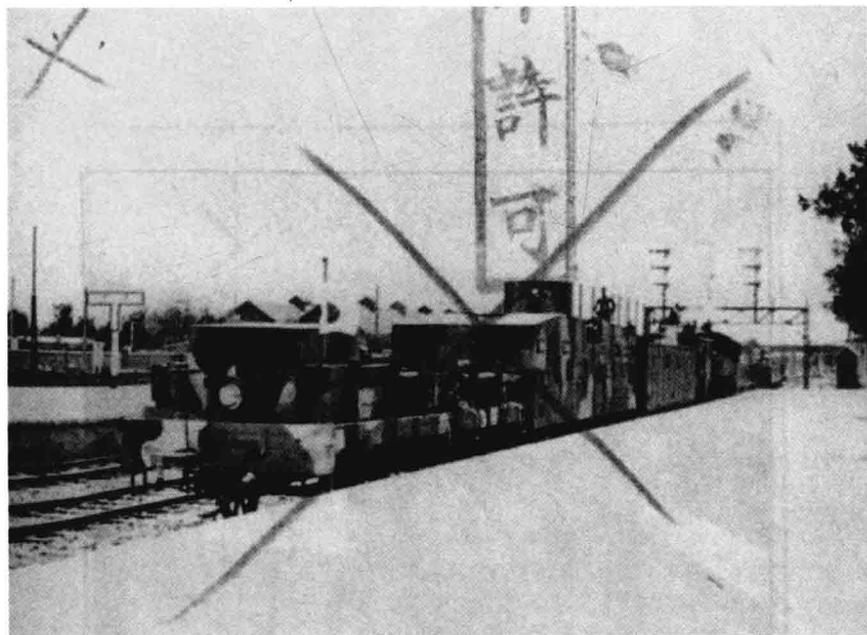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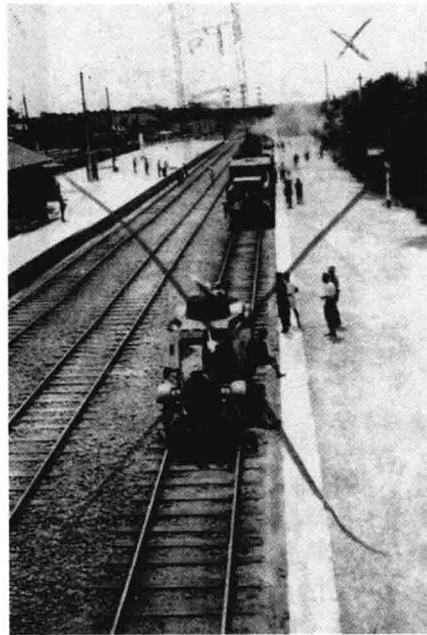
2 日本记者收集的日军所侵占华北各车站的部分戳。〔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第643页〕

3 日本关东军运送装甲车到丰台火车站。〔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第145页〕

4 运抵丰台火车站的日军装甲车。〔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第146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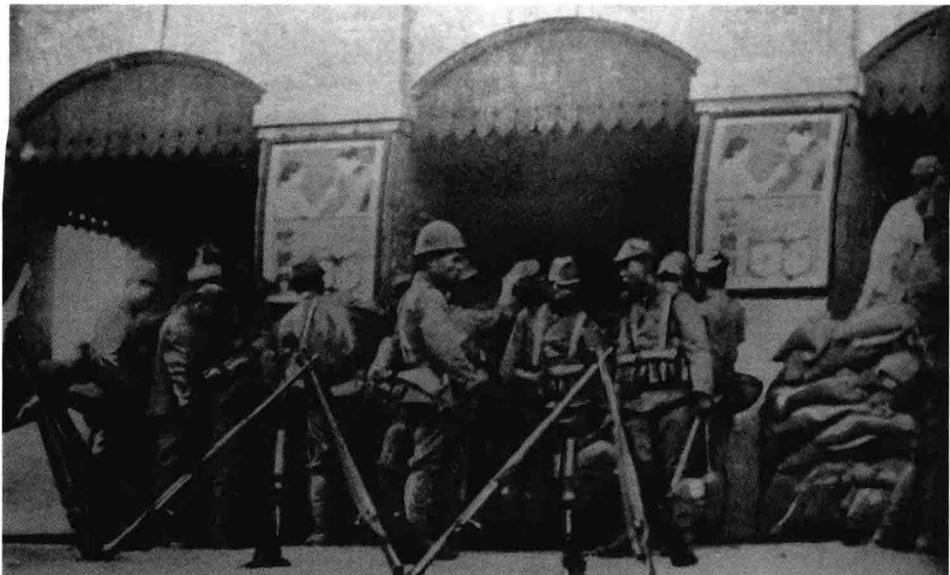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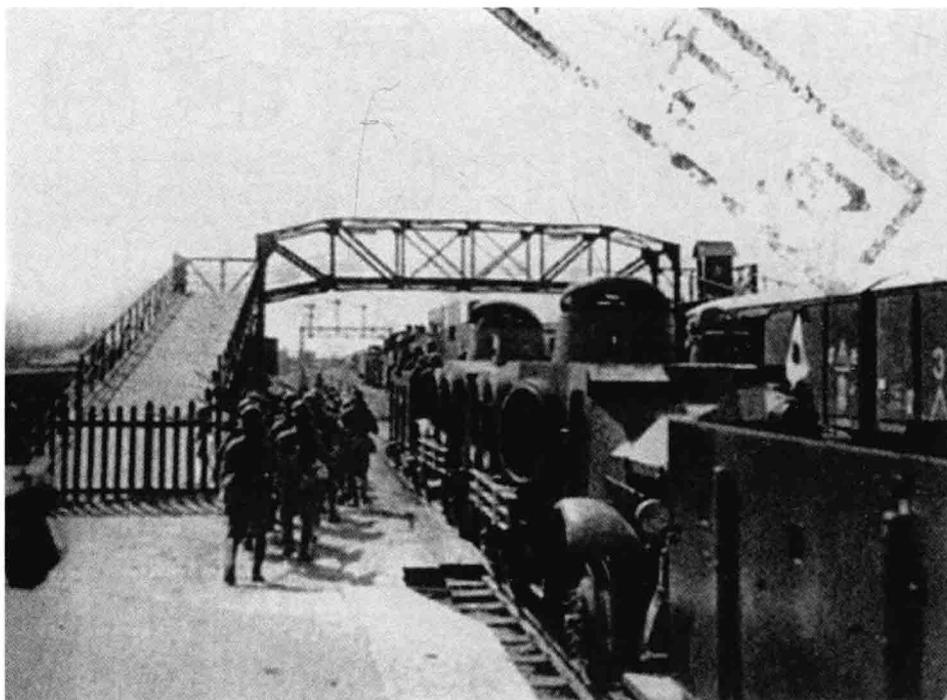
■1 日军侵占河北廊坊火车站。〔《支那事变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第8頁〕

■2 河北廊坊火车站待运的日军坦克及部队。〔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第150頁〕

■3 日军侵占天津杨柳青火车站。〔《支那事变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第4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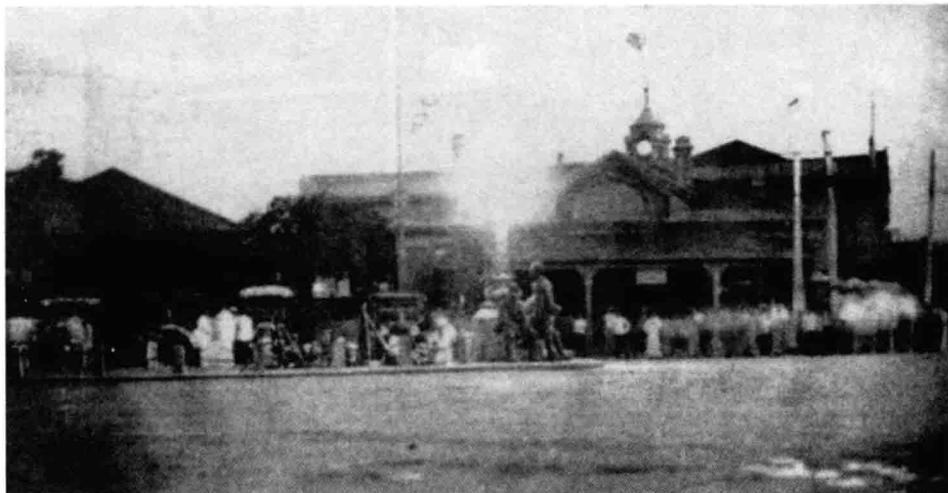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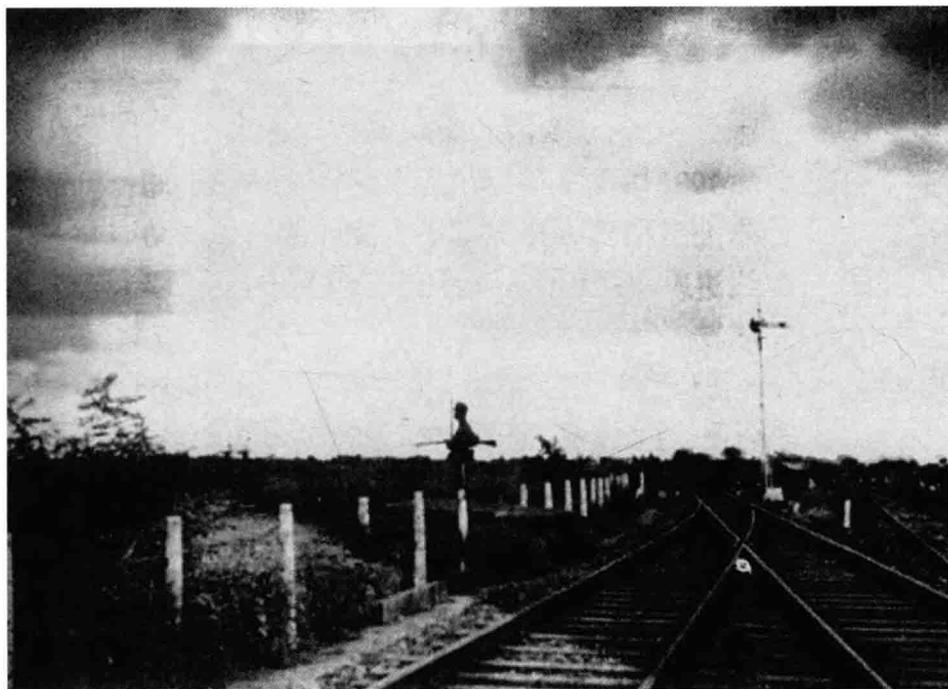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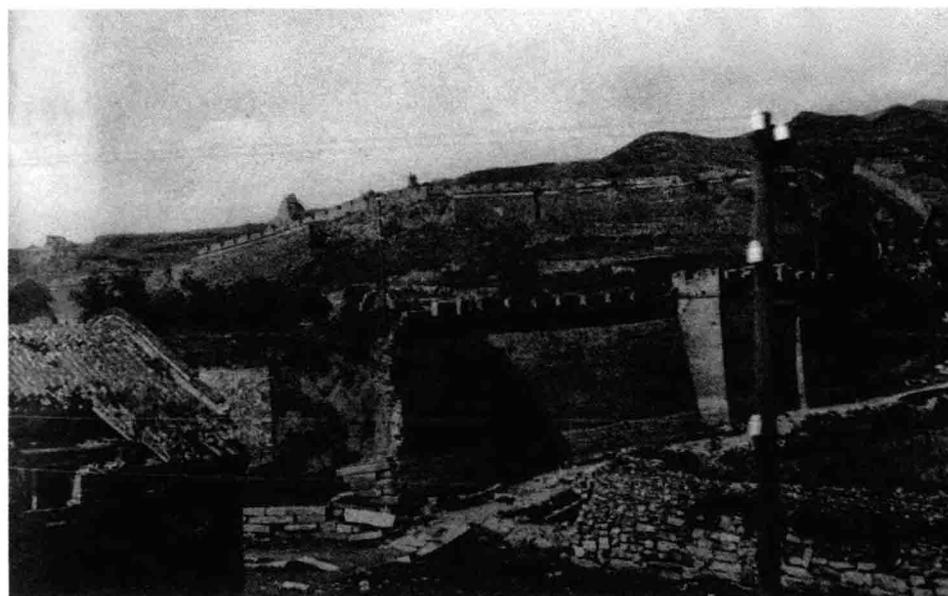
3



1



2



3

1 日军侵占的天津火车站。〔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第1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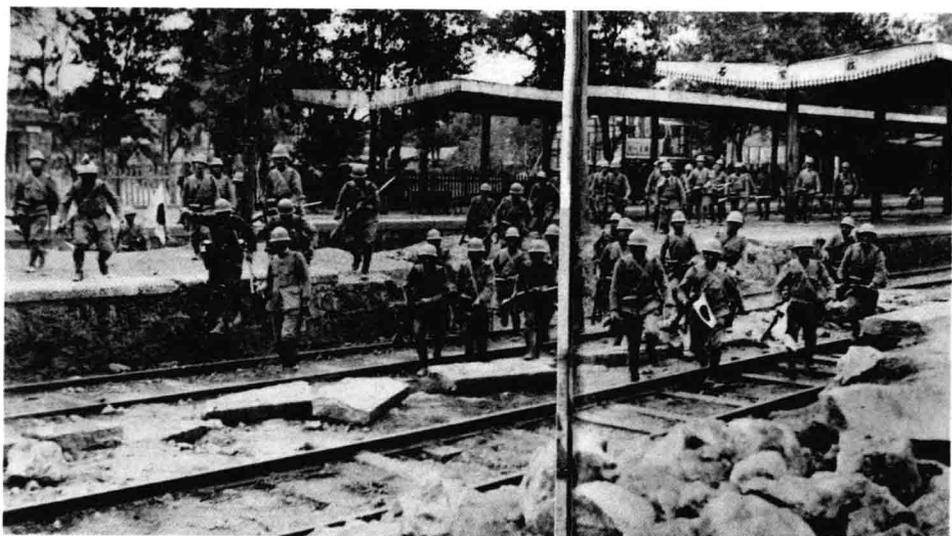
2 日军侵占独流镇附近的津浦铁路。〔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第173页〕

3 日军控制张家口附近的铁路线。〔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六辑，第18—19页〕

1 日军侵占石家庄铁路。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八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二年（1937）十一月一日發行，第14—15頁〕

2 1937年9月19日，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中）在大同火车站。
〔《毎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第1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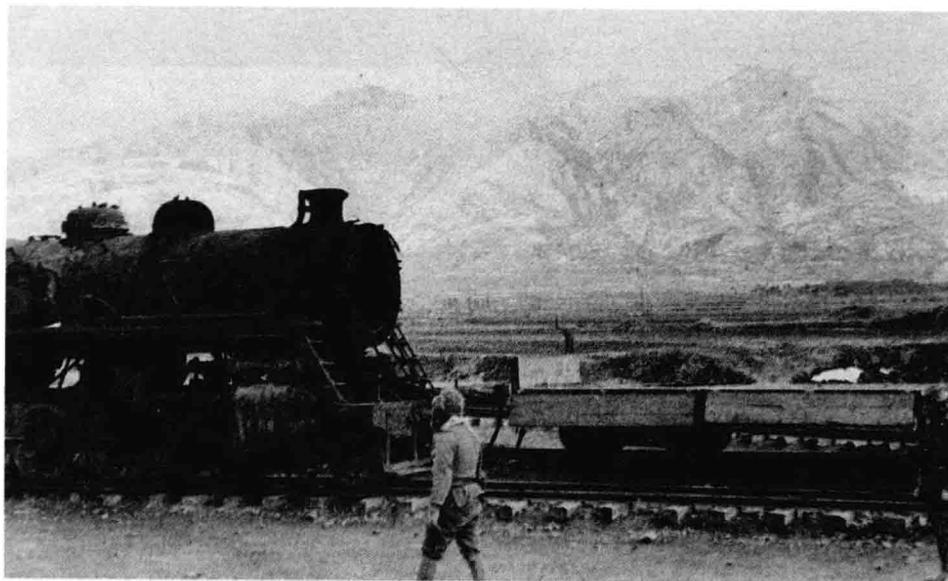
3 日军侵占山西永济火车站。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三輯，第7頁〕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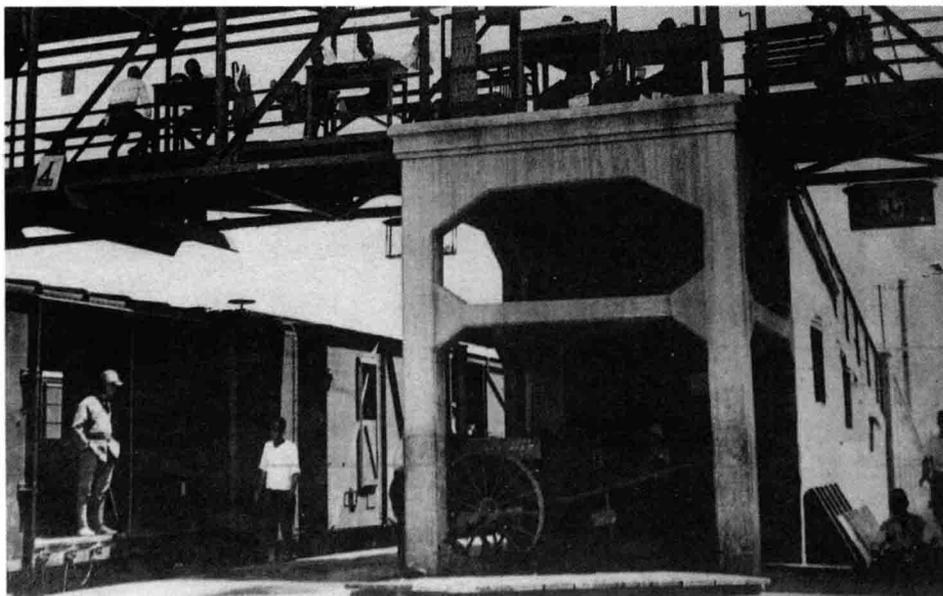
1



2



3



4

1 日军侵占山东德州火车站。〔《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1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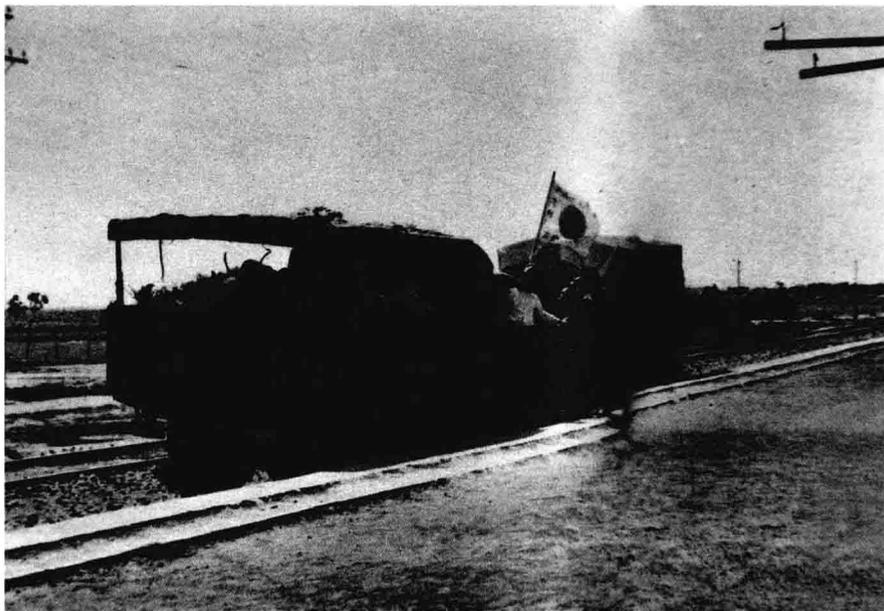
2 日军守备山东德州火车站。〔《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19頁〕

3 日军侵占新郑火车站。〔《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188頁〕

4 日军侵占徐州火车站。〔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三十五輯, 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八月一日發行, 第26頁〕



1



2



3

1 日军侵占汉口火车站。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輯，第23頁〕

2 日军侵占陇海铁路。〔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三十五輯，第26—27頁〕

3 日军侵占沪杭铁路。〔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192頁〕

4 日军侵占大别山武胜关铁路。〔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輯，第23頁〕



4



1



2



3



4

1 日军侵占嘉兴火车站。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十二輯，第24—25頁〕

2 1940年10月，日军侵占诸暨火车站。〔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第138页〕

3 日军侵占嘉兴火车站的又一幅照片。〔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十二輯，第2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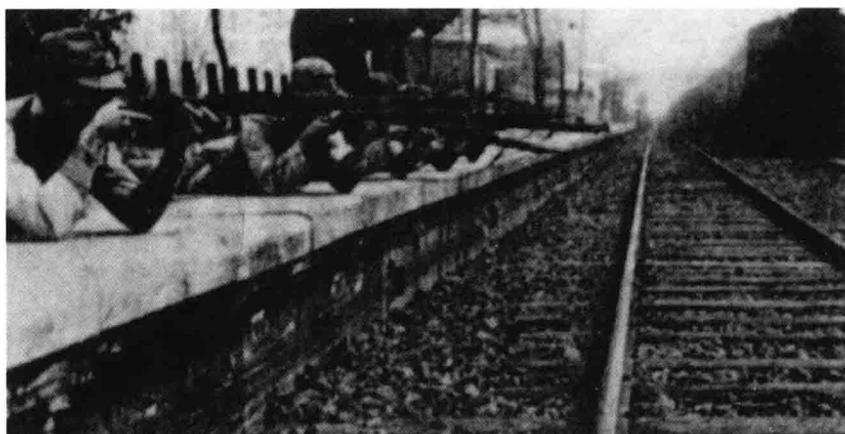
4 日军侵占上饶火车站。〔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53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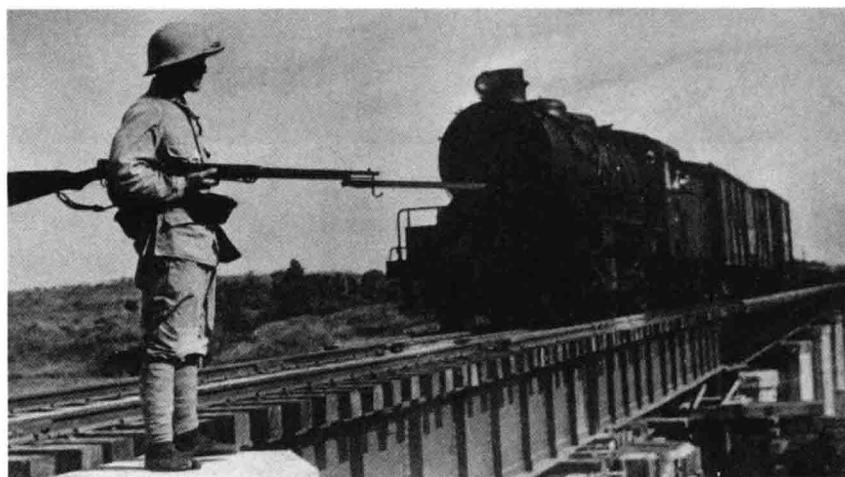
3

1 日军在列车上警戒。〔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八輯，第1頁〕

2 在铁路沿线警备巡视的日军。〔《アサヒグラフ・特輯北支戦線寫真》第六報，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二年（1937）九月一日發行，第23頁〕

3 为保证军事运输安全，日军派有专门的巡逻队，负责防守。图为驻守南翔火车站的日军在演习。〔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151頁〕

4 日军警备汉口附近的铁路。〔杨克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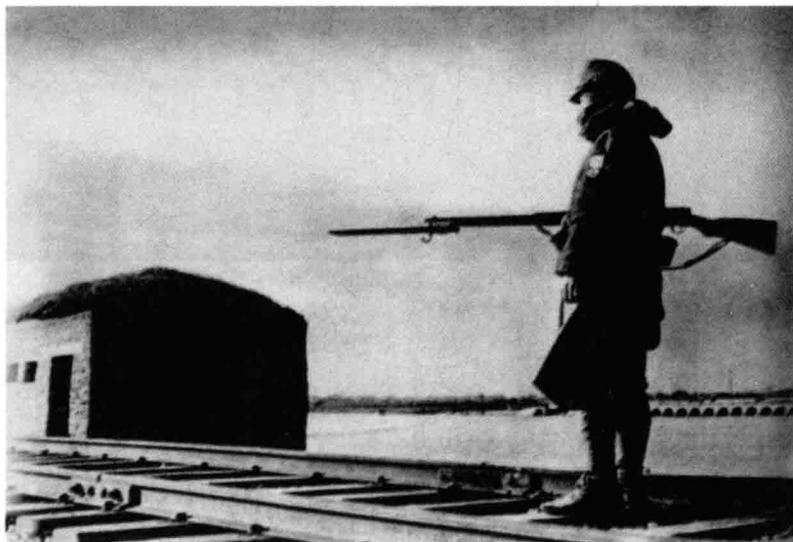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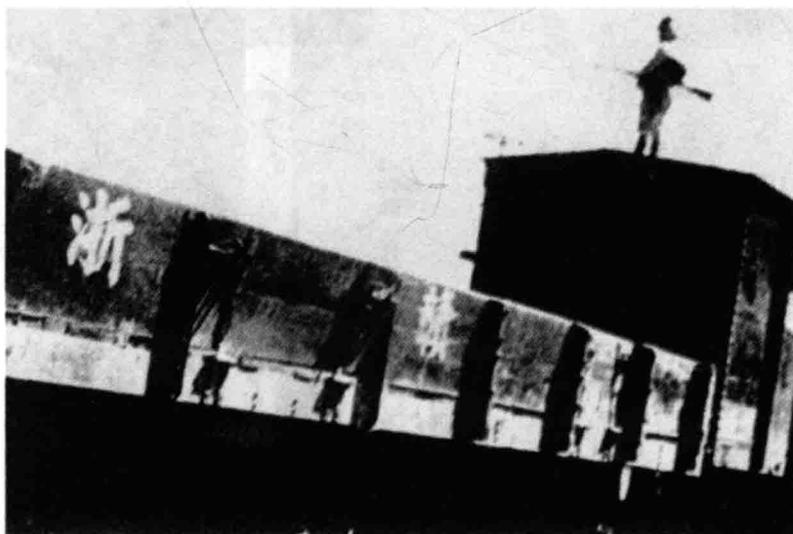
1

■ 1 荷枪实弹的日军在守护钱塘江大桥。〔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 145 页〕



2

■ 2 沪杭线上的日军哨兵。〔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 192 页〕



3

■ 3 在浙赣铁路沿线警戒的日军。〔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 25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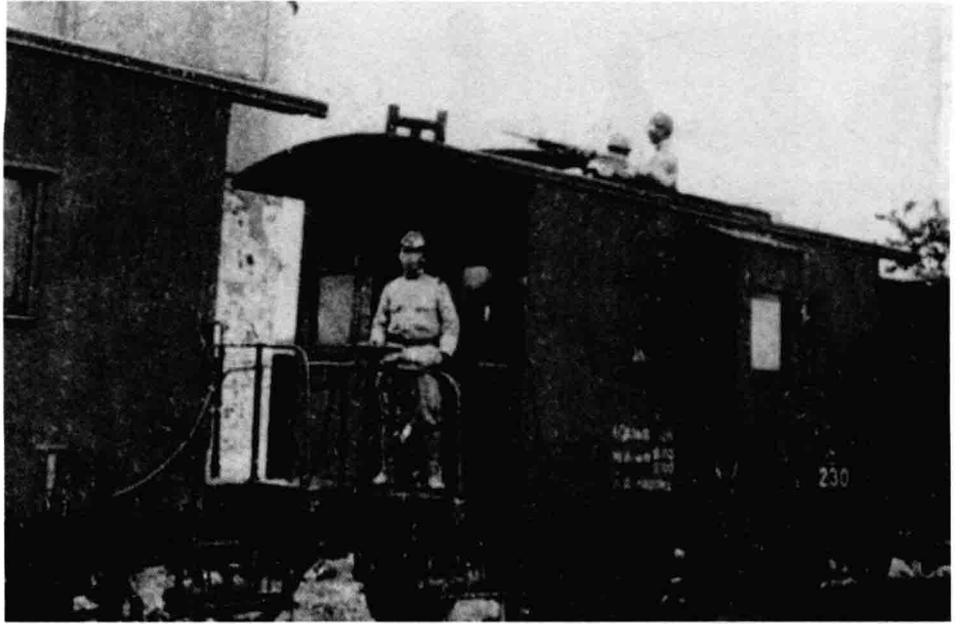
4

■ 4 日军防守浙赣线。〔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 361 页〕

■1 站在列车上的日军卫兵。〔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148页〕

■2 日军守备广九铁路刚侵占的路段。〔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129页〕

■3 1939年，以平津为中心，日军组织了5000多个村落的“铁路爱护村”。图为日军的“爱护铁路”宣传画。〔《週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116)·中国との戦争》，第11-185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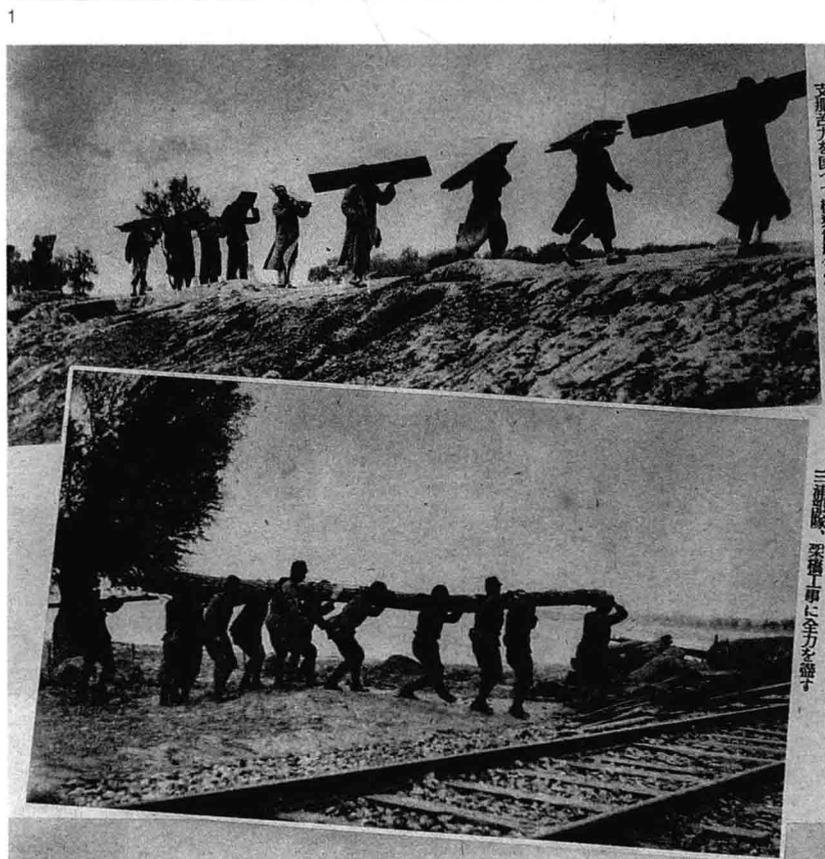
3

(三) 修复

1 日军荷枪实弹监视中国工人
 为其修筑所占铁路。
 [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3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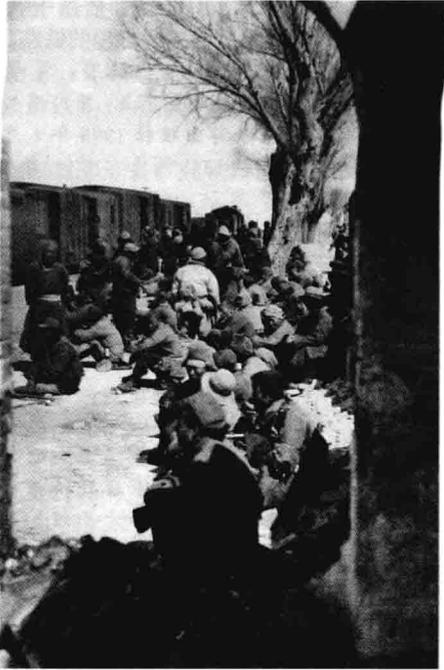
2 日军强迫中国人为其运输修理铁路的器材。
 [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八辑，第14页]

3 日军强迫中国苦力为其修复铁路桥梁。
 [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二十辑，第5页]



1

2



1

1 日军在河南强迫中国平民修复被其占领的京汉铁路。图为休息的中国平民。〔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四輯，第 21 頁〕



2

2 日军在河南强迫中国平民修复被其占领的京汉铁路。图为修复后通车的场景。〔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四輯，第 20—21 頁〕



3

3 日军强迫中国人为其运送修理徒骇河铁桥的器材。〔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十二輯，第 27 頁〕



4

4 日军在河北临城界河站役使中国人为其修复铁路。〔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四輯，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四月十一日發行，第 27 頁〕



1

1 “日铁”大冶矿业所强迫中国劳工为其修复去老铁山的铁路专用线。〔武钢大冶铁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2000年印行，第71页〕



2

2 日军强迫中国劳工修筑被其占领的铁路路基。〔武钢大冶铁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第65页〕



3

3 黄河决堤后，日军强迫黄泛区百姓修筑被其占领的道路。〔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119页〕

1 日军强迫中国人修复被其占领的沪杭铁路。〔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六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五月一日發行，第15頁〕

2 日军修复河北任丘夜间被中国抗日军民破坏了的铁路路轨。〔《支那事变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第38頁〕

3 日军在修复夜间被中国抗日军民破坏了的铁路路轨。〔樊建川編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資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113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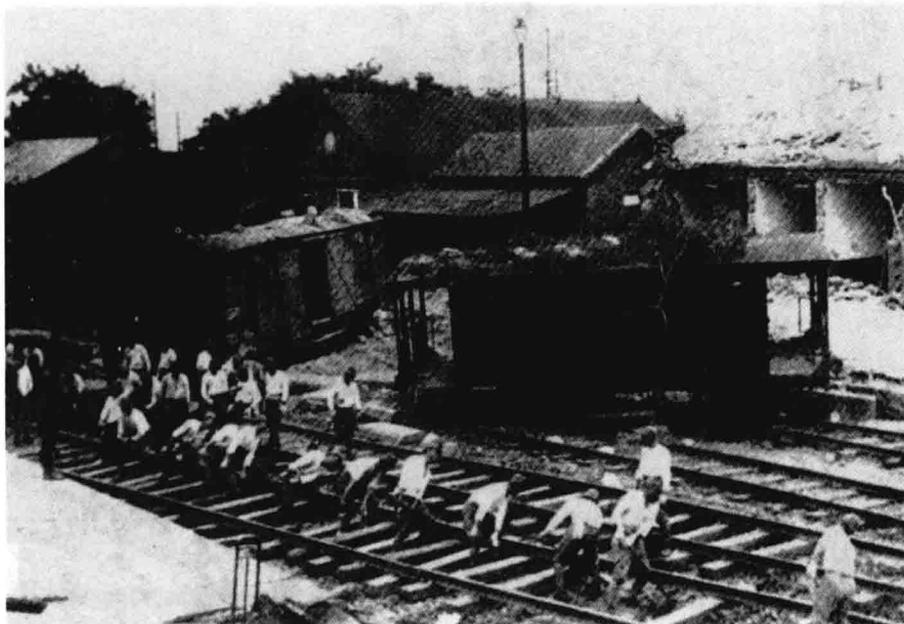


2



ふ向に莖轉、つし理修を路線たれか、拔を釘犬の木枕に軍敵間夜
(線浦津) 車列輕

3



1

1 日军在修复夜间被中国军民破坏了铁路交通线。
〔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1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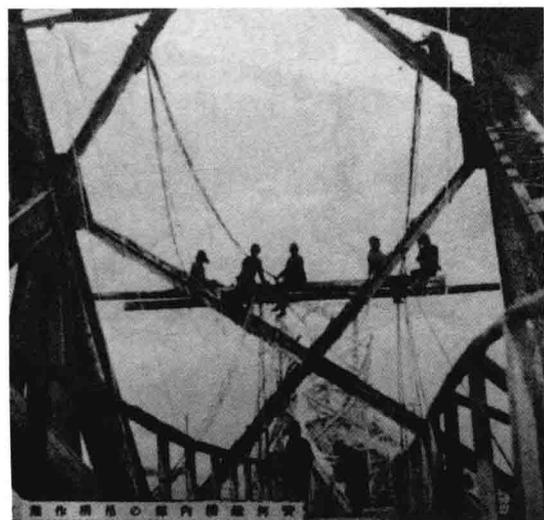
2 日军修理其占领下已毁坏的铁路桥梁。
〔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八辑，第14页〕

3 日军工兵抢修被战火毁坏了的黄河大铁桥。
〔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113页〕

4 日军修复被其占领了的黄河大铁桥。
〔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二十辑，第5页〕



2



3



4



1



2



3

1 日军修复被其占领了的胶济铁路。〔《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三十二報，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三月二日發行，第22頁〕

2 日军修复被其占领的黄河铁桥后，“满铁”作业员在列车上欢呼的情景。〔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輯，第3頁〕

3 日军工兵在山西修理被其占领了的铁桥。〔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三輯，第18—19頁〕

4 日军在被其占领的陇海线东部涿河架桥成功。〔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九輯，第26—2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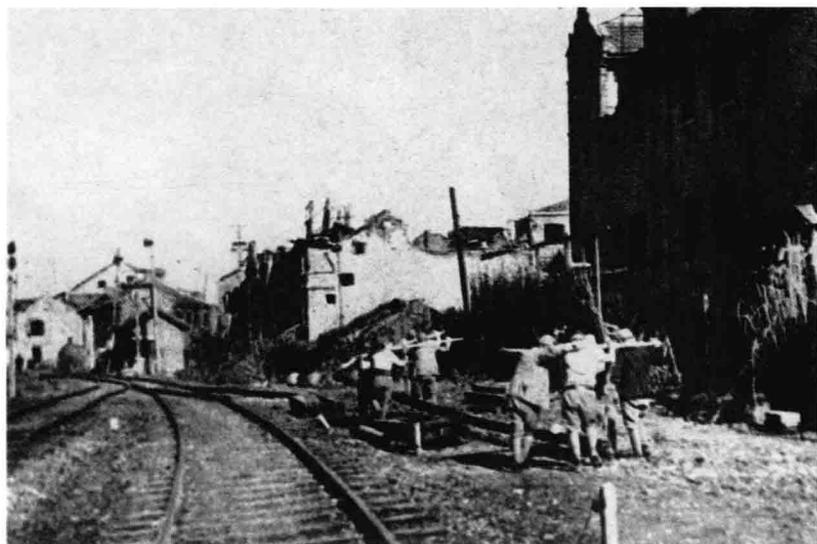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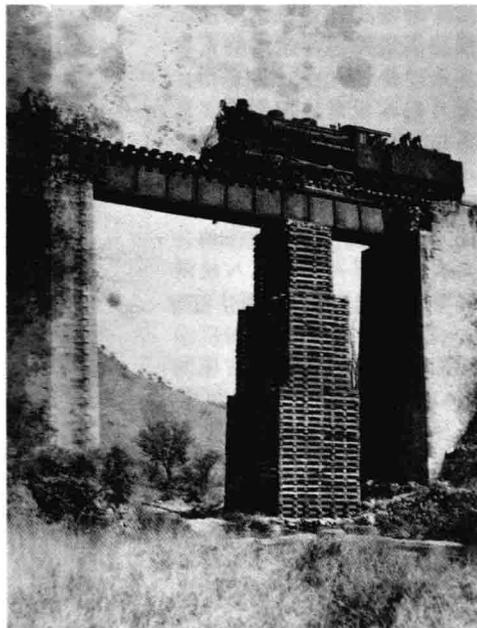
1



2



3



4

1 日军铁道兵正在修复被其侵占的津浦铁路。〔杨克林提供〕

2 日军铁道兵正在修复被其侵占的津浦铁路另一段。〔杨克林提供〕

3 日军正在修复被其占领的闸北铁路。〔《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写真》第二十二報，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二年（1937）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行，第1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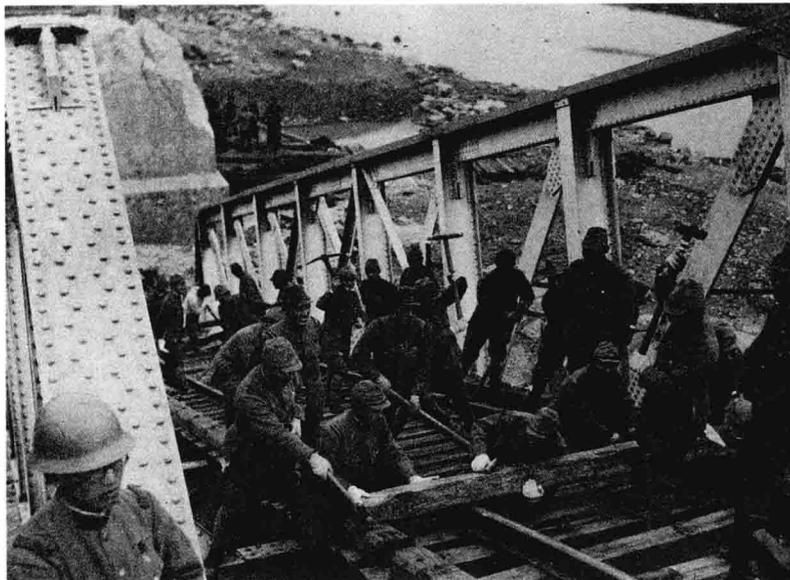
4 日军在被其占领的陇海线东部澗河修建铁路桥。〔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九輯，第27頁〕

1 日军正在诸暨湄池抢修铁路以运输掠夺来的物资。
〔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
《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
第 361 页〕

2 日军正在修复被其占领的
龙游铁路。〔汪力成主编，
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
江旧影录》，第 35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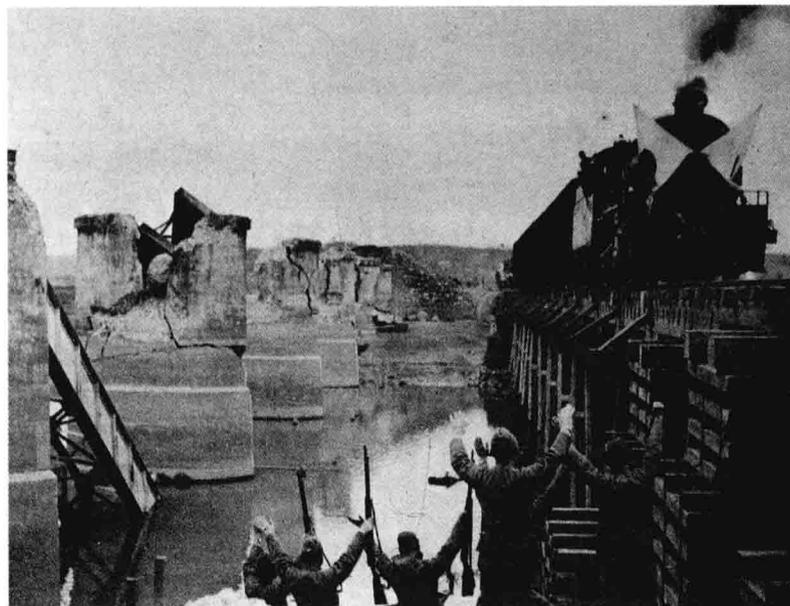
3 日军修通了被其占领的
汉口附近武胜关的隧道。〔杨
克林提供〕





1

■1 日军修复被其占领了的粤汉线岳阳铁桥。〔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三輯，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四年（1939）年二月十二日發行，第24頁〕



2

■2 日军修复被其占领了的南浔铁路。〔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三輯，第20頁〕



3

■3 日军庆祝其所侵占的南浔铁路修复完工。〔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三輯，第20頁〕

■1 日军欢呼其所侵占的南浔铁路修复完工。〔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三輯，第20—21頁〕

■2 日军欢呼被其占领的南浔铁路另一段修复完工。〔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三輯，第21頁〕

■3 日军修复被其占领的广三铁路桥。〔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三輯，第10頁〕



1



2



3

(四) 开通

■1 日军庆祝开通被其占领的承（德）通（州）铁路。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四輯，第22頁]



1

■2 黄河新铁桥建成后，日占区的京汉铁路通车。[《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三十二報，第20—2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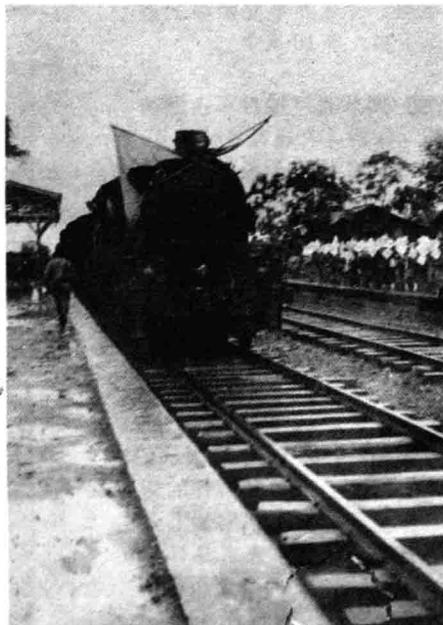
2

■3 日军在欢呼黄河新铁桥建成后日占区的京汉铁路通车。[《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三十二報，第20頁]



3

■4 日军开通被其占领的同蒲铁路。[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六十輯，第25頁]



4



1



2



3

1 第一列车驶过被日军占领的潍河铁桥。〔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二十辑，第10页〕

2 列车通过被日军占领的黄河铁桥。〔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二十辑，第2—3页〕

3 列车即将从被日军占领的青岛站驶出。〔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二十辑，第11页〕

4 日军开通被其占领的新（乡）开（封）铁路。〔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五十九辑，第12页〕



4



1

1 日军欢呼庆贺新(乡)开(封)铁路的开通。〔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九輯，第12—13頁〕



2

2 日军庆贺新(乡)开(封)铁路开通的又一场面。〔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九輯，第12頁〕

3 日军开通被其占领的京汉路汉口到信阳段。〔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輯，第23頁〕

4 列车即将进入被日军占领的武胜关隧道。〔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九輯，第26頁〕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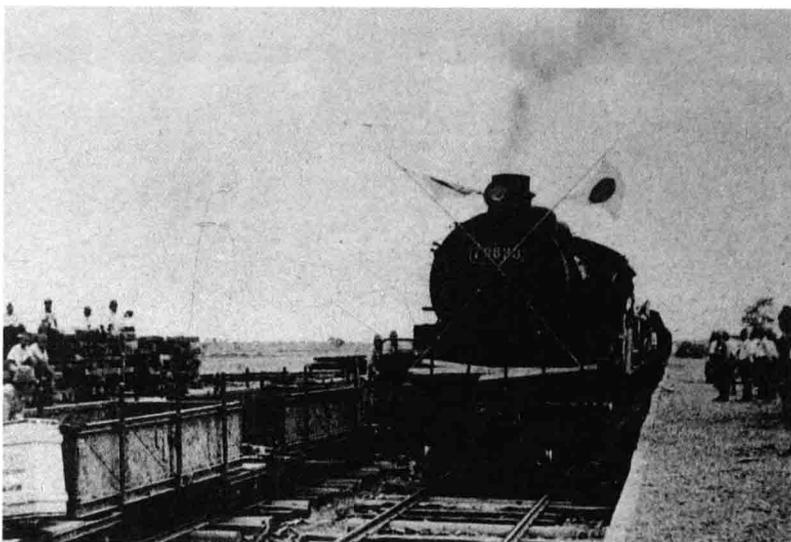
1

1 日军佐藤部队长在被其占领的大冶铁山得道湾钉道钉。〔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七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四年（1939）年四月二十日發行，第2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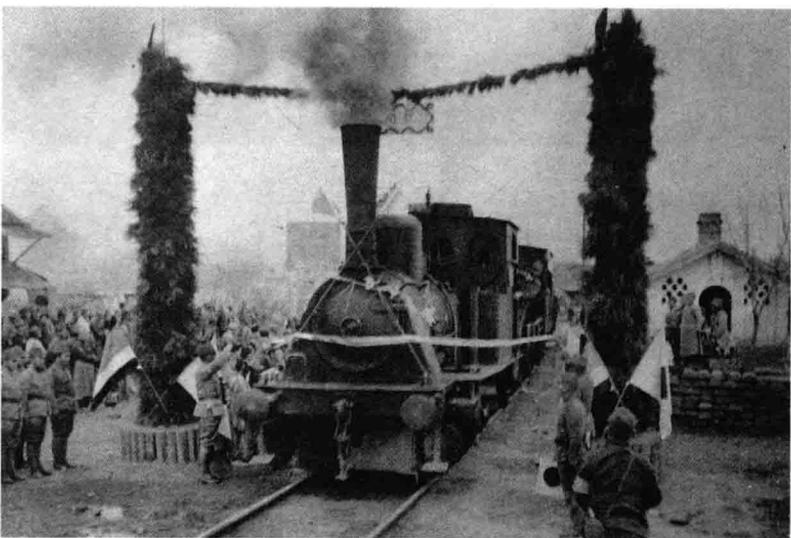
2

2 日军欢呼武胜关隧道开通的场面。〔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九輯，第26頁〕



3

3 日军开通被其占领的淮南铁路庐州段。〔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一輯，第30頁〕



4

4 被日军占领的大冶铁路开通。〔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七輯，第2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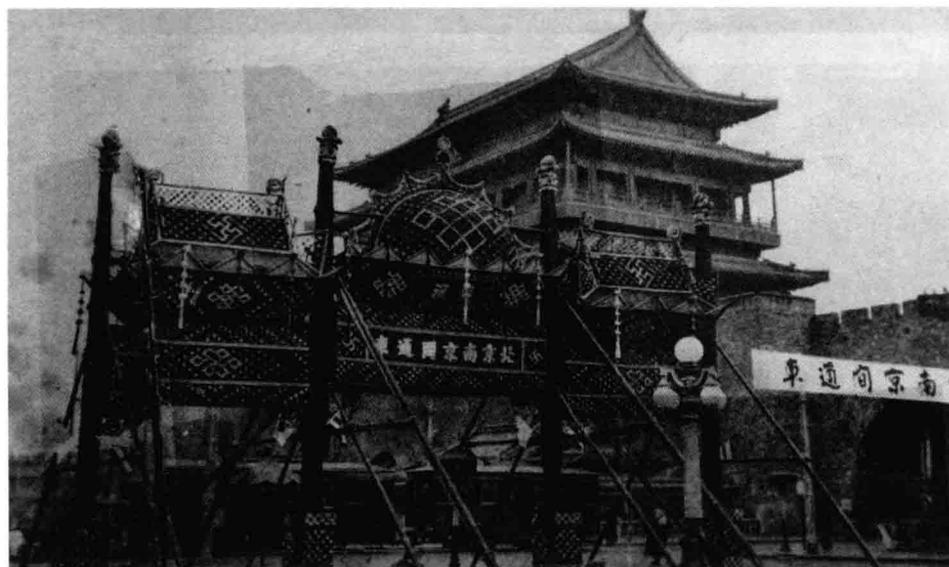
1



2



3



4

1 日军庆贺修复开通南浔铁路德安、永修段。〔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六十輯，第24頁〕

2 日军占领下津浦线南下的列车。〔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輯，第6—7頁〕

3 日军占据后津浦线全线通车。〔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七輯，第24—25頁〕

4 日军占据下津浦线全线通车的又一场面。〔大阪每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攝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七輯，第24—2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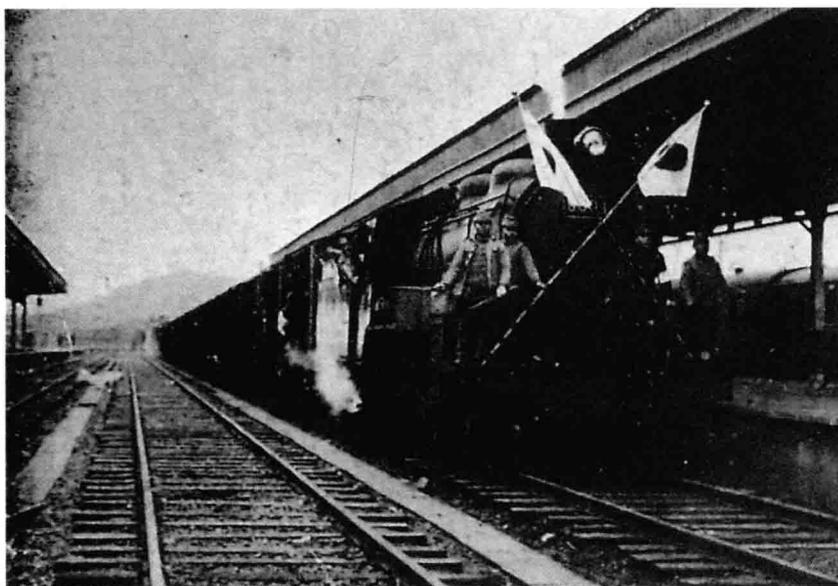
1 日军逼迫中国小学生“庆贺”其占据的津浦线全线通车。〔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五十七辑，第24页〕

2 日军开通其占领下的津浦线。〔杨克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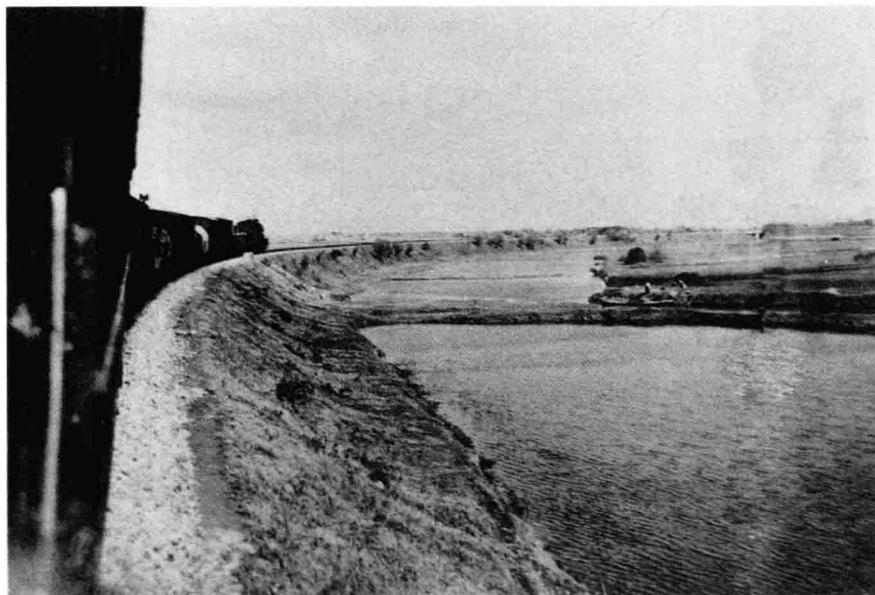
3 日据时期行驶在昆山附近的旅客列车。〔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二十六辑，第10—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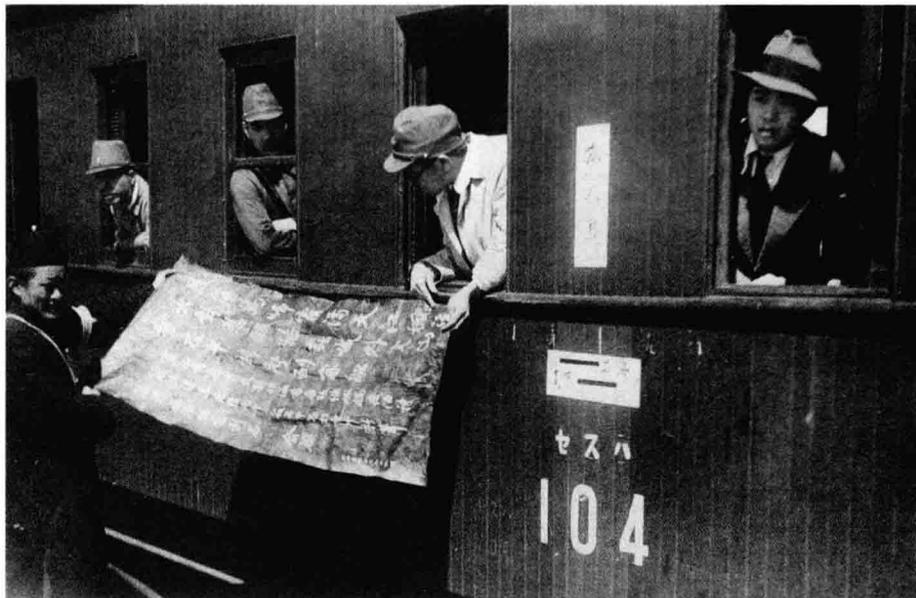
1



2



3



1



2



3

■1 日据时期苏州站列车。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六輯，第10頁〕

■2 日据时代乘客在苏州站上车。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六輯，第10—1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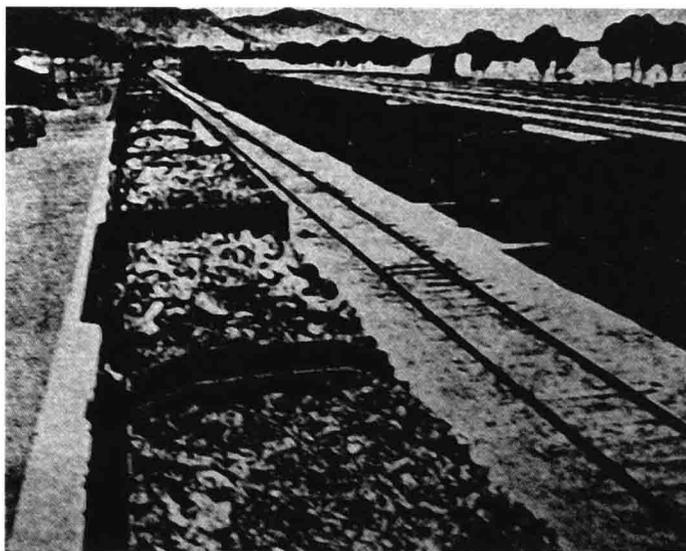
■3 日据时代苏州站列车内景。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六輯，第10頁〕

1 日军确定华北交通的“使命”是对日输送资源。〔《週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116)・中国との戦争》, 第11-18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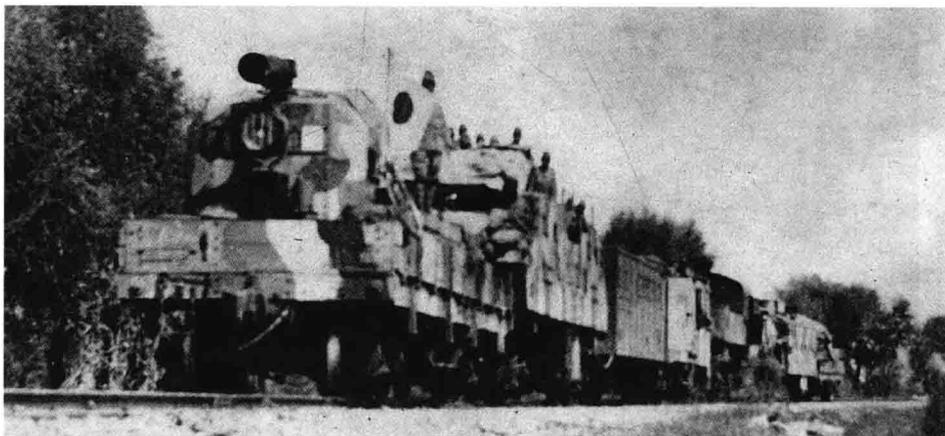
2 日军在石家庄用装甲列车运兵南下。〔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八輯, 第2頁〕

3 日军在山东用火车运输坦克。〔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八輯, 第8-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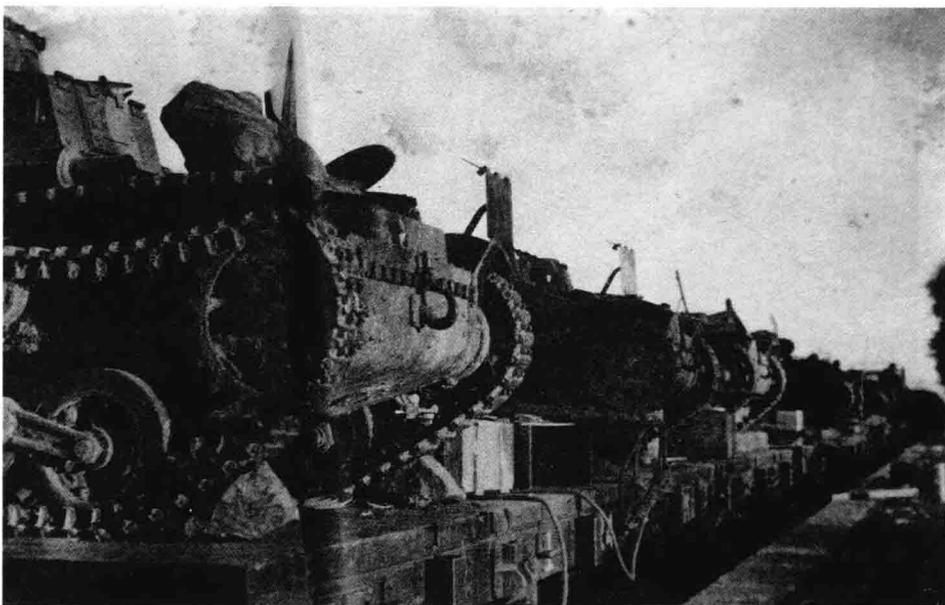
(五) 利用



1



2



3



1

1 记者乘日军占据的军用列车赶赴华北前线。〔大阪每日特派员、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支那事变画报》第六辑，第16页〕

2 日据时代日军利用沪杭铁路运输物资。〔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193页〕

3 日军利用所侵占的列车运兵。〔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194页〕



2



3

1 日军利用列车从华北输出劳工。〔北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資業局編：《北支》（五月號）。插图〕

2 1939年2月，日军在被爆破的津浦路铁桥附近架桥，诱骗难民回家。〔《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220頁〕

3 1943年4月30日，日军开通占领了的浙赣线，日本兵和难民乘坐同一列车。〔《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第220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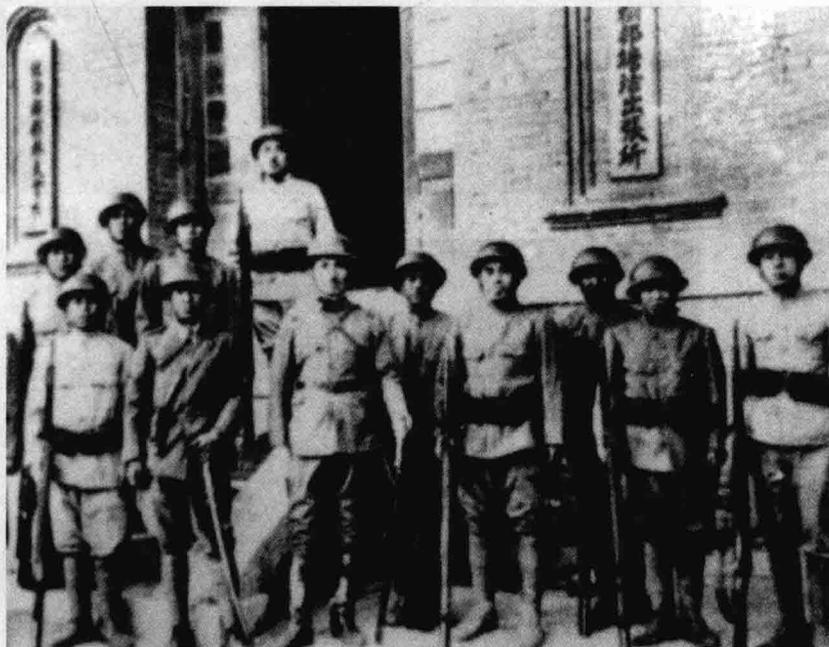
2



3

三、强占公路交通

1936年4月，日本设立华北汽车公司。到1939年3月，华北公路营运里程达7 848公里，拥有汽车达1 039辆。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设立后，继承了原华北汽车公司的一切业务，在全华北推行“汽车交通统制一元化”政策。到1944年，主要汽车营业路线达37条，里程达17 953公里。形成了由秦皇岛、唐山经北平、天津，贯通沧县、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河北省各主要城市，直至山东德州、惠民等地的汽车运输网。华中公路长途汽车运输也由华中铁道公司统制运营，另设华中城市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单独负责上海、南京、苏州、杭州、镇江、无锡六大城市内交通运营。到1939年底，华中铁道统制公路线达26条，到1942年11月底，达67条，新建公路线增加了近2倍半，营运里程近3 000公里。这些公路线连接华中腹地与铁路重镇，形成了统制华中运输的交通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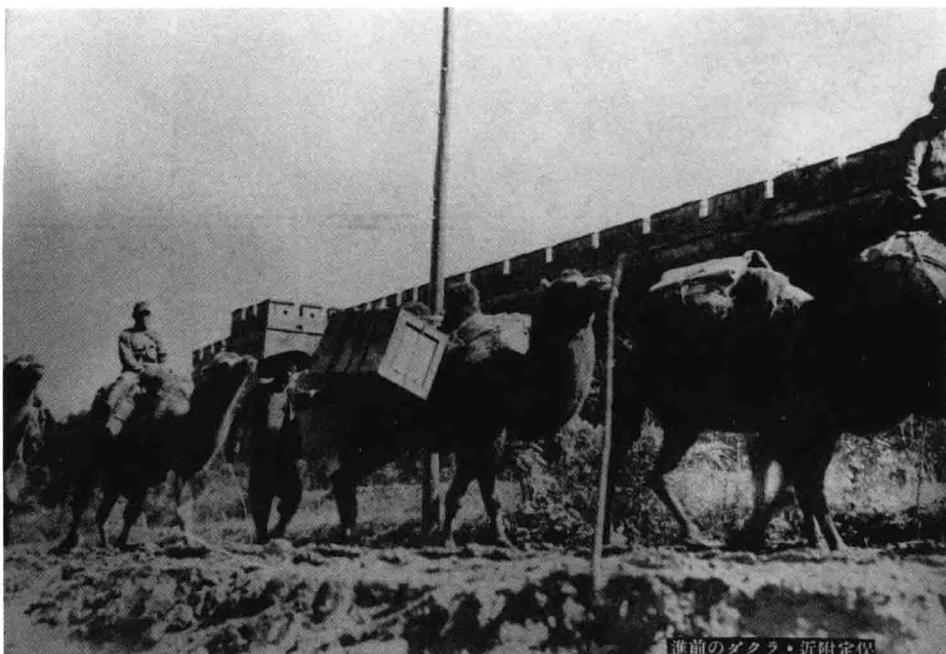


押运进出物资的日本陆军塘沽运输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编：《近代天津图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1 日军在河北保定劫夺骆驼运输物资。〔《支那事变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第34頁〕

2 日军在山西劫夺骆驼队运输。〔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三輯，第18—19頁〕

3 杀人越货后，日本兵还心安理得地在青州市内乘黄包车“观赏市容”。〔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第10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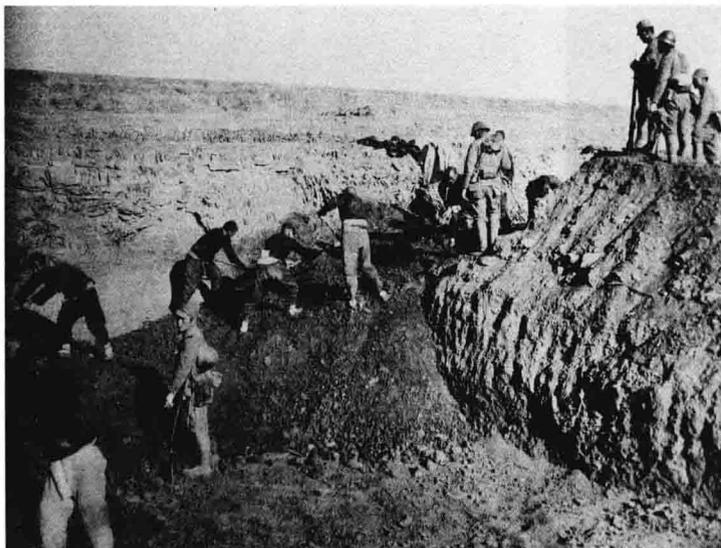
1



2



3



1

1 日军在河南役使中国人修路。〔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三輯，第16頁〕



2

2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经营的公交车。〔伪满洲中央银行博物馆：《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山海关扶轮学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ac80d01011xyu.html，2014年7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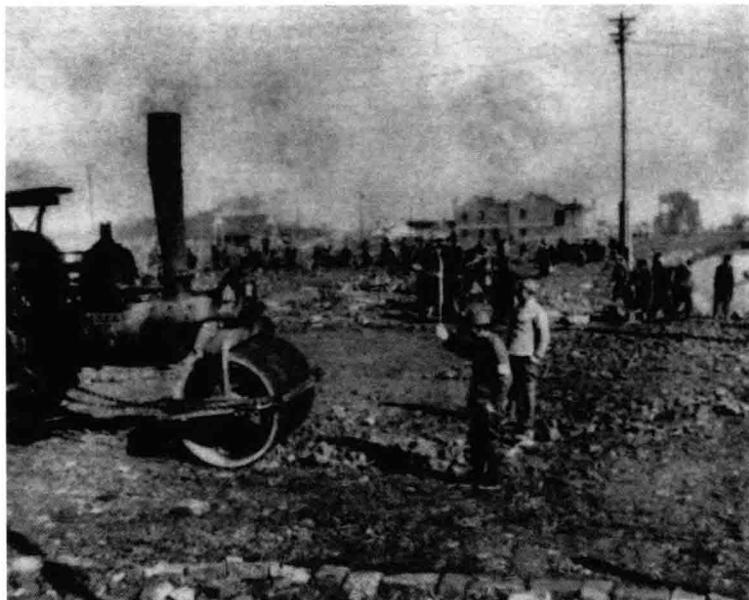
3

3 1938年3月，日军在中华门前架桥整修被其炸毁的道路设施。〔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68页〕



1

1 1938年7月，日本人在南京经营的公共汽车。〔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74页〕



2



3

2 1939年3月做苦力的南京修路民众。〔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52页〕

3 日军在南京开通兴中公司公交车。〔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六輯，第30頁〕



4

4 1939年3月，日商华中都市公交公司在南京新街口待客的公共汽车。〔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182页〕



1



2



3



4



5

1 日军强征民夫修路。〔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4页〕

2 日军强征民工筑路。〔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06页〕

3 日军侵占萧绍长途汽车公司钱江站。〔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264页〕

4 日军在海南岛监视中国人修筑道路。〔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戰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码〕

5 日军在海南岛进行桥梁架设作业。〔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戰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码〕

四、垄断航空业

1938年12月，日伪成立“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由大日本航空公司（株式会社）、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伪蒙疆政府共同出资。至1943年与1944年间，该公司定期航线的飞行场在关内沦陷区有27处，大连、台北各一处，总计29处。所有航线里程总长度在1943年为12375公里。



“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机与空姐。〔《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5）・日中戦争（3）》，第163頁〕



1



2



3



4

1 被日军逼迫在丰台郊外修建飞机场的中国劳工。
〔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第140页〕

2 日军占据的德州飞机场。〔《每日新闻秘藏·不许可写真(2)》，第16页〕

3 日军占据德州飞机场的另一场景。〔《每日新闻秘藏·不许可写真(2)》，第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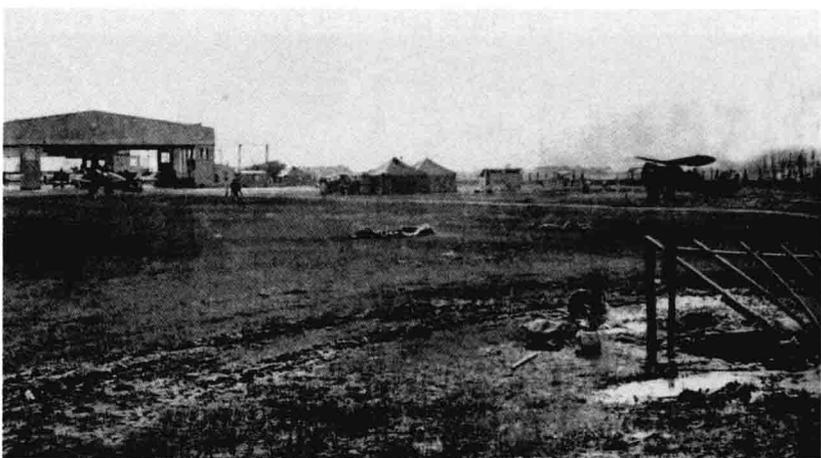
4 日军在德州飞机场强迫中国人运输物资。〔《每日新闻秘藏·不许可写真(2)》，第18页〕



1



2



3



4

1 日军在德州飞机场强迫中国人运输物资的正面图片。
 [《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18頁]

2 日军侵占青岛飞机场。
 [《支那事变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 第53頁]

3 日军侵占杭州笕桥机场。
 [汪力成主编, 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 第91頁]

4 日军为停泊军用飞机, 强迫3000多名中国劳工修复被他们炸毁了的南昌飞机场。
 [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下册), 第632頁]

五、控制水运事业

伪临时政府成立后，设立“中国内河航运公会”。“华交”成立后，统制华北内河水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交”以全面开发与统制华北内河航运业为目标，到1943年10月，华北内河货物运输里程延长至4213公里，占华北可航河川的17%。1938年3月，日本设立江浙轮船公司，专营华中内河航运。7月，上海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主要经营华中内河航运业务，控制的航线包括苏州河系6条，黄浦江河面14条，长江河面16条。1940年2月，“中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经营长江与中国沿海岸线地方性航运业。



日军在山西黄河渡口修理船只。〔《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22頁〕



1

1 1937年11月29日，日军攻占常州后，继续向丹阳侵略。图为日军一部强征当地民船，沿水路向丹阳方面进攻。〔秦凤编著：《抗战一瞬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6页〕



2

2 日军抢夺中国民船渡过黄河。〔《每日新闻秘藏·不許可写真(2)》，第36页〕



3

3 1937年12月3日，被日军侵占的江南水乡，中国民船在武装押运下被迫由常州驶向丹阳。〔秦凤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9页〕



4

4 日军在江南水乡强占民船摆渡，向湖州方向进攻。〔徐刚毅编著：《苏州往事图录》，第81页〕



1

■ 1 日军强征的民船。〔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 9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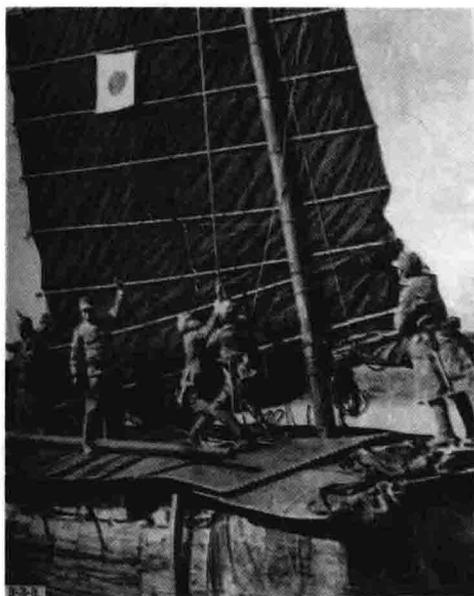
■ 2 日军强迫中国劳工修筑堤防。〔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 100 页〕

■ 3 日军强行掳掠民船用于军事运输。〔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第 3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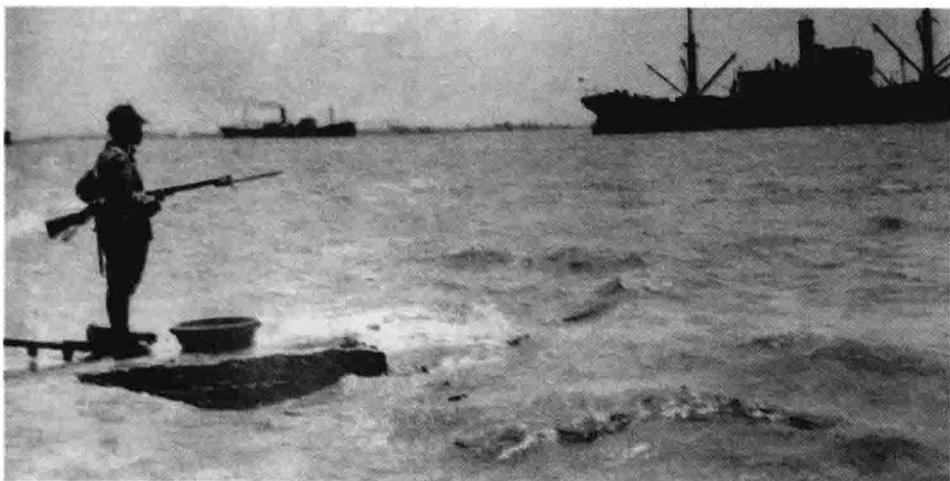
■ 4 日军在长江边警戒。〔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 25 页〕



2



3



4

1 日军在长江警备。〔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五輯，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四月二十一日發行，第30—3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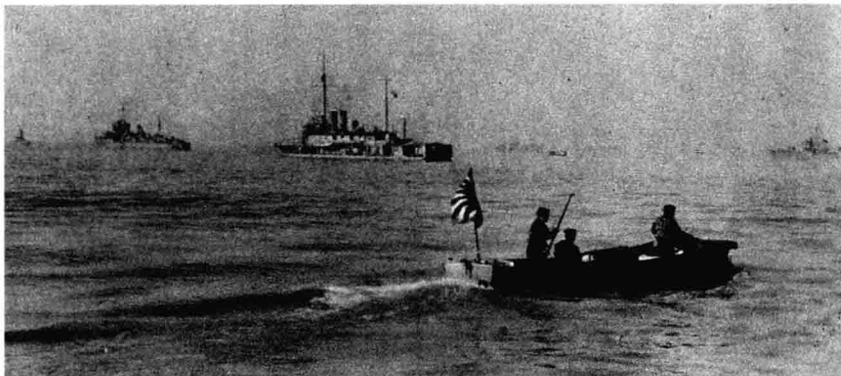


2 在南京大屠杀中，南京下关码头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用于运输生产的港口仓库也被烧毁殆尽，港区化为瓦砾之场。图为南京下关仓库库房在战火后剩下的断壁残垣。〔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3頁〕



3 日军控制浦口附近长江江面。〔《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二十四報，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一月五日發行，第15頁〕





1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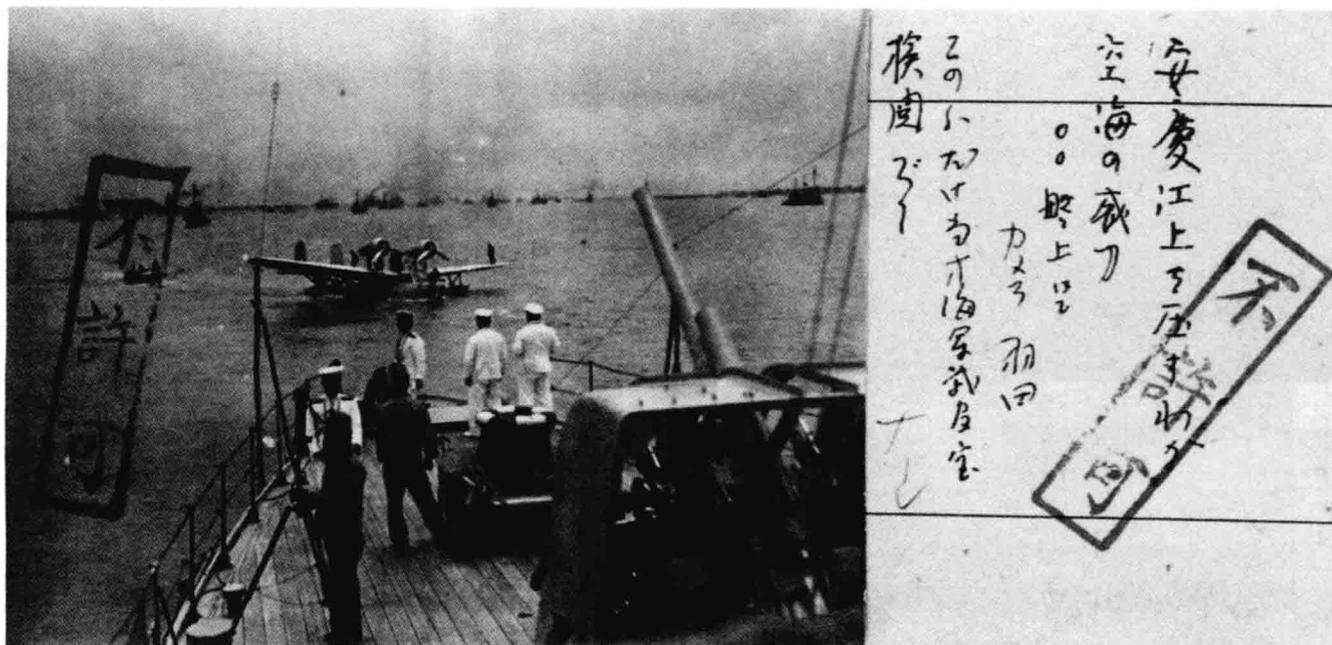
2

1 日军在下关附近长江江面游弋。〔《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写真》第二十四報，第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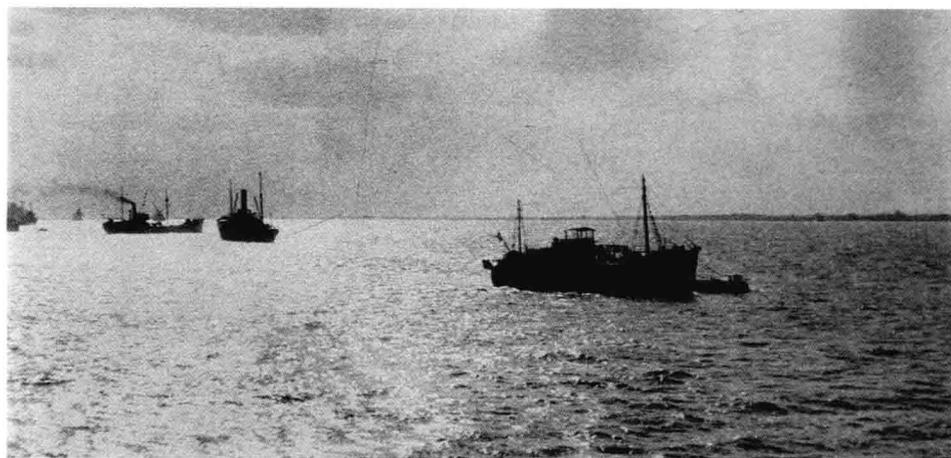
2 1940年4月23日，日本特派“大使”阿部信行等由日本海军控制的栈桥走出南京下关码头。〔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第214页〕

3 日军在清除长江闭塞船。〔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摄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三輯，第18頁〕

4 日军清除长江闭塞船的另一幅图片。〔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摄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三輯，第18—19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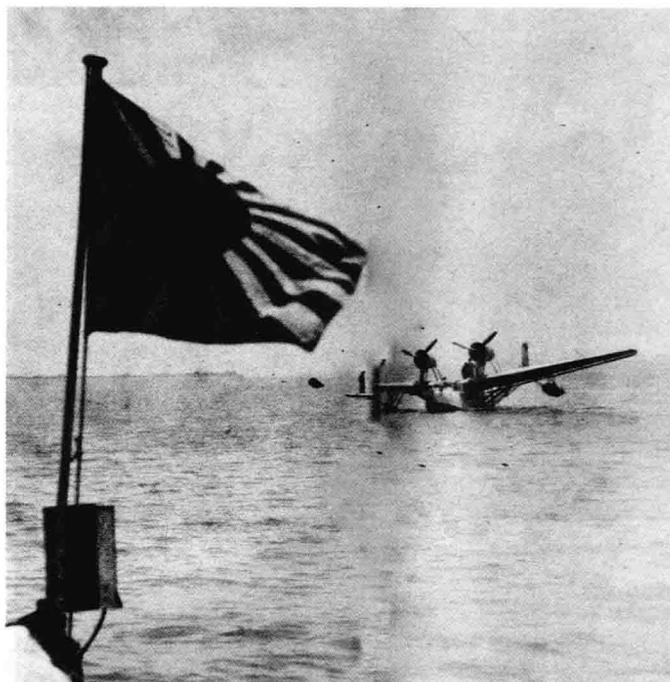


2

1 日本海军在安庆长江江面游弋。〔《毎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6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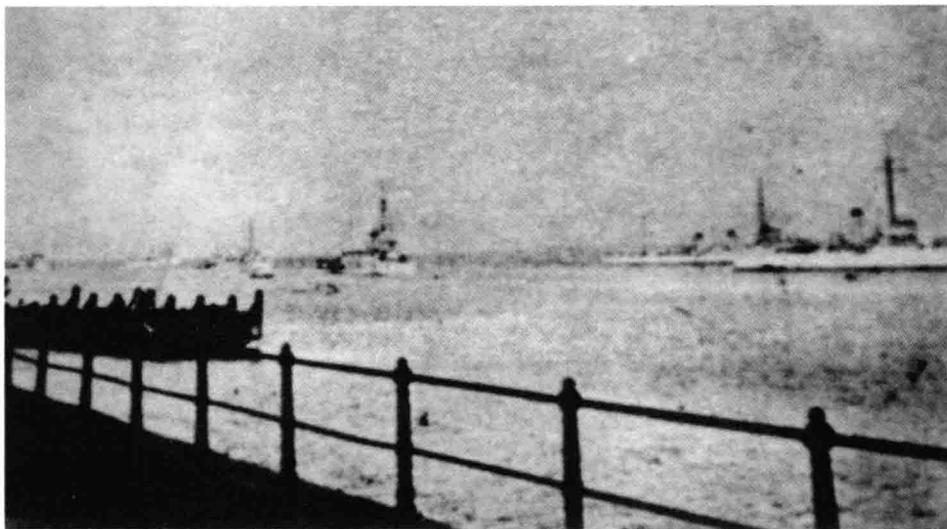
2 控制长江的日舰。〔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一輯, 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四年(1939)年一月二十日發行, 第24—25頁〕

3 日军舰艇在长江上横行。〔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三十九輯, 大阪毎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九月十一日發行, 第8—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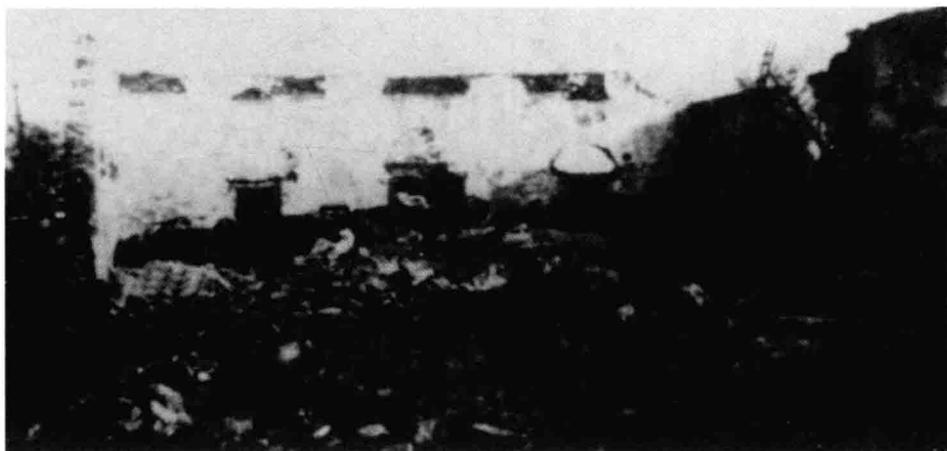
3

1 1938年10月25日，华中第一大港武汉港沦陷。11月3日，日本华中驻屯军司令畑俊六在汉口宣布，长江“将无限期禁止外人航运”。图为日本军舰在武汉港江面举行军事演习。〔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第100页〕



1

2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汉口沿江各码头、栈房等建筑全部或大部被毁。图为日军轰炸后的汉口港库房。〔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第103页〕



2

3 日军在汉口附近修建毁于战火的水坝工程。〔杨克林提供〕



3

4 日军在汉口附近修复水坝工程。〔杨克林提供〕



4

1 1940年秋至1941年春，长丰北垸新堤（新张公堤）施工。〔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武汉出版社2007年1月版。无页码〕



1

2 日伪合资的武汉交通公司控制了武汉周边地区的水陆公共交通。〔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无页码〕



2

3 日军侵占太湖。〔《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第80頁〕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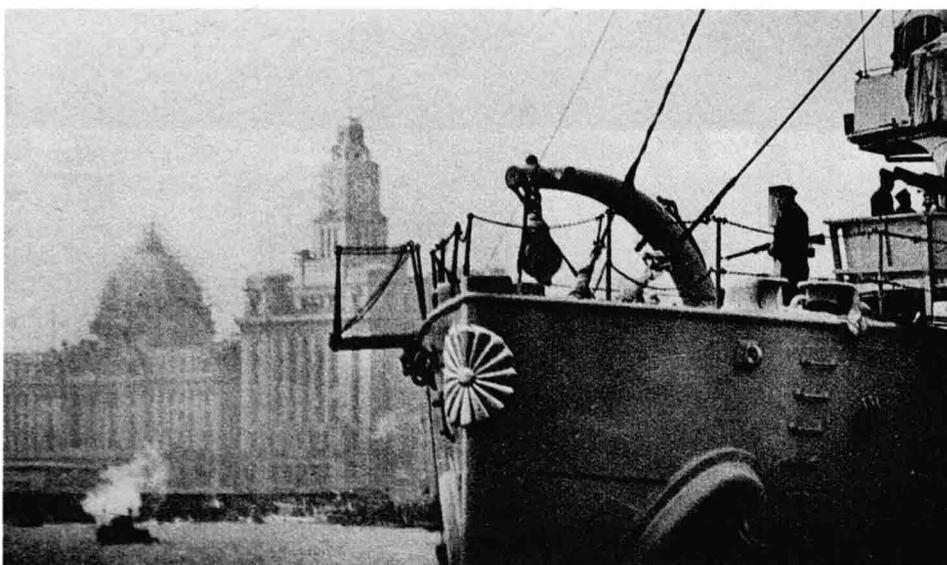
■1 日军在太湖横行。〔《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二十二報，第6頁〕

■2 在黄浦江上游弋的日本海军部队。〔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第26頁〕

■3 日军在黄浦江上的警备舰。〔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摄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輯，第25頁〕



2



3

1 日军在嘉兴附近陡门监视中国人进行大运河疏浚作业。〔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码〕

2 在嘉兴附近陡门进行大运河疏浚作业的中国劳工。〔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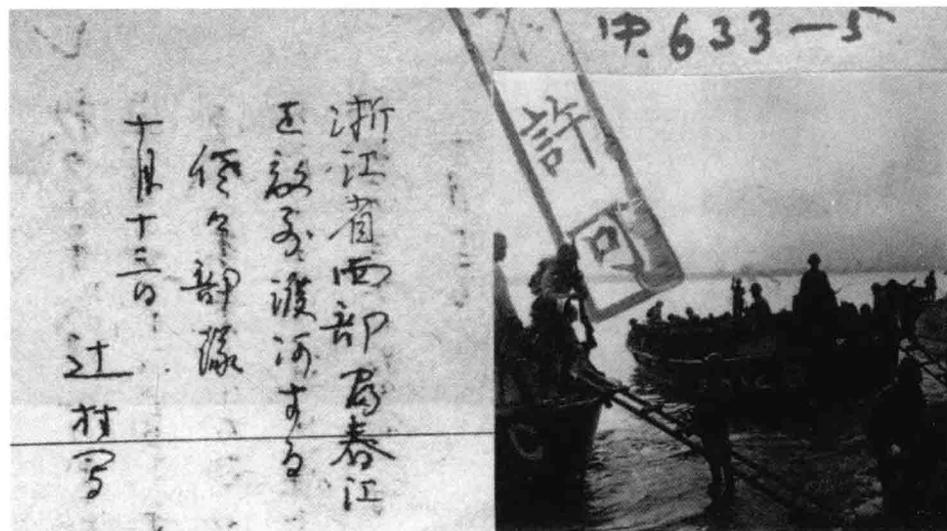
3 日军侵占下的富春江。〔《毎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第100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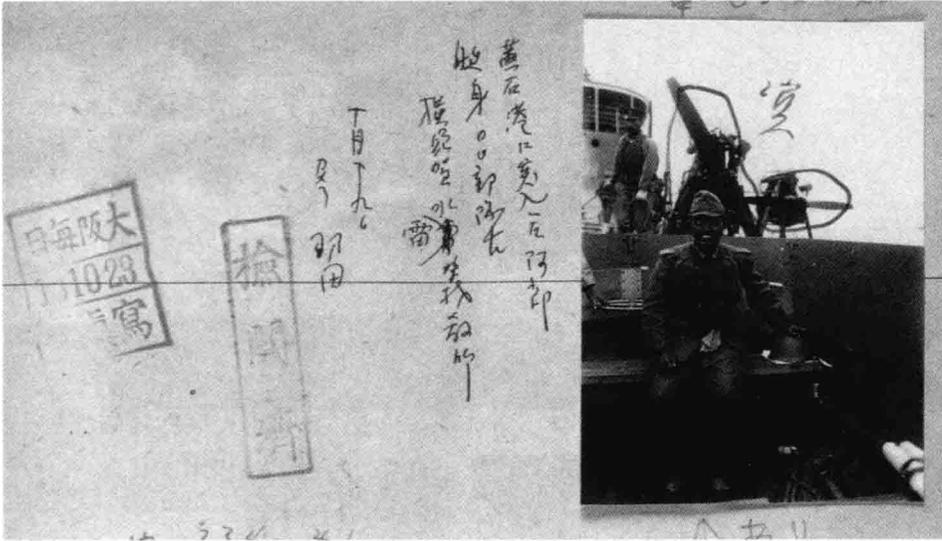


2



3

■1 日军侵占下的湖北黄石港。〔《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9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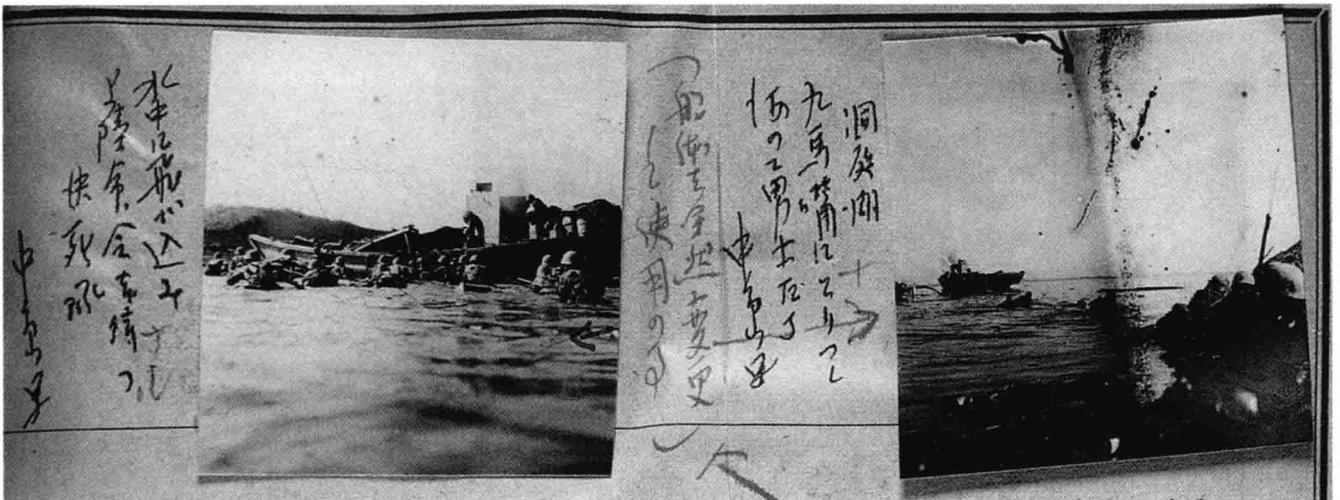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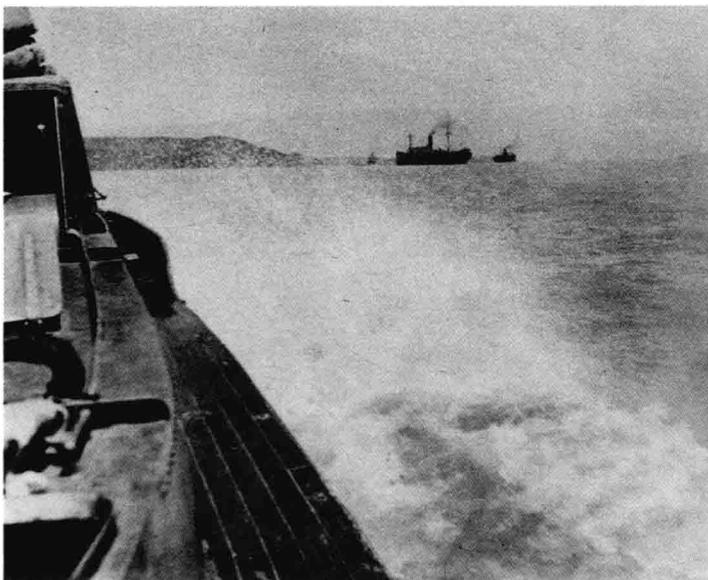
■2 日军侵占下的洞庭湖。〔《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95頁〕

■3 日军侵占下的鄱阳湖。〔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四十一輯, 第13頁〕

■4 日军侵占下的贛江。〔《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真》第九十一報, 東京朝日新聞社、大阪朝日新聞社昭和十四年(1939)四月十九日發行, 第8—9頁〕



2



3



4

■1 为控制广州的水上运输业，日军先后成立由日本企业控制的广东内河运营组合和广东荷役仓库组合垄断经营。图为日占时期的珠江航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印：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89页〕

■2 日占时期珠江航运的又一场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印：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89页〕

■3 日军侵占广州后，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和统治。图为在珠江河上巡逻的日军。〔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印：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第74页〕



1



2



3

六、统制海运业

华北主要海港有秦皇岛、天津、青岛、龙口、芝罘（烟台）、威海以及连云港七港。秦皇岛、天津、青岛、连云港因与铁路相连，特别受到日本重视。1938年7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提出《华北交通修整要领》，以铁路终点所在地——秦皇岛、天津、青岛、连云港及计划修筑的塘沽新港为“华北主要港”。1939年8月，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正式成立，它继承了11家日本国内对华海运公司的业务，成为控制华中甚至整个中国海运的中枢。



1937年7月30日，天津港被日军侵占，此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沦陷的第一个沿海大港。图为当时天津港码头工人登船装卸的情形。〔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第98页〕



1



2



3

1 日军侵占下的威海卫港。〔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二十八輯，第9頁〕

2 1938年2月3日，日军侵占烟台港。〔《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眞》第三十二報，第18—19頁〕

3 1938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宣布成立“芝罘港务局”。图为日本统治时期的烟台港码头。〔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第100頁〕

4 日军侵占、守备青岛港。〔支那事变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原书无页碼〕



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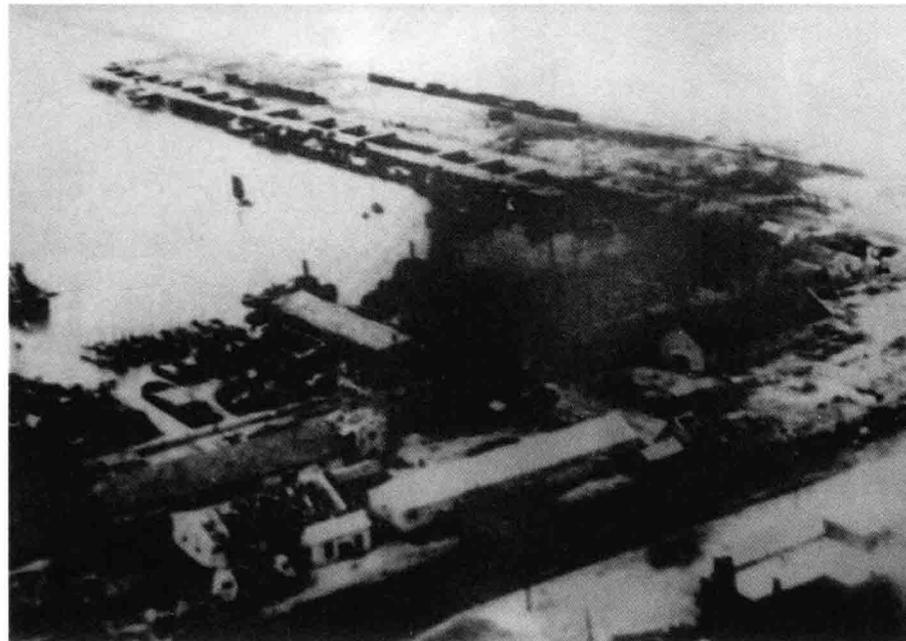
■1 日军侵占下的青岛港。
〔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十八輯，第8頁〕

■2 警备青岛外港栈桥的日军。〔大阪毎日特派員、東京日日特派員撮影：《支那事变画報》第五十二輯，第22—23頁〕

■3 1937年8月，日军派飞机轰炸连云港港口和铁路，炸毁栈桥码头。1939年2月，侵占连云港港。图为1940年修复后的栈桥码头。〔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第10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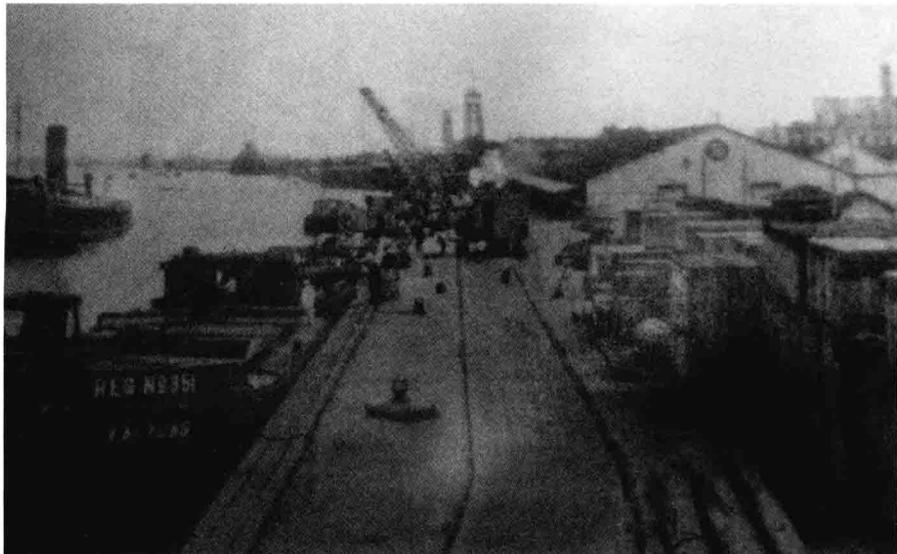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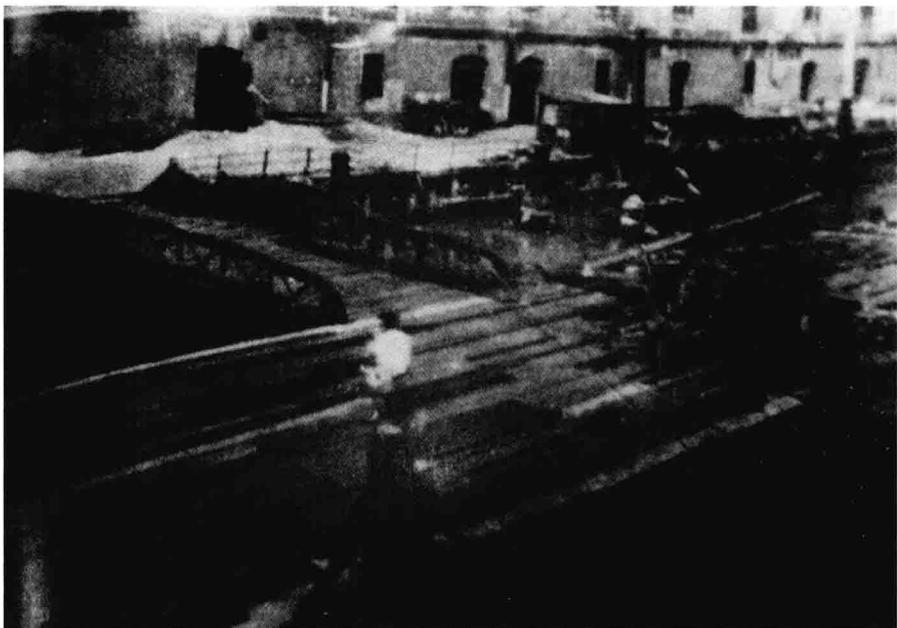


3

1 1937年8月初，日军调集重兵封锁吴淞口，大批日舰麇集上海港。8月13日，泊于黄浦江的日舰炮轰上海。8月15日，日军从虹口汇山码头登陆。图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的汇山码头。〔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第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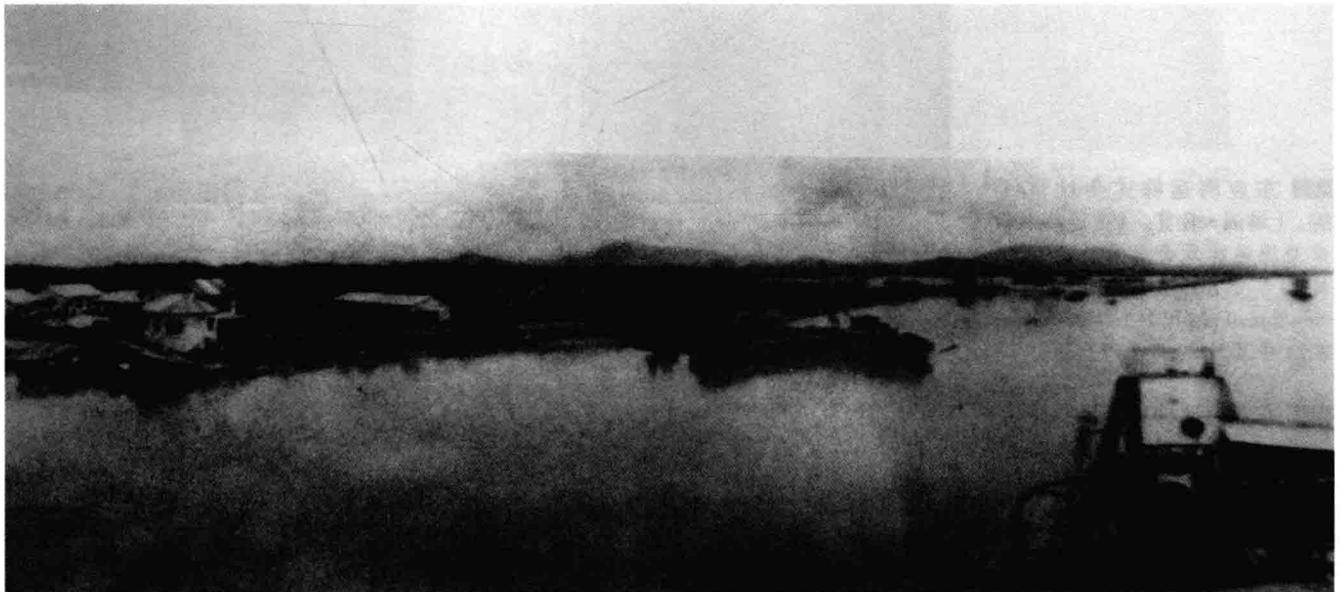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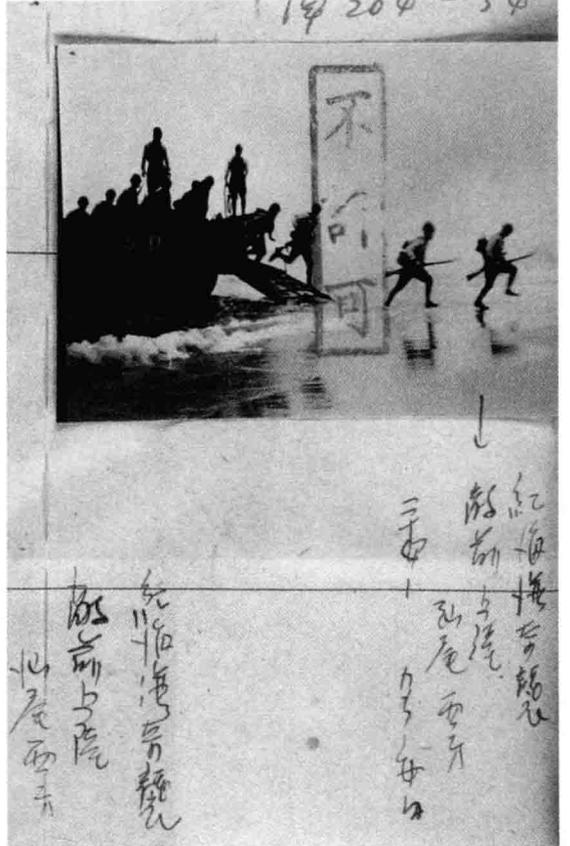


2 1937年11月，招商局将所有轮船和港口码头设施委托美商卫利韩公司代为管理和经营，其中包括该局上海第三码头（即十六铺码头），卫利韩公司代管后改称罗斯福码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本侵占，改名江西码头。图为当年残破不堪的招商局上海第三码头。〔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第99页〕



3 日军侵占下的定海港。〔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第307页〕





1

3

2

4

1 日军侵占广东汕尾红海湾。〔《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114頁〕

3 日军登陆广东汕尾红海湾。〔《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113頁〕

2 日军侵占下的广东惠州沿海。〔《每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 第11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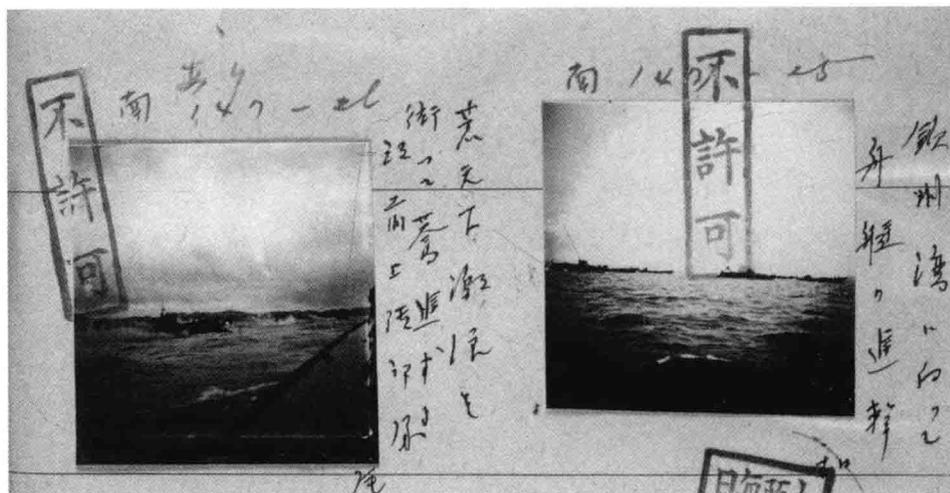
4 1938年10月, 广州港沦陷, 遭到严重破坏。图为广州港区沦陷后的萧条景象。〔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 第101頁〕



1



2



3

1 东亚海运株式会社赏牌。〔满洲·目贯：“遗留品：东亚海运株式会社赏牌（老目）”，<http://bbs.sssc.cn/viewthread.php?tid=1493710>，2014年8月20日〕

2 东亚海运株式会社船员证章。〔石器四千：抗战时期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船员证章，<http://www.cang.com/trade/show-438880-2.html>，2014年8月20日〕

3 日军侵占下的钦州湾。〔《每日新闻秘藏·不許可写真（2）》，第108页〕

4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派兵侵占上海租界，上海港呈现一片萧条冷落景象。图为日本侵占下的上海扬子码头。〔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第100页〕



4

大事记

1937 年前

- 1901 年 东亚同文书院创立。
- 1907 年 4 月 “满铁”调查部设立。
- 1907 年 4 月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成立。
- 1935 年 12 月 20 日 “满铁”创立兴中公司。
- 1936 年 4 月 1 日 日资华北汽车公司成立。
- 1936 年 11 月 日资惠通航空公司创办。
- 1936 年 11 月 伪冀东银行成立。

1937 年

- 8 月 25 日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宣布封锁中国自上海至汕头的海岸。
- 8 月 27 日 “满铁”成立华北事务局。
- 9 月 5 日 日本海军第二、第三舰队司令宣布，封锁中国北起秦皇岛南迄北海口的中国海岸，所有中国船只不许通航，唯青岛及属于第三国租借地领海除外。
- 10 月 9 日 日军侵占大同煤矿，委托“满铁”开采。
- 10 月 11 日 日军制定《华北各铁路运营纲要》，指令“满铁”华北事务局经营华北各铁路。
- 11 月 13 日 日军舰 15 艘侵入长江。
- 11 月 16 日 日本内阁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
- 11 月 23 日 伪蒙疆银行成立。
- 11 月 26 日 日本内阁通过《华北联合银行（暂称）设立纲要》。
- 12 月 24 日 日本内阁制定《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1938年

1月 日本在上海组织华中电信公司。

2月6日 “华北棉业改进会”成立。

2月11日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创办。

3月中旬 江浙轮船公司设立。

3月22日 日本宣布外国船只不得自由航行中国内河。

3月 华北棉花公司成立。

4月8日 华中铁矿公司成立。

6月20日 “满铁”设置华北事务局。

6月30日 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7月28日 上海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7月31日 华北电报电话会社成立，主要经营有线、无线电报、电话，控制天津、北平、山东、上海等电讯事业。同日，华中电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

7月 兴中公司设立华北矾土矿业所。

8月10日 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9月10日 上海恒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9月27日 由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设立的对华中央机关于10月2日正式成立，定名为“对华院”（后改为兴亚院），直属于日本内阁。

10月27日 日军侵占汉阳兵工厂。

11月5日 华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1月6日 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1月7日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成立，分别规定所属企业中国投资45%，日本投资55%。

11月19日 日本内阁决定成立兴亚院，主办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事务，首相近卫文磨任总裁。在华设北平、大同、上海三个支部，分由陆、外、海三省负责。

11月29日 上海日海军当局公报，长江对第三国决不开放，也不容第三国援助中国。

11月30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要日、“满”、华三国实行“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三原则。

12月15日 日本政府决定设置兴亚院，柳川平助为总督。该院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及海相兼任副总裁，下设政务、经济、文化三个部，并在中国占领区设置兴亚院，华北、“蒙疆”、华中和厦门联络部，以协调对占领区实行政治文化统治，监督和引导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

12月16日 华中铁矿公司改名为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2月22日 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互善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要求在特定地区驻扎日军，“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12月27日 大上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2月 “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39年

2月4日 日军宣布封锁珠江。

4月17日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大谷尊由、“满铁”总裁大村卓二、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发起成立“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本部设于北平长安街17号，另在东京赤坂区葵町二番地设分社。公司为中国法人，资本金3亿元，总裁由日人宇佐美宽尔担任。

4月30日 华中铁道株式会社在上海成立。

4月 “华北棉花协会”成立。

5月1日 伪华兴商业银行成立。

5月26日 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地区，有权在中国沿海区域勒令任何船只停止行驶。

6月15日 淮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7月28日 日军封锁珠江。

8月21日 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8月 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成立

8月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从兴中公司手中接管了长芦盐场，设立华北盐业公司。

12月21日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接管石景山制铁所。

12月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设立华北矾土公司。

1940年

1月 “华中制粉联合会”成立。

2月16日 “厦门劝业银行”成立。

2月25日 “中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6月18日 日本政府要求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禁运援助蒋介石的物资。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于20日答应日本政府的要求。

6月28日 日本宣布封锁香港，香港与内地水陆交通均告断绝。

6月 “华北小麦协会”成立。

7月12日 日海军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

12月 “华中棉花协会”成立。

1941年

1月4日 汪伪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周佛海任总裁。

4月17日 日舰队司令宣称加强封锁华南海岸。

4月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全部收买接管了山东盐业公司，统制了山东盐的生产及销售。

6月20日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令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10月31日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全额出资设立华北重石矿业公司。

11月1日 华北日伪军实行以经济掠夺、经济封锁为中心的所谓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该年 设立儿玉机关。

1942年

1月1日 日军开始在华北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7月28日 日本银行向汪精卫南京政府伪“中央储备银行”提供1亿日元贷款。

9月1日 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成立大东亚省。

11月1日 大东亚省设立。

12月21日 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

12月25日 华北制铁公司设立。

1943年

3月13日 日本银行对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提供2亿日元贷款。

3月15日 汪伪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

3月19日 日汪联合组建“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

8月16日 将原“华北棉业振兴会”、“华北棉花协会”、华北棉花公司及“华北纤维协会棉花输入组合”等合并为华北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设在北平。

1945年

1月11日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确立中国战时经济对策”、“在中国物资统一调配要领”和“确保大陆重要运输施策”。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中文部分

1. 档案资料汇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4 月版。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年印行。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经济掠夺》，（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 10 月版。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 7 月版。

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张中华主编：《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2. 报刊

《收藏家》《军事史林》《生活星期刊》《申报每周增刊》《兴中月刊》《中华（上海）》《新闻杂志》《星华》《河南统计月报》《新学识》

3. 历史文献

1. 吴伯明：《日本现舞台之要角》，青年书店 1940 年版。

2. 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4. 图册

旅顺博物馆编：《“满铁”旧影——旅顺博物馆藏“满铁”老照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宁市史志办公室编著：《悲恨长天：日军侵略浙江图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7月版。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北京抗战图史》，北京出版社2005年8月版。

沈泓：《碧血丰碑：中国抗战藏品的收藏投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樊建川编著：《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武钢大冶铁矿志办编：《大冶铁矿百年照片集》，2000年9月印行。

唐柳林主编：《丰碑：桂林抗战纪实文物史料图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

陈建华主编：《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广州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李文著，金爽绘：《国魂：抗战画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拓晓堂主编：《华北抗战：北京图书馆藏近代照片资料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孙东升、王根广主编，《党的文献》杂志社编：《见证抗日：1931——1945影像档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6月版。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图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秦风编著：《抗战一瞬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老上海》，（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5月版。

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版。

秦风编著：《秦风老照片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编委会编著：《秦皇岛港口近代史图志》，（北京）中国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王晓华等编译：《日本侵华大写真》，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编，郑震孙主编：《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3月版。

汪力成主编，赵大川编著：《日寇入侵浙江旧影录》，杭州出版社2005年7月版。

徐枫、赵隆业编著：《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月版。

张国祥编著：《山西抗日战争图文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版。

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版。

杨克林、曹红编著：《世界抗日战争图志》，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版。

徐刚毅编著：《苏州往事图录》，（扬州）广陵书社 2008 年 2 月版。

方兆麟主编：《天津人民抗日斗争图鉴》，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秦风辑图，杨国庆、薛冰撰：《铁蹄下的南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7 月版。

毕英杰、白描编纂：《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

龚建玲、谭瑞杰、纪丽君编著：《图说民国铁路》，（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1 年 10 月版。

张志强主编：《伪满洲国的“照片内参”》，（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 2 月版。

唐惠虎、林阳春、韩兆海主编：《武汉抗战图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版。

郭昉凌主编：《英雄儿女各春秋：中山人民抗日斗争图志》，（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谢建辉主编：《长沙老建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版。

傅国民主编：《中国近代港口图录》，（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版。

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

舒宗侨、曹聚仁编著：《中国抗战画史》，（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版。

郭德宏主编：《中国民众抗战画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

李荣惠主编：《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版。

5. 论著

〔日〕浅田乔二等著：《1937—1945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

王士花：《“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版。

大同矿务局矿史党史征编办公室编：《大同煤矿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

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 9 月版。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 1973、1974 年版。

左双文：《华南抗战史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

涂文学主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经济与市政》，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解学诗：《满铁与华北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广州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广州暴行录》，（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月版。

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5月版。

杨汝鉴主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

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8月版。

上海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

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版。

王士花：《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9月版。

王海澜：《首钢简史——日本侵华时期的石景山制铁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

张皓主编：《铁账难销——日本到底欠中国人民多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版。

《厦门政法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政法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

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编：《血证：日军暴行纪实日志》，成都出版社1995年5月版。

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月版。

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编：《阳泉煤矿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8月版。

陈歆文编著：《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史》，（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戴建兵、王晓岚：《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

二、外文部分

1. 期刊

《支那事変画報》《アサヒグラフ・支那戦線寫眞》《北支》

2. 历史文献

東亞同文会編：《支那經濟全書》，（東京）東亞同文会明治四十年（1908）四月三十日發行。

東亞同文会編：《支那省別全誌・第四卷・山東省》，（東京）東亞同文会大正六年（1917）九月三十日發行。

東亞同文会編：《支那省別全誌・第十三卷・浙江省》，（東京）東亞同文会大正八年（1919）五月十五日發行。

3. 图册

《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別巻（1）・日本陸軍史》，毎日新聞社1979年4月版。

《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別巻（3）・日本航空史》，毎日新聞社1979年5月版。

《毎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1）》，東京毎日新聞社1998年12月版。

《毎日新聞秘蔵・不許可写真（2）》，東京毎日新聞社1999年1月版。

《一億人の昭和史（10）・不許可写真史》，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二年（1977）一月版。

支那事変記念海軍写真帖刊行会編：《報道写真海軍作戦記録・大陸篇》，國際報導社昭和十九年（1944）一月版。

馬場春吉、宇都宮謙編：《建設に甦る北支五省：附・中南支概観》，（東京）興亜經濟研究所1939年版。

アジア民衆法廷準備会編：《写真図説・日本の侵略》，大月書店1992年12月版。

《一億人の昭和史（2）・二・二六事件と日中戦争》，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年（1975）七月版。

《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5）・日中戦争（3）》，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十月版。

《支那事変出征記念写真帖・北支戦線篇》，（天津）中戸川洋行1938年3月版。

4. 论著

《週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116）・中国との戦争》，（東京）朝日新聞社

1988 年版。

《決定版昭和史（8）・日中戦争勃発（昭和 12—13 年）》，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九年（1984）四月版。

《日本の戦歴》，毎日新聞社昭和四十二年（1967）四月版，第 56 頁。

索引

C

“察南银行” 206, 220
朝鲜银行 7, 46, 50, 51, 231

D

大东亚省 2, 166, 310
大上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309
大同煤矿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62, 172, 193, 307, 313
大冶铁矿 4, 5, 130, 132, 133, 134, 179,
241, 263, 312
东亚海运株式会社 6, 25, 241, 301, 306,
309
东亚同文书院 12, 13, 15, 16, 17, 20, 307

E

儿玉谦次 173
儿玉誉士夫 170

F

丰田纺织株式会社 29, 30

H

河本大作 175
贺屋兴宣 171
横滨正金银行 46, 47, 48, 50
华北电报电话会社 308
华北矾土公司 2, 309
华北矾土矿业所 2, 308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4, 240, 243, 244, 245,
247, 281, 283, 309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 2, 3, 125, 171, 172,
175, 177, 235, 308, 309, 310
华北棉花公司 3, 91, 310
“华北棉花协会” 3, 91, 309
“华北棉业改进会” 308
华北汽车公司 3, 4, 240, 281, 307
华北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3, 310
“华北小麦协会” 91, 309
华北盐业公司 2, 3, 125, 309
华北制铁公司 3, 310
华北重石矿业公司 2, 310
“华兴商业银行” 206, 220
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 5, 6, 91, 308
华中城市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6, 240, 281

华中电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08

华中电信公司 5, 308

华中都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08

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5, 76, 125, 308

“华中棉花协会” 91, 309

华中水产股份有限公司 308

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5, 192, 308

华中铁矿公司 5, 308

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5, 125, 309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 4, 5, 6, 125, 171, 173,
197, 308

“华中制粉联合会” 91, 309

淮南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5, 125, 309

惠通航空公司 23, 24, 307

J

“冀东银行” 206, 220

江浙轮船公司 6, 240, 289, 308

军票 7,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L

“联银券” 4

柳川平助 166, 211, 308

龙烟铁矿公司 2, 125

M

“满洲中央银行” 206, 220

“满铁”调查部 12, 13, 14, 307

“满铁”华北事务局 3, 4

“蒙疆银行” 206, 220

N

内外棉株式会社 31, 32, 34, 187

Q

青岛商品取引所 52

“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 310

R

日清汽船公司 6, 240

S

三井洋行 42, 43, 44, 45, 183

山东盐业公司 2, 309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 175

山西制铁所 2, 125, 162, 172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35, 40

上海恒产股份有限公司 308

上海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6, 241,
289, 308

十河信二 21

石景山制铁所 2, 3, 125, 127, 128, 177,
179, 309, 314

T

台湾银行 20, 46, 50, 51, 231

台湾总督府 20

W

伪华兴商业银行 7, 222, 309

“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 9, 310

X

“厦门劝业银行” 230, 309

兴亚院 1, 2, 70, 162, 165, 166, 167, 168,
169, 230, 308

兴中公司 1, 2, 3, 5, 21, 22, 76, 125, 177,
284, 307, 308, 309

Y

汉阳兵工厂 196, 197, 308

Z

- “中储券” 206
- 中国内河航运公会 4, 289
-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206, 220
- 中华汇业银行 49, 50
- “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86, 309
- “中华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241, 289, 309
- “中央储备银行” 206, 220, 310

后 记

本书是25卷本《日本侵华图志》的《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卷，感谢张宪文先生邀请我们参加编著，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傅光中总编辑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帮助，感谢王卫星先生认真审读并提供宝贵画册。

本卷第一、三、四章主要由严海建搜集图片和撰稿，第二、五卷主要由齐春风搜集图片和撰稿，全卷的“综述”、“主要参考文献”和“大事记”由齐春风编写，最后全卷由齐春风通稿。研究生许文浩、仲祈岳、刘旭、海韵、汪文丽参加了历史图片的翻拍工作，谨致谢忱。

由于时间紧迫，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不足，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5年1月20日



为了支持 1937 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实行了统制占领区（本卷阐述限于关内）经济及封锁中国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在中国占领区，日本设置兴亚院、兴中公司、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等机构，竭尽全力统制物资、交通和金融。本书运用大量的中日文书报刊所载图片和战时日本随军记者所拍摄现场照片，结合有关学科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揭露了日本在中国关内占领区进行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的历史事实。

ISBN 978-7-5676-1476-7



定价：380.00 元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日本侵华图志 第21卷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作者 = 张宪文主编

页数 = 320

SS号 = 13877643

DX号 =

出版日期 = 2015.05

出版社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综述

第一章 战前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 一、从事经济调查
- 二、组建兴中公司
- 三、进行资本渗透
- 四、实行武装走私
- 五、从事毒品贸易

第二章 战时日本对关内的物资掠夺与贸易统制

- 一、疯狂的抢掠行为
- 二、掠夺农业资源
- 三、掠夺矿产资源
- 四、经济封锁与贸易统制

第三章 战时日本对关内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 一、经济掠夺机构
- 二、成立“国策会社”
- 三、对冶金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 四、对水泥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 五、对纺织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 六、对电力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 七、对其他工业的统制和掠夺

第四章 战时日本的金融统制与掠夺

- 一、发行军票
- 二、控制中外银行
- 三、成立伪银行
- 四、破坏法币
- 五、发行公债

第五章 战时日本对关内交通的统制

- 一、成立统制机构
- 二、控制铁路交通
- 三、强占公路交通
- 四、垄断航空业
- 五、控制水运事业
- 六、统制海运业

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